

雍

正

劍

俠

圓

雍正劍俠圖 (卷八)

癸

止

別

次

圖

且說于成打和尚時候用的是十分氣力。越狠越不嫌狠，越損越不嫌損。以致見和尚的顏色慘淡，張口吐血。反身就要栽倒，于成看着心中不忍，趕緊左手一伸，劈胸一把，將和尚抓住，右手一托，和尚的小腹，口中說道：「哎呀，于成一時失手，誤傷禪師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于成這句話尚未道完，由大殿裡面竄出二人，左右一邊兒一個，將和尚攔住，這兩個不是別人，正是濟源的兩個徒弟，金頭獅子孟恩，坐山雕彭飛，兩個人攔着濟源，奔後面養傷去了。于成此時身軀已不在月台之上，轉了幾個灣兒，打算把這口氣兒換過來，那于成也累嗎，閱者請想。于成丁白，濟源，也非常容易，自己也就累的力盡津竭了。將才轉了一個灣兒，這口氣還沒換，殿之內又有人說道：「于老俠客，今天怨你手下無情，總算我師弟學藝不精，不才小僧我要與你成舉目觀看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紫面藍佛濟慈。書。代言，濟慈在大殿之內，觀看師弟濟源與于成動手，濟源用力過猛，情知逢剛必折，久而必敗，可沒想到被于成這一掌，打的這麼重，如今師弟被打，濟慈倒不敢着急，還不能心疼他，自己若是方寸一亂，不但不能與師弟報仇，也就不能會戰天下的衆位俠客啦，自己反倒把氣往下一沈，定了定神，這才離座，此時準知道于成是力盡聲嘶，若是到月台之上，以逸待勞，將老兒于成結了性命，然後戰敗童林的爪牙，因和和尚這才離坐，出大殿口念阿彌陀佛。口中說道：于老俠客武藝純倫，我師弟濟源藝不驚人，焉能是你的敵手，小僧久聞閣下一對雞瓜練爪，天下揚名，小僧掌中一對子午問心針，正想要與老俠客領教，說着話由打袍袖裏下面子孫袋內，當啣一聲，取出一對繡花針，這對繡花針，這對針九寸九長，可不是兵刃，這是和尚子午上殿之時誦經的時候，把這對對針，雙手捧起，對着自己的華蓋穴，口

，爲的是取背邪念，以此針感成自己，和

尚今天爲什麼把這雙針取出來呢。但凡練

就是得身的兵刃，拿起什麼兵刃來，都是一

把武術學成，勿論什麼物件，拿在手中，

2 上不算本領，自己明知道，和尚是以逸待勞，自己

尚把這對雙針擎在手中，于成此時可就說不

，口中說道，老方丈，干成久聞方丈的大名，早就有意領教，奈無緣相會，今借貴寺的月台，正好領

教，方丈請求進招，于成情願奉陪，說着話二人將要動手，猛然由打東廊下縱上一人，高聲喊道，于

老俠客，練子爪，乃生不絕藝，天下皆聞，方丈的雙針，世間罕有，于老俠客已然領教過濟源禪師，

請老俠客暫且旁觀，待我與方丈請教。于成扭頭觀看，看這位老者皓首銀髯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畫地無

形隱避俠，甘雨甘鳳池。于成心中暗暗感激甘雨，並非感激別的，因爲自己勞累不堪，此時若要與濟

劍 慈接戰，必然落敗，皆因這口氣，還沒換過，甘雨逼一上來，不用說他與和尚動手，只要他與和尚

說幾句話，我這口氣就換過來，于爺向來就是這種脾氣，有台階就下，遂回頭向甘鳳池說道，老俠

客既願與方丈比試，于成情願旁觀，說着話往後撤身，活動自己的身體，此時方丈濟慈一見甘鳳池

，雖然臉上不掛怒容，心中暗含着咬牙忿恨，心說，甘鳳池他原受鐵善寺之請，他反倒暗助童林，以

這等吃裡爬外反復無常的小人，我正要找你，此次你來到月台之上，你豈不是自找其死，我先把你

結果性命，然後戰敗于成，再與我師弟報仇，想到這裡，遂含笑向甘雨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

畫地無形隱避俠甘老俠客，今天登月台，莫非是要與小僧比試嗎，小僧情願以雙針奉陪，甘鳳池聞言

說道，方丈且慢動手，皆因在下在白馬河甘家堡，掘土蓋房之時，由土內得着一對兵刃，乃是稀世之

八 珍，無價之寶，可就是不知道兵刃的名目，我想方丈，乃武術大家，博學多聞，武學的一切，可稱博

集 古通今，無一不曉，不才甘雨，先與方丈請教兵刃的名目，然後再爲動手，我想方丈，乃是道德高人

，絕無吝嗇，必當賜教，說着話一擦自己米色綢子長衫，啣腳一聲，由衣襟之內，取出一對兵刃，掌

中一托，遂說道，請老方丈觀看賜教，濟慈一看，大吃一驚，觀看這對兵刃，大約有

銅，非鐵，非鋼，非金，藍汪汪的顏色，在前有兩個龍頭兒，好像如意鉤兒一樣，下面有一個龍頭兒，口中含着一個冷森森的寶劍尖兒，在這個龍頭兒底下有一個回頭的鉤兒，也是鋒芒利銳，兩條兵刃，在手中一托，是非常的好看，和尚一看這對兵刃，不由得心中，暗自爲難，我要說認得這對兵刃吧，自己果真沒有見過，我要說不認得吧，當着天下的英雄俠客劍客，自己臉上够多麼難看，想到此處，默呆呆的一陣發怔，此時又聽甘雨問道，這對兵刃叫什麼名目，請方丈明白賜教，望方丈不惜珠玉，速速示知，老和尚一着急，看見這對兵刃上有回頭的鉤兒，遂順口說道，甘老俠客這對兵刃，莫非是一對寶鉤嗎，甘風池聞聽，暗暗點頭，心說，這個老和尚，真有點點見機呀，遂又問道，寶鉤却是寶鉤，但不知他喚作何名，這一句話，反把和尚提醒，濟慈心中說道，在戰國時代，吳王闔閭，命鉤師會造一對寶鉤，名叫吳鴻扈稽，今甘雨所得的，莫非就是此鉤，是與不是，待我問道，遂向甘雨說道，閣下這對鉤，莫非是戰國吳王，所造的吳鴻扈稽，那對寶鉤嗎，可不定是不是，小僧斗胆冒言，甘雨聞聽，暗暗的點頭，心中想道，濟慈果然的博學多聞，遂含笑說道，老方丈既說是，吳鴻扈稽，我想必是此鉤無疑了，不才甘雨得此寶鉤，未能遇見高人，今得遇方丈，正好請教，說着話將雙鉤一分，向方丈說了一聲請，方丈將雙針往兩旁一分，甘風池將左手鉤在方丈面前一幌，右手鉤直奔方丈的胸門，和尚向左一閃，用左手針找甘雨的手腕，甘雨撒手進招，二人殺在一處，各施所能，以先和尙不知道甘雨雙鉤的招數，以後一看，原來甘雨雙鉤的招數，與雙劍的招數相仿，和尚這才不甚留神，這二人在月台上動手，惟有兩旁俠客，看的清楚，但見濟慈和尚，走開了行門，讓開了過步，別看他，有那麼大的年紀，行開了步法，只見的僧襟往四外一飄，就彷彿灰色蝴蝶亂舞的一般，掌中這對雙針，如同雙槍一樣，甘雨雖然年邁了，精神却還不老，與方丈動上手，真是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相，他二人動上手，真是一點兒露空的地方都沒有，這兩個動手，真稱得起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二人戰了足有三十餘個照面兒，並未分出勝敗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聽東廊下有人喊道，甘老俠客暫且住

手，老方丈只慢進招，待我來備教領教。隨着聲響，有一人手拈寶劍，縱上了月台，甘雨聞言，收招撤步，方丈往圈外一縱。二人舉目一看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秋佩雨，書中代言，方才濟慈上月台，要會戰千成之時，衆位俠客皆知于成年老氣衰，衆位俠客的心理，今都要上月台，會戰濟慈，就在一怔神的工夫，所以甘雨退了前步，先上了月台啦，替換于成，衆位俠客只得在下面觀看，甘雨與和尚動手，皆因此俠看甘雨不能取勝，惟恐甘雨有失，趁此勝敗未分之時，北俠這才亮劍，縱身形來到月台之上，甘雨會戰和尚，當時不能捨風，和尚的步眼活潑，掌中的雙針的招數，非常厲害，自己可是把于成換下來啦。如今動上手啦，可又不能往下退，正在這麼個工夫，北俠秋田由下面上一月台，此乃很好的台階兒，遂回頭向北俠說道，老俠客既要領教高僧，甘雨情願相讓，說着話轉身形往後倒退，紫面伽藍佛濟慈，見北俠掌劍往前面一站，只得含笑口念阿彌陀佛，遂即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北俠客，小僧久仰大名，閣下三十六路天罡劍，可稱天下獨步，小僧早就有意領教，無奈無緣，今日機緣巧，小僧可以請教了，北俠聞聽說道，方丈說的那裡話來，秋田不過微末之技，何勞高僧誇獎，不才久仰高僧自立一家，名聞天下，秋田遂得領教，乃秋田之幸也，說着話將劍一舉，作出舉火燒天的架式，遂發道，方丈請，和尚將雙針一捧，也道了個請字，北俠寶劍迎着和尚的頭頂便擊，和尚見劍臨近，左右一上步，躲過了寶劍，用右手針直奔北俠脅下便刺，秋田將劍向下一垂，欲截斷和尚的手腕，濟慈即忙撒手抽身，向左換步，左手針够奔北俠的胸前，北俠雙手捧劍作斜道繞步的姿式，用寶劍往上截，濟慈急忙往回撒手，秋田跟着走了個播草尋蛇迅風掃葉，那個招數來的急快，寶劍直奔和尚的脖項而來，和尚趕緊矮身形，用了一個金蛇串地，北劍隨着換勢進招，二人戰在一處，寶劍雙針各施所能，正在勝敗難分時候，猛聽東廊下有人喊道，二位棋逢對手，何必酣戰，待貧道我來領教，話到人已縱上了月台，口念無量佛，北俠撒劍往圈外一跳，左手背劍，右手口觀着來者，原來南極真宿濟長司馬空，北劍接着說道，仙長鶴駕既臨月台，不才已領教過了，請

仙長與高僧比試，說完了話跳下月台。司馬空和尚說道：「自古至今，僧道談劍，乃是一場樂事。今司馬空劍術不精，不揣冒昧，上得月台，願領教方丈雙針的絕藝，說着話將劍舉起，作出恨幅來遲的架式，和尚一看，心裡可就明白啦。這一次伊等分明是特出車輪戰，出家人焉能懼怕你們，心說：『所有你們這一干俠客，也不甚誇口，完全放不到老僧的心上，今天我都要看看你們的能為，將你們戰敗之後，然後我再把童林鎮東俠戰敗，想到這裡，遂向司馬空說道：』久聞閣下鍾馗劍五手，乃是天下絕劍藝，今小僧得會高人，正好領教，說着話將雙針一分，南俠寶劍直奔和尚頭頂擊來，和尚見寶劍來到，不慌不忙，雙針作十字架，往上一迎，南俠心中想道：『和尚你上了當啦，我這寶劍，名叫巨闕，能够斬釘，割鐵，切金，斷玉，這一劍不但把你的雙針斬斷，還要將你劈為兩斷，想到這裡，將寶劍往下一落，不料想和尚這是詭招。見劍離雙針切近，濟慈身形往下一矮，隨着往左一上步，右手針直奔司馬空的小腹便刺，司馬空嚇了身冷汗，心說：『好快的招數呀，司馬空身形只得向後倒退，跟着用劍往下一落，意欲斬斷和尚的右臂，和尚急忙撒針，將要換式，焉想到司馬空趁式用劍往前一遞，衝着和尚小腹便刺，這一招名叫鍾馗逐魔，和尚趕要往右一閃身形，將劍躲過，用左手針，向司馬空脅下便扎，司馬空急架相還，二人戰在一處，約有五六個照面兒，就聽東廊下有人說道：『南俠客劍術高強，和尚雙針無敵，二位應當住手，我還未與高僧領教，司馬空聞聽，撒劍跳出圈外，和尚撒雙針，舉目觀看，有一人順着台階兒，上了月台，細看非是別人，正是風流俠鐵扇仙，張鼎張子美、濟慈手打問心說道：』久聞閣下人稱鐵扇仙，專講究的是點穴，小僧對於點穴學術，也曾研究過幾日，今日得見閣下，正好請教，遂向司馬空說道：』南俠客，千萬別下月台，你老人家與我二人觀敵，說着話分雙針

5. 向張鼎說道：』閣下請進招。張鼎聞聽，只得點頭也說了一個請字，左手指着劍訣，右手擎着鐵扇子，左手一晃，右手扇子直奔和尚的華蓋穴點來，濟慈不慌不忙，將身形向左一上步，用右手針往張鼎腕子上一搭，張鼎往回一撒手，和尚的左手針，用的是秀女穿梭，直奔張鼎的雁翅穴便點，張鼎用右

手鐵扇子，用了一個撲膝扭步抱虎推山，和尚用雙針往外一分，這招叫播雲現日，張鼎一反手用了個錘風貫耳，和尚用的是雙手分雲，這二人一招一勢，一來一往，招數是變化無窮，二人正在戰的不可開交之際，猛然間由東廊下，有一人竄上月台，抖丹田一聲喊道，二位暫且住手，我來與和尚當場領教，和尚往後倒退，張鼎扯項回頭，彼此觀看來人，只見此人長的好樣兒，身量在中等的身材，還高着一竿，細腰扎臂，雙眉抱攏，猿臂蜂腰，身穿土黃布的褲褂兒，白骨頭扣子，左大襟，足下高筒襪子，兩隻大酒鞋，小辮在脖子上一搭拉，外罩藍粗布大褂兒，又肥又大，腰中繫着一條絨繩，手中托定子母雞爪鸞鴛鉞，往臉上看，紫微微的臉面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輪，細長的脖子，太陽凸着，眼睛怒着，腮幫子凸着，氣眼是足的，精神百倍，器宇軒昂，二目神光炯炯，列位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書中代言，皆回童林坐在東廊之下，親看衆位俠客，一位位抖擻精神，輪戰濟慈，童林回頭向左右一看，兩旁未動的就剩下自己師兄普妙，與那位苗澤苗潤兩，還有老哥哥鎮東俠侯庭侯振遠，這三位沒上月台，南北二俠，與甘張二位，不能取勝，似乎這三位再上去，也未必必勝，自己又一想，所請的天下的英雄，與各位俠客，一位位不顧性命，在月台上動手，論起來都爲的是我童林，我若不興一家武術，豈能够釀成今日之禍，難道說我真等候老哥哥鎮東俠上去，不能取勝，我再上去嗎，又一想莫若趁着張鼎未敗，我上得月台，仰着平生所學之藝，勝的了濟慈，我的門戶，無俟宣揚，自然光大，若要勝不了濟慈，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，童林哪童林，你今日還想生存在天地之間嗎，想到這裡，自己把心一橫，伸手打開包伏，取出子母雞爪鸞鴛鉞，一八縱身竄上了月台，鎮東俠一手未能抓住，童林已縱上了月台，和尚一看見童林，親自登月台，心中想集道，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設擺重陽大會，我就爲的是你，你如今上來正好，我還怕你不上來呢，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說道，對面來的莫非是鎮八方紫面崑崙童俠客嗎，童林聞言說道，老方丈明知，何必故問，不才童林，觀看方丈武術精奇，我早就有意上月台，領教高僧，皆因方丈會戰各位俠客，俱

都是勝負未分，童林相見之下，一時技癢難忍，這才上月台。與方丈請教，和尚聞聽，含笑說道：「久聞閣下，與一家武術，掌法精奇。小僧耳內早已貫滿，今幸得會閣下，小僧先領教閣下的掌法，然後再領教閣下的雙鉞，不知童俠客可肯賜教嗎？」童林遂將雙鉞合在一處，遂說道：「比試拳腳也可，遂將雙鉞放在月台之上。和尚將雙針也放在月台之上，濟慈在月台當中一站，雙掌往一處一合，作出童子拜佛的姿勢。」口中說道：「童俠客請來進招。」童林並不答言，左手向和尚面門一幌，右手對准和尚面門，用了一個穿掌，底下就是一腿，這一招名曰屈腿，這也就是老和尚，若換個別人，他顧上顧不了下，一個招顧不及，一個招打上都不輕。和尚兩隻手上一分，右手穿童林上面的掌，左手往下一切，够奔童林的面，童林右手與右腿往回一撤，左腳用了個鈎掛連環腿，左掌用的是惡虎扒心，和尚換勢繞步，又躲過童林這兩招。和尚跟着進招，童林接架相還，二人戰在一處，和尚一看童林的掌法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招招有勢，勢勢有法，濟慈暗暗佩服，心中說道：「也就是我濟慈，如若還別人，早就敗在童林的掌下，和尚又一轉想：我與童林本有誓不兩立之勢，我何必與他比試掌法，莫若用雙針把他結果了性命，想到此處，和尚往回一撤身，用了個金雞三展翅，走出圈外。童林見和尚臨走留招，也不敢向前再欺，恐怕欺敵必敗，自己只得定住了架式，向和尚說道：「老方丈因何掣肘不前，和尚帶笑說道：童俠客的掌法，小僧已領教過了，並未領教閣下的兵刃，童林聞聽說道：「兵刃拳腳，請方丈自擇。」和尚聞聽，點頭說道：「那麼小僧當場領教兵刃吧，說着話一下腰，將雙針擊在手中，此時童林將雙鉞揀起，兩隻手往左右一分，往前一邁步，童林龍驤虎視，雙手捧鉞，和尚左右手托雙針，作大鵬的展翅架式，童林跟着往裡進招，左手鉞向和尚面門一恍，右手鉞向和尚面門便扎，濟慈向右一步，用左手針刺童林的右臂，童林右手鉞往回一帶，打算用月牙子將老方丈的左手，不提防濟慈在左手撤回，右手針直奔童林的胸臆扎來，童林向右上左步，左手鉞鵝眉翅，打算把和尚的雙針咬住，和尚的手快，往回一撤手，童林右手的鉞，順前一推，直奔和尚的脖項而來，左手的鉞，跟着也往

前進 這一手名十字扶噪，和尚用了個藏頭縮項。向右一閃身，換勢用左手針直奔童林的脅下刺來。童林左手鉞往回一圈，用了個懷中抱月。和尚只得往回撤針，遂向右一閃，右手針直奔童林的胸膛。童林用右手鉞往外就掛，和尚往回撤針，這兩個人身形一轉，戰在一處，真是勝負難分，東西兩廊下的英雄，連大聲出氣的都沒有。一位一位瞪着雙睛，從月台上觀看。西廊下的衆英雄，恨不得童林當場被打。方消胸中之氣，東廊下的英雄，恨不得童林戰勝和尚。方趁心意，書中暗表，法澤法廣，暗中知會西廊下的衆英雄，與本廟的門人弟子，把兵刃預備在手底下，倘若方丈不是童林的對手，大家一齊亮兵刃，與童林決一死戰，鎮東俠一看。西廊下這種形狀，遂暗中命徒弟，知會衆位英雄，預備好了兵刃，以防西廊下的暴動，衆人各自打包伏將兵刃亮出，彼此預備，觀看月台上二人的勝負，無奈童林與方丈，這兩個人，決鬥正酣，此時要想分出勝負輸贏，實在是萬難。可雖然是這麼說，這二位的能為，總算是比肩，若要是有一頭弱的，也早就分出勝負來啦，什麼事都有個湊巧，方丈雙手捧針，直奔童林的肚腹便扎。童林此時應當用鉞接架他的雙針，童林一想，我若用雙鉞一找他的雙針，他仍然還是便指，我們兩個人的勝負，還是分不出來，童林又一想，和尚能為不在我以下，今日我要打算贏和尚，可有些個費手續，和尚既攔阻我與一家武術，我也不能夠叫他生存天地之間，不如我不管他的雙針，我用雙鉞掙他扎死。他弄死我，我扎死他，我二人當場殞命，這個仇也就算解啦，也免得叫天下英雄跟着我們受累。自己想到這裡，把心一橫，歟時可遲，那時可快，童林不管和尚的雙針，用雙鉞直奔和尚的胸膛刺來。此時濟慈要想往回撤雙針，也就難啦，和尚見此景况，明知道童林這是與他找命，給他來倒錯手不及，和尚又一轉想，童林既與我拚命，這總算是我的輪週到了，莫若我們兩個人，就算拚死活，也就算完，事啦，不表月台之上，決一生死，再說天下的英雄，雖有人要上月台叫他人解圍，但剎那之間，亦勢所難能了，東西兩廊下的英雄，莫不毛骨悚然，俱為之可惜，正在此一髮千鈞之際，就見由天井口上，跳下一人，手中擎着一對鹿角棒，直奔雙鉞雙針砸去，

只聽噹啷一聲響亮，童林的雙劍，與和尚的雙針，全都險些撒手。二人趕緊往後撤身，東西兩廊下的羣雄，俱都嚇了一怔，衆人舉目往月台上一看，由天井口上掉下來的這位，乃是一位年邁的老和尚，頭帶着蘆冠，身穿着孝衫，背後揹着一條哭喪棒，在旁邊地下，放着一對鹿角棒，這位老和尚在大雄寶殿以前，跪倒身形，放聲慟哭，就見紫面伽藍佛濟慈，即刻將雙針收起，也跟着跪在一旁，衆位俠客與天下的英雄，俱都看着發怔，不解其中原故。猛聽牛兒小子高聲喊道，這個和尚，就是水晶長老，亞然和尚。我認得他。衆位俠客與貝勒爺一聽，這才明白，書中暗表，這就是前文書，巧手于恒到青草城極樂禪林，面見亞然老方丈，報告鐵善寺的十條絕戶計，與設擺地雷的機密，水晶長老亞然，曾說過這麼一句話，天作孽猶可爲，自作孽不可活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，鐵善寺的山門，若有福有德，原就保全叢林廟場，鐵善寺若無福無德，地雷一響，自己情願先登輪迴，與廟同滅，這本是老方丈，心內的主意。以至到了九月初旬，預備好了孝衣、孝冠、哭喪棒等物，亞然和尚帶領自己學藝的徒弟，金面韋馱法正，由極樂禪林起身，趕奔鐵善寺而來，至九月初八，爺兒兩個就來到鐵善寺的後山，先找了個小店住下，次日清晨，開發完了店飯賬，爺兒兩個由店內出來，來到鐵善寺的後山，亞然和尚先打發法正，繞走前山口。亞然這才奔鐵善寺的後牆，來到牆根以下，自己把包伏打開，將孝衫、蘆冠等物，穿戴齊整，將哭喪棒在背後一揹，將鹿角取出來，掖在腰間，把包裹往身上一圍，這才縱身形，躍過大牆。窺房越脊，如走平地，直到大雄寶殿的房坡，順着前坡，爬上罩棚，來到八角的天井上，往下一看，天井口上，俱都是四方的玻璃窗戶，在玻璃窗戶之下，有一層銅絲網子，亞然往月台上一看，可巧正趕上童林上月台，與濟慈正要比試，其實亞然可不認得童林，皆因童林這身穿着打扮，天下無二，又聽濟慈與他一談話，更知是童林啦，亞然和尚的耳內，早就灌滿童林的威名，與一家武術，可沒見過他的拿法，故爾要看看他的武術，倒是那一家的，因此亞然慢慢的把玻璃窗戶上的滑子撥開，把窗戶上玻璃起下四扇，又用手運用鷹爪力的工夫，把四外銅絲網擰斷，這一來更

得看戲，那位說你別說戲，你不是說行俠作義的，外面有風吹草動的聲音，都聽得見嗎。那並不是白天，那說得是夜晚、人聲寂寞之時，如今鐵善寺月台上正在要緊時候，又有天下英雄，嘈雜之聲，別說天棚上有這麼點聲音。就是再大點兒，也聽不見，皆因衆人全副精神，全都貫在月台之上，所以亞然和尚由天井上往下看，一來誰也不留神，再者誰也想不到，因此亞然和尚，才看明童林與濟慈動手，以致他二人一比試掌法，亞然一看童林的掌法，不過八八六十四手，及至一過兵刃，亞然再看童林的雙鉞，也不甚出奇。誰知道童林不是濟慈的敵手，水晶長老亞然僧，正看到得意的時候，猛然吓了一跳，一看童林與濟慈要拚命，別人又沒有這種工夫，前去解救，自己只得將鹿角棒擎在手中，身形一轉，由天井上，往下一縱。對準了濟慈童林二人兵刃的正當中，用鹿角棒往下一分，自己這才俯伏在地。將鹿角棒放在身旁，伏首慟哭，連頭都不抬，書中代表。老和尚所哭的，就是鐵善寺的存亡在此一舉，別人那裡知道呢，于恒一喊出水晶長老亞然和尚得名字，大家這才知曉，衆位俠客俱都上了月台。過去解勸亞然。並問其慟哭的原因，怎奈老和尚仍然涕哭，並不答言。此時貝勒爺也就上了月台。衆人往兩旁一閃，貝勒爺來在亞然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，老和尚有話當面明言，何必如此得痛哭。亞然一聽此人說話是京口，這才舉目抬頭觀看，上下一打量貝勒爺，遂問道，閣下貴姓高名，前來解勸小僧，貝勒爺帶笑說道，和尚若問，在下名叫胤禛，乃京都得人氏，和尚趕緊叩頭說道，莫非你老人家就是貝勒爺嗎，貝勒爺說道，不錯，正是在下，亞然叩頭說道，恕小僧多有唐突，冒犯尊顏，望貝勒爺格外施恩，寬赦小僧，貝勒爺擺手說道，老方丈何出此言，今日方丈到此，但不知爲了何事，有話當面直談，又何必放聲慟哭呢，和尚聞聽，嘆了一口氣說道，貝勒爺有所不知，容小僧慢慢得陳述，只因小僧這兩個師姪，不達時務，設擺九月九重陽大會，內中暗藏十條毒計，故此得罪了天下得英雄，小僧特來以身贖罪，惟恐天下英雄及各位俠客不肯相容，因此沉痛，貝勒爺你老人家，若肯擔負保全小僧得鐵善寺完全得責任，小僧方敢站起來，與你接談。和尚所說得這些個話，貝勒爺

第八集

聽着，不甚了解，書中代言，皆因鐵善寺濟慈濟源，師兄弟二人，設擺重陽會，暗藏十條絕戶計，所爲童林與鎮東俠二人，連累天下的英雄俱都要一網打盡，所幸末成事實，比所請得罪了天下的英雄，及各路的俠客，若不然怎麼別人勸老和尚，老和尚低頭不語呢，皆因衆位俠客，擔不了這麼大的沉重，趕到貝勒爺勸他的時候，亞然一聽他老人家說話是京口，以至一問他老人家的名字，果然是貝勒爺，別看貝勒爺武術上沒工夫，他老人家才能够作得了各位俠客與天下的英雄主意，所以亞然這才與貝勒爺直接談話，此時貝勒爺聽和尚說，要求貝勒爺担任保護鐵善寺完全的責任，貝勒爺以爲這個事情不要緊，遂對和尚說道，老方丈只管放心，鐵善寺叢林廟場，乃是佛門善地，胤禛情願擔負完全的責任，水晶長老聞聽，遂向貝勒爺叩頭說道，爺你既肯施恩，命小僧五衷感激，銘於肺腑，說着話站起身形，貝勒爺命亞然將麻冠孝衣撤去，又與鎮東俠侯振遠，西方俠長臂崑崙于洞海，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鳳池，北俠秋佩雨，南俠司馬空，童林及各位俠客，一一介紹完畢，然後一同進了大雄寶殿，亞然與濟慈，叔叔二人後面跟隨，進了大殿之後，亞然命小和尚調擺架椅，先讓貝勒爺坐了首坐，然後大家，按次序落坐，小和尚獻茶已畢，然後亞然帶着濟慈，朝上跪倒，請貝勒爺，出而調停，貝勒爺趕緊令人，將魏叔叔摻起，和尚謝過了貝勒爺，然後起起身形，貝勒爺這才當衆，與老和尚言道，欲令胤禛調和鐵善寺與天下的英雄合爲一家之事，本貝勒早有成竹，就恐方丈不允我之所請，老和尚接着說道，願聽貝勒爺示下，貝勒爺不慌不忙，伸出三個手指頭，遂與老和尚說道，你要讓我出而排解，本貝勒有三事當頭，缺一而不可，和尚接着說道，願聽爺的三事，貝勒爺說道，第一件，本廟之錯，俱錯在你一人身上，縱匪爲患，其罪難赦，鐵善寺數百年清靜的禪林，乃是十方長住之所，你不應當將廟場讓與你兩個師姪，這一來本廟豈不成了子孫院了嗎，你既知你兩個師姪俱都不肖，你反到把清靜的廟場相讓，他二人剝得此權，遂得逞凶頑，恣意濫收匪人，以致鐵善寺，險化灰塵，雖是濟慈濟源所爲，空屬是你的縱放，以致清淨錯亂收壞佛法，此事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，事已至此，本廟殘局

何人收拾，必須得你。本貝勒的心意，特命你仍然回廟主持，整頓本廟的一切事項。將廟內刷油一新，以釋你的前罪，濟善濟源之事，既往不咎，可有一節，必須將他二人撥至少林寺，重新學禮二年。方准入廟，此爲第一件。亞然聞聽說道，小僧焉敢違背爺你的吩咐，無奈小僧已是出廟之僧，此廟然能再進。貝勒爺帶笑說道，此乃本貝勒得主意，何人敢違。你若不收拾本廟的殘局，何人能够瓜代呢。亞然聞聽，萬般無奈，只得點頭應允，遂說道，願聞你得第二件，貝勒爺說道，你要問第二件。就是此次於九月九日設擺重陽天下英雄會，其中的意思，原爲是萬朵桃花一樹生，天下得武術會一家，按你們僧家所云，就是不二法門，仍然還按着初衷的本意，回頭把棹椅調開，叫天下得英雄，仍然入坐暢飲，以賀今天重陽大會盛況，事畢之後，勿論那位英雄。有絕藝者，將學藝留在鐵善寺月台之上，以作永遠的紀念，此之謂不失信於天下的英雄，這是第二件。若談到這第三件上，可並非是我祖護童林，這個事情本是當然必有的事，皆因童林此次出京，本是奉旨捕盜，捉拿盜寶的二寇，小粉蝶韓寶，關海蛟吳智廣，這兩個人乃是八卦山，大寨主李昆的羽黨，童林若破八卦山，皆因八卦山，山勢凶險，人若少了是萬不能成功，我有意請方丈代童林請約天下英雄，以及本廟的和尙同未走的俠客英雄，幫助童林先破八卦山，捉拿盜寶得二寇，就用本廟爲下處，所有一切的用費，皆由你們鐵善寺墊辦。輔助童林一臂之力，此爲第三件，三事若缺一，胤禛不敢負責，保全鐵善寺得完全責任。那時你再另請高名，出而調停。亞然和尙一聞此言，心中想道，第一二件，均可施行，惟有這第三件，本廟得墊辦出多少錢，雖然心裏這麼想，還不敢不答應，只得連連的點頭稱是，遂即說道，小僧情願遵爺你得三事，貝勒爺復又說道，回頭本貝勒給你們這廟裡，寫一塊匾，大大得寫四個字，武術化一，懸掛在大雄寶殿之上，以傳永久，作爲紀念，然後大家入座，暢飲開懷，總不愧這次九月九日，重陽大會得景況，衆人一聽，俱都讚稱此事，水晶長老亞然，即刻往下吩咐，命大和尙打掃月台，調擺棹椅。請衆位英雄，隨便入座，自此天下武術合爲一家，然後又命人請貝勒爺，書寫匾額，用黃

毛邊紙四張，用漿糊貼在一處，先用白布將紙毛子擦下去，將壓汗抓筆，都預備好了，請貝勒爺書寫，此時貝勒爺正在高興的時候，遂將抓筆擎在手中，寫了四個大字，武術化一，一揮而就，真是筆走龍蛇，字態端嚴，有小和尚將字拿到下面，亮乾之後再刻匾額，擇吉懸掛，不在話下，單說貝勒爺，將字寫完，亞然僧吩咐調擺棹椅，請貝勒爺仍然上座，衆位俠客在兩旁相陪，工夫不大，酒肴滿棹，亞然親自持壺把盞，然後謝過貝勒爺成全之德，自此真可稱得起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皆是一家人，貝勒爺舉目一看，只見兩廊下的英雄，大家均已入坐，划拳行令，酒肴滿案，杯盤狼藉，熱鬧非常，再看天下的英雄，高矮不齊，胖瘦不一，一位一位的，俱都是精神百倍，貝勒爺不由得心中高興，多飲了幾杯，衆人正在高興彩烈之際，忽然由外面進來一個門頭僧，來到棹案之前，合掌問心，口中說道，啓稟童俠客得知，外面有一人求見，言說有要事相商，不知童俠客可肯賞見，童林聞聽說道，你叫他進來，小和尚答應一聲，轉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由外面進來一人，童林一看此人，很是眼熟，就是想不起他是誰來啦，就見此人生的大身材，身穿藍布褲褂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抄包繫腰，頭上藍絹帕崩頭，四方的臉面，黃臉膛兒，兩道濃眉，直插入鬢，一雙圓睛，神光飽滿，准頭豐隆，方闊海口，大耳朝懷，此人來到大雄寶殿之上，一看見貝勒爺，趕緊倒身下拜，口中說道，實不知貝勒爺大駕在此，恕小子多有冒犯，貝勒爺說道，壯士免禮，此人復又衝着童林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前次多蒙俠客爺，贈銀成全之恩，至今銘於肺腑，今日特來面見你老人家，以報昔日之德，童林聽他所說的話，不甚明白，雖然看着他眼熟，就是想不起他是誰來啦，遂說道，這位英雄請起，童林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認識此人嗎，貝勒爺含笑對童林說道，你不認得他嗎，這不是當初在清河油房鎮，賣藥的爬山虎趙勝嗎，童林猛然想起來啦，遂向趙勝說道，閣下因何事至此，趙勝將要開言，自舉目往四外一看，似乎有碍口話似的，童林一看，就知有秘密大事，不肯當衆聲明，遂向趙勝說道，有什麼的事，你只管說，所有在坐的，俱都是自己心腹人，絕無有走漏消息之人，趙勝聞聽，遂口中說道，望俠客

第八集

爺容小子慢稟，皆因小子前次困在清河油房鎮，賣藝之時，實不知貝勒爺，與閣下威名，皆因貝勒爺相助資釜，都是你老人家的成全，小子公司到了雲南八卦山，金家道口，在酒店之內，見着我那兩個師弟，金錢豹金榮，艾葆花班豹金亮，他二人把我留在酒店之中，款待於我，日子一長了，我才知道金家道口，乃是八卦山的山眼，這就是專為探聽外面事的山眼，無論有什麼事，都得由金家道口經過，後來他二人，將我帶進了八卦山，九宮連環堡，面見大莊主李昆，多蒙李太極恩待於我，命我在後山，專管採藥喂兵。後來我在山中日久，地理純熟，李太極這才命我在八卦山中，充當尋山的小寨主，日子一長了，我才知道。趕情因為俠客爺拳打雷春，三小二次下山，賀豹又被打，韓寶命人把賀豹送回山中的時候，是我親眼得見，到後來我又聽說，韓寶吳智廣盜國家御用的東西，陷害你老人家，他二人是為那二次一掌之仇，你老人家又奉旨捕盜，後來又在杭州擂台上，掌打四莊主法禪和尚，真乃是仇上結仇，冤上加冤，至今，我們大莊主李昆，恐怕韓寶吳智廣，漂流在外，到處惹禍，這才派人下山，把他二人找回山去。如今小子聽八卦山，探事人報告我，大莊主，言說閣下九月九日，赴重陽天下英雄會於鐵善寺，小子恐怕俠客爺，不知二小現已回山，小子公司暗暗的下山，特來與你老人家報信，為報當初贈金成全之德，小子還不敢在此久停，若要被八卦山知曉，小子實在吃罪不起，我還是當面就要告辭，童林一聽趙勝言語直爽，自己並不多疑，遂向趙勝說道，真難為閣下對我這一片好心，叫閣下多多受累了，日後我若將八卦山事情辦完，我必要保舉你呢，趙勝聞言，含笑說道，那就是俠客爺你格外施恩啦。說完了話，隨跟着童林告辭，童林也不相送，遂說道，你我後會有期，只見趙勝出離鐵善寺去了，童林還向眾位俠客說道，如今盜竄二寇，業已歸山，小弟可要辦理八卦山之事了，童林這句話將才說完，就聽旁邊有人說道，童賢弟，休要性急，我有幾句話，說與賢弟你聽，童林舉目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秋佩雨，童林說道，老哥哥有何指示，小弟願聞高論，北俠以手捻鬚，微笑說道，童賢弟有所不知，據劣兄我想，趙勝來得慌張，走的急快，其中多有令人見疑之處

，童林聞聽，遂向北俠說道，你既看他來的恍惚，依着你老人家的主意，應當如何呢，北俠接着說道，依劣兒的主意，此事千萬要慎重而行，劣兒倒有一個主意，前次我不是與你說過嗎，若到了八卦山，勿論有什麼事，賞給我一個信，我可以替賢弟尋大小為點力，如今趙勝前來報信，是真假難辯，倒不如劣兒我到八卦山去一趟，明着是看望我師弟法禪僧，暗中再調查盜竄二寇的踪跡，多者五天，少者三日，如二寇果在山中，我回來報與賢弟，現有羣雄在此，然後咱們大家再議破山之策，若二寇不在山中，那一定是李昆他等的詭計，他又知道賢弟你的性情急躁，故此特用趙勝，前來引誘，令賢弟入他們的圈套，也是有的，此去我若得着他的底細，咱們可就上不了他們的當啦，不知賢弟以為如何，大家聞聽北俠之言，當為有理，遂一同向北俠說道，老俠客言之甚善，你若辛苦這趟，真是一舉兩得，只勸爺也在一旁說道，老俠客這個主意很好，童林聞聽大家一齊贊成，這才與北俠商議停妥，遂用完了酒飯，北俠這才收拾自己的包伏，這才當眾告辭，趕奔八卦山去了，衆位俠客看北俠走後，就在大殿之內，談今講古，無非是講究些個各門的拳術，武學中奧妙精華，直頂到用完了晚飯，水晶長老亞然，這才吩咐廟內的小和尚，與天下的衆位英雄，安置宿室，先請各路的英雄，早早的休息，衆位俠客陪着貝勒爺，直談到天交二鼓，童林與衆位俠客，才够奔東跨院兒歇歇，亞然和尚叫衆位俠客的徒弟，將大殿之中的包裹，取回東跨院兒，各人認各人的包裹，趕到劉俊一找自己的包裹，把劉俊吓了個胆裂魂飛，別人包裹俱都在此，惟有自己的包裹，竟自不翼而飛，心說，要是我一個人的包裹丟了到不要緊，惟有我師夫童林，赴會之時，他老人家把包伏交與我，那包伏之內，有拿盜竄二寇的龍批大票，海捕的公文，此時可把個劉俊給急壞啦，書中暗表，皆因童林臨赴會之前，恐怕到了鐵善寺，言語不合，動起手來，帶着文書多有不便，這才把包伏交與劉俊，命劉俊留心看守，劉俊就把他師夫的包伏，包在自己的包伏裡面，自己的包伏裡面，有在麒麟山洗硯池，得的那尾黑魚皮，尚且未能製造寶甲，可就包在一處了，可巧今天晚晌，單獨把自己這個包伏丟了，劉俊雖說心中害怕，自己

又不敢聲張，遂暗暗的把此事告訴自己的恩師童林，童林聞聽將包伏丟失，心中也是着急，頭一件，包伏之內的文書是要緊的事，常言有句話，私憑文書官憑印，若要沒有文書，如何捉盜寶的二寇，倘若拿住盜寶二寇，也是無處交待，自己又不敢聲張，如若聲張出來，一來自己有俠客的名望，要對人一說我丟了東西，我還稱得起俠客嗎，再者說與衆位俠客臉上也不好看哪。此時又是兩造相合之時，若將此事一發表出來，豈不是令人家多心嗎，因此童林暫將此事壓住，並未聲張，又囑咐劉俊，不准對外人提說此事，這本是書中的暗表，單說各位俠客與衆位英雄，到晚間各自休息，一夜晚景無事，到了第二天，衆人起來，梳洗已畢，誰一同來到大雄寶殿，無非是大家聚談往事，等候北俠的回音，誰正想一連五天，秋田一去杳無音信，童林心中甚爲焦急，遂發言向衆人說道。秋老俠客，去往八卦山探劍事，一連五日，未見回音，恐怕其中有意外之變吧，童林這句話將才說完，就聽旁邊有一人容言說道，童俠客不必暴躁，小僧倒有一拙見。童林舉目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水晶長老，亞然老和尚，童林遂即說道。老方丈有何高見，童林願聽方丈法教。亞然說道。小僧到有一主意，說出來可不知俠客爺願意不願意，童林說道。小可願聞方丈金石之論，老方丈帶笑說道，若依小僧之見，不如寫一封書信。命一能幹事之人，前去下書，明着可是下書，暗着打探老俠客的下落。與韓寶吳智廣是否果在山中，不知童俠客意下如何，童林說道。老方丈言之有理，自己也不與衆人商議，命小和尚取過文房四寶，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書信，將書信寫完，回頭向自己這幾個精明的徒弟說道，我這封書信，是往八卦山投遞的，你們那一個願去，就見旁邊，轉過一人說道，恩師，弟子願往，童林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

第一是劉俊，書中代言，皆因劉俊拜在童林門下，寸功未立，今情願前去下書，這才在旁邊容言，童林手集整書信，看着劉俊說道，我命你帶着這封書信，明日清晨，前往八卦山面見大莊主李太極，你當如何交待，劉俊正色說道，恩師請放寬心，弟子絕不辱命，童林聞聽，點頭說道，我正要命你前往，劉俊

將書信接在手中，轉身出離大殿，够奔東跨院，自己的住所，候至次日天明，再往八卦山下書，不在

話下，頂到晚間用完晚飯，衆人安歇，一夜晚景無語，次日清晨，劉俊起來，收拾自己的衣服，將書信用別人的包袱包好，揹在背上，看了看衆人，仍在熟睡之際，自己輕輕將閣扇門推開，舉目往四外一看，心說，噯呀，怨不得窗櫺紙發白啦，原來是彤雲密布，瑞雪紛紛，西北風甚急，自己趕緊退進屋中，把包裹解下來，又把衣服脫下來，把書信貼着胡皮，揹在身上，仍把衣服穿好，用抄包紮好了腰，用絹帕將頭勒好，腳底下換上酒鞋，收拾緊趁利便，遂又穿上一件夾襖，這才由配房出來，回身將閣扇門兒倒帶，够奔山門而來，來到山門以前，問明白了道路，這才站在山門下面，用目往四下一看，就看那雪花兒飄飄，西北風兒透骨，遍地的瓊漿碎玉，四外雪練銀山，百樹掛白，天地一色，自己心中想道。今日下山，在山上天降大雪，可謂巧矣，只得邁步下山，够奔正西蜜蜂嶺走下來了，越過了蜜蜂嶺，就是陽關大道。小英雄冒風觸雪，不避寒冷，直奔八卦山而來，自己行路，腳底下的雪地甚滑，又不得用力，又襯着金風吹骨，渾身寒冷，自己以為走出來有百十餘里，其實走出來才有六十來里地。自己只顧低着头往前走啦，猛聽得有風吹旗杆之聲，撲嚕嚕的亂響，這位穿雲白玉虎劉俊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坐北向南，一道大江，靠着敗葦蓬蘆有一家酒店，就見這坐酒店，是明五暗二，十五間罩棚，窗戶紙全都上着桐油，正當中門口，掛着一個藍毡子門簾，上頭有兩個白字，乃是酒店二字。順着門外的牆坨口，滿都紮着綠竹子的花棚兒，上面落滿白雪如銀，由花棚兒的當中，做出一個竹子的月亮門兒。順着月亮門兒，有一段小甬路。直通到酒店的門口，在小甬路的兩旁，種着兩棵落敗的寒梅，未能放花吐艷，順着竹子的花棚兒的上邊，立着一條竹杆，上面挑着一個酒葫蘆，還挑着一個酒幌子，兩面寫着字，左邊是聞香須下馬，右邊是知味便停車。劉俊正觀看酒店之際，耳輪中穩穩聽得有江水潺潺之聲，聲如牛吼，又聽有風吹敗葦之聲，劉俊見此景况，心中說這，此處乃曠野荒郊，又不臨道口，莫非此處就是金家道口，也未可知，不如我到裡面，一來喝幾杯酒，可以暖合暖合。再者我打聽打聽八卦山，離此尚有多遠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進了酒店的竹棚兒，來到門首，自

已把手巾取出來，先把自己身上的雪，用手巾都揮乾淨了，這才用手擦毡帘，向屋中觀着，就見裡面的擺設，還是非常的講究，在東北角兒上，單打出一個櫃房兒來，兩面是摺扇做出來的門兒，在門兒上掛着一個茶青色的棉簾，上邊是青走水，青飄帶，靠着東面兒，放着兩張條棹，上面蓋着白布，大概必是做出來的酒菜，再看坐位，一概都是金漆的棹椅，迎面兒北牆上，有一軸古畫，上面畫的是鍾馗姊妹，恨蝠來遲，在兩旁掛着一副對聯，上聯是酒氣芬芳能引客，下聯是詩情豪放欲登仙，上面有塊匾，寫的是酒國長春，在這張古畫的前面，放着一張金漆的八仙桌兒，兩旁一邊一張椅子，在桌案的前面，放着一個火架子，上面放着一個炭火盆，在炭火盆的上面，坐着一個銅罐子，在銅罐子裡面有熱水，放着十幾盞酒，在銅罐子裏頭熱着，在旁邊凳子上面，坐着一個夥計，坐在那裡打盹兒，看年歲也就在三十多歲，身穿藍布的棉褲棉襖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腰中繫着一個圍裙，頭上歪戴着一頂白毡帽，往臉上看，長的小鼻子，小眼兒，小臉盤兒，長了一臉的酒刺兒，劉俊進門兒一看，靠着左邊萬字櫃的櫃面上，全都上着綠油漆，撒着金星兒，正當中有一個紅斗方兒，上面寫着四個字，乃是酒氣凌雲，櫃台上面，乃是朱紅的欄杆兒，上面擺着酒罩子，與酒漏子等物，在萬字櫃的後面，放着一把圈椅，在椅子上坐定一人，以肘代枕，爬在櫃台之上，沈睡如雷，只見他身上披着一個大紅緞子的皮斗蓬，裡面是火狐狸的甬兒，頭上戴着一個四塊瓦的皮帽，大概是海龍的，順着他那兩條胳膊一看，裡面的靠身，乃是月白紡絲的棉褲棉襖，劉俊看罷多時，不由心中暗想，一個開酒舖，穿戴如此華美，不問可知，此處一定是金家道口，劉俊看罷多時，這才邁步够奔迎面置炭火盆的那張棹兒，自己落坐之後，以手慢慢的敲着桌子叫道，夥計醒醒兒，給我熱兩壺酒，將才叫了兩聲，就見那個夥計，一面打着呵欠，一面用目觀着劉俊，急忙站起身形，帶笑說道，客人你多避屈了，這麼一會兒工夫，我就睡着啦，說着話來到棹案以前，用代手擦淨了棹面兒，遂向劉俊說道，客人你用什麼酒，劉俊說道，給我來兩盞白乾兒，如有酒菜兒，給我端兩盤兒來，夥計聞聽，答應一聲，轉過身形，先到

櫃台上，拿了一份杯箸，放在劉俊的面前，然後够奔東西條棹，把白布打開，由裡面取出兩碟兒菜來，也收在劉俊的面前，劉俊一見這兩碟兒菜，還是真可吃，一碟兒鷄骨醬，一碟兒老淹的白果，伙計又回手由銅鑪子裡頭，取出兩壺酒來，放在劉俊的面前，劉俊一看夥計站在掉案之前，將代手往肩頭上一搭，劉俊順手將自己的手巾取出，一面拭着酒盃，一面向夥計說道，夥計你貴姓啊，夥計聞聽，急忙說道，爺台你要問，小子我姓劉，排行在二，有什麼事你只管招呼，劉俊聞聽，向夥計說道，倒沒有什麼事，我跟你打聽打聽道路，此處離八卦山，金家道口，尚有多遠，劉俊一面說着話，一面斟酒，用目觀看夥計，劉二聞聽劉俊之言，用目上下一打量劉俊，遂口中說道，爺台你打聽金家道口，有什麼要緊的事呢，劉俊說道，我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我打聽金家道口，那二家寨主，頭一位姓金名榮，外號人稱金錢豹，第二位姓金名亮，外號人稱艾葉金斑豹，你要是知道告訴我，我可以去拜訪拜訪，你要不知道，作爲罷論，劉二聞聽說道，爺台你由那裡來，要往何處去，貴姓大名，小子斗胆敢問，劉俊含笑說道，你要問不才姓劉單字名俊，由鐵善寺至此，夥計聞聽此言，趕緊由劉俊手中又將酒盃拿過來，復又倒在壺中，口中說道，爺台，這兩壺酒涼啦，我再給我換兩壺吧，說着話把方才那兩壺，仍放在銅鑪子之內，從新由櫃台之上，又打了兩壺，用熱水暖好，送到劉俊的面前，口中道說，你牛喝兩壺暖暖吧，今天是頭場雪，天氣太涼，劉俊說道，倒是不冷，劉二復又說道，爺台你的外號，叫穿雲白玉虎吧，劉俊聞聽，用目看着夥計說道，你怎麼會知道呢，那夥計聞聽，帶笑說道，爺台你所不知，我們這裡就是金家道口，又一指櫃上睡覺的那個人說道，那就是我們二寨主，艾葉花斑豹金亮，你老人家不是童老俠客的大弟子，少俠客嗎，我嘗對你說吧，我們這裡不但知道你老人家的名姓綽號，是鐵善寺所有的衆位俠客，及衆位英雄的名姓綽號，我們都知道，不過是有見過面的，有沒見過面的，你勿論有什麼事情，可以告訴我，我把我們金寨主叫醒了，你再對他說就行啦，劉俊聞聽，心中說道，這倒巧啦，遂向夥計說道，那時候你把你家二寨主請過來吧，我跟他道點

兒要緊的事情，夥計聞聽，轉身形來到萬字櫃的櫃台之前，用手一推那個睡覺的，口中說道：「二爺醒醒，有人找。」老人家辦事來啦，劉俊一看睡覺的那個人，往上一長身子，用手將帽子往後一推，口中說道：「哎呀，好睡，誰找我呀，劉二在旁邊答言說道，今有鎮八方，紫面崑崙童俠客的大弟子，穿雲白玉虎少俠客劉俊，他老人家前來找你，言說有要緊的事，就見此人把斗蓬一閃，口中說道：「劉少俠客在那裡。」夥計劉二在旁邊用手一指劉俊，口中說道：「那不是劉少俠客嗎，劉俊舉目一看此人的五官相貌，就見此人的身量，中等的身材還高着一點兒，身穿着白紡絲的棉襖棉褲，足下白襪大掖撇尖魚鱗大酒鞋，往臉上觀看，黃蓬蓬的頭髮，剪子股的小辮兒，白煞煞的一張臉膛，長了一臉的黃柳葉兒，兩道細眉，直插入鬢，一雙金睛，炯炯放光，大鼻子頭兒，方闊的海口，雙耳無輪，劉俊看罷，含笑抱拳說道：「莫非閣下就是金二寨主嗎，艾葉花斑豹金亮說道：「不錯正是在下，不知劉少俠客到，有何公幹，劉俊口中說道：「小可奉師命到貴寶山，前來下書，金亮說道：「閣下的書信在那裡，劉俊聞聽，這才把扭扣兒解開，由裡面將包書信的包伏拿出來，又將書信取出來，遞與金亮，金亮將書信接在手中，用目一看，書信並未封口，邊口中說道：「少俠客，這書信裡面看的嗎，劉俊說道：「看看有何妨，金亮聞聽，伸手由裡面把信箋取出來，展開看了半天，劉俊在一旁說道：「金寨主，這封書信裏面的意思，你都知道了嗎，金亮帶笑說道：「這裡面的字一個我也不認得，劉俊聞聽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倒好，看了半天，連一個字都不認得，就聽金亮說道：「這封書信你是面呈啊，還是聽回信呢，劉俊道：「我奉師命前來下書，還是面呈的爲是，金亮聞聽，將書信仍交與劉俊，口中說道：「那麼着你在稍候，我到裡面，通知我家寨主，等候我家莊主相請閣下，劉俊說道：「那麼叫你多受累了，金亮回頭又告訴劉二說道：「預備好酒好菜，替我款待少俠客，劉俊聞聽，這才明白，原來方才我來的時候，給我的那個酒，不是好酒，一定是裡面有蒙汗藥，若不然爲什麼劉二給我換酒呢，正然思想之際，就聽劉二說道：「二爺你老人家去吧，少俠客這裡有我伺候着，就不用你老人家囑咐我啦，金亮抱拳說道：

少俠客，我喪失陪啦。劉俊只得抱拳說道，你就辛苦這趟吧，金亮轉身出離店門，進山報信去了，劉俊這才把書信，仍然包在包伏之內，將包伏圍在腰間，就在這幾個工夫，就見劉二大獻殷勤，又端過四個菜來，劉俊一看這四個菜，比方才那兩個菜還好，一個炒冬筍，一個會鷄絲，一個燒蘿蔔，一個拌腰花兒，從新又換了兩壺酒，劉俊此時也想開啦，自己先慢慢的喝着，外面下着大雪，自己自斟自飲，正在喝的高興正濃之際，就見金亮，由外面掀起棉簾，走入屋中，笑嘻嘻的說道，我家莊主有請你老人家，到裡面談話，劉俊聞聽，只得站起身形，含笑說道，你老人家多分神了，金亮說道，那裡話，說着話，二人一同起身，劉俊將要够奔前面門口，金亮回手把劉俊攔住說道，別這麼走，要是這麼走，就繞了遠啦，說着話金亮轉身來到迎門的古畫以前，此時夥計劉二，拿過兩塊油布的墊子來，放在棹子上一個，放在椅子上一個，就見金亮一推這張古畫，原來是個轉心門兒，這個門滴溜一送，金亮在前，登着椅子，上了八仙棹兒，劉俊隨着也上了八仙棹，往轉心門兒外一看，原來裡面是倒下的台階兒，兩旁俱是敗葦蘆，被風壓的東倒西歪，當中是一條蜿蜒的小道，小道之上罩着一層薄雪，金亮帶着劉俊順着台階下來，夥計劉二隨着把轉心門兒關好，金亮在前，用手分着葦葦，往前行走，劉俊後面跟隨，走了不遠，就聽見有江水滔滔之聲，劉俊舉目觀看，前面乃是一道水巷子，就在迎面有一座小小的蘆葦亭子，這個亭子的四週圍，用木頭做出來的欄杆，亭子頂兒上面，全是用蘆葦搭的，在亭子裡面有一個木頭架子，上面架着一張弓，三隻包頭箭，劉俊就見金亮來到亭子之內，伸腰，弓擎在手中，左手持弓，右手掣箭，級扣搭絃，弓開如月滿，對准西面兒蘆葦之中射去，真真來其星，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，好似射在木頭上的聲音，嚮音將在，就聽西面兒，蘆葦之中有划，他今聲，工夫不大，由蘆葦之中，冲出一隻小船，這隻小船上，只有兩個人，一個人掌舵，一，敬敬的俱都在三十多歲，每人穿着一身藍布棉褲棉襖，藍布手巾着頭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工夫添完劉俊離蘆葦亭相近，就聽小船上掌舵的那個人說道，金寨主，你要進山嗎，金亮含笑說攔剝，火此子是與

兩就多辛苦吧，把我們兩個人渡到船塢上去，說話間小船兒已經靠岸，就聽掌舵上來吧，金亮聞聽，轉身向劉俊說道，閣下上船吧，劉俊聞聽，心中想道，若要按此次不至於有危險，怎奈我之恩師，與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，我此次進山，必須要見機而行

二字方可，常言有句話說得却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自己想到這裡，把心一橫，向金亮

無意外之事。自己這才放心，此時金亮也就縱上了小船兒，小船兒跟着掉頭，順着水港子，

繞下

蘆葦蕩，前面可就是大江啦，原來這道大江，與路江相通，小船兒橫着渡過了大江，劉俊昂首站在船

頭上，可就看見八卦山的山口啦，這座山口原來是兩個山頭對崎，水由打山口裏面往外橫流，一片銀

幕鋪地，雖然是冬景，甚是可觀，在山頭之上，隱隱的看見一面七星皂雕旗插在山頭之上，可並沒有

守山的嘍囉兵，說着話小船兒已來到山口，就見金亮把篙拿在手中，站在船頭之上，金亮的意思，是

爲保護這隻小船，好搶着上水港山，不然兩旁有鋸齒的山石，小船兒撞上就得碎，劉俊一看這座山的

山口，就知道這座山險要，山口之內，兩旁有懸崖的石頭，都是奇形怪狀，繞了八九個灣兒，才繞進

了山口，過了山口往裡走，前面接連不斷，總有一片一片的蘆葦，一道一道的水港子，令人難以詳認

，穿過最末的這片蘆葦，這才看見正北的山坡，遠看四外樹木交雜，山下白茫茫的江水，劉俊與金亮

坐的這隻小船兒，還是真快，工夫不大，可就快到山坡啦，劉俊往山坡下觀看，完全修蓋的是水屯船

塢，一帶共合二十五間，乃是九層的倒下的台塔，船塢的窗戶，滿都上着，正當中得門口，掛着一個

藍毡子簾兒，上面有船塢二字，劉俊正然觀看，小船兒業已靠岸，金亮衝着劉俊說道，請少俠棄棄舟

登岸，在船塢待茶，說着話跳上岸去，劉俊在後，金亮在前掀起帘子，劉俊只得跟隨金亮，來至屋中

，劉俊一看，這個屋中原來是青石板鋪地，再看船塢的窗戶全都糊嚴啦，對面兒是穿堂門兒，門口也

掛着毡子帘兒，兩旁擺着金漆八仙棹兒，金漆的兀凳兒，裡邊升着五個炭火盆，一進門兒，暖氣撲面

，在兩旁站着八個人，俱是身穿藍布棉袍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光着頭未戴着帽子，書中代言，這十六個人，是專爲伺候進山報信的人喝茶的，金亮先給劉俊坐下，然後有人獻上茶來。金亮叫過兩個人來，低言耳語的，說了幾句話，就見他們那兩個人，由穿堂門過去，出去的工夫不大，這兩個人就回來啦，站在金亮的身旁，低言耳語的，說了幾句話，金亮這才帶笑說道：劉少俠客，我們八位莊主有請閣下，劉俊只得站起身形，跟隨金亮出離了穿堂門兒，用目觀看，由打穿堂門兒的門口，用掃帚掃出來的一條道路，直通到寨門的山坡之上，劉俊一看這座山寨，與別的山寨不同，並沒有寨門，山坡上俱都是隨山就勢，蓋出來的花瓦子牆，在正當中有迎面兒的四扇屏風門兒，臨近觀看，俱都是綠油漆，洒着金星兒，屏風上面，有四個紅斗方兒，上面寫着齋莊中正，四個黑字，可是關着兩扇，閉着兩扇，劉俊跟着金亮進了屏風門兒，舉目一看，原來是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，迎面兒也是一個屏風門，左右兩旁也是兩個屏風門，與方才自己進的這個屏風門兒，都是一樣，劉俊到是好不介意，隨跟着金亮，淮西邊的这个屏風門兒，劉俊一看，也是與方才這個院子相同，一連走了好幾個院子，俱都是一樣，完全四扇屏風，綠油漆洒着金星兒，寫的是齋莊中正，劉俊雖然心中納悶，可有一樣兒，此時自己可就辦，出東西南北來啦，也不知是由甚麼地方進來的，從甚麼地方出去啦，書中代言，這就是人家八卦山的九宮連環堡，這裡面完全按着九宮，八卦，五行，三才所造，除去本人認識這個道路，要是外人進山，一定不認識本山的道路，要打算進去，那是萬不能夠，只要是設法進九宮連環堡，是越繞越糊塗，慢說是你想出來，就是你會飛簷走壁，跳牆都出不去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，原來按着相生相剋，裡面雖然按着九宮八卦，總然是得卦爻，也知進不去，就按劉俊與金亮請吧，也是由正南方離爲火進來的，應當走離爲火，火風鼎，火水未濟，再不然過澤火革，雷火風，地水師，如若是那麼一走，可就全差啦，其實那個門兒，看着可是離爲火，原來那是河心八卦，他們這個，可就不然啦，以正南爲幹爲天，天風迓，天地否，風地觀，山地剝，火

大有，人家是按着幹南、坤北、離東、坎西。先天八卦所造，裡面還兼相生相剋。劉俊到道，二爺醒會不糊塗呢，此時劉俊只得跟着金亮往裡轉灣，轉了老大的工夫，這才轉到了裡面，劉俊推，口中說道，大概北面是大廳吧，只見東西兩邊的配房一面兒五間，正當中是明五暗一十五間的屋子，穿雲是前出廊後出廈，大廳以前完全用方磚鋪地，微有雪痕，原來是將打掃完的。又見大廳乃是五層少俠塔兒，門口掛着毡子的門帘兒。就在廊簷以下，一邊兒十幾個家人，俱都穿着藍布的棉袍，白襪青布鞋，全都規規矩矩的站在廊簷之下，金亮陪着劉俊上了台階兒，遂低聲對劉俊說道，少俠客你屈尊少候，容我通報我家莊主，劉俊只得點頭，在大廳外面等候，聽裡面說道，聽不很真，等了不大的工夫，就見金亮掀帘子出來，衝着劉俊點頭說道，我家莊主有請，劉俊跟着金亮來到屋中，舉目一看，好寬闊的一座大廳，一連二十五間，並無隔扇，兩旁燃着炭火盆，罩着銅絲的罩子，屋中極其溫暖，正北上有六扇圍屏，上面畫的是彩鳳來儀，在圍屏的前面，放着一把金交椅，上面鋪着一張全虎皮，在椅子的前面，有一張桌子，其形好似帥案，這把椅子可沒有人坐着。這個帥案前面，是大紅的圍棹，就見帥案兩旁，一面放着四個高交椅，每一個椅子的前面，放着一個茶几，茶几上面擺着盞盃，裡邊泡着香茶，每一把交椅上坐着一位寨主，劉俊一想，上首頭一位必是李昆，看此人的穿章打扮，不相佔山的寨主，只見此人若站起身形，身量高大，生得細腰托臂，身穿米色綢子薄棉兒的棉袍兒，裡面是月色紡絲的夾褲夾襖，足下白襪雲鞋，往臉上看，紅潤潤的一張臉膛頭上已然卸了頂盔，白剪子股的一條小辮，兩道殘眉，壽毫多長，二目神光飽滿，鼻如玉柱，唇然丹珠，大耳朝懷，領下銀髯飄洒胸前，根根見肉，端坐交椅之上，看年紀大約已過古稀，真是精神百倍，第二把交椅之上，乃是二莊主胡廷，身量不高，形若猿猴，身穿藍粗布的棉袍，裡邊是土黃布的夾褲夾襖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往臉上看，面色發黃，細眉圓眼，鼻直口潤，掩口的髭鬚，兩個元寶的耳朵，白剪子股的小辮兒，挨胡二莊主，就是三莊主通臂猿任光，此人若站起身形，在中等的身材，往臉上看，凹面金鬚，細眉

長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輪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，身穿藍綢子棉袍，裡面紡絲綢夾襖，白襪青靴子皂鞋，本座可就是四莊主，鐵臂羅漢法禪和尚，身着僧衣僧鞋僧襪僧帽，手拿拂塵，乃是一個胖大的和尚，這旁下垂首近四個坐位，頭一位就是五莊主，火眼金睛莫賀男賀建早，長的身量高入，生就肩寬背厚，身着青綢子棉袍，裏面藍綢子夾襖夾襖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往臉上看，青中透暗，黃焦焦的肩手，直插入鬢，一雙金睛，炯炯放光，大蒜頭兒的鼻子，火盆大口，唇邊怒着板牙，兩耳無輪，領下黃皎皎的半部短髯，黃頭髮剪子股的小辮，賀勇的下面，就是六莊主唐龍唐茂海，唐龍的身材，也在中等，身着藍綢子的棉袍，裡面繭綢的夾襖夾襖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往臉上看，黃面矮髯，肩可目朗，準頭豐隆，四字方海口，兩耳垂輪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兒，第三位就是七莊主韓忠韓殿遠，這個人長得形容枯瘦，身着寶藍綢子的棉袍，裏面是青綢子夾襖夾襖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往臉上看，天生的相貌醜陋，扎腦門兒，兩道細眉，亞賽兩道青岡，深眼窩子，小圓眼睛，黃眼珠子，兩個太陽穴是凹的，雙顴高聳，凹腮三角菱角口，小鼻子頭兒，微有幾根俺口的鬚鬚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，兩耳無輪，第四位就是八莊主田方田子步，看着好像個老學究，身量在中等的身材，身上穿月白布的棉袍兒，腰中繫着一根絲條，裡面是月白綢的夾襖夾襖，白襪子，厚底青緞子雲鞋，往臉上看，面如滿月，眉似刷漆，目若朗星，準頭豐隆，方闊海口，大耳有輪，俺口的黑鬚鬚，剪子股的小辮，看外面實在透着儒雅，內裡藏着有一種英雄的銳氣，劉俊看能多時，金亮在旁邊說道，少俠客，我與你引見引見，這是我們八位莊主，金亮將李崑衆人的名姓，告訴劉俊，劉俊這才明白，猛然一歪頭，只見北俠秋田，坐在大莊主李太極的身背後，只因方才被李崑擋着啦，劉俊未加注意，今既看見北俠，自己仍然假裝沒看見，自己先把身上措着的包伏解下來，先交與金亮，然後恭恭敬敬的向上作揖，口中說道，各位莊主在上，小子劉俊奉師之命，前來下書，我還廂有禮了，李崑見劉俊雖然年幼，氣宇軒昂，可愛的地方，就是他先將書信交與金亮，然後才與我們大家行禮，可見此子是

林的徒弟，他連他師父這封信，都不叫受屈，這真應了俗語那句話，有其帥必有其徒，強將手下不弱。英勇之士，想到這裏，遂口中說道，劉俊，今日你冒風踏雪，來到八卦山有何緊急之事，要面見於我，劉俊正色厲聲說道，小子乃奉師命，有書信要面呈莊主，望莊主不惜珠玉，早作回示，願聽莊主示下，李昆聞聽，點頭說道，書信現在何處，劉俊聞言，回身由金亮手內，將包伏接過來，自己一抬頭，把包裹放在大腿之上，將包裡打開，由裡面將書信取出來，仍然將包裹圍在腿間，雙手把書信，交與金亮，金亮轉呈大莊主李太極，李太極接信在手，用手撕開，觀看信封的字樣，上寫的是，呈李莊主折閱，下面寫的是童林拜緘，雖然寫着拜緘，可沒封着口兒，李太極由上面把書信拿出來，雙手捧讀，李昆看畢，一陣得冷笑，口中厲聲說道，童海川你那裏是命你徒弟前來下書，這分明是以文字戲弄於我，我今先將劉俊斬首，然後再會童林，說着話將書信往茶几上一擲，向左右的家人說道，將劉俊推出斬了，話言未了，由兩旁過來四名家人，劉俊不等大家動手，自己將兩膀向後一背，一陣狂笑，口中說道，綁就綁就是了，何必這纜狐假虎威，說着話眾人將劉俊捆好，劉俊連頭都不回，邁步向大廳以外就走，他們這一搗亂不要緊，可把個北俠秋田給吓壞了，只因北俠秋田來到八卦山，明爲探望師弟法禪和尚，暗中暗探山中的秘密，不料想反被李太極軟困在八卦山內，今見劉俊前來下書，書信觸怒李太極，要將劉俊推出斬首，自己與童林乃是莫逆之交，豈能够坐視不前，急忙站起身形，先高聲說道，刀下留人，李昆聽後邊有人說話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北俠秋田，遂開言說道，老俠客，難道還要與劉俊講情不成嗎，北俠聞聽，接着說道，兄長山中的公事，小弟焉敢多口，不過我有一事不明，要與兄長請教，李太極說道，老俠客有何金言，當面請講，北俠開言說道，劉俊奉師命前來下書，冒風踏雪，來之不易，不過我兄與童林有隙，其罪在童林的身上，並不在劉俊的身上，今我兄要將劉俊斬首，日後有何顏面，再見童林，據小弟看來，不如寬恕劉俊，做書回復童林，也顯着你寬宏大量，日後也可面見童林，小弟說的是與不是，望兄長原諒是幸，李昆聞言，冷笑了數聲，向北俠說

道，秋賢弟，非是劣兄要殺劉俊，皆因其中有些個曲折，自從童林奉師命下山，與一家武術。他與我們八卦山可並沒有什麼仇隙，他在雙雄鎮，掌打雷春，我可不能瞞怨童林，皆因童林枋腹難堪，受飢寒所迫，實出於不得已耳，我所瞞怨的，是瞞怨雷春，自不量力，不注重天下的英雄，方有被打之事，雷春被打回山，用言語疊惑三小，賀豹，韓寶，吳智廣二次下山，尋童林於京師，童林二次與賀豹對掌，賀豹被打，傷勢甚重，我也不能怨童林手下無情，總算是賀豹去尋找童林，童林沒來找他們，總算他等是禍由自取，因此韓寶吳智廣又夜入皇宮，盜來翡翠鴛鴦鐲，童林可不知是他二人所為，因此童林帶罪出都，訪拿盜寶之人，行至清河油房鎮，二小復去行刺，童林假作詐語，方知盜寶乃是韓寶吳智廣所為，他就應當來至八卦山，前來見我，到那時我既有俠客之稱，豈能够背却公理，不但綁出二人，獻翡翠鴛鴦鐲，我們弟兄都應當跟隨童林，請罪到案，童林不但不到我的八卦山，他反倒約請鎮東俠，協力相幫，捉拿二小，彼時又趕上鎮東俠杭州鎮捕，最可嘆我這不達時務的兄弟法禪，自不量力，忘開殺戒，去到杭州鎮捕，方有三次對掌，被童林掌震之災，乃是我兄弟任性所致，我也不能怪童林，總算是禍福無門，是他自招，倘若那時杭州擺解決之後，童林若來到我的八卦山，我也得高抬高敬於他，他不但不到我的八卦山，他反到在北高峯獻藝賀號，稱為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宣揚自己的功名，復又跟隨鎮東俠候振遠，路過湖南金銀爛石島，因為一件小事，致將金銀爛石島打的家敗人亡。復又趕上鎮東俠善寺。九月九日重陽大會，那時童林以勢力，封鐵善寺的山門，彼時童林若不去赴重陽大會，來到我的八卦山，而早於我，豈可以出頭，與他兩造解和，事畢。我將童林請到八卦山，不但將二小與國寶獻出。我們弟兄還得依法歸案，童林不但沒來。反倒去赴九月九日重陽大會，以武術戰敗天下的英雄，此時他竟應當來到八卦山，面見於我，那時我弟兄情願獻寶到案，他不來倒不要緊。就不應當以書信前來試探於我，前有重陽會敵山震虎，後有書信以文字相戲，我若不將劉俊殺死，實難消我胸中之氣，將話說完，向外面擺手厲聲說道：將劉俊與我推出去，拿人頭來見我，左右

只得將劉俊推推擁擁，來到大廳以外。北俠着急說道，大莊主刀下留人，兄弟我還有幾句話，未能說完。李太極回頭說道，賢弟有何金言，請講當面。北俠接着說道，兩國相爭，尚不殺來使，何況劉俊是童林的徒弟，今天你若真將劉俊斬首，日後若與童林相見之時，他若質問閣下，我兄當以何言答對，李昆聞聽，不由得一陣大笑，遂向秋田說道，賢弟不必着急，你所說的兩國相爭，不殺來使，劣兄豈能不明白此事，何況劉俊是年青的孺子，冒風突雪來到八卦山，投遞書信，此子既不避寒涼，奉師命前來下書，又不辱童林之命，可稱得起英物也，我若將他殺死，豈不令天下人唾罵於我，皆因我知道閣下，與童林乃是至交，我是與老俠客鬪趣耳，說着話用手一拍北俠的肩頭，隨後又說道，劉俊乃是少英雄，來此我應當款待他，我也不應當戲弄此子，令他受此驚恐，遂向左右家人說道，將劉少俠客請回來，家人又將劉俊推回，來至李昆的面前，李昆嚇退家人，趕緊下位親解其綁，口中說道，了，劉俊這個主意，够多麼聰明啊，一聽李昆之言，他是有台階就下，遂說道，小子並無胆量，我明知蘇主試探於我，所以我才未帶出驚慌之色，真是令寨主多多的見笑了，小子我當面謝謝你不斬之恩，說着話向前行禮，李昆趕緊伸手相摻，遂說道，少俠客請起，此時李昆心中說道，這個孩子的嘴頭真能說，也許他是真掙紮着這個勁兒，莫若這麼辦，我給他預備點兒酒飯，他要是真不害怕，他必然是吃喝自然，他要是真扎掙着，自然是吃喝不能入口，李昆想到這裡，遂向劉俊說道，少俠客，你由清晨前來下書，沿路之上，無有村鎮，我是知道的，大概閣下未能用早飯，老夫這裏有盃酒塊肉，不知少俠客可能賞臉，劉俊一聽李昆之言，心中早就明白啦，心說，不問可知，這一定是李昆還要試探我的胆量，適方才在酒舖裡喝了幾盃酒，由清晨至到如今，水米未能沾唇，莫若這麼辦，既然他要是試探我的胆量，我先撤開了吃他一頓再說，遂說道，既稱大莊主的美意，小子焉敢不領，李昆聞聽，往後倒退了一步，口中說道，好，夥計們，與少俠客備飯，李昆將話說完，退入自己的坐位，吩咐

左右看過文房四寶，李大極磨墨濡筆，修書答復童林，劉俊在一旁看着李昆寫信，這個工夫早就有人搬過兩個矮凳，劉俊坐一個，放在劉俊眼前頭一個，又搭下一塊木板，在木板上鋪着一塊白飯單，此時有家人給他拿過來一份杯筷，跟着又上了一壺酒，兩碟饅首，一盤清炙牛肉，劉俊是真餓啦，先把酒盃擦淨，斟上一盃酒，口中說道，不讓衆位，遂端起酒盃，一飲而盡，跟着又吃了一塊牛肉，真是狼餐虎嘍，不亞如風捲殘雲，工夫不大，兩碟饅首，一盤牛肉，全都吃完，李昆在上邊看着劉俊，但沒有懼怕之色，反倒是真吃真喝，李昆看着，由心裡頭愛喜，等劉俊將飯吃完，遂說道，少俠客，你的酒飯如何，劉俊搖着頭說道，大莊主，常言有句話說的好，管飯不飽，不如活埋，小子我還沒飽，李大極回頭向家人說道，快快給少俠客預備，工夫不大，酒肉又端上來啦，劉俊又吃了一碟饅首，一盤牛肉，這才吃饱，自己低頭一看，還剩了一碟饅首，隨拿在手中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，難爲大莊主這一份美意，可巧我吃不了啦，常言說的却好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莫若這麼辦，我把這幾個饅首揣起來，走在路上要餓了，我好吃點心，李昆一看，心說，這倒好，這小子是連吃帶拿，李昆遂將書信，拿在手中，遂向劉俊說道，少俠客，你師父的書信，我已然領悉一切，原書璧回，不敢領受，我這裡有一封書信，託少俠客帶回鐵善寺，交與你之恩師，拆開一看，便知一切，劉俊聞言，伸手將書信接過來，由腰中將包伏解下來，將書信包好，斜着背在身上，此時就聽李昆說道，少俠客，你今下書來至我的八卦山，我這樣款待於你，你若回了鐵善寺，見着你之恩師，與你師父將你來到八卦山的一切事項，訴說明白，日後你師父見着我的時候，又當如何報答於我，劉俊聞聽此言，遂着看了看李昆，遂說道，今蒙莊主如此的款待於我，今小子回至鐵善寺，將莊主吩咐的話，對我之恩師當面稟明，到後來莊主與我之恩師會面之時，想我之恩師，必有相當的答報，李昆聞聽，心中想道，這個孩子說話，是真有勁，倘若日後我與童林見面之時，我二人若是合了好，也是相當的答報，若是反了目，也算是相當的答報，可見劉俊這個孩子，有點兒不好惹了，李昆想到這裡，遂說道，好，既然如此，

想老夫不遠送了，劉俊聞聽，用目向李昆得左右一看，就是兩旁得衆人，一個個都以怒目相視，似有仇視自己之意，遂向李昆說道，蒙莊主待小子這一份美意，小子敢不銘於肺腑，小子應當就此與莊主當面告辭，怎奈有一事可怕，只因我之恩師，與貴山中有三次一掌之仇，莊主雖不記小過，小子恐怕你貴寨之人，記恨前仇，攔路殺害劉俊，可並非是劉俊怕死貪生，實恐怕有誤莊主這封書信得大事，小子真要把你這封書信遺失，小子粉身碎骨，也擔待不起，李昆聞聽，心說，這個孩子說話，真會繞灣，他不說他怕我手下之人，傷害他得性命，他反以我書信爲憂，叫我派人保護他下山。李崑想到這裡，心中暗暗佩服劉俊，真不愧爲俠客得門徒，果有隨機應變之材。想到這裏，遂向劉俊說道，少俠客請釋係念，我命人送你下山就是了，遂回頭向金亮說道，我命你將少俠客送下山去，山中若有人攔阻劉俊得去路，回來稟報我知道，定按山令從事，金亮答應一聲，劉俊辭別莊主，金亮陪着劉俊，繞走九宮連環堡，來到船塢，金亮叫人預備好小船兒，二人這才棄岸登舟，金亮將劉俊一直送到八卦山以外，江沿以前，劉俊下了小船兒，與金亮拱手作別，邁開大步，直奔鐵善寺走下來了，繞過了蜜蜂嶺，來到在山門以前，金鳥已竟墜，進了山門，奉至大雄寶殿，此時童林正與衆位俠客，談論劉俊下書之事，正自放心不下，猛一抬頭，只見劉俊走進大雄寶殿，童林開言問道，劉俊，我命你下書之事，怎麼樣了。劉俊說道，恩師容稟，劉俊就把下書之事，詳細細細，說了一遍，然後又將包伏解下來，由裡邊將李昆得回書，及童林寫的那封書信，雙手遞與童林，遂說道，李太極原書壁回，現有他的回書，恩師請看，童林將書信接在手中，遂說道，好，你往下邊休息去吧，劉俊說道，弟子遵命，隨够奔西配殿，休息去了，此時童林將書信呈與貝勒爺，貝勒爺將書信接在手中，由信封的裏面，將信箋取出，舖在棹案之上，請衆位俠客，一同觀看，就見上面寫得是，書復，童俠客如見。久聞大名，早欲瞻仰，祇恨無緣，徒呼負負，荷蒙華翰下顧，捧誦之餘，使昆不寒而慄，二小因法盜寶，萍踪無定，是否回山，容李昆嚴密察訪，倘能緝獲，必然轉獻鈞座，臨書惶愧，諸希原諒是幸，崑此奉復，李

昆頓首，衆位將書信觀看已畢，就聽旁邊見有人說道，童賢弟，據我看這封書信的言詞，有點兒不妥。我想李昆，山令甚嚴，二小回山，他不能够不知道，他這封書信，明着可是搪塞，其內中暗藏着引誘之法，他明知童賢弟你的性情剛暴，你一看這封書信的言詞，必然是猶疑不斷，一定要前去探山，他山中設擺好，牢籠，這豈不是叫童賢弟你入他的圈套嗎，依我的主意，不如把這封書信，暫且放在一邊，有什麼事，咱們明天再議，況且這個事情也不是莽壯的，衆人聞聽，回頭一看，答話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鎮西俠，長臂崑崙飄髻叟于成，于老俠客，大家一齊說道，還是老俠客的遠見高明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咱們有什麼事，明天再慢慢的計議，此時衆人也有用言語勸解童林的，也有誇獎劉俊的，不想鎮東俠身背後，站立的徐源邵甫，早將此事看明白啦，徐源衝着邵甫遞眼色，邵甫一會意，二人一前一後，出離了大雄寶殿，將至外面，徐源看了看四外無人，這才向邵甫說道，賢弟，你看沒有，方才劉俊下書回來，衆位俠客都贊揚他，說他雖然年少，胆量過人，不愧爲俠客的門徒，難道說你我，就不是俠客的門徒了嗎，邵甫接着說道，依着你應當怎麼樣吧，徐源說道，我到有一個主意，莫若到西配殿，去找劉俊，叫他把咱們兩個人，帶至八卦山，九宮連環堡，據我想，劉俊既然下過一趙書信，他的道路必熟，若一到八卦山，探明盜寶的二寇，是否果在山中，倘若果在山內，你我弟兄伸手捉拿盜寶的二寇，拿住之後，將他二人綁回了鐵善寺，獻於童師叔的面前，也叫天下的英雄，各路的豪傑看看，咱們哥兒兩個，也不枉是俠客的門徒，邵甫本來就是一個渾人，如今一聽徐源這套話，甚是讚成，遂說道，此計甚妙，徐源一看他贊成啦，這才叫他在外面等候，自己這才來到東配殿，上了台階，來到屋子裡面一看，只見劉俊在椅子上坐着，正然吃茶休息，只見徐源由外邊進來，向自己一遞眼色，劉俊只得站起身形，後邊跟隨，二人出離了西配殿，來到外邊一看，邵甫站在那裡等着呢，三個人湊在一處，劉俊這才問道，二位哥哥，把小弟喚將出來，不知有何話說，徐源開言遂即說道，劉賢弟，所不知，皆因我弟兄二人，商議已定，打算夜入八卦山，探探盜寶的二寇，是否果在山內，

倘若二寇果在山中，我二人打算伸手將二寇拿住，綁回了鐵善寺，獻在童帥叔前面，也聊爲給他老人家分憂解愁，可就是有一樣兒。我們兩個人全不認識道路，我想賢弟既然往八卦山下過一趟書信，對於路徑一定明白，我打算求賢弟你辛苦一趟，將我二人送到八卦山。劉俊一聞此言，不由得心中爲難，自己將要答言，徐源復又說道，倘若賢弟不敢背師前往，就請你把道路，告訴我兩個哥兒兩個就行啦。劉俊一聽，心說，你二人太已小看我劉俊了。你二人既有探山的膽量，我劉俊豈是怕死貪生之輩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慨言說道，二位哥哥既有此雄心豪氣，小弟我情願在前面，作爲嚮導，可一節，若要往八卦山，可得帶着水衣水靠，不然可渡不過大江去。徐源邵甫一齊說道，那麼着，咱們各人收拾各人東西去吧，我着話三人回歸宿舍，各人暗暗收拾自己的兵刃包裹，帶好了水衣水靠，三個人出離了鐵善寺，越過了蜜蜂嶺，此時天已放晴，皓月當空，滿山片地的冰雪。寒風凜冽，冷氣侵人，弟兄三人仰仗着一番的勇氣，冒着寒風，直往八卦山，走下來了，走的工夫不小啦。劉俊回頭觀看，趕緊叉手攔住徐源邵甫，遂用手指，口中說道，二位哥哥請看，前面可就是金家道口了，徐源邵甫順着劉俊的手，向西北一看，只見前面有一片房屋，隱隱的由房屋之內射出燈光，劉俊說道，你兄弟必須繞過前面這個酒店，然後由正西水面兒上進山，三個人商議明白，由南面繞着雪林，轉到酒店的正西，就見北面的大江之中，江水滔滔，沿路江岸之上，滿目敗葦縱橫，弟兄三人來到江沿的蘆葦叢中，劉俊童林，二位兄長，你們先換上水衣水靠吧，二人聞言點頭，各自把包裹解下來，放在地下一，將包裹打開，由裡面取出了水衣水靠，然後把衣服脫下來，此時就聽邵甫說道，喝，好冷，徐源一瞪了邵甫一眼說道，大丈夫一死尚不足惜，何況就是這麼一點兒冷風呢，說着話二人將水衣水靠換好，頭上帶好分水皮帽，相親日月蓮子咕，身上穿好香活魚皮氈，用油綢子將白晝的衣服包好，圍在了腰間，爲的是透不進水去，又用絨繩兒將兵刃擡在脊背之上，抬胳膊踢腿，不崩着不弔着，二人走至江邊，將身形往水中一縱，並無多大的聲音，此時劉俊也就把水衣水靠換好，縱身形跳在江中，劉俊

一打手式 三個人浮着水，一直够奔八卦山的南山口而來，三個人浮着水，離南山口相隔不遠，就聽正西 水聲潺潺，還是劉俊眼快，回頭一看，由西面來了一隻麻洋的小船兒，在船桅之上，掛着一個紅燈籠，上面寫着黑字，寫的是巡邏船三個字，劉俊一打手式，三個人伏在水內，容小船過去，劉俊在前徐邵二人在後跟隨，劉俊用手一撥船舵，徐源邵甫這兩個，手用一揪劉俊的腿，這隻小船暗中帶着他們三個人，劉俊在水內，側耳細聽船內說什麼話，就聽裡面有兩個飲酒的聲音，說話都帶有醉意，就聽有人說道，你到是喝呀，壺裡還有的是哪，反正咱們是壺中酒，盤中菜，酒也喝完啦，也就到了換班的時候啦，把船往船塢那兒一灣，咱們哥兒兩個一睡，給來個夢周公，是全不管，有什麼事，明天再見，劉俊一聽，心說這倒省了事啦，只要把我們哥兒三個帶到了船塢，就算行啦，不言劉俊心中暗喜，再說這隻小船，已經繞進了南山口，穿了數片蘆葦潭，工夫不大，已然到了船塢，人家將小船一灣，劉俊一打手式，三個人往水底一沈，由水底下够奔正西，浮了不遠兒，遂着往上一提氣，由水裡往上一冒，把腦袋鑽出來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八卦山，九宮連環堡的西南山坡，劉俊帶徐源邵甫，浮着水够奔有蘆葦的江沿，一同上了岸，先讓徐源邵甫把水衣水靠脫下來，將夜行衣穿，攢好了兵刃，劉俊也將白晝的衣服換好，又將水衣水靠用油綢子包好，圍在腰間，此時將聽徐源說道，劉賢弟，這時候可全看你的啦，我們可不認得道路還是在頭前引路吧，劉俊將頭一點說道，二位兄長隨我來，說着話三個人順着山坡，往上行走，來到九宮連環堡的粉壁落瓦牆之下，劉俊一看，前面仍然是四扇屏門兒，上面是綠油，洒着金星，四個紅斗方兒，寫着四個字是齋寢中正，劉俊雖然知道，這是九宮連環堡，其實自己可也是不認識字，但是事情擠到那兒啦，只得在頭前開道，進四扇屏風門兒，前文已竟表過，裡面仍是三個屏風兒，進那個屏風門兒，都是一樣，劉俊只得亂走，走了幾道院子，心說想到了人家的八義廳，就是再想出去，也是萬難了，來回轉了半天，就聽徐源着急說道，怎麼這麼半天，還到不了裡面呢，難道說，劉賢弟你也不認識嗎，劉俊說的也好，我若認識，我

什麼不把你們帶進去呢。徐源聞聽，心說這倒好，闖了半天，他也不認得道路，遂又向劉俊說道：「咱們既然進不去，要想出去又出不去，若要轉到天亮，遇見了他們八卦山的人，咱們怎麼辦呢？」劉俊聽聽說道：「那就可沒有別的主意，你們哥兒兩個有何主意，只管快想。」邵甫遂答言說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。」徐源說道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，只管快說。」邵甫說道：「咱們雖然進不了他的八卦連環堡，你我都有高來高去的工夫。咱們不會跳牆嗎？徐源一聽，這個主意倒不錯，於是三個一齊跳起牆來啦，咱們三個入焉能知道呢。要不跳牆，還不甚糊塗，這一跳牆更糊塗的厲害啦，書中代言，他們由打坤爲地，地澤臨，地天泰，進的九宮連環堡。他們這麼一跳牆，又跳到正西方兌爲澤的方位，他們走的是兌爲澤，澤水困，澤地萃，澤山咸，水山蹇，地山護，雷山小過，雷澤歸妹，這一繞不要緊，他們三個人，連東西南北都不認識啦，三個人只急得如同熱鍋裡的螞蟻一樣，來回的亂轉，只急得邵甫熱汗直流，還含怒向劉俊說道：「我要知道你不識道路，說什麼我也不能跟了你來。徐源在一旁說道：「你不必抱怨人家，皆因是咱們哥兒兩個，叫人家來的，人家並不願意再來，是到如今，你又抱怨作什麼，此時劉俊還是一語不發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忽聽見有梆籬的聲音，劉俊說道：「你們哥兒兩個，也不必爲我口角。現在有巡更之人到此，咱們暫且在這花瓦子牆上隱身，倘若巡更之人，由此經過，咱們跟着他進去，也未可知，徐源邵甫聞聽，只得點頭，於是三個人竄上了花瓦子牆，在牆頭上一躡，往四外觀看，說也真巧，就見燈光一閃，巡更的人真往這邊來啦，劉俊一看，山打屏風門兒外，來了兩個更夫，這兩個入都在三十多歲，每人穿着一身藍布棉褲棉襖，外面罩着一個號褂子，前後心有兩個白月光子，上面寫着更夫二字俱都是白襪酒鞋，頭上帶着藍毡帽，前面走的這個更夫，手裡頭提着一個鐵絲的燈籠，腰裡頭帶着一口朴刀，後面這個更夫，左手提着一面銅鑼，還拿着一個梆子，右手拿着一個木錘兒，二人一面走着，一面口中說話，就聽前邊兒這個人說道：「咱們兩個人可就是這一趟啦，由這兒轉到中央戊己土，可就該換班啦，換完了班兒，先吃點兒點心，吃完了點心，蒙頭一睡，有什麼

事明兒見，快着點兒走吧，轉到了八義廳，可就算完了事啦，劉俊將話聽明白了，向徐源邵甫一打手式，輕輕的順着牆上跳下來，暗中跟着兩個更夫，走下來了，轉了不到五六個灣兒，已然轉到了中央戊己土，劉俊一看前面有四扇屏風門兒，進了這四扇屏風門兒，裡面就是八義廳，左右有東西的配房，與自己白天來的那個大廳一樣，其實劉俊也沒看明白，書中暗表，這個九宮連環堡之內，共合有三座八義廳，自晝間劉俊下書來的時候，那是東八義廳，如今他們來到的是中央的八義廳，此時就見那兩個更夫，進了屏風門兒，往西去了，劉俊這才向徐源邵甫低聲說道，你們哥兒兩個，一位上東房，一位上西房，我够奔大廳的上面，我偷看他們有什麼動作，徐源邵甫二人聞聽，點頭應允，一齊竄上花瓦子牆，徐源竄西廂房的後坡，邵甫竄上東廂房的後坡，劉俊先蹩上了花瓦子牆，順着西面兒，繞到了正北，見院中無人，由花瓦子牆上蹩身形，竄上了大廳，由後坡蹩到了前坡，來到房簷以前，用手扶住瓦沿兒，脚尖兒扣住了陰陽瓦隴兒，施展燕子探海勢，就着有亮子的窗櫺縫兒，往屋中觀看，就見大廳之內，燈燭輝煌，照得如同白晝一般，迎着門兒有六扇圍屏，前面一張大圓棹，四週圍擺設着金交椅，只見八位莊主正陪着北俠秋田飲酒談心，棹案上酒肴鐵案，盃盤狼藉，就聽李昆向北俠說道，賢弟，閣下由前幾日至此，一來爲看望你師弟法禪，二來爲望看我們哥兒幾個，我等弟兄本應加意的款待，只因我現在與鐵善寺的童林，有些個細事，未能辦完，因此讓閣下避屈數日，今天這桌酒席，作爲給賢弟你接風洗塵，雖然咱們弟兄禮節透着不恭，還望賢弟原諒是幸，說罷端起酒盃，一飲而盡，將酒飲畢，狂笑不止，臉上帶着醉意，此時又聽北俠說道，自己弟兄，何必如此的大謙，李昆又說道，久聞閣下大名，北俠之稱，名震寰宇，三十六路天罡劍，乃天下之絕藝，如今你我弟兄飲酒，並無別的娛樂，李昆雖術不精，尚可奉陪閣下，我意欲與賢弟舞劍爲樂，不知賢弟肯肯賜教否，北俠聞聽，含笑說道，應前狹窄，豈是舞俠的所在，再說小弟劍術不精，豈敢當面獻醜，李昆聞聽說道，你小弟見在酒席筵前，乃是互相遊戲爲樂，豈能够用真劍，我我可以以簪代劍，此時北俠也有點兒

醉意了，遂笑吟吟說道，既然我兄要求，那廢我請給你喂口吧，可有一節，我兄可要更多的承讓，李昆聞聽說道，賢弟何必太謙，說着話二人將象牙筷子，拿在手中，李昆將身一斜，面向北俠，雙手捧箸，故作湘子追魂的姿勢，北俠面對李昆，左手掐着劍訣，向前一指，右手將牙筷一舉，這一切叫舉火燒天，隨着往下一落，牙箸直奔李昆的頭頂便擊，李昆隨用牙箸由底下一剪北俠的腕子，北俠隨往回撒手，將箸倒提，這兩根牙箸，可就搭在一處啦，就在將便招的時候，就聽李昆說道，賢弟休要進招，遂把牙箸放在棹案之上，左手撕鬚，右手往外一指，口中說道，賢弟你聽，北俠聞聽，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，聽什麼，李昆帶笑說道，我這九宮八卦連環堡，雖然不亞如銅牆鐵壁，外面的人，他也進不來，今竟有人，前來探山，真乃是吃了熊心，喝了豹膽，遂回頭向左右的弟兄們說道，你們那一位出去，把他給我拿進來，將話說完，似面有德色，毫不以此事爲意，這句話將才說完，就見旁邊站起一人，非是別人，正是鐵臂猿胡廷，胡二莊主，遂向衆人說道，衆位少待，待我前去，說着話站起身形，往外就走，用手掀毡帘兒，身形往外一蹶，來到院中，舉目向四外一看，就見東西北三面房上都有人，遂高聞喊道，探山之人聽真，爾等好大的胆量，竟敢夜入八卦山，九宮連環堡，前來探山，豈不是飛蛾投火，自焚其身，還不下來受縛，等待何時，徐源本來就是性如烈火之人，豈能聽別人的閒話呢，自己由西房之上，站起身形，口中說道，鼠輩休要猖狂，你家少俠客來也，將話說完，縱身形跳將下來，雙足站穩，由背後將一對鑊鐵懷杖，擎在手中，左手一幌，右手懷杖照定胡廷頭頂便砸，胡廷此時乃是空手，並未亮兵刃，見徐源兵刃來至且近，遂向左一上步，伸左臂往回一穿，右手掌够奔徐源的脅下便打，徐源打算撤步還招，未提防胡廷掌底下用了個鈎掛連環腿，左脚尖掛住徐源的右脚跟往回一帶，徐源這個樂兒可大啦，整個來了一個仰面朝天，險一點兒沒摔出了聲音來，再要打算起來，可就不行啦，早有人家八卦山的下人趕過來，將徐源繩網二臂，胡廷剛一撒身，就聽後面有金刃劈風之聲，胡廷遂即轉身，原來是邵甫由東房上下來啦，亮雙鏢對准胡廷的後腦海便劈，胡廷

轉身之時，雙鏡已臨頭頂不遠，胡廷掄右臂，反持邵甫的雙鏡，跟着用右臂，使了一個單風灌耳式，這一掌直奔邵甫的太陽穴便打，邵甫趕緊往旁邊一閃，雖然躲開了太陽穴，未留神一掌正打在肩頭之上，邵甫站立不穩，往後到退了數步，翻身栽倒，此時有人過來，擰胳膊將邵甫捆好，胡廷囑咐將他二人推在廊簷之下，將他二人的兵刃，也給他捆在一處，這才轉身形，衝着北房之上點頭呼喚，口中說道，你還不下來，等待何時，你還等着我上去，提着拐子把你扔下來是怎麼着，此時劉俊見徐源邵甫，被獲遭擒，自己也就不想走啦，自己若是一走，見了鎮東俠，當以何言答對，劉俊此時把心一橫，不慌不忙由花房子上，站起身形，回手把練子缺由腰中撤出來，身形向下一縱，假裝不認識胡二莊主，隨將練子缺直奔胡廷的面門便戳，胡廷見練子缺一到，自己仰仗雙臂如鐵的工夫，掄右臂向左上步，右胳膊正砸在練子缺的軟練兒之上，跟着往裡一伸左臂，這一招叫黃鶯反摺索，劉俊焉能閃的開，跟着人家手，翻身栽倒，胡廷吩咐細，家人過來，將劉俊捆好，也推到廊簷之下，論起來三位小俠，武術，全都不錯，今與胡廷交手，不到一合，即行當場落敗。這是怎麼個原因呢，皆因三小要與胡廷動手，那個身分差的太遠，此時胡廷整理了整理衣服，邁步上了台階，來到大廳的門口，掀啓毡帘，進了大廳，仍要入坐，擎盃在手，一飲而盡，李昆見胡廷進來，並無一語，遂開言問道，賢弟方才外面，拿住的是何種的英雄，胡廷擎着酒盃，看着李昆，含笑說道，若不是兄長問我，小弟把這件事就給忘啦，小弟一共拿住了三個。但是無能之輩現在外面，李昆聞聽，遂向下面說道，把他們推進來，待我觀看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此時有人將毡帘捲起，由外面把劉俊等推到大廳裡面，徐源邵甫，二人是橫眉立目，似有不服的氣相，惟有劉俊，仍然是低頭不語，仰面看了看衆人，將身一轉，來了個面朝外站，李昆手拍桌案問道，大廳之下被獲之人，還不通上名姓，等待何時，劉俊厲聲說道，知道何必再問，左右乃徐源邵甫，我就是白晝下書的劉俊，今天被獲遭擒，殺剗存留，速求一死，何必多問，李昆聞聽，一陣的狂笑，口中說道，我指望安排窩弓射猛虎，不想引來麋鹿三隻，書中代言，

白天劉俊下書至此。李昆含糊其詞的，答復了一封回書，據他自己算計者，夜間必有俠客前來探山，他山中原沒有巡邏船，也沒有打更的更夫，因為外人不認識他們八卦山的道路，故此在外面預備了三十六隻巡邏船，爲的是往山裡引人，這九宮八卦連環堡的更夫，也爲的是往裡邊兒帶人的，也是三十六撥。李昆爲的是把探山的俠客引進來，自己練藝多年，爲此事借着這個機會。與衆俠客。決一雌雄，不料想把三小給引進來啦，這才當場被獲，李昆明知道鐵善寺有高人，不入他的圈套，故此才說出這麼兩句話來，李昆將話說完，復又一陣大笑，站起了身形，離了坐位，來到三小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三位小俠客，如今叫三位多多受屈了。待我來親解其綁，遂伸手將三位少俠客的綁繩兒解開，回頭向手下人說道，將三位少俠客的兵刃還回，遂又對劉俊說道，回去見着你們二位恩師，替我多多的問候，恕李昆款待不恭了，你們若再至我的八卦山，恕我李昆，可就要得罪啦，回頭又向家人說道，將三少俠客送出九宮連環堡，此時鬧得劉俊他們三個人，倒不好意思的再說什麼，萬般無奈。遂向李昆說道，既承莊主如此的寬恕，你我是後會有期，我弟兄當面告辭了，三個人一交手，遂把兵刃接過來，轉身出了大廳，有人把他們三個人，引出九宮連環堡，轉過了山坡道前面已到了船塢。此時家人將劉俊等送出之後，已轉身回大廳回話去了，單表劉俊等弟兄三人，來到船塢的東西，此時天氣已到三更已過，劉俊遂向徐源說道，你我弟兄白來一回，勞而無功，反倒取辱，不如把水衣水靠換好，浮水出山，也不必在此逗遛啦，徐源邵甫只得應允，於是三個人，就把白晝的衣服脫下來，把水衣水靠拿出來，三個人將水衣換好，把夜行衣包好，圍在腰間，將兵刃背好，剛要下水的這麼個工夫，猛聽得正西有人喊道，三個小輩休要逃走，把人頭留下，劉俊等回頭一看，就見正西，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，足有三十多人，追下來啦，各拿兵刃，劉俊一看就知道不好，遂向正西問道，對面來的是什麼人通上名來，就聽對面有人答言說道，若問你家爺台的名姓，乃小粉蝶韓寶，開海金韓吳智廣，入地金繁賀豹，震橫鐵背龍雷春，一朵花韓慶，兩頭蛇劉洞的便是，這一千人怎麼

來的呢，書中代言。這個事情，都由打七莊主柳葉貓韓鍾韓殿遠，一人身上所起，只因李昆在八義廳，義放三小，韓鍾看着，心中不忿，心說童林與八卦山，三次一掌成仇，今天拿住鎮東俠童林的徒弟，韓鍾當把他們三人，結果了性命，暫解衆人心頭之恨，沒想到李昆反倒把他們仗義釋放，他這個意思是什麼呢，他恐怕北俠從中挑唆，與他們解仇韓鍾心中想道：莫若這麼辦我暗中命韓寶等，在九宮連環堡之外，劫住三小俠，將他們三個人的性命結果了，既然將他們三個弄死，李大哥要再打算與童林鎮東俠相好，也勢比登天還難了，他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向韓寶等一使眼色，韓寶這才帶領衆人，暗自出了八義廳，此時韓鍾在北俠與李昆大衆的面前告便，自己出離八義廳，用目一看，就見韓寶等在屏風門兒外等着呢，韓鍾來到門兒外，點手把韓寶叫過來，低言耳語的說了幾句話，然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去取自己的兵刃去了，究竟韓鍾對韓寶說的是什麼話呢，就是韓鍾恐怕劉俊他們三個人逃走了，這才告訴韓寶，帶領衆人由正西兌爲澤，繞出九宮八卦連環堡，去到船塢劫殺劉俊他們三個人，我去取兵刃。隨後就到，韓寶這才吩咐手下人，預備燈籠火把，各持刀槍，由正西兌爲澤，繞出了九宮連環堡，繞着彎兒，够奔船塢，他們由正西將繞出來，就見三位小俠客，正換水衣水靠呢，韓寶一看他們三個人，要浮水逃走，這才抖丹田高聲喊道，三個鼠輩休要逃走，把人頭留下，劉俊一問他們的名姓，方知這羣賊人之中，有盜賈的二寇，劉俊心中想道，這可是活該，我沒去找你，想不到你找了我們來啦，若不趁此捉拿，等待何時，這才向徐源邵甫說道，二位兄長，如今現有盜賈的二寇在此，他既來追趕你我弟兄，還不伸手捉拿，等待何時，徐源邵甫聞聽，各亮兵刃，高聲喊道，兩個盜賈的賊子，不去隱跡藏形，反到前來送死，爾還不就縛，等待何時，韓寶聞聽，概不由己，氣往上撞，捧跨花藍，往前一縱，此時徐源早就迎上來，左手懷杖在韓寶的面門一幌，右手的懷杖，對準韓寶的頭頂便砸，韓寶向左一上步，將跨花藍往前一送，找徐源的臂膀，徐源將往回一撤懷杖，韓寶的跨花藍跟着往裡一送，直奔徐源的小腹而來，徐源用雙懷杖往下一砸韓寶的跨花藍，韓寶跟着將兵刃往回

一撒，二人抽招換式，殺在一處，此時邵甫手捧荷葉蓮花鏡，與入地金鰲賀豹，殺在一處，劉俊用練子雙訣，會戰了鬧海金蛟吳智廣，他們六個人，就在船塢的東面，殺在一處，此時還有雷春，帶着自己那兩個徒弟，也來助戰，整是三個人一團兒，兩個打一個，以先動手之時，劉俊他們三個人，以爲韓寶、吳智廣、賀豹他們三個人，沒有多大的能爲呢，因爲每逢一遇見童俠客他們就跑，必沒有多大的能爲，其實他們那裏知道，不論韓寶吳智廣賀豹他們三個人，要在八卦山裡面，除去八位莊主以外的能爲，也算屬屬二的英雄，別看他們戰不過鎮東俠與童海川，若要與劉俊他們一比試，可就顯出他們有能爲來啦，何況今天又是兩個戰一個呢，劉俊徐源邵甫這三個人，可就甘敗下風，劉俊一想，心說不好，若要戰長了，不但拿不住盜寶的二寇，碰巧了就得把命白饒上，再說動手不得力，頭一樣兒，穿着水衣水靠不便利，第二樣兒，穿着水襪子，踩着山坡的石頭咯脚，劉俊一面動着手，向徐源邵甫高聲喊道，此處風而緊，扯活，這兩句話是弔坎，就是咱們不是他們敵手，想主意快跑，徐源說道，咱們是龍溝兒裡扯，就是說由水裏走，徐源將話說完，遂用懷杖打了個三環套月，拋下了韓寶够奔江沿兒，普冬一聲，跳在水中，惟劉俊，將練子雙訣，施展開了，如同風車兒相似，遂用目一看，徐源也來到了江沿，跳入水中，將練子雙訣，施展開了，如同風車兒相似，遂用目一看，徐源邵甫俱都跳出圈外，逃在水中，自己這才抽身換步，用了一手野馬分鬃式，臨走留招，這才來到了江沿，蹤身形跳在水中，韓寶等一聲喊道，別叫他們三個人走了，下水快追，這句話將才說完，就聽正西有人喊道韓寶，別追他們了，韓寶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的業師，韓鍾韓殿遠，韓寶這才轉身，來到韓殿遠的面前，商讓追趕三小俠之事，暫且不表，單說劉俊他們三個人，由八卦山的東南巽爲風的出口，逃出了八卦山，來到江沿兒之上，此天氣是又寒又涼，又兼着是夜靜更深，三位小英雄，這才把水衣靠脫下來，換好了白晝的衣裳，又將兵刃揹在了背後，劉俊抬頭一看，此時天上的星斗，已然看不甚真，東方已微微的發亮啦，劉俊這才向徐源邵甫二人說道，二位兄長，總算我弟兄這趟八

卦山覆白來。雖然是被獲遭擒，好在也未能損命，也與北俠見着面啦。就是在塢被劫吧。總算是解這盜竄的二寇，果然在山中了，咱們總算是沒白來，事到如今，也沒有別的可想啦，將來八卦山的癮，也算過足啦。咱們只好是回廟吧，徐源邵甫聞聽劉俊之言，明知道這是譏諷之詞，但是事到如今，只得將頭一低，口中說道，走吧，閱者諸君，別看三小俠，來的時候那麼英勇異常，這一回廟，可就低下了頭啦，這可應了那句俗話兒啦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又兼着西北風甚緊，寒風兒透骨，漏體寒涼。小會兒三個，這一夜的勞乏，在道兒上，這份狼狽不堪的形狀，好有一比，真好似鬪敗了的公鷄一樣，小會兒三個，已經走出三十多里來啦，此時天已大亮，小會兒三個，只顧低着头往前走啦，狂聽得對面兒有人喊道，來啦，三小客聞聽，抬頭向對面兒一看，就見在大道的兩旁，共有十八顆楊樹，在楊樹之下，站着二十多名嘍囉兵，爲首之人，懷抱一口雁翎刀，此人非是別人，正是青風過柳柳葉貓韓殿遠。兩旁兒站着是韓寶吳智廣，賀豹雷春等六個人。各擎兵刃，一個個都衝着三小俠，以怒目相視，書中暗表，他們這一千人，由那兒來的呢，只因三小俠由山中逃走之時，依着韓寶，鈔裏下水追趕。韓殿遠把他們喚回，這才對他們六個人說道，他等既已下水，何必苦追，如今有一個以逸待勞之法，何爲以逸待勞之法呢，就是預備一隻快船，要十六名水手，一個掌舵的頭目，韓鍾這才帶領衆人，乘快船，出東山口，來到十八顆楊樹之下，等候劫殺三小俠，這時候的天光，正是似亮不亮的時候，天氣又冷，一陣陣寒風刺骨，也真難爲他們這一千人，足踏着冰雪，有等到天光大亮，一個個只凍得呼天哈地，韓寶向韓鍾說道，恩師，據我想咱們等的工夫不小了，也沒看見他們，由此經過，莫非他們，繞着道兒，回了廟了嗎，韓鍾聞聽，搖着頭說道，不見，這個地方，乃是必由之路，他們是非由此處經過不可的，大概他們還沒走到了呢，咱們是船快之故，又佔了大江不凍冰的光，咱們再等一會兒，他們就許來啦，說着話，賀豹抬頭一看，就見三小俠，狼狽不堪，已然來到，他這才高聲喊道，來啦，衆人往西一看，就見三小俠，果然來到，劉俊等抬頭一看，就見韓鍾率領衆人，在

十八顆楊樹之下，擋住了去路。三位小俠客。雖然是一夜的勞乏，今見他們八卦山的衆人，擋住了去路，當言有句話說的却好。困獸猶鬪，何況是英雄呢？劉俊回頭說道：二位兄長，他們既要劫害你我，你我弟兄速亮兵刃，與他們決一死戰。說着話，劉俊等各亮兵刃，弟兄三人，猛力向前一擁，打算闖出重圍。焉想到韓寶他們這六個人，也是一擁齊上，九個人一見面兒，一語不發，各亮兵刃，戰在一處。好一場仇殺的惡戰，三小俠，比受驚的猛虎，韓寶他們這六個人，恰似未得飽食的一羣惡狼，三小俠恨不能殺出一條血路，闖出重圍。這六個賊寇，豈肯相容，韓寶等意欲將三小俠，碎尸萬段。徐源邵甫劉俊，恨不能將六寇打的腦漿崩裂，好一場拚命對壘的嘶殺，由天亮直戰到日色東升，三位小俠客，本來受了一夜勞累，又兼着這一場拚命的決戰，已然力不能敵，只得強抖精神，遮關擋架，累得來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就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，猛聽得正西方，有一人高聲喊道：你們大家快閃開，不然讓我的騾子撞上，我可不管，大家正動着手，一聽正西有人喊嚷，聲音甚猛，衆人往閃外一縱，往正西一看，就見由正西跑下一匹騾子來，上面駝着一位老者，讓騾子給顛歪的看不真相貌，這騾子應當到十八顆楊樹這裡。就跑過去啦，沒想到這匹騾子，來到這十八顆楊樹之下，忽然站住，就見山騾子上，跳下一位老者，只見他鬢髮皆白，手中提着一根鐵棍，約有小手指的粗細，三尺來長，由打此人的身上，才引出來了，十老請八卦，八卦會太極，大破八卦山，四劍客會破玲瓏島，童海川二次學藝，許多熱鬧的節目，請看第十四章。

第十四章

鎮東俠十老請八卦

司徒胡單身劫囚車

却說劉俊徐源邵甫三位小俠客，與八卦山的六寇，韓寶賀豹吳智廣等，九個人正在仇殺惡戰之時，猛見山正西闖下一匹騾子來，九個人一齊撒兵刃，往正西一看，就見這匹騾子，來到十八顆楊樹之下，猛然站住，騎騾子的這個人，由騾子上跳在塵埃，衆人舉目一看，却見這位老者與他那匹騾子的樣兒這份難看，就不用提啦，先表此人，身量較比中等的身材還矮着一點兒，身穿舊米色綢子的破棉袍，

還補着兩塊藍補釘，腰中繫着一條絨繩兒，腳底下穿着高桶兒的白襪子，兩隻方頭踢死牛兒的青布皂鞋，還是厚底兒，手中提着一根鐵條，大概是打騾以用的，兩隻手如同鴨瓜，胳膊上的皺皮，搭拉着足有二三寸長，往臉上觀看，四方臉膛，紅潤潤的臉面，稍微有點兒奔勒頭，兩道殘眉，壽毫多長，堪可遮目，深眼窩子，一雙金睛炯炯放光，大鷹鼻子頭兒，厚嘴唇，方闊的海口，領下一部銀髯，根根見肉，大耳朝懷，還長着掩口的髭鬚。與嘴齊着，不問可知，大概必是一位清真教的回回，最可奇的就是，他那麼大的年紀，白髮蒼蒼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尚未卸頂，再一看他這個騾子，更有點兒特別，他這個騾子，長了一身的白毛兒，可全都削沒啦，皆因這個騾子長了一身的料毒小疙疸，拴在那兒，他就在那兒削，把毛兒全都削了去啦，露着通紅的肉皮，騾子的腦袋。跟驢腦袋一樣，細一看還是地蓋天的兜齒兒，順着嘴角直留白沫，兩個耳朵跟驢耳朵一個樣，往下那麼一搭拉，別提够多麼難看啦，脖子上的鬚，也全都沒有，就剩了一道肉崗兒啦，這匹騾子還有一點兒毛病，自己總是要吃自己的尾巴，這位老人家看着有氣，一堵氣，就把這個騾子尾巴上的毛兒，全給拔了去啦，後面剩了一根肉棍兒，來回一搖擺，你別看他這個騾子長的不好，他倒有樣兒好處，肚子特別大，生就了的四個蹄兒，在蹄子底下長了一塊肉皮，這個騾子要一站住，再看他那四個蹄子，如同滾蹄一樣，你別看騾子難看，這一身披掛倒不錯，雙合股的皮嚼子，滿飲着亮銅活，藍絨繩的韁繩，備的六層毡子的軟鞍，在蹄兒鞍子上，嵌着一個鐵過樑，上面纏着藍帶子，三停過樑的肚帶，在軟鞍的過樑上，掛着兩個牛皮鏡，在鞍子上搭着一個藍緞子的墊子，前面有三寸寬的皮盤胸，後面一巴掌寬的皮坐鞦，就見這個騾子往那裡一站。前腿兒一崩，後腿兒一躬，眼皮往下搭拉，隱隱的聽見呼聲，大概許是睡着啦，閑者諸君請想，韓殿遠他够多麼精明強幹哪。今天他會沒看出這位老人家來，書中代表，這位老叟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這個騾子也是一個韻種，書中代言。當出這位老人家買這個騾子的時候，價錢十兩半錢，共合化了兩吊五百錢，這個騾子是鄉下財主的老馬下的，這獸類之中，驢騾驢蓋，下出來

的就昇驢，驢跳馬蓋，下出來就昇驢子，馬跳馬蓋，下出來就是馬，皆因這個驢子，是驢跳馬蓋，就是龍給污哪，下出來可就是龍種，此獸的名稱，就叫千里追風特，這個驢子下出來的時候，就是四個蹄子底下，每一個蹄子上有一塊肉包，能要用竹刀，把他這塊肉皮掀起，在蹄盪的心中長着一層黃毛兒，若一跳起，蹄心這層黃毛一熱，可就扎撒開啦，若要跑開了，其形似龍，多快的馬，都迫不上，皆因這位鄉下財主不懂的，以為這個小驢子是天生的來滾蹄兒，不能使用呢，這才叫莊稼人搭出去，賣給馬肝兒舖裡，下湯鍋去，可巧讓這位老爺子看見了，花了兩吊五百錢，把這獸買到手中，用車拉到了家中，此獸是天生來的靈性，這位老爺子，從小慢慢的將此獸養大，老人家就拿他當個玩藝兒，慢慢的傳授他奇巧的技藝，老人家要讓他顛，他就顛，叫他跑，他就跑，叫他咬人，他就咬人，叫他踢大，他就踢人，這一套工夫，要說也實在不容易教授的，因為此獸不長鏢頭，所以這位老爺子，給他起了一個名兒，名叫透骨倭蹄龍，千里追風特，這位老者，在清真教的人稱呼他，稱為酒海，他老人家，此次到此，也是為九月九日，重陽大會來的，因被鐵善寺所約，及至鐵善寺與童林一和好，他老人家可就離了鐵善寺啦，自己找了一家掛湯幌的回回店住下，可巧住了幾天，又趕上天降大雪，他老人家一心要逛逛雪景兒，就勢還要到八卦山內，去踏雪壽梅，又知道童林要接辦八卦山，捉拿盜竄的二寇，老人家一高興這才騎着騾子，出了店房，直奔八卦山而來，一路之上，觀看雪景，老人家真是心意自如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八卦山金家道口的南面兒，進了樹林，老人家上了千里追風特，由軟皮兜上，將包裹解下來，將水衣水靠取出來，脫去白晝的衣服，將水衣水靠換好，又將自己應用的東西，完全帶好，包裹仍放在軟皮兜裏面，又把韃繩栓在鐵鍋樑上，用手將騾子一推叫道，找草根子吃去吧，這個千里追風特，還是准丟不了，誰也不敢過去摸他，只要是生人一上他跟前，此獸便帶踢帶咬，還是外帶着放屁，老人家手提着鐵條兒，將要奔江沿，就見由正東來了三條黑影，老人家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鎮東俠與童林的徒弟，老人家怎麼認識三小俠呢，皆因在鐵善寺，赴會時見過，老

人家心中想道，這三個孩子，好大的胆子呀，竟敢夜探八卦山，這可真是初生的牛犢不怕虎了，我何不在後面跟隨，觀看個究竟，老人家這才墜下來啦，以致三小換好了水衣水靠，下了水之後，老人家也跳了水中，三小在前，老人家在後，浮着水够奔南山口而來，以後小船，將三小俠帶到了船塢的西面，在蘆葦叢中，將夜行衣換好，進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這位老人家，皆因有寒暑不侵的工夫，連白晝的衣服都沒換，就進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以致三小被困，老人家看着他們在那裏爲難，不由得心中可笑，後來更夫把三小俠帶進去，老人家也來到中央戊己土，在暗地裏竊探，以致三小俠被獲，李昆大義釋放，老人家俱都是親眼得見，李昆真要把三小俠殺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老人家就不能相容啦，以後一看，事情能够和平解決啦，又一想，八卦山並沒有自己什麼事，莫若早作出山之計，這個九宮八卦連環堡，可攔不住這位老人家，他老人家繞着道，出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來對山坡之上，自己採了兩枝乾枝兒的梅花，由船的西面，就跳入水中，浮着水出了八卦山。來到江沿之上，够奔南面兒的樹林子，進了樹林子，用手一捏下嘴唇兒，打了一個呼哨，就見自己那匹千里追風特，自對面兒跑來，來到老人家的面前一站，老人家先把梅花兒，放在地下，先將包裹取出來，將白晝的衣服拿出來，脫下了水衣水靠，將白晝的衣服換好，水衣水靠用包裹包好，仍然放在皮兜子之內，然後把梅花壓在軟替兒之下，手提着鐵條，上了千里追風特，慢慢的由樹林子出來，這個時候，天可就快亮啦，老人家本打算是同店休息，隨就往東走下來了，越走天光越亮，眼看着離十八顆楊樹不遠，老人家猛一抬頭，就見前面，已成了殺人的戰場，見九個人戰在一處，正在殺的難解難分之際，老人家定睛一看，這才知道是韓殿遠，帶領着徒弟們，在此劫殺三小俠，又一看劉俊，徐源，邵甫三個人，堪可不敵，老人家心中一想，三小在此被困，我豈能袖手旁觀，莫若我想一個主意，與他們解圍，自己想罷多時，主意拿定，這才一催坐下千里追風特，說了一聲快，這個千里追風特，將兩個耳朵往上一豎，小肉棍兒的尾巴一搖，四蹄登開，跑下去了，只顧這一跑不要緊，把上八卦山內，踏雪尋求的梅花也丟

啦，他老人家這才高聲喊道，前面衆人，快點兒閃開，若要讓我的牲口撞死，我可不管，因此前面這九個人，這才撒手往山外一跳，他老人家由千里追風特上，往下一跳，手提着鐵條，遂口中說道，咬，差一點兒沒摔着我，又回頭看了看自己那匹千里追風特，遂說道，這麼會兒的工夫，你就睡着啦，我昨天晚晌，不是喂飽你了嗎，你吃了我兩把條帚，半個枕頭，難道說吃完了，你就睡着嗎，這麼辦，要睡別在這兒睡，跟着我上南邊大樹底下睡去，說着話牽着千里追風特，來到南邊的樹底下，用手一推千里追風特，遂說道，你就在這兒睡吧，只見這匹千里追風特，隨着這位老人家手，就躺在了地上，然後老人家轉身形，來到大道的當中，用鐵條兒一指，向衆人說道，你們衆位的工夫，真不錯，這麼冷的天，你們怎麼還在這兒練綁，可真是不怕冷了，衆人一聽，心說這倒好，鬧了半天，他疑惑我們在這兒練着玩呢，此時韓殿遠開言說道，老朋友，你快點兒走你的道兒去吧，我們這不是練着玩兒呢，我們這是遇着仇人啦，這就是我們拚命的戰場，你是上了幾幾年紀的人啦，要是一不留神，撞着你可就不輕，快躲開這兒吧，老人家聞聽此言，遂一陣的狂笑，口中說道，朋友，若是依着我，誰跟誰也沒有多麼大的冤仇，何必在此拚命呢，常言有句話說的却好，得放手來且放手，能容人處且容人，你們這件事，誰讓叫我趕上了呢，依着我說，你們這三個年輕的，走你們的，你們這一羣人們，走你們的，這件事情不就算完了嗎，韓殿遠一聽，心說，嘿，這倒省事，遂向這位老人家說道，老朋友，你有所不知，皆因這三個人，說着話，用手一指三小俠，遂又說道，他們乃是鎮東俠與童林的徒弟，我們是八卦山九宮連環堡的英雄，皆因童林與我們有仇，今夜他們三個人，又夜探我們得八卦山，我們是決不能夠叫他們逃走，非將他們三個人，結果了性命不可，此事你休要多管，快快給我躲開，老人家聞聽此言，將頭一點，遂向劉俊等說道，你們三個人是願意戰哪，還是願意走呢，此時劉俊早就看出這位老人家，必然是世外高人，遂說道，我們還是回廟得爲是，老人家聞聽，將頭一點，又回頭向韓殿遠說道，你們這些個人，一定是要戰啦，韓殿遠點頭說道，你不要多管閑事，我們是一

定要戰，老人家聞聽，往後仰身狂笑不止，口中說道，我到有個主意，你們要不願意交戰，算爲無事，你們要非戰不可呀，可別嚇我呀！驢子過去，連踢帶咬，說着話，奔南面的大樹底下，一手推他那匹驢子，遂說道，你別睡啦！這裡有這樣凶惡的人，你還不過去咬他，說着話，用手一捏下曉脣，打了一個呼哨。他這個驢子是自幼排練出來的，一聽呼哨的聲響，他就明白是什麼意思，跟着站起來，張着嘴，豎着耳朵，搖着尾巴，衝着韓殿遠都威，韓殿遠心中暗想，世界上真是甚麼都有，這個驢子怎麼就會聽他的調動呢，自己正在思想之際，就見那位老人家，用手把驢子向韓鍾一頓，口中說道，還不過去咬他，這個驢子一聽，將四蹄登開，直奔韓鍾而來，來到韓鍾的面前，將前腿一抬，直奔韓鍾撲去，兩嘴就咬，韓殿遠見來得勢猛，遂往旁邊一閃，這個驢子也真怪，跟着掉驢身子，兩條後腿往上一踢，跟着崩的一聲，就放了一個屁，韓鍾隨將刀一捧，打算要到這個驢子給扎死，這位老人家，原本最戲耍韓鍾，今日韓鍾要用刀扎自己的驢子，他焉能捨得，趕緊又打了一個呼哨，就見這四千里追風馬，忽然跑回南面兒大樹之下一站。老人家又向韓鍾說道，你到是完不完哪，韓鍾一看這位老人家如此的奇怪，遂說道，你老人家要能够幫助我們，把他們三個人結果了性命，我們定然以重禮相謝。老人家聞聽此言，含笑說道，我若幫助你們，要結果了他們三個人的性命，我焉能對得起鎮東俠與竇海川呢，劉俊一聽心說，大概這位老人家一定是護庇我們的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向這位老人家說道，你既是世外的高人，若更幫助我們三個人，把他們結果了性命，我們決定不忘成全之德，老人家聽說道，我若助你們，把他們殺死，我又對不起李昆了，大衆一聽，心說，這個老頭子，他到是算那一頭兒的呢，大家正在思想之際，就聽那位老人家說道，要依着我說，你們不必在此拚命，我到有個主意，與你們兩造解決，說着話，將鐵條往地下一擡，就見這個鐵條，穩穩當當的立在地上，老人家遂用手一指這根鐵條說道，你們衆人中要有人在我這個鐵條的上面，能够站一會兒，我這根鐵條不歪不倒，就任你們斷殺，我就不管你們的閒事，你們若不能够在我這鐵條上站一會兒，我就在這個鐵

條上頭站着去，到那個時候，可不許你們再動手啦，他們三個人，回他們的鐵善寺，你們衆人，回你們的八卦山，倘若你們那一家不服，沒有別的，先與我動完了手，然後你們再斷殺，韓殿遠聞聽，心中想道，這個老頭兒，若能在鐵條上站着，退一招名叫登萍渡水了似乎我的外號人稱清風過柳葉，貓。這一手工夫我都沒有，他若能有登萍渡水之能，我若是跟他動上手，我也不是他的對手，莫若讓他先試藝，然後再作計較，想到這裡，雖向老人家說道，你老人家若能够在鐵條上站立片時，我們情難退回八卦山，老人家聞聽，含笑說道，那麼着，我就先試一試，可不定行不行，老人家將話說完，墊步擰腰，身形向上一縱，用右脚尖登在鐵條之上，做出金雞獨立的架式，真是絲毫不動，然後又將右脚一抬，換左脚，又登在鐵條之上，就見這根鐵條，也不歪，也不動，也不往地裡頭縮，這位老人家，仍然是金雞獨立的架式，衆人一看這位老人家，雖然看着粗笨，真是這種小巧之技，罕見之能，就見這位老人家，由鐵條上跳將下來，雙手鼓掌說道，你們兩造的事情，應當怎麼辦吧，韓鍾見事不佳，遂將刀一擺，向衆人說道，咱們今天這個面子，算價給這位老人家啦，有什麼事咱們是後會有期，說着話，帶領衆人進了樹林兒，够奔江沿兒，走下去了，老人家由地下將鐵條拿在手中，遂向劉俊殺道，此處乃是蝸蛇之地，不可久待，你等還不回廟，等待何時，劉俊見這位老人家，施展絕藝，搭救了我們三個人的性命，劉俊遂用手一拉徐源邵甫，一齊跪倒，口中說道，多蒙你老人家獻絕藝，搭救我們的性命，你一定是世外的高人，萬望你老人家，留下你的高名貴姓，老人家聞聽此言，遂含笑說道，我乃無名氏，劉俊聞聽，趕緊說道，你要不留下了真名實姓，那可不行，就是你們小弟兒三個，回到鐵善寺，見了我之恩師，言說此事之時，我的恩師要是問弟子我們，是被何人搭救，弟子要說不出你的名姓來，必得受責，萬望你老人家，實言相告，雖不敢言報，也得銘有肺腑，望乞你老人家，明言賜教，老人家聞聽此言，萬般無奈，遂說道，難得你們的如此誠懇，恭敬於我，我就對你們實說了吧，老朽姓金名元，乃清真教的人氏，江湖人稱老酒海便是，將話說完，牽過了驢子，將身一縱

雍 正 劍 俠 圖

，上了千里追風特，說了一聲快，就見這匹千里追風特，四蹄登開，如飛似電，向正東走下去了，霎時之間，蹤影不見，三小俠見老洒海已走。劉俊說道，此處乃危險之地，你我弟兄不可久站，趕緊回歸鐵善寺要緊，徐源邵甫只得點頭，三小俠這才一直奔鐵善寺而來，越過了蝴蝶嶺，來到山門之下，此時天光，已到巳時，三小俠一齊進了山門，來到大雄寶殿，正趕上童林與衆位俠客，正談論三小俠，夜不歸宿之事呢，童林猛然一抬頭，只見三小俠，由外面進來，形色倉惶，這種狼狽不堪的形狀，就不用提啦，此時三小俠，來到自己老師的面前，一齊跪倒說道，弟子參拜恩師，童林說道，你們這三個人，私自出門，夜不歸宿，往那裡去了，劉俊聞聽，就將夜探八卦山之事，前前後後，細說了一遍，童林聞聽，厲聲說道，有事不稟明爲師，擅自私自行事，實在可惡，此時就聽有人在旁邊說道，童賢弟暫且息怒，待我來問問他們，童林一看，答話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鎮東俠侯振遠，童林遂說道，老哥哥有話，請講當面，鎮東俠說道，據我想，昨天賢弟你差他們下書去的時候，別人不肯前往，惟有劉俊冒風觸雪總算是不辱師命前去下書，夜晚問他們三人雖是私去八卦山，也不是爲他們己身之事，也爲的你我弟兄，這樣的寒冷不避險惡，在八卦山被獲遭擄險些喪命，船塢被劫又是一殺，在十八顆楊樹下錯非是老劍客趕到，焉有他們的命在，爲你我弟兄身冒三死，也就很難爲他們了，若要再言語責備，他們豈不冤哉，說到這裡，回頭向劉俊等說道，你們此一去，總算不白去一趟，一來得知北俠被他們軟困在八卦山，再者你們是親自親視盜竄二寇，雖然你們三個冒險有功爲，從今日以後不可有如此的舉動，倘若再獨出己見背着我們弟兄如有此行爲，我是絕不寬恕，你們三人下去休息去吧，說着話向三人一擺手，這三個人下來各自休息去了，鎮東俠回頭又向童林說道，賢弟，既然他們探明盜竄的二寇在山內，咱們應當如何辦法，童林正在餘怒未消之際，一聽此言，不由得雙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遂說道，既然二寇回山，待小弟親往八卦山捕盜，鎮東俠未及答言，就聽旁邊有人說道，童俠客何必性急，據我想李昆久居八卦山，頭一樣地勢純熟，再者說，他也並非是無能之輩，太極十三

式獨立一家，何況他還有七個盟弟協力相助，別說是隔下一人前往，就是所有在座的俠客與小僧亞然，若要與李昆交手，未必搶的了上風，所有亞然說的這片話，在座的俠客一位位低頭不語，因為甚不答語呢，若是直接答言，就把俠客的身分失去，既然要是亞然說出此人高明，此人必非俗手，惟有童林少年負氣接着說道，老方丈既說李昆拿法絕倫，難道說天下就沒有敵手嗎，亞然聞聽自知失言，遂含笑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休要急躁，老僧知曉有一人也曾訪過李昆，與李昆坐在一處盤桓終月，李昆能終月不倦，此人正是李昆大人的一個勁敵，好在此人在我廟中居住了兩個月，我二人也到情投意恰，若要此人到此，他又與李昆是至交，若要解決八卦山之事，我想不費吹灰之力，可惜此人離此太遠，童林遂即問道，但不知此人為誰，當面請教，亞然聞聽童林之言，遂說道若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，想當年此人三次到過少林寺，巧得鎮廟之寶十三節人骨鞭，在後閣佛樓得過三十六路天罡鞭的鞭圖，按圖練鞭成名天下，稱得起第一條鞭，本身一對五行八卦掌天下絕倫，此人到如今看江湖綠林道空空洞洞這才退歸林下，棄綠林歸醫道，此人現居廣東龍門縣清龍街開設一座八卦堂藥舖，仰仗自己幼年受過高人的傳授，四大名醫針灸脈案施診門脈，濟世活人，以折自己平生疎虞之罪，此人姓王雙名十古，外號人稱頭頂太極脚踏八卦乾坤妙手，此人若到八卦山此事不難解決，和尚話音未住，就聽貝勒爺說，老方丈是我久仰此人大名，未能晤面，奈童林期限只有一個月之久，老方丈若肯跋涉遠勞，能將此人請到鐵善寺豈不是成全童林，亞然聞聽貝勒爺之言，自知又是失口，又不好駁貝勒爺的面子，趕緊說道，若是小僧一人前往，恐世人不肯前來，若要約上幾位老俠客同去，人多面子衆，王老先生駁不過衆人的情面，必然前來協力相助也未可知，貝勒爺聞聽此言，遂向衆位俠客說道，那位願隨方丈前往，這句話未能說完，就聽衆位俠客之中有幾位答言願意前往，貝勒爺用目觀看所答言的這幾位，是鎮東俠侯振遠，童林童海川，南俠崑崙道長司馬空，長眉羅漢鐵背禪師普照，苗潤雨，張子美，還有那陶氏昆仲，甘雨甘鳳池，貝勒爺看了看一共九位，連水晶長老亞然一共是十位，貝勒爺一

看人頭到够數啦，遂向亞然說道，連閣下十位前往，據我想那十古王先生看在衆人的情面上，必然應允，胤禛在廟中設酒以待接風，和尙此時視貝勒爺一片言語說得也不能不去，只得點頭應允，大家這才預備明日清晨起身上廣東龍門，這裡面惟有童林看着于老俠客低頭不發一言，童林暗道，我們老哥兒兩個素常不錯，今日他老人家並不答話，其中莫非有什麼情由，我到要問問，遂邁步走至老俠客的面前，低聲問道，廣東龍門這一趟老俠客因何不作一語，于成含笑說道，童賢弟有所不知，我們俱都前往廣東龍門縣，廟中並無親信之人，倘若貝勒爺有了什麼閃失，何人擔負責任，我所以不往龍門就爲的是在廟中保護貝勒爺爲妙，童賢弟你是不是，童林聞聽于成之言，不由得心暗含着佩服，可見得老人家老誠幹練深謀遠慮，遂說道還是老人家見的到，小弟作事太以的粗魯，廟中貝勒爺之事我就托負老哥哥擔負啦，于成含笑向童林說道，賢弟不必囑咐那是于成當然的責任，弟兄們商議已畢，這才商議帶路費，於明晨起身，晚間一夜無事，到次日清晨不言廟內的羣雄，單表得是十位俠骨各人收拾兵刃包裹，由清晨起身，僧道俗由雲南起身，得穿過廣西够奔廣東，在路途之上，無非就是曉行夜住飽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來到廣東龍門縣够奔清龍街，以至到了清龍街天已竟過午啦，僧道俗進清龍街的西鎮口，舉目一看東西的街道，南北對面的舖戶買賣，人烟稠密，正往前走，就聽路南有一家棧房夥計在門前指手往屋相讓，口中說道，客官爺別往下走啦，打尖吧，裡面吃什麼都現成，洗臉吃茶不要錢。亞然和尙用目觀看這座店大門帶門洞兒，兩旁邊是白牆，上面寫的無非是安寓客商字樣，心中一想莫若在此打尖吧，就勢打聽王老先生在那條街上居住，回頭再爲拜訪，亞然和尙回頭與衆人一齊議，大家俱都願意，這才回頭向夥計問道，我們要打尖，裏面可有開着的房間，夥計聞聽笑嘻嘻的說道，衆位爺台往裡請吧，南爲上的上房又寬闊，屋子裡面還是不冷，亞然和尙點頭遂叫夥計頭前帶路，亞然和尙隨同衆人進了店房一看，院中果然寬暢，夥計將衆人引至在南上房的屋裏邊，衆人一羣屋中極其清潔，原來是東房隔斷且雨明一暗兩着西山牆一舖大炕，迎着面一張八仙棹，四週

園兀兀。衆人將包袱放在西邊炕上，然後大家入座，此時夥計把臉水打進來，衆人擦完了臉，夥計獻上香茶，然後在旁邊一站，聽候客人要什麼酒菜，童林衆人喝着茶，遂向夥計問道，你們這裡有清龍街呀，夥計接着說道，不錯，你有什麼事，童林說道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你可知道，夥計聞聽說道，有名的便知，無名的不曉，但不知你打聽那一位，童林說道，我跟你打聽一位姓王的，夥計聞聽，帶笑說道，你要打聽別的姓，我們這裡倒稀少，要找姓王的我們這個村子裡頭可是很多，但不知你打聽是那一位，童林聞聽說道，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望的人，此人姓王雙名千古，這句話還未說完，夥計衝着童林擺手，口中說道，你這個人好怪，童林聞聽說道，我打聽人的名字，怎麼會好怪呢，夥計說道，你有所不知，簡直的說吧，我們這個村子裡頭沒有什麼外姓，不差什麼都姓王，方才你說的那位不是外人，那是我們王姓的旅長，實不相瞞我也姓王，比喻這麼說吧，這位老人家日後有個百年之後，趕到發引的那一天，淨釘紅纓的，那就無其數啦，你就拿小子我說吧，若要論起輩數來，要往孝袍子上釘紅纓的時候，我都沒有方釘，我只好做一個大紅的大褂兒，上面再套上一個白冷布的大褂，你就知道我够什麼輩數啦，你跟我们這位族長有什麼認識，童林聞聽心中一思想，若由劉俊那裡說王先生，的徒弟給我遞帖拜我爲師，只好說個平輩，說道正然思想，就聽夥計又問，你跟我们這位族長有什麼認識，童林遂說道，這位王老先生跟我有交情，夥計聞聽心裡暗含着有點兒不願意，口中說道，你可是跟我開玩笑，你要那麼說，我成了什麼輩數了，童林聞聽，自知失口，遂含笑說道，夥計你，往那理想，皆因我們衆人面見他老人家有點緊要緊的事，他老人家在那一條街上住，我們不知，皆因這個跟你打聽打聽，夥計接着說道，若要問我們這個青龍街只有這一趟街，他老人家就住在街的當中，道南清水脊的門樓帶門洞兒，門洞兒裡頭西面就是藥鋪八卦堂，你們幾位這個時候去，也是白去，童林聞聽說道，怎麼見不着呢，夥計說道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皆因我們這位老族長清晨施診門脈二百號，如外人要多，算是號外，治完了病，跟着用完早飯，出馬行醫，若要打算見他老人家就在治完了施

診門脈的那個時候見，除了那個時候呀，那時也見不着，童林聞聽遂說道，怎麼當一個醫生就這樣的忙嗎，夥計聞聽遂說道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們這青龍街方圓四百里地沒有醫生，皆因我們這位老族長針灸脈理各樣皆通，不問人病的多麼利害，只要是他老人家經手一看，頭一劑藥下去見輕，二劑藥就見好，三劑藥下去完全病除，只要這個病人有一點兒氣息，他老人家都能治的好。他老人家常說這麼一句話，世界之上無不可醫之病，又相尋常的大夫，他要看着這個病有點兒不受治，他就一推，只要保全他的名譽，不管人的生死性命，今天你也是愛問，我也是愛說，我先把普通大夫治病的那個意思說說，然後再把我們這位老人家濟世活人的妙術我跟你說一說，童林說道很好，那麼說請你說說我聽聽吧，夥計接着說了一片言詞，童林不由得暗舒大指，心裡說道，醫道之中也有俠客，爲什麼童林心裡頭這麼想呢，但凡世界之上醫生實有不同，要相市井尋常之輩，他的醫術都不能夠稱全藝，有時能夠識病原之所至與現狀如何，但是他用藥不恰，皆因他的藥性還未研究到了地步，再不然稍通藥性，他對於脈理上未能得甚精妙，以致服藥不效，這還算是可以的大夫呢，再要說到落魄他鄉終日不獲一飽，想了法子買了兩本驗方新編，又看了看脈訣，不但藥性上分斷不明瞭，病脈上有考查不清楚，他忝要充大夫應病家的聘請，趕到見了病人的時候，不但是無有東西給人家把病治好了，他看了半天連病的名兒都沒叫出來，你想他還能夠濟世活人嗎，雖然如此他還是大着胆子給人家亂開了兩味甘草麻黃的方子，活該這個病人不該死，正是感冒風寒，吃了他的藥竟能立奏功效，從此他便大吹大打的自命爲名醫，門脈如價出馬尤其昂貴，由此就加意的研究數符的法子，小病不藥而癒，遇見大病就先吃二三十付貴重藥再說，如果是還未能見効，他就再給人家配上幾料丸藥，趕到人家吃了不但不能去病，反倒給人家添上許多的痛苦，好在沒有拿藥去退錢的這個規矩，他既把人家的金錢入了自己的腰啦，找個開心地方逍遙去了，這一種是把人命當兒戲，若論到知其病不得其治，他給人家亂治，趕到治的這個病也沈啦，五臟的力量也太薄弱了，他這才說這個病乃是不善營養所致，最好是少吃藥才

好，於是人家就天天不去請他去的，隔了幾天再把他請來一看，他說的也好，病已轉輕大概是受了外寒的激刺啦，你再吃我這一付藥，見效還快再請我去，不見效的時候那麼你就再另請高明吧，他就算把這個關係把脫乾淨。其實人家有病的這個人，原來沒這麼沈重，經他的草藥沖刷腹胃一軟食量減少，因此不得營養，病益加病，才演得沈病加身着床不起，考查這個原理這是何人之過呢，這一種的大夫叫作俗醫，其中最厲害的可就是這一種，因為他有死人的能力，還有一種說醫，乃是賣野藥的性質，滿嘴裡講究，生尅治化肝青肺白不是水火不能相濟，就是脾尅着肝木，臨到診脈查病時候，什麼七表八裡他口中就念了一大片，其實他是只會說不會治。他所備的那幾味藥材原只是幾種稗藥，要按他那就真的能够治療萬病有餘，故此他的這個名兒才叫作說醫，各種的醫生全都放到一塊兒說，就是一個不換全藝。全藝乃是說的聲中的術學，無微不至無隱不明，還得廣覽多讀，經驗宏富才能够稱得起醫家呢。那據你所道的言詞，道醫道之中就沒有有一個好的嗎，有到是很有許多名醫，皆因受了他們這個醫生的影響難以出世，王十古這個醫生可與市井的醫生相反了。他這個醫生治病，頭一樣就是不論窮富的階級，號金不論多少，不論刮風風下雨路途近遠有道急症候，披好了雨衣，帶上了應用的物件，隨着來人急速前往，若到了病者的家中，一看住了一間斗室，四壁皆空，衣裳襤褸不堪，妻子流淚滿面，帶出可憐的情景。男子病臥床榻奄奄的氣息，不問可知一家仰仗此人勞動糊口，王十古並不憎嫌如法醫治，看那樣子家中不能舉火，買不起藥，老先生開好了藥方，叫他們上八卦堂去打藥，這是爲什麼呢，八卦堂見着這個藥單子把藥檢好了不要錢，這就叫貧不收，這還不算，他家中概不能舉火做飯，病人如何能够調養呢。臨行之時，還要與病家留下二三兩銀子叫他安心靜養，以致病好了，好賺錢養家，一家好得其生活，要那麼說王十古有多大的家私，如何能够賠得起呢，不要緊賠不了錢，能要有貪官污吏惡棍土豪刁劣的鄉紳，你可就別得病，只要是得了病要把王十古請了去，分明他的病症不甚大，

只要吃下王十古這劑藥去，病可就厲害啦，別的地方又沒有名醫，只好叫王十古治，王老先生與他定日句治包好，價錢那就不問可知啦，不是三千兩就是五千兩，不治只好等死，這就叫窮漢吃藥富漢還錢，若不然童林怎麼贊成王十古長醫道之中的俠客呢。這就是書中代言，童林聽說今天不能與王十古見面，知道王十古是過午不候，這才與亞然和尚相商，亞然和尚已竟把夥計話全都聽明白啦，自己又深恐王十古之爲人誠摯不諛，大諒今天也不能見着，這才規定好了，明天清晨與童林前去相訪，今天大家在店中住宿一夜明日前去拜訪，衆人商議已定，這才叫夥計預備他們的早尖晚店，衆人在店內住居一夜，一夜晚景無事，次日清晨衆人梳洗已畢，亞然長老向衆人說道你我就此前往八卦堂，說話之間大家站起身來向夥計說道，好好與我們看鎖門戶，我們大家是去去就來，大家這才由店房起身出離了王家老店，够奔青龍街而來，衆人正在往前行走，就聽亞然和尚用手一指說道，你看這許多的人真是絡繹不絕，隨着大家往前走了不遠，水晶長老這才衝着衆人說道，你們衆位看這座門首就是那王老先生的住宅，說着用手一指路北的門首，衆人抬頭順着亞然和尚的手一看，就見坐北衝南清水脊門樓兒，黑大門帶門洞，黑門紅門心，上面寫着黑字，詩書繼世忠厚傳家，在西面後房山上有許多的匾槽子上面掛着橫匾寫的是華扁真傳，今世和緩，扁鵲在世，仁心濟世等等字樣，靠着西面是馬號，此刻大門尙未開，大概是還沒開診呀，一看門前兩旁治病之人扶老携幼百十位俱都在門前等候診治，衆人只得退往南面影壁前站立，目望着大門口，等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聽呼嚕一聲，門分左右，裏面出來一人，年紀約在四十上下，身穿藍粗布棉袍，足下白襪酒鞋，往臉上觀看四方臉，農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輪，光頭未戴帽，黑髮辮往後一搭拉，書中代言，這就是老人家王十古的，徒弟名叫應太和外號人稱金睛紅龍，就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白紙條，治病之人見他一出來，都想着要接這個第一號，趕情撒這個號條還得看人的病輕重，要是病重的主把前三十號就先給了他們，看起來撒條的還是非常的公正呢，工夫不見甚大，手中的紙條兒俱都撒完，有沒接着條兒的叫他們在馬號那邊等着，就算是

號外還要加細的醫治，又見門洞之內，由北面擋上一個布帳子，留了一個門口，爲是容人走路，由打西面搬出一張連二的小桌兒，迎着門放好，在西面放着一張凳子，這又把連二的抽替開開，由裡面取出治病的東西，以及文房四寶，都擺列在桌案之上，靠着北面棹案旁，放着一個臉盆架兒，上面擺着臉盆手巾，在地上擱着一個痰盂，在桌子兩旁邊還站着一個人，爲是伺候先生的，一個個垂手侍立衆人細一看，原來這個藥鋪在門洞裏頭，靠西面有一槽隔扇兒，正當中門口，在門口的上面有一塊匾寫的是八卦堂三個字，這個隔扇裡頭才是櫃台，衆人往裡觀看，就任這個工夫，由西邊隔扇之內掀起軟帘出來一人，水晶長老用手一指，衆人說道，這位就是千古王老先生，童杯舉目觀看，就見此人中等身材，雖然是年紀高邁，生就細腰紫背，雙肩抱壠，身上穿米色綢子棉袍，腰中繫着一根絨繩，內襯月白紡絲的夾褲襖，白綾子高腰的襪子，青緞子厚底雲履，往臉上觀看，有點長方臉，兩道黛眉，一雙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兩耳有輪，領下一部白髯，遮滿了胸前，頭頂上滿卸了頂啦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雖然着年紀高邁精神百倍，就見老人家來至在棹案近前，就坐凳子之上，看了看棹案之上應用物件已齊，這才衝着手下人說道，喚第一號來，手下有人高聲說道，誰是第一號，就見門前人叢之中過來一個人，年紀也就在三十上下，高聲答道我是第一號，只見他身上穿藍粗布的棉褲襖，足下洒鞋白襪，往臉上觀看，乃是一個鄉下人的模樣，就見他兩隻手托着他頂下一個大疙疸，其形好相扎眼，連半個臉也都腫起來啦，哼唉之聲不絕於口，走到老人家面前，口中說道，先生行好千萬可別叫他破了，給我點藥叫他消了才好，老頭子這才用手一摸，按着軟軟活活這才說道，你不用害怕，這個疙疸也用不着拿刀開，雖然口中那末說啊，老人家早將刀子擎在手內，這才說別動，老頭子用手一劃，刀尖兒扎在疙疸之上，約挑，三分一個口子，隨着把刀子一擦，用手給他一擠，這個農血可就順着刀口全都流出來啦，鄉下人一看說，我這個疙疸大怎末會漏啦，老人家遂說道別動，這才把裏面的農血滿都給他擠淨了，然後在瘡口敷上了面藥，這才給他拿一貼膏藥貼上，老人家向他說道，你這個疙疸就算好了

另外再給你一貼膏藥帶着，明天你也不用來啦，鄉下人這才衝着老人家作揖，口中說道：「謝謝老人活命之恩，別看他治這麼大的疔疽，人家因為見他的衣服襤褸，連手術費帶藥材並不要他一文錢。」一號治畢，金睛紅龍又向門外高聲喊道：「誰是二號？」就見人叢之中出來一位年紀有六十多歲的老者，口中說道：「先生我是二號。」應太和遂向這個老者點手說道：「你上裏邊來，這個老者進得門來，對着十古王先生深深的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我治內科求先生給我細細的診視。」王十古並不答言，用手一指坐位，說道：「這個老者落坐。」王先生把脈枕放好，用手一指他的左手，這個老者把手放在脈枕之上，舒三指按住他的寸關尺，細細研究他表裡的病症，診完左手然後又診右手的脈，診完了脈看着他臉上的氣色，叫他張開嘴看看他的舌苔，拿起藥單來，提筆就把藥方子開好，前面立了脈案，老年之人不應當終日思索，勞心過度所致。治宜用養心補氣之法，藥單子按了個戮記，回頭叫他在八卦堂抓藥，爲什麼單在自己的鋪子打藥呢？皆因所有的各種藥材全都是王老先生自己親自監製遵古炮製，用多少藥多大力量，那是有一定的規矩，將藥單子交與老者衝他一擺手，將第二號治完，別看治病的主兒多，一號挨着一號走，男婦老幼內外兩科各種的病症，工夫不大將二百號治完，跟着再治號外，號外到要細細的醫治，因為他病體沉重接不着號條子，到要給他細細的診視，二十餘名號外費不多大的時候一一治完，十古王先生這才告訴手下人問問還有治的沒有，爲什麼問這一句呢？皆因王十古早看見亞然和尚率領着一千羣雄，在影壁前站立，准知道亞然僧沒有要緊的事輕易他不出廟，今率領衆人至此，必有要事，問完了沒有治病的，只要一進裡頭去，再要有人找，就說出馬治病去了，可就不接見啦，這是王十古想個躲避之法，因此這才命手下人往外問，以致手下問過並沒有治病之人，王十古站起身形將才要走，忽然由外面進來一人，擋住王先生的去路，口中說道：「王先生留步慢走，小僧問心過去了，王十古一看正是水晶長老，皆因是亞然和尚看出王十古有意要躲，遂一縱身形縱進大門的門洞去了，把王十古的去路擋住，王十古只得抱拳還禮說道：「禪師法駕光臨，恕王十古不知，未能遠迎，當面請

罪，亞然和尚含笑說道。你我弟兄從打昔年分別，小僧每日念及，恨不能前來一敘，今尚有幾位朋友因有要事特來相見，此處也不是講話之所，咱們到禪園與閣下再說，此時蘆海川等已然進了門洞兒了，王十古舉目觀看一位位氣度非凡，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，只得抱拳說道，此處也不是講話的所在，請衆位到寒舍待茶，衆人只得一抱拳說道請了，王十古在頭前引路，由門洞兒進了屏風門兒，衆人下了台階兒，舉目一看，南面兒乃是八卦堂の後櫃，西面兒俠有三間白虎平台，北面兒乃是垂花門，衆人跟着王十古進了垂花門兒，抬頭一看，乃是東西的配房，正當中的過廳，此時早就有人把過廳的軟帘兒挑起，王十古將衆位俠客讓在過廳之內待茶，衆人進了過廳一看，裡面是通連的三間，俱都是方磚鋪地，擺設有硬木紫檀的棹椅，棹案之上，擺設着各種的玩物，牆壁上掛着名人的字畫，屋子裡面擺列的甚是齊整，大家正然觀看，就聽亞然說道，王老先生，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，由鎮東俠頭一位，挨着一位一位的介紹，各道了名姓，及至介紹到童林的面前，童林報過了自己的名姓，王十古含笑說道，這一位可不是外人，小徒劉俊與閣下遞帖，大概足下必然破格收錄了，論起來咱們兩個人還是借手的親家呢，童林聞聽，遂就把白馬河甘家堡收劉俊的前後情由細說了一遍，王十古最爲感謝童林，大家相見已畢，一同落坐，王十古吩咐家人獻茶，茶能搗盞，王十古遂向亞然說道，方丈不在廟中養性修真，今陪衆位俠客到此，不知有何事故，王十古教問，亞然含笑說道，只因小僧一念之錯，將清靜禪林，讓與了小僧的兩個師姪，濟慈濟源，誰知二子不肖，因聽信他徒兒之言，才與童俠客故意作對，九月九日設擺重陽大會，以致把我拙數百年的清靜禪林，變作了殺人之場，亞然僧就將鐵善寺重陽會的始末根由，滔滔不斷，對王十古說了一遍，又把童林奉旨捕盜的情由細說了一回，也是貧僧一言之失，才險閣下介紹到童林面前，此乃奉良勸諭之諭，故此前來聘請老俠客二次出山，協助童林辦理八卦山的一切，望求老俠客，一來看友誼之情，二來盡你那行俠作義的天職，若將此事辦理解決之後，童林也可帶罪入都請罪，國寶也可還朝，我想閣下必能慨允，小僧斗胆上言，待命座前，

不知老俠客心意如何。我等願聽示下，王十古一聽此言，不由心中暗自思想，想李昆與我並非是故舊之交，不過就一見面之情，再者此事關係重大，我一人也難以爲力，又一轉想，每日我施診門脈二百餘號，這許多的病人，我又難以推辭，想到這裏，真是事出萬難，遂向亞然僧說道，論起今天這個事來，不用說衆位是奉貝勒爺的命令，就是衆位俠客與方丈親臨小舍，王十古就應當慨然前往，以盡我王十古行俠作義的天職，適方才衆位俠客在門前站着的時候，大概也都看見啦。在下每日所施二百餘號，所有的病人皆在痛苦之中，本處又沒有醫士，俱都仰仗我一人治療，我若隨同衆位俠客前往，這二百多號帶病之人叫何人治療，豈不是就誤了人家的病症嗎，非是王十古不願前往，請衆位俠客與在下懇情，在下實在是對不起衆位俠客，童林乃是口快心直之人，遂答言說道，王老俠客此言甚是，童林有一言出口，老俠客休怪童林口直老人家百年之後，這些個病人，又當如何呢，王十古聽童林說話雖然直率，然而也盡乎情理，反倒把個王十古問了一怔，王十古萬般無奈，只得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既然欲命我前去，在下有不恭之請，必須要講在當面，亞然聞聽，口中說道，願聞老俠客的高論，王十古遂向衆人說道，想當年我訪李昆的時候，我也知道他有絕藝乾坤太極圖，也是在下我年輕負感，實指望用我的五行八卦掌，與他那乾坤太極圖，分個上下，不料想我到了八卦山，蒙李昆將我接進山去，以禮相待，慇懃懇懇，他這一來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。因此與李昆盤桓了一月之久，原來李昆也是一位高人，以太極十三式，自立一家，還有他那七個盟弟，各有絕藝在身，我由八卦山告辭之後，這才到鐵善寺，拜訪亞然老方丈，光陰荏苒，屈指算來已有二十於載，我與李昆並非是知己之交，不過就是一見面之緣，今衆位俠客前來約請在下，二次出世，以武力解決八卦山，王十古可不敢擔負完全的責任，頭一件，李昆身藏絕藝，以太極自立一家，在下不及李昆多多矣，衆位俠客既然把我王十古看的這般重，如果在下到了八卦山，熟難收圓滿之效，鄙意擬先以朋友資格，爲兩造排解之，咱們大家先奔鐵善寺，到了鐵善寺之後，在下修書，命人前去下書，李昆若肯屈駕至鐵善寺，我

再與他直接談話。他要接着朋友之交，不背行俠作義的天職。本齊俠義道德宗旨，那時節我站在第三者之地位有兩造議和，倘若他不以朋友爲重，一味的蠻橫，那可就沒法子啦。我情願以八卦掌，與衆位俠客作爲後盾，在下擬以先禮後兵之法，不知衆位俠客意下如何，衆俠客聽王十古之言，說的甚是

有禮，均都贊成。王十古復又說道，衆位俠客大概還沒打早尖吧。亞然老和尚說道，我們還是真沒有吃早飯呢。王十古遂吩咐家人，與衆位俠客預備酒飯，遂又叫家人取過了文房四寶，王十古提起筆來，寫了四個大字，寫的是今日停診，遂命家人將這個字條兒，貼在大門旁邊的牆壁之上，爲的是治病的人來到了一看，門口寫着今日停診，一定是明日再來。第二天來到了一看，還是今日停診，可就不來啦。但等王老先生回來，再將紙條兒揭下去。再行施診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見家人將掉椅調擺已畢，擺好了盃筷涼碟，工夫不大，將各種菜蔬上齊，又將酒溫好，王十古遂向衆人說道，請衆位俠客入坐吧。衆人這才按次序落坐，伺候衆人將飯用完。王十古遂命家人將殘席撤去，預備手巾臉水嗽口水。衆人擦臉嗽口以畢，家人將茶泡好。衆位俠客仍然落坐吃茶，亞然和尚這才向王十古說道，但不知老先生幾時起程。王十古說道，今天在下把家務料理停妥。明天清晨再走，又陪衆人說了會子閒話兒，也不過談些個武術的精華，以致用完了晚飯，衆俠客在前廳打坐。王十古回到後宅，安置一切事務，預備明日起身。一夜晚景無事，次日清晨，王十古命金眼火龍應太和，將自己的包裹預備好了，王十古帶好了十三節人骨鞭，一對五行八卦掌，來到了前廳一看衆人。業已梳洗已畢，王十古遂向衆人說道，請衆位俠客先在敝處打完了早尖，再行起身。够奔鐵善寺。此時家人又將早飯擺好，衆人將飯吃完，陪着王十古，一同出離八卦堂。順着奔雲南的大路，就走了下來了，一路之上，無非是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正行之間，抬頭一看，已遠遠的望見鐵善寺的山門，就見山門之外，有許多英雄俠客，歡迎王老先生，書中代言，衆人還沒到的時候，門頭僧站在高坡之處，已遠遠的看見衆位俠客，陪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，直奔山門而來，門頭僧這才趕緊進來報告，來至在大英雄

殿以內，只見貝勒正與衆人談論請王十古的事情呢，貝勒爺猛一抬頭，只見門頭僧行禮說道，叩稟貝勒爺得知，今有衆位俠客，陪着一位老者，已離山門不遠，貝勒爺聞聽，遂向來人說道，大概衆位俠客，已將王老先生請到啦，你們隨我迅速的迎接才是，大家遂一同站起身形，跟隨貝勒爺，出離了大雄寶殿，來到山門以外，貝勒爺舉目一看，但見衆位俠客，如同衆星捧月相似，圍護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，已來到了面前，貝勒爺遂向亞然和尚說道，此位就是王老先生嗎，亞然和尚遂用手一指王十古說道，小僧我給爺你引見引見吧，這位就是廣東龍門縣八卦堂，人稱頭頂太極，腳踏八卦，乾坤妙手王老先生十古，回手一指貝勒爺，遂說道，這位就是貝勒爺，王十古聞聽此言，趕緊搶步向前，口中說道，民人王十古參見貝勒爺，說罷欲行大禮，貝勒爺趕緊用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慢呀，折煞胤禎了，亞然和尚說道，此處不是談話之所，請王老先生廟中休息，說着話，衆人來到大雄寶殿之內，從新行禮，此時貝勒爺向于成說道，老俠客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位就是王老先生十古，遂又向王十古說道，這位就是西方俠于成于洞海，王十古遂抱拳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長臂崑崙飄髻雙鎮西方于老俠客，于成又誇獎了王十古一遍，然後大家落坐，小和尚獻茶，貝勒爺遂向亞然和尚說道，此去聘請王老先生，如何來得如此迅速，亞然老方丈，遂就把請王十古的前後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貝勒爺聞聽，含笑說道，王老先生既不辭千里而來，相助童林，真可稱得起見義勇爲，慷慨仗義，令胤禎欽佩之至，王老俠客既已來至，但不知怎樣與童林解決此事，衆人一聽貝勒爺之言，未免太已緊急了，童林遂急忙說道，王老俠客到此，尙未歇過鞍馬的勞乏，有什麼事，明天再議也不爲遲，貝勒爺聞聽，也知道自己說話太緊啦，遂又將話拉回來說道，事情倒是不忙，我無非就是這麼說說，反正王老先生也來啦，其餘那就好辦的多啦，王十古聞聽，急忙答言說道，回爺的話，王十古碌庸才，我倒一不覺勞累，爺你老人家，倒不必多心，說着話，遂就把那童林在自己家中所議之事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貝勒爺聞聽王十古言語謹慎，遂說道，還是老俠客想得週全，胤禎等實無所不及也，但不知

這封書信，何時投遞，令何人送去呢，王十古聞聽，遂着說，此時天氣尚早，如有便當之人，此時就前去下書，不是更好了嗎，說着話，命小和尚取過來文房四寶，老先生將紙鋪平，提筆在手，一揮而就，寫好信封，雙手遞與貝勒爺，貝勒爺接過來觀看，寫的言詞甚為和平，不過敘當年之舊交等情，貝勒爺將書信看完，仍然交與了王老先生，王老俠客將信箋折疊已畢，裝在信封之內，手擎書信，向

眾人說道，那位英雄願替王十古辛苦這一趟，言還未完，就聽旁邊有人說道，不才小道願往，王十古

舉目觀看，答話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南俠崑崙道長司空，王十古遂即說道，仙長尚未能休息，又要前

去下書，令在下心下何忍，南俠口念無量佛，王老俠客，既不辭千里而來，何況這是貧道分內之事呢

，說着話，由王十古手中將書信接過來，裝在左邊兒的袍袖之內，遂與眾人當面告辭，書中暗表，南

俠此去八卦山下書，他心中單有他的意見，甚麼意見呢，就是北俠去到八卦山，並無效果，自己打算

獨出己見，憑自己三寸不爛之舌，兩行伶俐之齒，說服了李昆，獻二寇與翡翠鴛鴦，不露王十古這

封書信，仰仗自己的口才，打算要在人前露臉，這就是南俠的心意，自己出了鐵善寺的山門，越過了

蜜蜂嶺，順着大道就走了下來了，腳底下稍爲一用力，幾十里地，不大的工夫，遠遠的已看見了金家道

口，來在酒店的門外，進了花棚兒，來到酒店的門內，掀毡帘兒往裡面觀看，就見酒店的夥計，正在

第八集

那裡擦抹掉案，南俠口念無量佛，遂向夥計說道，這裏是金家道口兒嗎，夥計聞聽，舉目打量了南俠一番，遂即說道，這位仙長，你貴法號怎麼稱呼，你由那兒來呀，打聽金家道口，有何事故，南俠聞聽帶笑說道，貧道由打鐵善寺而來，複姓司馬，單字名空，夥計聞聽，遂說道，莫非閣下就是崑崙道長南俠客嗎，南俠說道，不錯，你怎麼會曉得，夥計帶笑說道，我怎麼會不知道呢，鐵善寺內有名的

人物，我們都聽人家說過焉能不知，此處正是金家道口，你如有要緊的事，我把我們金寨主叫出來，有什麼話，你老人家向他說吧，南俠聞聽，遂着說，那麼着你就多受累吧，把金寨主請出來吧，夥計

說道，好，你老人家請坐吧，說着話，夥計轉身，躬身東北角的鄰院橫房，將來到橫房的門口，

就聽腰房裡面，有一人答覆說道，我知道啦，夥計聞聽，急忙將毡帘兒挑起，就見由腰房裡面出來一人，司馬空抬頭一看，此人身材高大，膀闊腰圓，身上穿藍粗布的棉袍兒，足下穿白襪酒鞋，往臉上看，黑臉膛兒，一臉的黑麻子，真可稱得起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上供的麻子五個一堆看着實在是難看，兩道粗眉，一雙環眼，鼻直口闊，頰下無鬚，大耳朝懷，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長得精神百倍，仙長

用話

就見夥計用手一指此人說道，仙長，這就是我們大寨主玉錢豹金榮，遂又一指南俠客，向

位就是南俠客，金榮趕緊搶步抱拳說道，原來是南俠客，小子未能遠迎，當面請罪，南

魯莽請金寨主海涵，說着話，一同落坐，金榮遂向南俠說道，仙長鶴駕光臨

含笑說道，有勞金寨主代爲通稟八位莊主，就說司馬空前來拜訪，面見大莊主

，急忙站起身形，向司馬空說道，既然如此，請仙長屈等片刻，容小子前去進

南俠，臨行之時，向夥計說道，好好伺候仙長，吩咐已畢，金榮轉身形，出門去

，只見毡帘兒一起，金榮由外面笑嘻嘻的進來，遂向南俠說道，我們八位莊主聞聽

歡喜的了不得，命小子我前來恭請，我家莊主在江沿見候駕，南俠聞聽，自覺揚揚得

，南俠客三字，天下皆知，李昆豈能慢待與我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向金榮說道，有勞金

吧，說話之間，自己站起身形，隨着金榮出了酒店，順着大道，一直奔西，走了約有一

里北面兒，就是大江的江沿了，真是白茫茫的江水滔滔，江岸之上，平坦異常，司馬空閃

不見八位莊主，前來迎接，遂回頭向金榮說道，金寨主，你家莊主在那裡，金榮帶笑說道

，時候，我家莊主就來，司馬空只得徘徊在江沿兒之上，不大會兒的工夫，就聽得大江正北，

鑼聲響亮，南俠舉目一看，就見正北之上，一片戰船，蓋着大江而來，兩旁邊的麻洋戰船，

餘隻，船上海旗幟，真是旗分五色，戰船之上，滿載的是嘍囉兵，各人懷抱着兵刃，真是刀

穗，劍戟似寒林，戰船是一行行，一片片，各按着隊伍，排列在兩廂，使船的水手，一個個也

有八卦山的軍衣號褂，蕩槳搖櫓，精神百倍，正當中一隻虎頭大戰船，船上豎着一根桅杆，懸一面大旗，大旗被風吹的，是白地兒，紅火燄，紅蟻蛇走穗，旗子當中，紅月光兒，寫着斗大的一面大旗被風吹的，行舒就捲，在船的兩旁，一面兒三十二名水手，後面單有掌船的頭目，在船一邊站着一百名刀斧手，沒老的沒少的，都在三十多歲，都是一邊兒高，身穿着八卦山的軍服，懷抱着鬼頭刀，在刀斧手的後面，一邊兒站着五十餘名，俱都是八卦山的頭目，一個個衣帽百陪，船頭之上，放着一把金交椅，上面鋪被一張全虎皮，在交椅的兩邊兒，擺設着八把八家寨主，在兩旁交椅之上，端然坐定，一位位衣服鮮明，氣度非凡，在船頭之上，一邊預備栽檣搭跳，有兩名大頭目懷抱着八卦山的令旗，順流而來，船隻把江水擁的翻花，得一聲呼哨，就見爲首持旗令的那個頭目，將令旗三展，左右的戰船，一齊鳴鑼，戰船見八位莊主，一同離坐，此時頭目已將跳板搭好，八位莊主一齊登岸，李昆說道，我們弟兄接待來遲，望乞恕罪，書中暗表，適方才南俠見八卦山如此的舉動，心疑李昆在江沿兒之上使威，今見李昆和顏悅色，擺隊前來迎接，南俠心中這才稍定，道，我家莊主前來迎接你老人家棄岸登舟，一同進山，說着話，遂與南俠挨次，向南俠說道，我們弟兄久仰南俠客的大名，早就有心與你親近，奈因緣淺，多蒙仙鶴駕光臨，真是草木生輝，望祈仙長，千萬恕過我等弟兄，接待不週之罪，南俠道，如今方才得登貴山，瞻迎賢昆仲之尊顏，也是貧道之萬幸，了李昆復又說道，仙長說的那裡話來，何必如此太謙呢，此處並非談話之所，你我山中一叙，遂又道個請字，司馬空只得隨着八位莊主，一同棄岸登舟，將仙長讓在當中的虎皮金交椅之上，兄弟八人左右相陪，李昆遂向頭目一擺手兒，持令旗的頭目，又將令旗展了三展，就聽各戰船之上，一齊鳴鑼，鑼的聲音，再接着江水的聲音，真是震

八

動天地，水手一齊起棹解纜，撒跳起錨，戰船一掉頭，仍然列開了隊伍，直奔正北而來，南俠坐在船頭之上。遠遠望見八卦山的山口，兩旁兒的山頭，直插雲際，再看山頭之上，漫山遍野，俱都是人字兒的窩棚，鑼鼓帳房。有一對對的嘍囉兵，排列在兩廂，作迎接之勢，司馬空正自觀看之際，戰船已來到山口，猛聽得山頭之上，鑼聲一片，南俠也未在意。趕到戰船進了山口，南俠再一看，原來是兩山對峙，巒巖豎立，懸石棹磯，豁牙鉅齒，好不險惡，但見山頭之上，堆壘着滾木擂石，往裡面走的道路，全是隨山就勢的道路不直，是有險要的所在，俱都有嘍囉兵把守。南俠觀看已畢，心中相逐，好一座天生險惡的八卦山，轉了數十道灣兒，方才看見敗葦的葦塘，裡面水港子，看是縱橫不一，戰船隨着葦塘，穿葦而過，這才看見白茫茫的一片江水，正北上的山坡平坦，隨山就勢砌出來的粉壁花瓦子牆，在山坡之下，有二十五間船塢，倒下的九層台階，南俠正在觀看之間，戰船已然靠岸。嘍囉兵搭好了跳板，轉身形衝着李昆請安說道，請莊主棄舟登岸，請南俠客船塢待茶，李昆向司馬空抱拳說道，請仙長下船，在船塢待茶，司馬空站起身形，跟隨八位莊主，一齊下了戰船，進了船塢，兩旁單有伺候之人調擺棹椅，八位莊主陪着司馬空，一同落坐，跟着左右獻上茶點，稍為休息，就見金亮進來說道，回稟莊主得知，肩輿已預備停妥了，請莊主陪着南俠客進山，衆人一同站起身形，順着穿堂門兒出來，南俠一看門外擺着九乘肩輿，八位莊主請南俠上了肩輿，然後八位莊主左右相陪，南俠一看山坡上嘍囉兵，成雙行雁勢，列成軍伍，直到船塢的門首，漫山遍野，皆因八卦山的隊伍，好不威嚴，真是各方有各方的旗幟，南俠正在觀看之際，已來到九宮八卦連環堡的門首，李昆遂向頭目說道，與肩輿落平，李昆親自請南俠客，一同進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南俠遂道了一個請字，李昆在前，司馬空與七位莊主在後，道爺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有六扇屏風門，綠油酒金星兒，上面有四個紅斗方兒，寫的是齋莊中正，道爺暗含着心中納悶，心說，這麼大的一座八卦山，怎麼沒有奏門呢。及至進了屏風門兒，再往裡面觀看，三面俱都是屏風門兒，與方才那個屏風門兒，俱都是一樣。司馬空道是

不解其意。又過了一個院子，復又一看，仍然是一樣，連走了四五道院子。都是與先前一樣，道爺心中暗含着有點兒着忙。心說：莫非這又是八卦山的九宮連環堡嗎？書中代言，李昆這是給司馬空留着這一點兒厚意。所以，己才在頭前給引着路，真要是叫司馬空在頭裡走哇，司馬空要想進人家的九宮連環堡，勢比登天還難。這就見李昆待司馬空的那點兒厚意，李昆在前引着路，走的工夫不大，己來到八義廳。司馬空舉目一看，只見八義廳的院中，東西兩面兒，一面兒共有四層樓囉兵，一個個都是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懷抱着兵刃，在大廳之上，一面兒有十二名頭目，俱都手捧鬼頭刀，威風凜凜，大廳的正中間，有六扇圍屏，圍屏的兩面，放着一張帥案，兩旁邊兒，一邊擺着四把金交椅，及至進了八義廳，李昆道：請仙長上坐。司馬空讓讓一番，只得在上首落坐，八位莊主在左右相陪，手下人獻茶已畢。司馬空一看八位莊主的身背後，站着有三十餘位英雄，真是高高矮矮，醜醜俊俊，胖瘦不一，一個個衣冠楚楚，司馬空一看，院中廳內，預備得如此森嚴，自知此來凶多吉少，自己想到這裡，將要向李昆說話。就見李昆抱拳說道：仙長的大名，天下皆知，我們弟兄，欽仰已久，今閣下到此，正應加意的款待。皆因我們與童林，有點小糾紛，尙且未能解決。仙長此來，我們弟兄不得不問，你若是由揚州玉頂九龍山，前來八卦山，拜訪我們弟兄，我等弟兄，歡迎的了不得，咱們仍按陸友之交，留仙長在我的八卦山，住些個日子。你就是走的話，我等弟兄也得挽留，還要在仙長的台前，受其指誨。閣下若是由打鐵善寺而來，奉童林之重託，前來下說詞，你就是蘇秦之口，張儀之舌，良王陸賈之遊說，風流隨和之善辯，我們弟兄也不敢容納招待，當即送閣下出山。非是我們弟兄情薄，實在惟恐仙長欲下說詞之故耳。但不知你由何處而來，望仙長明白示下，我等弟兄好設法款待閣下。司馬空聞聽，心中說道，我尙且未能開口問他，他先以惡言閉塞我口，反正我是既來者則安之，莫若我將話說明，看他們弟兄怎樣的對待於我，道爺想到這裡，遂向李昆說道，太極公，貧道並非是遊說之士，諒莊主必然知道，皆因陽大會，事畢之後，童林爲八卦山的事，萬分的焦急，有意親至八卦山。

圖 俠 劍 正 雍

，前來與閣下面議，童林自知失禮，恐怕莊主見責，有心若不來貴山，他乃是奉命帶罪捕盜而來，若國寶不能還朝，童林如何進京交旨，因此童林在鐵善寺內躊躇，束手無策，百計不出，這才與貧道相商，令貧道前來面見莊主，備陳前事，莊主既有俠客之稱，豈能違背國法，絕不能袒護弟子，望莊主將國寶交出來，交與貧道，帶回鐵善寺，一則童林也可捧玉錫進京請罪，絕不牽連八卦山上的，各位莊主，二位小英雄，也可逍遙法外，國寶也可還朝，此所謂三全齊美，想莊主乃是大智慧之人，諒不難解決此事，貧道受童林之託，豈敢以巧言瞞昧，望莊主明鑒察納，李昆聞聽，不由得一陣狂笑，遂向司馬空說道，仙長，你所說的這片話，你是枉費了唇舌，不錯，我李昆既有俠客之稱，豈能不知國家之法，皆因童林前有鐵善寺，敲山震虎，分明是以武術示威於八卦山，若想要二小與翡翠鴛鴦錫，却也不難，必須童林親自到此，或是同他所請的衆位俠客，前來我的八卦山，我與童林見面之時，此事不難解決，童林不來倒不要緊，就憑閣下這一面之詞，焉能將國寶要去，今天你就是說的海枯石爛，舌敝唇焦，也是不濟於事，今閣下既將話證明，我等弟兄實不敢領受鈞諭，遂回頭向左右說道，吩咐外面排隊送仙長，司馬空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心中惱怒，心說，這分明是轟我出山，好無情面，真乃欺我太甚，本應當亭劍與李昆決一勝負，免得叫李昆等藐視於我，又一回想，童林既與八卦山，有勢不兩立之概，可是至今尚未能用武，我今無論受多大的委屈，我總算是兩造說和的來人兒，我何必作無味之蠻橫呢，莫若我暫且忍耐，誰讓我跟童林是莫逆之交呢，倘若日後真要以武力解決八卦山的時候，我再亮劍誦教他們八卦山的弟兄，也叫他們知道知道我司馬空的厲害，這就是修道的好處，雖然氣撞上來啦，明明知道李昆是以言語相欺，道爺反倒把氣壓下一沉，這就是素日仙長練氣的苦功，書中暗表，南俠真要是亮劍，與李昆動手的時候，李昆也並不與南俠接戰，他反倒說什末，兩國相爭都不殺來使，我們戰的是童林與鎮東俠，我們與仙長你並沒有交戰必要，分明被李昆奚落一場，況且李昆尚有暗中示威之意，爾次劉俊下書，山中並不見有名嘍囉兵，二次三小俠探山，也未見山中有

什家防範，惟獨南俠客今來此下書，山內外便滿佈陣勢，大江中便密佈戰船，大廳內外，便擺列着刀斧手，這明明威嚇司馬空，司馬空焉能看不出來呢。此時司馬空反視有如無，和顏悅色。並不與李昆反目動武，一來顯出有俠客的身分，二來不受李昆的愚弄，還顯着自己好看，李昆還得甘心佩服，看起來一個成名的俠客够多麼難啊，聞言少斂，却說南俠聞聽李昆之言，不但不着急，反倒和顏悅色的說道，貧道此來，一則是代表童林而來，二則還有閣下一位良友，託我帶來一封書信，要面呈莊主，說着話，由袍袖裡面取出王十古那封書信，遂雙手遞與了李昆，李昆將書信接過來一看，下款寫的是王十古拜緘，並不拆信觀看，遂說道，原來是我兄長的書信到此，急忙將書信放在棹案之上，行了三鞠躬的大禮，然後把書信又拿在手中，將封口兒開折，雙手捧讀，只顧李昆這麼一來不要緊，險些把南俠客的鼻子給氣歪了，心說，李昆他對待王十古這封書信，都要這麼恭敬，想我與王十古，都是一樣的俠客，他對待我就如此的情薄，真正令人可惱自己正在思想之際，就聽李昆說道，我兄長王十古的書信，休要放在大廳之內，若要放在大廳之內，顯着你我弟兄不恭敬他老人家，遂向手下人說道，將這封書信，供奉在後面佛堂之中，司馬空明知李昆是戲弄自己，自己反倒談笑自然，李昆遂向南俠客說道，小可李昆，實不知南俠客是與我兄長遞書至此，實在是失於款待，仙長你爲什麼不早說呢，將話說完，遂又向手下人說道，快快擺酒伺候，此時南俠是一肚子的悶氣，再者說借着王十古的情面，就是吃人家這一頓飯，也是不好消化，自己遂向李昆說道，莊主不必費心，貧道早飯早已用過了，但望莊主，早作回書，貧道回去，好有個交待，李昆聞聽，遂向南俠說道，我與王老先生，乃是換心之交，李昆實不敢立作回書，有勞仙長，上復王老先生十古，就提李昆於明日，遣人至鐵善寺，面陳一切，特約閣下分神，代爲致意，李昆就感情不盡了，司馬空聞聽，遂說道，貧道不敢在此久留，惟恐王老先生候回信懸念，貧道要當面告辭，李太極聞聽，遂向司馬空說道，仙長既然非走不可，我弟兄也不敢強留，遂回頭向手下人說道，吩咐外面擺隊送仙長，李太極這一聲令下，跟着七位莊主

他站起了身形，仍然將南俠客送出了九宮連環堡，來到了船塢，給南俠預備了一隻小船兒，李太極命金錢豹金榮，將南俠客送出八卦山，吩咐已畢，遂抱拳與南俠作別，道爺連頭都沒回，上了小船，有金榮相陪，一同出了八卦山，來到了江沿兒，道爺遂與金榮告別，直奔鐵善寺而來，自己一面走着，一面想想此次去八卦山的事情，李太極不該戲弄於我，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怒沖斗牛，自己又想我乃出家之人，人稱爲練氣士，爲什麼壓不住五火呢，想起來，真正可笑，不由得就大笑起來，走着走着，又想起李昆的輕狂傲慢，只氣得毫髮倒豎，又一想，自己也太已的無才啦，險些失去了俠客的身分，自己復又大笑起來，真是氣一陣，笑一陣，若癩若狂，自己又一回想，我若回到廟中，若被衆位俠客，看出我面帶着怒容，我還怎麼稱爲俠客呢，想到這裡，自己這才把怒容收斂，越過了蜜蜂嶺，來到鐵善寺的山門，進了山門，來到了大雄寶殿，此時衆位俠客，款待王十古已畢，大家正在談論之際，剛談到南俠下書之事，童林一抬頭，只見南俠客由外而來，王十古一看，趕緊站起身形，抱拳向南俠客說道，有勞仙長鶴駕，此去下書，但不知李昆是何等的舉動，望仙長明白示知，南俠客並不說自己在八卦山受辱之事，只得謊言說道，李昆款待甚殷，見書信異常的恭敬，李太極回答，不敢作回書，明日遣人至鐵善寺來面陳一切，王十古將話聽完，遂向仙長說道，此去下書，仙長多多受累，此時貝勒爺，才與衆人相商，等候明日八卦山的消息，再爲決定，當日無事，次日清晨，大家梳洗已畢，正陪着貝勒爺吃茶談話之際，就見門頭僧，前來回話，言說外面有八卦山的二莊主胡廷，要面見王老俠客，貝勒爺聞聽，這才約同衆俠客，在外面迎接，衆人來至在山門以外，舉目一看，就見對面站立一人，身穿藍粗布的棉袍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往臉上看，細眉朗目，高鼻樑兒，兩個元寶式的耳朵，三角口兒，兩撇掩口的鬚鬚，形若猿猴，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胡廷由對面一看，只見由山門之中，出來數十位，正當中最是王老俠客十古，遂趕緊向前搶步行禮，口中說道，老哥哥在上，受小弟大禮參拜，王十古趕緊用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賢弟免禮，隨愚兄廟中一叙，說着話，衆人陪着胡廷，來到大雄

寶殿之內，衆人分賓主落坐，胡廷坐在上首，王十古下首相陪，王十古遂向胡廷說道，二弟此來，有何金言，當面賜知，胡二莊主遂即說道，小弟我奉兄長之命，特來約請你老人家，與衆位俠客，老少衆位英雄，明日駕臨敝山，有要事相商，其餘別事，小弟一概不知，如果你老人家前去，小弟回山，稟明我那兄長，明日也好掃道恭候，如果你老人家不去，我也回明我那兄長，去與不去，敬候老哥哥示下，言還未盡，就聽王十古說道，既然二弟枉駕至此，豪李大弟又致意相約，我焉有不去之理，煩勞二弟，代一回信，就說愚兄明日早晨就到貴山，決不失約，胡二莊主聞聽，這才站起身形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小弟回去稟明我兄長，明日揣候衆位俠客，大駕光臨，王十古接着說道，二弟既然要走，愚兄也不敢多留，待愚兄相送我弟，說着話，王老俠客這才率領衆人，往外相送，仍然把二莊主胡廷，送出了山門，胡廷遂向衆人抱拳，告辭而去，王十古看胡廷走遠，這才率衆回廟，大家彼此落坐，貝勒爺這才向王十古說道，李昆命胡廷前來約請老先生與衆位俠客，前往八卦山，惟恐李昆心懷巨測，老先生何故輕諾，王十古含笑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請放寬心，十古深知李昆，決無暗昧的行爲，貝勒爺聞聽，遂說道，老先生既知李昆的行爲，我們也過於多慮了，說罷，大家彼此哈哈一笑，王十古這才與大家相商。遂說道，那一位願意隨同王十古，去往八卦山，在下不敢指名要求，話音未了，旁邊有一人答言說道，老人家，小可理當前往，王十古回頭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接着就是鎮東俠，侯庭侯振遠，長臂崑崙飄霧叟鎮西俠，于成于洞海，崑崙道長南俠，司馬空，畫地無形隱逸俠，甘雨甘鳳池，長眉羅漢鐵管禪師，普照和尚，風流鐵扇仙，張鼎張子美，賽判兒飛行俠，苗澤苗潤雨，還有望潭莊的二爺，神手東方朔，陶潤陶少仙，狸貓草上飛，陶榮陶少華，過海烏龍，展雄展大旺，水晶長老亞然方丈，還有三義莊的三老，神刀紅眉叟，鄭奎鄭天雄，鐵戟將高麟高元甫，左臂神刀，洪利洪炳南，展翅金雕鐵掌李源，神行賽羅宜，老和尚普妙，還有楊家莊的展翅大鵬楊萬春，王十古看了看，連自己的徒弟金睛火龍應太和，再添上在八卦山被困的北俠，

秋田秋佩雨，共合是二十一位，王十古看罷，說既然衆位願意前往，在下也不敢攔，咱們是明日清晨，預備一同前往八卦山，衆人一齊點頭。當晚無事，次日清晨，衆位俠客各人帶上各人的兵刃，各人收拾各人的包裹，一同與貝勒告辭。跟着王十古，一同出離了鐵善寺，越過了蜜蜂嶺，一直奔八卦山而來，衆人腳底下稍微用力，六十來里地的路程，工夫不大，已然來到金家道口，就見酒店的門口，站着兩個人，細一看非是別人，正是金錢豹金榮，艾葉花斑豹金昆，金氏弟兄一見衆位俠客到來，趕緊抱拳說道，我弟兄二人奉莊主之命，在此迎接衆位俠客爺，我家八位莊主，在江沿兒候駕，已等候多時了，王十古聞聽，含笑說道，有勞二位頭前帶路。金氏弟兄遂在前面帶路，衆位俠客後面跟隨，往西走了不遠兒，已遠遠望見大江，就見八位莊主，每位坐着一個馬扎子，在兩旁站着十數名從人，在兩旁兒垂手侍立。八位莊主見衆位俠客到此，隨一同站起身形，率領手下人，遠遠的迎接，這衆位俠客之中，惟有兩俠客看着，心中這個氣就大嘍，爲什麼南俠這麼大氣呢，皆因南俠下書來的時候，李昆將八卦山的內外，密佈着隊伍，大江之中，擺列着戰船，如今江沿兒之上，並不見一兵一卒，前次分明是李昆他奚落於我，自己想到這裡，暗暗的咬牙忿恨，不言南俠暗自生瞋，單說李太極，帶着那七個兄弟，來到王十古跟前，一齊搶步向前行大禮，口中說道，兄長請上，受我等大禮參拜，你我弟兄，當年會晤，小弟在兄長的面前，頗受你老人家的指教，自從握別一來，光陰荏苒，屈指算來，已有二十餘載，不意我兄，竟已鬚髮班白了，小弟渴想我兄，寢食難安，今幸我兄大駕光臨，今又得見我兄之尊顏，已慰小弟之平生，王十古急忙用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賢弟免禮，自從我與賢弟分袂之後，劣兒回至家中，也是時常想念我弟，夜夢神馳，時刻思想，今又得見賢弟，你也成了皓首蒼翁了，說着話，二莊主胡廷等，李太極來見禮，挨次見禮已畢，由王十古與衆位俠客，一一介紹，各人通報各人的名姓，一同道才約請衆人進山，原來在江沿兒之上，早就灣着一隻大船，船上的坐位，早已安排妥了，李太極遂抱拳向衆人說道，請衆位俠客，棄岸登舟，衆人這才順着跳板，上了

大船，按次序落坐已畢，李昆遂吩咐水手，速速開船，水手聞聽，那敢怠慢，急忙解纜，撒過跳，提錨，用篙一點江岸，水手一齊搖櫓，船隻一搖頭，直奔山口而來，進了南山口，穿過蘆葦蕩，到了船塢，大船靠岸，水手搭好了跳板，繫好了纜繩，單有頭目過來請安說道，請莊主與衆位俠客，棄舟登岸，船塢待茶，李昆遂向衆人說道，請衆位俠客下船，船塢少坐，衆人遂一同來到了船塢，休息了片刻，方由船塢裡面出來，李昆在前，衆人在後，順着山坡，來到了九宮連環堡的屏風門兒以外，李昆將身形往旁邊一閃，遂向王十古說道，請兄長前行，王十古聞聽，心中早就明白了李昆的用意，這分明是以九宮連環堡相難於我，想找既稱爲頭頂太極，腳踏八卦，乾坤妙手，這小小的九宮連環堡，豈能相難於我。王十古遂用目看了看，原來是按先天八卦所擺，五行相生相尅，王十古將方向看明白之後，率領衆人往裡就走，按着乾爲天的方相，工夫不大，已然轉到了中央戊己土，來到了八義廳，李昆在後面看着，心中暗含着佩服王十古，真不愧人稱爲頭頂太極，腳踏八卦，乾坤的妙手，及至來到大廳的台階兒之前，李太極這才往裏相讓，此時八義廳的隔扇，早已打開，大廳裡面的座，已經排列停妥，衆人遂着李昆，進了八義廳，按着次序落坐，王十古與衆位俠客，坐在上首，李昆他們哥兒八個，在下首相陪，手下人獻茶已畢，茶罷擺盞，王十古遂向李昆說道，李大弟，今將劣兄約到了貴山，但不知有何金言，我等願聞高論，李昆聞聽，遂含笑說道，提起來小弟我實在有些個慚愧，也是小弟山規不嚴，以致韓寶等，才與童林童俠客，故意爲仇，入宮中盜取國寶，罪大彌天，弟等一聞此信，不寒而慄，因此才設法將韓寶吳智廣，找回八卦山，幸而國寶未失，又聞聽童俠客，九月九日重陽大會，赴會於鐵善寺，小弟本當榔二小，捧玉鐲，去到鐵善寺，獻於童俠客的面前，我等再請罪於王門之下，怎奈童俠客，約請天下的英雄，以武術意欲封閉鐵善寺的山門，這明明是敲山震虎，我們弟兄八人，真要將二小與翡翠鴛鴦鐲，獻至鐵善寺，那時節難免叫天下的英雄議論我李昆，太己的軟弱，再說李昆又不敢違背國法，正在萬難之時，可巧兄長到來，小弟倒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所以我才請衆

位俠客，隨同我兄一同至此。小弟平生，有五樣兒絕藝，獻醜於衆位俠客的面前，如果衆位俠客，勿論那位，能够隨着我練的上來，我這五樣兒絕藝，李昆情願綁二小，獻國寶，請罪於衆位俠客的面前。如若衆位俠客練不上來，我也不敢違背國法王章，我也綁二小，獻國寶，我等弟兄也請罪在衆位俠客的面前，王十古心中想道，好厲害的李昆呀，我們要練的上他這五樣兒絕藝來，他也將二小與國寶，交與我等，我們要是練不上他這五樣兒絕藝來，他也將國寶與二小，交與我等，話雖如此的說法，但是我們大家的名譽，就得從此付於流水啦，老俠客想到這裡，遂向李昆說道，太極公，你既然說你有五樣兒絕藝，我也得聽聽是那五樣兒呢。是一個人隨着你練五樣兒，還是大衆隨着你練五樣兒呢，請你將話說明，我們還不定行不行呢，李昆聞聽，遂說道，這五件絕藝，我先作出來，然後衆位俠客，隨我之後，再試這五樣兒絕藝。一位試下來也算，大家試下來也算，第一件絕藝，名叫八步打燈，第二件絕藝，名叫空行八步，第三件絕藝，乃是試藝，第四件絕藝，名叫登萍渡水，第五件絕藝，名叫平打十三丈五，又名狸貓登樹，此即李昆平生所學，情願獻醜在衆位俠客的面前，論到試此絕藝，兄弟我這邊兒，就是我們弟兄八人，我山中還有一個朋友，我把他也請出來，問問他是算你們那頭兒的，還是算我們這頭兒的，任憑他自擇，說着話吩咐手下人，去到後面，把我那位朋友請了來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去的工夫不大，就見家人陪着一位老者出來，衆位俠客舉目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秋佩雨，李太極遂向北俠說道，所有在坐的衆位俠客，不知秋兄，可曾認識，北俠聞聽，二眸子一轉，冷笑說道，在坐的衆位俠客，俱都是童林所請的英雄，在下我也在場，我爲什麼不認識呢，說着話，遂與衆人一一的相見，相見已畢，回頭又向李昆說道，太極公，將在下喚至八義廳，但不知有何金言示下，李太極聞聽，遂說道，我將老俠客請到，非爲別事，皆因我與王老俠客十古，已然議決，我等大家試五絕藝，本山就是我們弟兄八人，你原是遠來者爲客，你是算他們那頭兒的呢，還是算我們這頭兒的呢，北俠聞聽，接着說道，既然本山有你們八位莊主，我要在內，豈不是打攪，莫若杜

「就算他們那頭兒的吧，李昆聞聽，心中想道，這倒好，吃了我這麼些個日子，至到如今，他還是算他們那頭兒的。」想到這裏，遂說道：「秋賢弟之言，理當如此，請落坐吃茶，李太極遂又向王十古說道：「小弟所議之事，但不知我兄意下如何，王十古遂說道：「此事我也不敢自尊，我得跟大家商議商議，說的話，站起身形，向衆俠客說道：「適李莊主所議之試五絕藝，但不知衆位俠客，意下如何，衆人聞聽，你……我我看了看你，俱都是面面相觀，書中暗表，皆因這五樣兒絕藝，衆人之中，有會一樣兒，有會四樣兒的，有會兩樣兒的，這五手兒絕藝，都不完全，不用說別人，就按童林說，就帶登泮渡水這一招吧，順水皮兒上走，童林就不成，因此童林未敢答言，王十古一看這種情形，就知這這五手兒絕藝，衆人不能全都會，自己遂就把此事，攪在自己的身上，遂向李昆說道：「這五樣兒絕藝，衆人俱都行，我們情願領教你的第一手兒絕藝，李昆聞聽，遂向手下人說道：「速速與本莊主預備一切，手下人立刻預備了八仙棹兒，在桌案之上，放着一盞古銅的蠟盞，上面罩着一隻洋油蠟，書中暗表，這隻蠟是點過了的啦，先將蠟油燃化，在蠟油裡面，續上了幾根羊毛，爲的蠟油不往外流，李昆見家人收拾已畢，自己先出了大廳，用鼻子兒一找風頭，可巧一點兒風都沒有，書中暗表，外面要有風，可就不能在外面練啦，皆因燈燭的火頭兒怕風，此時李昆見院內無風，遂命家人將八仙棹兒，搭到院內，將蠟燭點着，將蠟燃融和了，然後來到大廳之內，向衆人說道：「請衆位俠客，到外面試藝，衆人跟着李昆來到院內，在東面兒一字兒排開，八位莊主，在西面兒站着，李昆遂向王十古說道：「那位俠客願陪李昆比試第一手兒絕藝，王十古聞聽，將要問那一位願往，這句話尙未出口，就聽旁邊有一人答言說道：「不才小弟願試第一絕藝，李昆舉目一看，答話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鎮八方，紫面崑崙俠，童林童海川，李昆看罷，心中暗想，童林要真能够八步打燈，就不枉他與一家武術，正自思想之際，就聽王十古說道：「童賢弟，多受累吧，童林遂向李昆抱拳說道：「太極公，請先獻藝，童林願作第二者相隨，李昆抱拳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李昆就要當場獻醜了，說着話，由棹案之前，向前走了八

步，將身形轉過來，面對着桌案上的蠟燈，施展打燈之法，這個打燈，也不是用兵刃打，也不是用暗器打，這一手兒，在拳術之內，名爲拳能變掌，掌能撲燈，在八步之內，用掌一擊，蠟燈立滅，要按着練武術的拳，這一招兒，打的是內氣，武術之中，有一手兒掛畫，比如兩個人動上手，這一掌能將敵人打在牆上，雙足離地，就彷彿貼在牆上一般，叫他在牆上貼一會兒，再掉下來，還叫被打的這個人，不能受傷，此名叫掛畫，別看練絲竹管絃的，講究五音六律，練武術的也講究打手音，手音兒就是心肝脾肺腎，分用那一部分的力量，可是就是練不會八步打燈的手音，怎麼單獨八步打燈呢，不會十步打燈呢，不行，人的氣力不足十步，皆因的上天，下地，八方合成，十方萬靈，除去上天那位主宰，可以佔全十方，人生在天地之間，在娘的腹中懷胎，但凡男兒，都不能十個月滿足，頂多不過是九個月零十天，瓜熟自落，惟有女性，可是十月滿足，所以人生天地之間，不足十者，十者爲貫數，若不然怎麼說八步打燈呢，皆因人不足十的貫數，就是補那二十天，練武術的大家，也不能欺天，此打燈之法，慢說是十步，就是八步將燈打滅，非得是混元一氣之法不可，李太極今天站在衆人的面前，站立在八步之內，雙足並齊，身形向下一蹲，左腿往前一伸，掌尖兒朝天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後，就彷彿足登圓球，手扶圓球的一般，按天地如卵形，此名叫太極中心一點，目往前視，左手往回一抽，左手掌往前一遞，丹田一叫真力，喊了一聲哈，衆人一看，桌案上的蠟燭，被李昆的右掌撲滅，衆人齊聲喝彩，李昆隨着將手往回一撤，內氣仍貫入丹田，遂含笑向童林說道，請閣下當面顯藝，童林聞聽，遂抱拳向衆人說道，在下學藝年淺，八步打燈之法，不定行不行，望衆位多多原諒，說話，站在李昆所站的原處，童林那個打燈之法，可跟李昆一樣，李昆打的乃是正式兒，童林這個架式，是偏式兒，童林將身形一斜，面向東說道，衆位請看，遂着面向南一轉，二目直看臘燭，此時家人早，將臘燭燃着，火頭兒着的正旺，童林上右步，右手順着左手低下一穿，掌心對着臘燈一擊，口中喊道，嘿，就見臘燈的火頭兒，應手而滅，衆人一齊喝彩，此時童林將架式往回一收，氣歸丹田，口

中說道：「醜獸醜，滾退入東面兒。」王十古又向李昆說道：「這一手兒絕藝，大概完了吧，我們情願領教你那二手絕藝。」李昆又吩咐家人預備一切，工夫不大，家人抱來十六根竹竿兒，全有核桃粗細，就見家人拿着鐵錘子，鐵錘子，在地下畫好了圓形，在圓圈兒的四週圍，用鐵錘子鑿了十六個窟窿，才將十六顆竹竿兒，全都插好，竹竿兒原是九尺長，插在地下一尺，外面還有八尺高，這個圓圈合有一處，整整的是八步，人邁一步，爲半步，邁兩步爲一步，二步爲一弓，一弓五尺爲一步，這手兒工夫，必須用十六顆竹竿兒，若運用着工夫，在竹竿兒的頂兒上，走一個圓圈兒，就爲空行八步，若練好了空行八步，方稱得起真實的飛簷走壁呢，李昆見家人安置停妥，遂向王十古說道：「兄長，第二手兒空行八步，但不知那一位隨着小弟試藝，李昆將話說完，面有德色，書中暗表，這手兒頂最難，雖然看着不算回事，要按出練的時候說，可就難啦，先用沙板兒磚，在院子當中，平着擺一個圓圈兒，人先在沙板兒磚上走，剛一走的時候，一定雙足沒有工夫，總邁空步登不到磚上，工夫一長了，雙足也有了准兒啦，一邁步就是磚，雙足落不了空啦，然後把磚橫着立起來，走沙板磚兒稜兒，沙板磚一定一登就倒，日子長了，腳登在磚上，磚不倒啦，然後再按着夜行術的工夫，鶴行鶯伏，磕膝蓋碰胸脯，腳後根兒打屁股蛋兒，在磚上頭跑，這個磚仍然不動，再將磚豎着立起來，走這個磚頂，練法與前一些，及至在磚上練成啦，可就不走磚啦，走什麼呢，走米麵舖裡那個出號兒人的簍羅，羅簍羅放在平坦之地，裡面滿滿的裝一下子小磚頭，都要核桃大小，天天按着夜行術的工夫，在簍羅邊兒上走，一天往外拿一塊磚頭兒，日子一長了，簍羅裡面的磚頭兒，可就沒啦，人仍然在簍羅邊兒上走，還不能叫簍羅翻了個兒，因爲什麼簍羅翻不了個兒呢，皆因這個人在簍羅邊兒上，走的快啦，簍羅沒有翻個兒的工夫啦，練完了簍羅，這才練這十六顆竹竿兒，剛一練的時候，地裡面埋一尺，外面露出一寸，仍按夜行術的工夫，用腳尖兒登着竹竿頭兒，練來練去練的，腳底下有了准兒啦，再一寸一寸的往上長，長到八尺爲度，這一手兒工夫，是爲窟房越脊，不怕這間屋子，離着那間房多遠，只要是

有一點兒接腳的東西，可以縱身形，先奔那個接腳之處，用脚尖兒一點，就可以越到那間房子上去，閑言少敘。單說李昆向王十古說道，老俠客，但不知那一位願意隨着小可，練這第二手兒絕藝，未等王十古問，就聽旁邊兒，有一人答言說道，小弟我來陪着你練這手兒空行八步，李昆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，李昆遂說道，賢弟既然願意，隨着我練這手兒八步登空，那麼兄弟你就多辛苦吧。說着話，李昆身形向上一縱，縱起有一丈多高來，右脚尖兒，站在竹竿兒的頂兒上，身形往下一蹲，左腿往前面一伸，脚尖兒往上一揚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後，目往前視，腰眼一疊勁兒，身形向前一縱，左脚尖站在第二顆竹竿之上，右腳又換到前面，仍然揚着脚尖兒，將左手撤回，右手換到前面，把架式定住，再往前縱，兩手來回的施轉，就如同手扶着圓球，足踏着圓球一般，工夫不大，整轉了一個圓圈，然後由竹竿兒上面跳將下來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遂向北俠說道，請賢弟試驗空行八步，秋田聞聽，遂說道，如此小弟就獻醜了，自己也來到竹竿兒的面前，書中代表，北俠的空行八步，跟李昆就不一樣啦，李昆是按着太極的工夫，以兩手作襯，北俠是以兩膀作襯，他是按青蜓三點水之法，說着話北俠縱身形，縱起有一丈四五，先用左腳點住竿竹頂，右腳往前一伸，兩隻胳膊左右一伸，揚着頭作青蜓點水之法，左腳一用力，往第二顆竹竿兒上一縱，右腳又站在竹竿兒之上，仍是青蜓點水之式，工夫不大，將竹竿兒走完，縱身形跳將下來，氣不湧出，譚笑自若，遂向李昆說道，此第二絕藝，可曾完否，李昆說道，第二絕藝已完，請自休息，遂又命家人將竹竿兒撤去，家人收拾已畢，照舊將院子墊平，李昆遂向王十古說道，這第三個問題，可就是比試武藝了，衆位俠客若是勝的了我們弟兄八人，然後在比試第四絕藝，不知王大哥以爲如何，王十古聞聽，帶笑說道，隨閣下自便，李太極聞聽，遂向自己的兄弟們說道，你們那一個過去，與衆位俠客比試，話言未了，就聽有一人口念阿彌陀佛，小弟願往，李太極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四莊主，鐵臂羅漢法禪僧，李太極說道，四弟多加小心，法禪說道，不勞兄長囑咐，書中代言，由從杭州攜，法禪被童林掌震回山，病體痊癒，自己

每日用功，現已工夫復原，今見李昆一問，自己這才答言，要報昔日一掌之仇，這才來到在院子的當中，手打問心，口念阿彌陀佛，小僧法禪，今奉我兄長之命，特為領教衆位俠客英雄，勿論那一位過來賜教，小僧情願奉陪，言還未盡，就聽東面兒有人答言說道，待小可陪着你走兩趟，法禪抬頭一看，就見此人乃是中等的身材，身穿藍綢子薄棉袍兒，裡面穿的月白綢子的夾褲夾襖，腳底下穿着白襪雲鞋，往臉上看，兩道黃焦焦的眉毛，一雙金睛，鼻直口闊，大耳有輪，面皮發白，微有幾根黃胡鬚，和尚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湖南三義莊的神刀紅眉叟，鄭奎鄧天雄，和尚看罷，遂說道，久聞閣下拳術精奇，小僧不才，正欲領教，老英雄請來上招罷，鄭奎聞聽，遂說道，禪師能為出衆，掌法高強，鄭奎乃微末之能，焉敢與你比試，不過給你墊墊招就是了，和尚說道，老英雄不必太謙，請速進招，鄭奎聞聽，用左手一領和尚的眼神，右手照着和尚的胸膛，就是一掌，和尚用右手往上搭，向左一岔步，左手掌對准鄭奎的前心打來，鄭奎往旁邊一閃，不提防和尚的右手一反，用了一個反臂撩陰掌，正打在鄭奎的小腹之上，老英雄應掌而倒，復又翻倒站起身形，雙手握着小腹，雙眉緊皺，敗回了東面兒，和尚復又開言說道，方才這位鄭老英雄，與我動手，他的武藝倒是不錯，可是要與小僧動手，稍差着一點兒，皆因他一時沒留神，被我一掌打倒，還有那一位請過來，小僧奉陪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東面兒又有人說道，待小可我請教請教，和尚一看，此人的穿章打扮，此人在中等的身材，還高着一扁拳，身穿米色綢子的棉袍兒，裡面是藍綢子的夾褲夾襖，足下白襪雲鞋，往臉上看，四方臉面，兩道長眉，一雙虎目，神先炯炯，高鼻樑兒，四字方的海口，大耳有輪，領下三絡墨髻，洒滿了前胸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高麟高元甫，和尚遂道了一個請字，高麟往前一搶步，使了一個雙風灌耳，雙拳直奔法禪的左右太陽穴打來，和尚見雙拳臨近，用了個雙手分雲式，將高麟的雙拳往外一崩，隨着將雙掌向裡一推，這一招兒名叫推窗望月，雙掌正按在高麟的胸膛之上，高麟趕緊往後一撤身，法禪雖然雙手落空，隨着又一斜身軀，將在左手往同一撤，右手用了一手兒單撞掌，直奔高麟的

華打來，就聽和尚喊了一聲，嘿，高麟倒退了幾步，身形站立不穩，坐在塵埃，翻身站起，敗回東面兒去了，法禪口念阿彌陀佛，還有那一位過來，小僧再陪着你走個三合五趟的，此時就聽有人答問道，禪師武藝高強，不才要領教一二，說着話，由東面兒繞出一人，也是中等的身材，生得細腰紮背，身穿藍綉子棉袍兒，內襯灰色綉子的夾襖，足下白襪雲鞋，往臉上觀看，紅潤潤的一張臉膛，兩道殘眉，壽毫多長，一雙虎目，神光足滿，準頭端正，唇似丹霞，大耳朝懷，領下半部花白髻，精神百倍，帶笑抱拳說道，我觀看大家動手，技癩難撓，特地前來領教禪師，將話說完，左手一幌，右手對准和尚面門，就是一掌，和尚上左步，用右手往下一搭，左手跟着用了個單風貫耳，楊萬春往下矮身，剛剛躲過了這一掌，不提防和尚的左手，向回一撤，用了一手兒鞭轟翻車，右手直奔楊萬春的太陽穴打來，楊萬春一低頭，雖然躲過太陽穴，未曾躲過下肩頭，只聽八的一聲，楊萬春站立不穩，向前邁了兩步，爬伏在地，和尚一掠手，口念阿彌陀佛，遂說道，小僧一時失手，閣下多要擔待，楊萬春站起身形，一語不發，敗回了東面兒去了，法禪和尚連勝了三陣，不由得面有德色，說話可就有些兒狂啦，遂說道，適方才這三位老英雄，能為到是不小，若是與小僧動手，他們可差的多，此時我領教的是成名的俠客，高明的老師夫，如要全似方才那三位武藝，就不必過來白費事啦，和尚這句話將說完，就聽東面兒有一位和尚，口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人隨聲音至，此人已站在面前，法禪舉目一看，面前站立一個和尚，胖大魁梧，身穿灰色的僧衣，腰中繫着一條絨繩，足有核桃粗細，燈籠穗左右飄擺，足下穿胖襪僧鞋，往臉上看，濃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輪，漆亮的頭皮兒，手中亦未拿着拂塵，法禪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童林的師兄，長眉長老鐵臂禪師普照，法禪手打開心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普照禪師，難道說你我同道之人，還要比試嗎，普照聞聽，遂說道，小僧學過幾手兒鄉下的笨拳，正要陪着四莊主過兩招兒，將話說完，合掌當胸，作出童子拜佛之式，法禪也知道普照是童林的師兄，遂不敢自傲，只得將左手一領普照的眼神兒，右手直奔普照的頭頂砸來，普照見

圖 俠 劍 正 雅

法禪的掌，來的甚猛，也知道法禪的劈掛掌厲害，遂即向左一上步，用右臂向上一穿，法禪以為普照這一手兒，是實招兒呢，將要用臂往回掛，焉知道普照的左手，順着自己的右臂穿過去，捋住了法禪的胳膊，往下一襯力，這一招名叫千斤墜，法禪往回一奪自己的臂膀，普照的右手，趁勢按在法禪的胸膛之上，身形一橫，這一手兒名叫踏拳，普照喊了一聲，哈，法禪應手而倒，普照往回一撤身，仍作童子拜佛之式，遂說道，小僧一時失手，得罪禪師，望祈恕過，法禪翻身站起，敗回了西面去了，李昆見四弟落敗，遂又向自己的兄弟們說道，那一位再過去，陪着衆位俠客走兩趟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有一人答言說道，小弟願往，李昆舉目觀看，原來是五弟賀永賀建章，外號人稱火眼金睛莫，李昆說道，五弟多加小心，賀永說道，不勞兄長囑咐，說着話，來到院子當中，遂向普照說道，多蒙禪師手下留情，並未發真力，不才賀永也要領教領教，普照聞聽，遂含笑說道，當場比試，不過是點到而已，閣下既要動手，小僧情願奉陪，說着話，仍是合掌當胸而站，賀永一看和尙，仍是等招，遂抱拳說道，請閣下進招罷，普照只得用右手使了一手兒單攢拳，直奔賀永的面門打來，普照一時的大意，那裡者過賀永早晚留着神呢，見普照的掌到，並不躲閃，遂將身形一斜，左手順着老和尙的手底下一穿，遂用右手又一穿，用了個雙手分雲，隨着又向前一推，這一手兒名叫虎撲子，老和尙一個沒留神，遂賀永雙掌打到，復又翻身站起，退回了東面兒，賀永此一見普照落敗，自己心中想道，普照乃是童林的師兄，交手未至一合，即當場落敗，不問可知，童林的能爲，也是平常了，書中代表，他那裏知道童林的厲害呢，若論童林的武術，比他師兄可強多啦，普照乃是帶藝投師，尙道明與何道源，並沒有傳給他多少武藝，童林乃是十五載的坐科，晝夜的苦功合在一處，可比個三十年的功夫，受過二位老劍客真傳，老和尙要跟童林比，他可就差的多而且多了，閒言少敘，單說賀永，戰勝了老和尙普照，未免的有點高趾鬼氣揚，也就沒把衆位俠客放在了心上，遂向衆位俠客說道，適方才我與那位禪師動手，也是他一時沒留神，被我用猛虎三絕藝之內的虎撲子，將他打到，還是那一位請過來，賀永

博願率金五古遂向眾人說道，那一位過去，陪着五莊主走上幾合，話言未了，有一人容言說道，
 五莊主休以大言欺人，待我李源領教罷，說着話，縱身形來到賀永的面前，抱拳說道，請五莊主遷
 招吧。賀永一看李源，就在中等的身材，真是乾把把的一團精神，遂口中說道，久聞閣下的英名，早
 已貫滿綠林，今賀永得受良教，真是歡喜的不得了，請你進招吧，李源遂說道，還是閣下先進招的
 爲是，李源無非是給你接後招就是了，賀永聞聽，遂說道，既蒙閣下承讓，如今我就不恭了，說着話
 向前上步，用右手直奔李源的華蓋穴打來，這一手兒名叫攢拳，李源見拳已到，並不慌忙，遂用左手
 往下一按，右手拳直奔賀建章的胸前便打，賀永也用右手往下一按李源的右手，不提防李源，手往下
 一搭拉，隨着賀永的手一轉，使了一個惡狠扒心，手掌仍然按在賀永的華蓋穴上，賀永再轉，可就
 來不及啦，李源丹田一叫真力，喊了一聲，哼，耳輪中響聽噹噹一聲，賀永隨着李源的手，就半在了
 塵埃，李源將手往回一撤，遂說道，得罪了，賀永羞羞慚慚，敗回，西面兒去了，李源遂含笑向西面
 兒說道，五莊主乃是藝體性傲，他一時沒留神，以致上我這麼一個當，我用惡狠扒心這一手兒，也沒
 打算取勝，想不到真用上啦，還是那一位莊主過來，李源情願接拳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西面兒有
 人容言說道，我領教領教這位李老英雄的掌法，李源舉目一看，答曰者非是別人，正是七莊主，青風
 過柳柳葉貓，韓忠韓殿遠，李源遂說道，久聞七莊主小巧之藝，可稱獨步，李源有領教之心，今日時
 逢恰巧，李源正好請教，韓忠聞聽，心中說道，我五哥尚不是他的對手，待我先發招兒打他，想到
 這裡遂用左手一領李源的眼神兒，用右手的兩個手指，直奔李源的雙睛便戳，李源遂將身形向左一閃
 ，雙手用了個雙勾掌，雙掌直奔韓忠的兩脅打來，韓忠一看雙掌臨近，賊着用手手往外一推，向左一
 上步，掄左臂直奔李源的太陽穴便打，李源一矮身形探右掌，直奔韓忠的脅下便打，韓忠見掌到勢
 猛，將要閃身形，李源豈肯相容，掌心一用力，遂說道，你驕下能，韓忠也聽話，咕咚一聲，翻身栽
 倒，韓忠爬起來，雙手攬着左臂，敗回了西面兒，李源往後一撤步，含笑抱拳說道，方才我一時失手

個葉底偷桃厲害，不用說，踢在腎囊上，就是踢在肚門穴上，也有性命之憂，于爺乃是年老之人，豈忍用此絕招，故此急忙將腿又撤回來，遂將身形倒退了幾步，口中說道：六莊主，保重身體，這一招兒算我贏啦，唐龍一聞此言，就知道老人家手下留情啦，遂抱拳說道：多謝老俠客手下留情，遂轉身形，退回了西面去了，于爺含笑說道：還有那一位過來，老朽奉陪，話言未了，就聽有一人答言說道：老俠客這一招葉底偷桃，別人可作不到，可見得你武藝純熟，在下胡廷，也要領教領教老俠客的掌劍法，說着話，臨白當場，于成舉目一看，只見二莊主身體枯乾，形若猿猴，于爺也知道，胡廷雙臂如鐵，武術天生的恰巧，我倒要留神，想到這裡，遂含笑說道：二莊主武術精通，于成年邁，豈是你的對手，沒有別處，二莊主你可得多承讓，這一會這沒辦，我也進一招，說着話，右手手掌直奔胡廷的

圖

面門打來，胡廷見掌已到，將要用右手穿于成的右拳，他那裡知道于爺招數的厲害，遂將手往回一圈，身形向前一進，用了個定星肘，右肘直奔胡廷的華蓋穴便戳，胡廷用右手一托于成的右肘，身形將要向右閃，不提防于成這一招兒裡面，還套着招數呢，借着胡廷用手一托他的右肘的時候，將掌心往上一番，手背往下一落，這一反掌，正砸在胡廷的面門之上，這一手兒名叫捧掌，打的個胡廷二目難睜，鼻子發酸，熱淚直流，雙手握着面門，敗回去了，于成往回一撤步，帶笑說道：真便宜了這位二莊主，他還要再不敗回去，我的手在一番個兒，我總得撓他一下子，既是二莊主回去啦，這一個要該大集莊主了吧，李昆聞聽于成之言，遂向左右一看，就刺了自己的八弟，田方田子步，末能過去動手，真真教他過去，也只得甘敗下風，想到這裡，遂向眾位兄弟們說道：你等不許過去動手，待我請教于老俠客，說着話，自己來到于成的面前，含笑說道：多蒙閣下手下留情，我之盟弟，總算是短練，不才李昆，情願奉陪，給老俠客你接招數，說着話，恭恭敬敬的將身形站隱，兩手一穿，作出韋駝捧杵之式，遂向于成說道：老俠客你接招吧，于成一聽李昆之言，眼又目一看李昆擺出來的架式不俗，于成

知道李昆比那上位置的多，自己必須小心留神，保全自己的名譽要緊，遂向李昆說道：咱們兩個人

動手，跟他們可就不同啦。閣下是以太極十三式，自立一家，武術的工夫，當然絕頂，今天同着天下
 的俠客英雄，老朽正好領教。將話說完，仍然是花拳的架式，名叫跨虎登山不用忙，左手一領李昆，
 眼神，右手拳直奔李昆的胸膛便打。李昆見拳臨身切近，遂向左一閃，用手打算要扶于成的右膀。于
 成遂將右手往下一搭拉，跟着又輪起來右掌，向李昆的頭頂便砸，李昆往右一閃，不料想于成這一招
 之中，暗藏着兩招。跟着又用一個單風貫耳。直奔李昆的太陽穴便打。李昆遂即換式，將身形往下一矮
 ，雙手向前一遞，直奔于成的小腹便打，這一招名叫雙托掌，于爺准知道他這一招使不上，必要用退
 步擦陰掌。于成知道他這一家武術，變幻無常，自己並不碰他的鋒銳，李昆一看于成，並不還招。身
 形竟自閃躲。明知道于成是又要發懷，又是用以逸待勞之法，前次在鐵善寺。于成掌打濟源。就是這
 麼打的，我可得多多的留神，因此李昆也就不敢冒險進招啦。自己一面動着手，一面觀看于爺的掌法
 ，就見于成，雖然一百餘歲的人，真不亞似猿猴一般，身體非常的伶俐，于成動着手，也老自留神觀看
 李昆。就見他處處彷彿拳腳不弱。其實裡面暗藏着鋼骨，拳術到了不用之時，守如處女。臨到要用的
 時節，真是出如脫兔。于成一看李昆，深得拳術的奧妙，拳法的變幻，于成也不敢輕易進招，因此二
 人戰的這個時候可就大啦。因為他二人各自小心，一時勝敗難分之際，就聽廳東面兒，有一人高聲喊
 道，太極公武術絕頂。于老俠客掌法精奇，二人焉能分出勝負來呢，不如于老俠客暫時後退，太極公
 且請收招，待小可領教領教，于成動着手，忽聽有人叫他撤下去，很對自己的心思，皆因自己不能
 進招取勝，究屬是等而無功。于爺這才用了個斷掌，又打了個反臂錘，這乃是臨走留招，恐怕李昆在
 後面暗算。李昆並不追趕，此時于爺一看，答話者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童林，書中代言，皆因童林見李
 昆掌法出衆，于老俠客難以進招，自己怕于老俠客年邁體弱，倘若一時疎忽，敗在李昆的掌下，豈不
 將一世的英名，付於流水，又往左右一看，所有的俠客，俱都是如狼似虎，童林想道，雖然如此的狀
 况，真要與李昆交手，也未必准能取勝，自己又一想，捉拿盜寶二寇的責任，原是我本身的責任，

難道說，真就仰仗人家王十古嗎，若真依賴他人，也叫天下的俠客恥笑於我，倒不如我將于老俠客擒下來，我與李昆決一勝負，想到這裡，這才高聲喊喝，將于成換將下來，自己遂即走至近前，向于成說道，請老俠客暫爲休息，于成遂抱拳說了一個請字，退回丁東面兒，童林含笑向李昆說道，方才觀看閣下，掌法出衆，今童林情願與閣下接招，不知太極公可肯賜教否，李昆今見童林身臨當場，心中說道，我闖的就是你，我先將你戰敗，然後我再與王十古週旋，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抱拳說道，李昆久聞童俠與一家武術，威震寰宇，是我未能得見閣下的掌法，今既與閣下在此相見，正好請教，李昆武術不精，望閣下賜教是幸，說着話，仍用了個韋護捧杆之式，當中一站，遂說道，請你進招吧，童林見李昆說話和氣，遂說道，童林不過微末之技，乃是粗笨的拳脚，豈能合莊主之意，說着話，將身形向前一縱，遂說道，小可得罪了，左手向前一穿，右手順着左手的底下，直奔李昆的胸膛打來，這一招名叫葉底藏花，李昆見掌臨近，身形一斜，用了個單勾手，向童林路臂上一按，童林又將左手往前一穿，用了個抽樑換柱，右手筆直奔李昆的胸膛，李昆雙手又一扶童林的路臂，童林左手向前一遞，右手一圈，這一招名叫小鬼掏腮，李大極遂將身形向左一閃，右臂往上一撩童林的左臂，跟着就是一掌，直奔童林的胸門，這一招名叫單看掌，童林遂又用了個伏地龍，穿着手繞到李昆的身背後，雙掌一擠李昆的腰脊骨，李昆又用了個鴨子翻身，反臂就是一個劈掌，直奔童林的頭頂碰來，童林右手往上一穿，這一招名叫撥雲顯日，李昆趁式換招，二人戰在一處，兩旁的衆位俠客，一個個都注目觀看，李昆原是大極十三式的功夫，佔了一個中心一點，是由內往外攻，形若圓球，所謂不來不拒，不離不棄，按拳經有云，任憑拳脚來得猛，全仗四兩撥千斤，童林使的是綿絲柳葉磨身掌，佔的是四相八卦，是由外往裡攻，全憑着是借式變招，幻化無窮，按拳經上有云，人不近我，我欲近人，暗藏一動而八進，所以他們二個人，是剛柔相濟，勝負難分，李昆暗地觀看，童林的出入進退之法，則如同天地暗和，動則如同驚牛烈馬，若稍微有一個不留神，手掌打在身上，當時就得成了廢人，再

一看童林腳底下的步履清楚，掌注擇的明白，真棒得起，靜任動，動生靜，絲毫小訛，李昆呵呵佩服，心說，這就是我，若是旁人，早就敗在童林的掌下，工夫一大了，李昆見童林的招數太少，書中代言，童林的掌法，尙未學全呢，童林動着手，也暗自留神觀看李昆，只見李昆雖然年邁，掌法却還不老，真是柔中有剛，取其敵不近我，我不近敵之勢，明明是以柔克剛之法，童林暗自思索道，錯非是我，今天可就輸與李昆了，真不枉他名頭遠震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童林與李昆動着手，彼此誰都不肯讓誰。正在酣戰之際，如同鷹拿燕雀，難以開交，此時王十古看着他們兩個人動手，不由心中想道，童林與衆位俠客，把我請出來，解決八卦山之事，真若教他二人分出勝敗來，我看着也沒有多大的意思，倘若童林輸在李昆的掌下，我怎能對得起衆位俠客呢，到不如趁着他二人勝負未分之際，我將童林換下來，我用我的五行八卦掌，會戰李昆的乾坤太極圖，自己想到這裏，急忙回頭，與自己的徒弟應太和說道，速速將我的八卦掌取出來，應太和遂將包裹打開，將五行八卦掌，交與王十古，何爲五行八卦掌呢，這對兵刃約有核桃粗細，二尺四寸長，按天地二十四氣，上面有五個雲頭兒，托着一個手掌，五指按五行，手掌兩當中，上有八卦文，兩柄一樣，這對兵刃是用鈍鋼打造的，外面掛了一層烏金衣兒，越發的加重了，王十古將兵刃往懷中一抱，轉身向衆位俠客說道，列位給我看着一點兒，待我與李昆答話，說着話，邁步來到院中，口中說道，二位武藝同等，戰的工夫實在不小啦，又不分出勝敗來，這也不是仇敵惡戰，何必分出雌雄呢，不如童林俠客讓招，太極公退步，海川既然領教過太極公的掌術，不才王十古也要領教李大弟的乾坤太極圖，言還未盡，李昆與童林彼此往兩旁一撒身，二人又彼此一抱拳說道，高明高明，童林遂向王十古說道，童林已領教過了太極公，請你老人家，向前答言，王十古說道，童俠客，請你給我看着一點兒吧，童林這才退回了東面，王十古將五行八卦掌，往身後一揣，遂向李昆說道，李大弟，當年你我弟兄，對坐談論武術，我也未能親自領教賢弟乾坤太極圖的招數，今天借重童俠客與你比試五絕藝，愚小兒要領教賢弟你的太極圖，不知賢弟可肯賜

敢否，李昆也早就有意與王十古比試，今聽王十古之言，遂說道，老哥哥既然要與兄弟比試，小弟豈敢不陪，說着話，遂對手下人說道，將我的太極圖拿來，工夫不大，將太極圖拿到，大家一看這對兵刃，也有核桃粗細，也是二尺四寸長，上面有五個雲頭兒，托着一個盤口大的乾坤太極圖，也是純鋼打造的，外掛一層烏金衣兒，李昆接過了太極圖，遂向眾位俠客說道，我與王老俠客，乃從舊交，今天不過是手談，求眾位俠客，多多的指教，給我們哥兒兩個看看點兒招，李昆要獻醜了，說着話，對着王十古一抱拳，遂說道，兄長請，隨將身形向下一矮，兩柄太極圖一分，一個指天，一個指地，王十古將五行八卦掌分開，往懷中一抱，身形一矮，作出雙手捧日的姿式，遂說道，請賢弟垂招，李昆聞言，遂用乾坤太極圖向王十古的面上一拍，王十古見太極圖臨近，遂向左一上步，用右手的單掌，一搭太極圖，趁式向裡一滾，單掌直奔李昆的胸膛，李昆左手的太極圖，往前一遞，與自己的右手太極圖，合成一個十字架兒，打算要鎖王十古的八卦掌，王十古左手的八卦掌往下一落，右手掌蓋着李昆的頭頂便打，李昆用雙太極圖往上一架，王十古趁勢用右手掌底下用了個擦陰掌，李昆雙太極圖往下一落，將身形一閃，王十古遂即換式，二人戰在了一處，王十古一看李昆雙圖的招數，與當年說教的招數一樣，不由得心佩服李昆，是誠實的君子，李昆也留神觀看王十古的掌法，也是與當年所談，絲毫無差，他二人彼此都是三百六十招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工夫不大，三百六十招俱都用完，彼此都是着一樣的招數，兩旁的眾英雄，武術淺的，自不必說了，也看不清他們二人的招數，人物高尚的英雄，武術精熟的俠客，早就看出來啦，他們兩個人的招數，都是一般無二，看他們兩個人，四柄兵刃走馬了，腳底下的步眼兒，擇的清清楚楚，手底下異常的伶俐，就彷彿似熟套子一樣，二人各施所能，身步滴溜溜的翻轉，別看他二人年邁，就是童子，也沒有他二人伶俐，二人動手的工夫，可不小啦，書中暗表，他們二人一個是無心，一個是有心，何為無心呢，就按李昆說吧，自從與王十古見面的那一天，李昆自知與王十古比肩之藝，他也不甘深奧裡頭研究，這就叫作無心，王十古與李昆可不同

啦。李昆當初就是個財主，他練武術不過就爲尋是遊戲好交，凡事他都大大意的，王十古可就不然啦，他原先就是江湖人，凡在江湖綠林道內大小微細之事，皆都研究精細。由打與李昆分手之後，回到家中，自己想想，李昆武術與自己一樣，在天下綠林道之中，可稱得起是找的勁敵對手，倘若日後有犯心之時，我這對五行八卦拳，就難勝他的乾坤太極圖，自己一酌量，非得設法保住自己這對兵刃。後來無慮方可，自己拿住主意，在家中終日的研究，這才研究出一手兒敗中取勝的招數來，今日跟李昆動着手，就要用這一招，遂用左手向李昆面前一點，遂即轉身，左腿向前，作出了一個敗勢，右手掌護着自己的後面，左手掌在右肩頭上一抗，看就彷彿是敵不過李昆啦，欲要跳出圈外的形式，李昆動着手，見王十古氣力衰弱，招數發疲，虛幌了一招，打算要跳出圈外。李昆心中想道：老哥哥今天我可有點兒對不過你，你要打算走不成，李昆想到這裡，往前一搶步，左手的太極圖用了個擦陰，直奔王十古的腎囊打來，右手的太極圖直奔王十古腦後便打，自己惟知道王十古脫一躲不開，二，准得中上一下，自己打算倒不錯，總要差不上當，只願他這麼一追，焉想到王十古暗藏數中取勝的招數。王十古一苦後面的脚步臨近，遂將身形往右一轉，與李昆來個對面兒，左手掌向上一支李昆的大極圖。右手掌將李昆的太極圖往下一按，煞是好看，一對五行八卦掌，拿住了一對乾坤太極圖，就彷彿兩隻手搶了兩塊燒餅一樣。王十古遂又將雙掌，順着太極圖的圓杆任裡一推，李太極若不撒手雙圖，兩手必帶重傷，自己又捨不得，只得將左手一撤，耳輪中就聽得一聲響亮，左手的大極圖墜地，李昆遂即撒身。王十古並不往裏進招，雙手將八卦掌一捧，含笑說道：太極公，將兵刃拾起，你我二人再戰，李太極將兵刃交行手下之人，抱拳說道：還是兄長武術高明，小弟業已敗北，豈敢再戰耶，王十古微笑說道：賢弟既然敗北，第四件絕藝，又當如何呢，李太極遂說道：請圓衆位俠客，試第四絕藝，登萍渡水，王十古聞聽，遂說道：且慢，既然已到了第四絕藝，那盜寶的二位少莊主，與翡翠鴛鴦鶴何在，李太極聞聽，回頭向手下人說道：將韓寶吳智廣推出來，左右答應一聲，

工夫不大，由西面兒兩個教人推着一個，但見二小，俱都是牢綁二臂，押至李太極的面前，李昆由韓寶的兜囊之中，取出一個黃雲緞子的包裹，上面四週圍的鈕扣，將鈕扣解開，裡面還有一個黃雲緞子的軟墊，把軟墊撤下去，由裡面將玉錫取出，這是李太極誠心爲的是看看衆位俠客，懂得國理不懂。倘若衆人見了玉錫不行見君之理，那就失了俠客的身分啦。此時王十古看見李昆掌心中扎着玉錫即刻與衆位俠客，整衣行禮，衆人禮畢，就聽李昆說道，那一位賢弟將這兩個奴才，押到後面望雲亭，看守玉錫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聽旁邊有人答言說道，小弟願往，李昆回頭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四弟法禪五弟賀水。李太極將包裹交與法禪，向手下人一擺手，吩咐押下去，說着話，早就有人推推擁擁，將二小押往望雲亭去了。李太極這才說道，請衆位俠客還勞相隨，去到九宮連環堡之外，試觀第四絕藝，衆人一同點頭說道，請莊主頭前帶路，衆人跟着李太極，出了九宮連環堡，兌爲澤的方位。王十古用目觀看，山頭之上，甚是平坦，往西走了不遠，約有半里之遙，就見前面有一道山溪，南北看不見兩岸，東西約有三丈多寬，裡面是澄澄的清水，王十古正在觀看之際，就聽李太極說道，兄長，若要由此水皮兒上過去，名叫登萍渡水，這山內山有多高，水有多深，小弟盡知，小弟時常在此用功，今日不知那位劍客，願隨李昆試此絕藝，王十古遂向衆人說道，此第四絕藝，那一位願隨太極公比試，將話說完，一看衆人俱都面有難色，王十古自知衆人難以登萍渡水，遂又向李太極說道，這麼辦吧，這一回我陪着兄弟你練吧，說着話，一哈腰由地下拾起了一塊小石頭，往水中一擲，只聽嘩咚一聲，書中代言，王老俠客這是試試水的深淺，大凡練登萍渡水的，都得先問問水的深淺，水若不過五尺，水的力量小，托不住一個人，故此王十古先測量測量水的深淺。一聽水聲一響，原來水的力量甚大，只願王十古這麼一來不要緊，李太極在旁邊兒瞪了王十古一眼，心中暗道，怪不得三國中的周郎，曾說過這麼一句話，既生瑜而何生亮，要按而今我說，就得說既生李太極，何生王十古，他真是我一個勁敵，自己正在凝神之際，猛聽王十古說道，李大弟，你就先施展絕藝吧，待劣兄奉陪就罷，

李太極開聽，遂向衆人說道：「列位俠客英雄，我要獻醜了，說着話，向正西一轉身兒，將大索往腰中緘繩上，接，遂即轉身向下一矮，作出弓登步的架式，兩手往前一伸，如同手按着圓球一般，跟着往前邁步，直奔水面而來。衆人看得真切，就見李太極俯伏鶴行，雙足踏的水皮兒作響，就聽吧吧吧的聲音，踏向溪水四濺，工夫不大，已走到彼岸，復又翻過，照舊走回來，仍然是談笑自如。若書書的

癡 劍 正 癡

若到這裡，必要表一表登萍渡水的工夫，一個人若要順着水皮上走，閱者諸君，看看似乎有點兒懸虛，前文書着者已然表過了，登萍渡水這麼功夫，共有兩種，一種是蛇行，練的是身體主於輕巧，一種混元一氣之法，用上功夫，能將滿池子裡的水作動，借着水的力量，順着水皮兒上過去。這一招兒主於重，這兩種功夫，在頭集書中，業已註寫清楚，也就不必再爲贅叙，請閱者諸公，看本書第一集，便知明白，閑言少敘，單說李太極，試完第四絕藝，這可就該王十古了，王十古並不試藝，站立在西邊兒觀看這個泡子裡水的動作，李昆在旁邊兒看看，心裡可就明白啦，知道他方才看見我將這個池子的水，登時翻花，他是絕不肯乘此顯藝，他必須等候水凝到一處，他方才顯藝呢，李昆還是真猜着啦，王十古果然等着水定住，性，這才向衆人道，衆位請看，待王十古當衆獻藝，說着話，將身形向下一矮，作出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兩腳方踢膝並行，龍騰虎坐的架式，兩隻手往下一垂，邁步直奔水沿而來，衆人舉目觀看，只見王十古直奔溪水而來，雙足登着水面，水聲如作鐘鼓之音，走過了彼岸，遂又轉身形，兩隻手往下一揚，作兩手插天的架式，由西岸復又走回，仍是談笑自如，向李昆說道：「此第四絕藝，我算領教過了，第五件絕藝應當如何，李昆聞言，遂向王十古說道：「第四絕藝由兄長你老人家收場，恕不讓衆位再進九宮運環堡啦，由這兒轉至後山望雲亭，試第五絕藝，衆人當時起身，王十古點頭跟隨着李昆，繞走九宮運環堡的西面兒，轉到了正北，衆人一看，此處地勢平坦，遠遠的就望見正北的望雲亭，直插雲霄，書中代言，這座亭子當初蓋的時候，一半爲練功夫，一半是爲秋令涼爽，南北兩旁是平面兒，用山石砌成的，上面再扶上一層石灰，如同鏡子面兒一樣，共是十三

集 八 第

丈高，還有五尺的一段矮牆，共合是十三丈五尺，東西兩旁作出來的馬道式的台階兒，在上面正當中蓋了一座亭子，在南面兒懸上一塊匾額，寫的是望雲亭三個字，這個亭子是四方的亭子，又可作做亭。若要站在亭上，可以觀看八卦山全圖，各處的景緻，每逢到了夏令的時候，頂到朔望之時，夜間李昆同着七個盟弟，在上面飲酒賞月，又可乘涼，若要飲酒飲到高興的時候，李昆叫衆兄弟在亭子上面看着，他就演習這個平行十三丈五，狸貓登樹的工夫，怎麼練呢，他走到亭子的下面，面衝着亭子的正面兒，身子貼着牆，兩隻手往下垂，身子不動勁，竟用腳尖兒登着鏡子面，用一粒混元氣的工夫，氣兒要走上這十三丈五，順着這段矮牆，再縱到亭子裡面，大家彼此一笑，拿着這手兒工夫，作爲醒酒兒，王十古他們大家，那裡知道李昆有這麼一手兒熟技呢，書著到這裡，閱者諸君又說啦，當初他怎麼練來着，著書的著到這裏，可得給閱者諸君說明白了，這手兒工夫不算玄虛，在中古時代，練這手兒功夫的很多，著者在髣髴時代，時常的看見他們練，有一位董老師夫，他有幾個徒弟，他們都在盛國糧的倉庫裡面去練去，那時著者年紀尚幼，時常到倉庫裡面玩耍，在倉庫裡面，滿貯着國糧老米，那個米剛來的時候是白的，只要一入了倉庫，年分一多了，米就變爲黃的啦，因此叫作老米，前清的官兵，所吃的俸米，都是這個米，他們起初練的時候，往米上邊跑，方一跑去的時候，米是滑的，甲脚一登米，連人帶米都咕嚕下來啦，多會跑的用腳登着米，米不往下滑啦，這手兒工夫就算有點兒成效啦，可還不算到家，頂練跑板子，將板子坡着搭在山牆之上，人從地下往上跑，日子一長了，一點兒一點兒的往起立，立來立去，立的限牆一般平了，可將將板子撤下來，身子站在牆根底下，淨仗着腳尖的力量，丹田的一口氣，一步一步的往上走，果然能够走到倉庫的牆上去啦，這手兒狸貓登牆的工夫，才算完全，在前幾年有一位武術大家孫福田，也曾在天沙獻過此藝，所有這一套書上，所說的武術功夫，沒有沒有，並非是信口胡說，那一招，那一式，種一式的武術，都有出處來歷，總之實在書上，則言少氣，只聽幾位俠客，隨同着，李昆來到了望雲亭，仰面往上一看，就見亭子上面

矮牆的後面，有一張棹案，在棹案上面，網着兩個人，俱都是四馬倒攢蹄，頭對着頭，在棹案之上，放着一個黃包裹，不問可知，一定是玉鐲啦，衆人正自觀看，就聽李昆說道，列位英雄俠客請看，下面綁的是韓寶吳智廣，包裹裡面乃是國寶，勿論那一位，能够隨着我順着南面兒的平面兒走上去，就可以伸手捉拿二小請國寶，李昆情願率領我那衆位兄弟請罪，那一位願意，可速速的答言，這句話尙未說完，就聽有人答言說道，何必莊主再試此藝，待小可頭前獻藝，不行十三丈五，李昆聞聽，回頭觀看，答言者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童林，李昆遂說道，既是童俠客願意首先獻藝，你就請吧，書中代言，童林因爲什麼答言呢，皆因童林由江西臥虎山學藝一十五載，總沒離開那兩顆柏樹，轉樹之功，就是平形之法，若不然童林豈能答言，獻此絕藝呢，閒言少敘，且說童林轉身向衆人抱拳說道，童林微末之技，不足以動衆位俠客的瞻仰，千萬不要見笑，童林說完了話，够奔亭子之上，所有的衆人，有不會這手兒工夫的，以爲童林是由遠處往上跑呢，焉想到童林不慌不忙的走至望雲亭之下，面向着裡，氣貫丹田，雙手往下垂，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提項吊檔，就用腳尖兒登着平面兒的牆，直着身兒，往上就走，一一丈是兩步，十丈是二十步，衆人觀看，就見童林如走平地，只聽噹噹的聲音，工夫不大，已走上十三丈有餘，再一用力，又走了三丈，惟有這五尺，可就難啦，頂到十三丈上，有一道磚沿兒，若是邁的步兒小了，登着磚沿子的底下，只要氣一不穩，腳底下一滑，就得溜下來，若一步一大了，邁過了磚沿子，身形只要往後一閃，就得掉下來，必須到這個地方，脚一登着磚沿子，身形往上一長，用手扶住上面這個矮牆的牆頭兒，隨着一片腿，就踏進了亭子的，童林深知道這個理由，趕到了五尺磚沿子的那兒，童林遂用腳尖找着磚沿子，往上一挺身形，手可就够着牆頭啦，腰眼兒一疊勁，隨着雙腿往上一飄，就越到了裡面，衆位俠客齊聲喝彩，單說童林越過了矮牆，看見盜寶的二寇，四馬倒攢蹄網在棹案之上，童林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口中說道，韓寶吳智廣，你二人也有今日嗎，說着話，用手向前一抓，打算把他們兩個也提起來，以至手到處，就見這兩個人身形向下一軟

童林細一看，原來是兩個皮人兒，穿的甚奇，實與智廣的衣服，童林一看是兩個皮人兒，只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不由得氣沖牛斗，遂高聲說道，就是那李太極再獻出了二小與國寶，我也不能與他善罷干休，童林因為什麼說出這麼兩句話來呢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童林向來不失信於別人，他也是最惱恨別人失信於他，今天李昆請衆人試五絕藝，幸爾衆人把五樣兒絕藝全試下來啦，這才將衆人的名譽保住，若是試不下這五樣兒絕藝來，豈不將一世的英名，付於東流嗎，這就是李昆作事太已短見，童林的心內，本不願意李昆如此的行爲，如今李昆用兩個假人兒頂替韓寶吳智廣，不用說他失信在衆俠客的面前，這分明是拿着衆位俠客當做了嬰兒戲耍了，童林乃是直爽之人，焉能受得下去呢，前者就因爲金銀爛石島的九寨失信，童林與鎮東俠一怒，才將九寨斬首，今天童林這個氣就大啦，遂又將黃雲緞子的包裹打開，用目一看，將童林氣的雙眼發直，包裹裡面若是翡翠鴛鴦鐲，童林這個氣還小點兒，反至一看，原來是一塊半頭磚，童林遂一伸手，將兩個皮人兒提起來，來到短牆的前面，高聲喊道，太極公，這就是你那兩個師姪，你接人吧，說着話，將雙手一撤，就將這兩個皮人兒往下一擲，書中暗表，李昆並不知道這是兩個皮人兒，心中想道，童林哪童林，你作事怎麼這樣魯莽啊，這兩人被你這一扔下來，豈不生生的摔死，再者他們兩個人，乃是國家的要犯哪，你若將他二人摔死，你如何交差呀，想到這裡，李太極打了一個箭步遂往前一縱，伸雙手將這兩個人接住，等到把這兩個皮人兒接在手裡，才知道事中有變，遂回頭一看，又不見自己那三個盟弟，那三個人呢，就是那四莊主法禪僧，五莊主賀永賀建章，七莊主青風過柳葉貓韓忠韓殿遠，李昆明知道是他們三個人謹短，不顧弟兄們的大義，今既做出此事，叫我如何對得起童林，與衆位俠客呢，猛然又想起了北俠秋田，雙手托着皮人兒，口中道說，悔不聽秋賢弟之言，方有今日之錯，說着話，雙眼一發黑，氣往上一撞，身形隨着往後一仰，就要栽倒，就覺後面有一人，用雙手扶住，若不是有人將李昆扶住，李昆就得當時栽倒，閉過氣去，李昆將這口氣緩上來，回頭一看，有一人扶住自己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

秋田，李昆一看見北俠，遂又說道，我不聽賢弟之言，果然事出意外，叫我如何的處理，北俠聞聽，只是低頭不語，尋思良策。書中代言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，這個事情如同在鏡子裏一般，衆位俠客只知道其外的事情，不知道其內的事情，若不然李昆怎麼說出悔不聽秋賢弟之言，其事果出意外呢，所有這一片事，都在這兩句話裡頭包括着呢，前者北俠秋田由鐵善寺至八卦山，初次與兩造說和，那時節北俠到了八卦山的時候，李昆弟兄八人，把老俠客接到山內，李昆一問北俠因何至此，北俠以觀看師弟法禪爲名，李太極設宴款待，趕到夜晚，李昆與北俠抵足而眠，爲的是夜間談話，北俠也不知道李昆是什麼用意，以致至了晚間，七位莊主俱已安歇，李昆遂追究北俠的來意，北俠乃是堂堂的俠客，豈能被李昆苦苦的追究呢，遂就將自己被童林鎮東俠之託，明爲探望師弟，暗中爲給兩造說和，解決二小與國寶之事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李昆暗含着佩服北俠，做事正大光明，遂向北俠說道，

賢弟你既爲我們兩造的事情，遠路而來，不畏勞頓，這份兒人情，我們弟兄實在是在感謝不盡了，何況是你從中成全我們的事呢，真稱得起朋友的義氣，兄弟你既肯說了實話，我們兩造的事情，非由兄弟你身上完結不可，我若是一駭兄弟你，我就枉稱俠客啦，當初這件事情，其錯就錯在我的身上啦，皆因我既稱爲俠客，就應當規箴弟子，不能聽他等胡作非爲，因爲我有乖教育，山令不嚴，才釀此禍，可有一樣兒，童林他作事也有點兒太已粗魯啦，他既知盜寶二寇是我八卦山的人，我又有個小小的俠客的名譽，他就應當來到我的八卦山，前來見我，我還能說出什麼無禮的話來嗎，再者說，我也不能違背國法王章，我自當獻國寶，綁二小，我們弟兄還得請罪在童林的面前，童海川他不但來我的八卦山，戶倒約請鎮東俠，方有杭州插掌打我四弟法禪之事，就說他打我四弟，我也不惱，皆因我四弟下山之時，我勸之再四，他執意的不聽，總是他禍由自取，最可嘆童林，他乃是帶罪出都，捉拿盜寶之人，他就應當尋踪捕盜。才是正理，不應當協助鎮東俠，往太湖要鏢，戰敗三寨，結怨於鐵善寺，後來又在金銀爛石島，殺死了九寨，可謂與鐵善寺冤上加冤，方有重陽會發生，童林若不赴重陽會

他若先來見我，那時我出頭。不但獻二小與國寶，我還得與他們兩造解和取消重陽會，童林他並不前來，他反倒約請天下的俠客，各路的英雄，欲要封閉鐵善寺的山門，分明是敲山震虎，恐嚇於我，只顧他作事好看。無奈我的臉上可就難看啦，最可怪的是，就沒有一位俠客給他畫策，請他前來見我，與我們兩造說和，這還算好，幸爾今天兄弟你來啦，倒是我一個台階兒，若不然我們兩造，就得落個騎虎難下之勢。秋賢弟，你想想我說的這些話對不對，這件事情應當怎麼辦好，北俠聞聽，遂說道，見長你既然是一位明白人，這個事情總算是一誤再誤，一錯再錯，要依着我的主意，見長你避顯早委屈，就按着童林奉命捕盜兩題目，咱們兄弟不違背國法王章，遵守俠義道德的宗旨，將國寶與二小獻出，借着這個原因，咱們還可多交幾位朋友，好歹把這件事情敷衍過去啦，李昆聞聽北俠之言，雖然有理究屬心裡頭有點兒氣不平，遂向北俠說道，這麼辦吧，事情就依賢弟你，算是和平的解決，可有一樣兒，我得看看鐵善寺的動作，你在我這兒先住兩天，有什麼事情再說，北俠見李昆如此，也就不好往深裡再說啦，只得說道，見長凡事可要慎重爲是，李昆說道，秋賢弟你就不用管了，從此北俠以李昆軟困在九宮連環堡，可巧沒有幾天，劉俊冒雪下書，當日晚間，三小俠夜探八卦山，李昆命人下山一打聽，探事人回來報道，言說水晶長老畫策，十位俠客聘請王十古，李昆聞報，未免心中掛火，童林既不肯前來講和，又請王十古協助於他，分明是要以勢力相迫於我，我豈肯受其屈服，由此常命人前去打探，來人回報，言說王十古已到鐵善寺，李昆得着此信，將要派人再去打探，忽然外面有人報道，南俠客前來拜山，李昆一聞此報，就知必是王十古的主使，這才故意聚眾施威，在江面山頭內外，爲的是表示八卦山不受屈服，足可背山一戰，暗含着叫南俠帶信兒，南俠受奚落走後，李昆等到晚間，請北俠商議，要依着北俠的主意，打算叫李昆請王十古到八卦山，兩下一說和也就完啦，李昆想道，既然王十古到此，若要由王十古他這兒說和，不如由北俠當初說和啦，外人要是知道的，說我與王十古是故舊之交，由王老先生出頭了和，我還好看一點，外人要不知道的，必說我懼怕王

十古，再不然，必說我敗在王十古的手下啦，難免被外人談論與我，這才想出這麼一個法子來，憑我自己平生所學的五樣絕藝，打算要在八卦山勢藝，秋田攔之再四，李太極執意的不聽，最後北俠說了這麼一句話，既然兄長打算這麼辦，明天你派人到鐵善寺，聘請王十古與衆位俠客，來此比勢五藝，絕藝，你可得跟你那幾位盟弟商量好了，此事方可實現，若是你們哥兒八位意見不合，此事可千萬別辦，李昆含笑說道，秋賢弟你這個人太小心啦，我們弟兄江湖人稱八義，我待過我這七個盟弟，解衣推食，推心置腹，我先與他們商議好了，我才與兄弟你商議，此事絕無有舛錯，北俠聞聽，也就不便再往下問啦，這個地方，李昆的見識，可就不如北俠秋田啦，李昆以爲他這七個盟弟與自己情同手足，必然顧全大義，他焉想到人跟人不同，木跟木不同，犬跟馬不同類，李昆以爲自己對待這七個盟弟情高義厚，他們待我決不能無義薄情，焉想到這裡頭有好幾位，很不贊成李昆的，平常就說李昆做事托大，看不起人，內中都有情啦，頭一個就是青風過柳柳葉貓韓鍾韓殿遠，他原是黑虎門的一個大賊，他就講究偷盜竊取，偷來的金銀，也是任意的揮霍，就是李太極對待他多麼好，他總說沒有自己在外自由，這個人的良心够多麼黑呀，第二個就是五莊主賀永，他乃是陝西延津的一個大賊，就講究斷路劫財，什麼叫道德公理，他是一概不懂，仰仗血氣之勇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，他與李太極交友，讓李昆用禮義把他們拒來住啦，並非是他們心中所願的無非就是個將就服從，四莊主法禪的情由，前文也說過他，當初他就不是好人，由學藝的時候，他就恨師怨弟，目無長上，他雖然是個和尚，無奈他不守清規，不明白和尚這兩個字怎麼講，因此他們三個人的秉性偏左，明着與李昆互相交友，暗中他三人自結羽黨，其實李昆把試五絕藝的事情，也跟他们商議好了，他們三個當面也允許啦，焉想到是日晚間，韓鍾約請法禪賀永，到他的院內，在密室之中，開了個小小的會議，韓鍾不說李太極顧全大義，以遵守國法爲重，他反說李昆懼怕天下的俠客，不疼愛自己的徒弟，要將二小獻與童林，押解入都，爲的是向童林買好兒，法禪賀永這兩個，原是不明道理的人，聽韓鍾這麼一蠱惑，可就開

計於韓忠。韓忠這才道說，咱們明着還與李大哥相和，等到今夜三更天，我到咱們老弟田方那兒，偷兩個皮人兒去，明天試藝的時候，必然將韓寶吳智廣押往望雲亭，那時你們哥兒兩個應聲，綁送二小，我暗中把皮人兒吹鼓了，把韓寶吳智廣的衣服，給皮人兒穿上，用半頭磚將玉鐲換下來，然後我在西山坡預備一隻小船兒，帶着徒弟等候你們，咱們駕小船一同够奔玲瓏島，投奔大爺司徒明去，然後再命人打探咱們這位有能耐的李大哥，怎麼解決這個事，賀永法禪一聽韓忠之言，遂說道，真要這麼一辦，等到五樣兒絕藝試完，二小變成了皮人兒，李大哥不就受了熱了嗎？韓忠聞聽，帶笑說道，咱們管他呢，不是就爲着他這手兒嗎，閱者諸君，看起來交朋友的這本書兒，不可不加深讀啊，李昆當初交他們的時候，看他們全不錯，這才傾心吐膽，拿他們當作親手兄弟看待，又誰知人心叵測，實指望交他們幾條膀臂，互相扶助，沒想到險些兒沒把這條老命，送在他三人的手內，其實李昆與北俠交友，不過就是見面之情，面子都是法禪身上的，這一場事要沒有秋田，李昆不定落到什麼地步呢，這就叫交朋友得朋友的益，受朋友的害，這三個人就是李昆的喪命鬼，看起來交朋友够多麼難哪，韓忠如今說出這麼兩句話來，閱者請看，他還有一點兒良心啦，若不然他們三個人，結果怎麼不善呢，皆因他們心田太壞啦，這就是天理招彰，報應不爽啊，閉言少敘，書歸正傳，他們三個人把主意商議已定，果然把這件事情作出來啦，以致李太極來到望雲亭，童林獻藝已畢，將皮人兒扔下了望雲亭，李昆將皮人兒接在手中，用目一看，不見了法禪賀永韓忠，明知道事中的變更，由他們三人身上發起，自己又一想，平生對待他們三個人情同手足，不想會招惹出他們三個人，下此毒手，未免得一陣寒心，又一想事已至此，如何與童林交代呢，自己心中一發堵，雙眼一發黑，當時他急得身往後仰，若不

是北俠將他扶住，李昆當時就得閉過氣去，故此李昆才說悔不聽秋寶弟之言，方有今日之事，自己這箇事情又難以出口，一個盟弟不好，兩個盟弟不好，難道說三個盟弟都不好嗎，不用說，一定是自己的不好，鎮壓不住他們，但是事已至此，豈不將我難死嗎，此時李昆真是千難萬難，真是有口難分訴

，那兩旁邊的俠客英雄，一位位可就全搭拉了胳膊，誰也不肯出頭了解，這是什麼情由呢，就會因李昆要試藝五絕，幸爾大家好歹全試下來啦，這是沒什麼說的啦，倘若我們大家要試不下來，我們這俠客的英名，就得斷送在李昆之手，如今大家把這五樣兒絕藝也試完啦，原來是個皮人兒呀，我們倒要看看你與童林怎麼樣說話，因此大家才袖手旁觀，看起來法禪賀永韓忠，這三個小子够多麼狠哪，把李昆害到這種地步，真要求生不得，求死又難，惟有這位血心熱膽的北俠秋田，把這個事情，早就看透啦，心中想道，李昆要聽我的言語，焉有今日呢，此時我要不管，非得激出意外的變化不可，自己萬般無奈，遂向李昆說道，事已至此，老哥哥你先後站，我把海川叫下來，有什麼話咱們再說，李昆只得往後倒退，不住的長吁短嘆，北俠遂向着望雲亭點手叫道，海川，你先下來，我有話對你講，童林聞聽，由望雲亭上，翻身而下，滿面的怒容，遂向北俠說道，老哥哥，有話面講，北俠說道，童賢弟，你一定是爲這兩個皮人兒的來由，說李昆失信妄爲，這個事情，並非是在李昆他個人的身上，這個事情爲兄我擔負着多一半兒的責任呢，話也不是一句半句可以說完，兄弟你這個人，也不是那難買難賣之人。你也是素能容人寬宏大量的俠客，此處也不是談話之所，咱們九宮連環堡裡回去說，遂又回頭向衆人說道，衆位多分神吧，這個面子全賞給我啦，把童大弟陪到八義廳裡邊，我再把其中隱情，對大家說明，你們衆位也就明白啦，常常有句話說的却好，蓆頭蓋的事都得了，咱們是事有專在，該怎麼辦怎麼辦，大概童大弟，你也不能不賞我這個臉兒，童林方才在望雲亭的上頭，他一見這兩個皮人兒，恨不能當時就與李昆變臉，把李昆結果了性命，及至被北俠叫下來，聽所說的這片言語，童林這才知道，另有別的情由，他又是個厚道人，又駁不過北俠的面子去，只得給北俠留了個退身步兒，遂說道，老哥哥，兄弟我是個不明白人，可是作事向來不敢粗魯，事情既已到了這種地步，本應當我得當面質問太極公，既有兄長你在裡面攔阻，我雖有千言萬語，什麼話我也不能說了，你不是說是有什麼事情，上八義廳裡面說去嗎，咱們就在八義廳說去吧，北俠將大指一伸，向衆人說道

還是我兄弟送我。有什麼話，咱們大廳裡面說去吧。此時衆人陪着童海川，李昆在頭前引路，衆人進了九宮連環堡，來到了大廳，北俠命嘍囉兵搭坐，工夫不大，將坐位調好，北俠讓衆人落了坐，手下人獻茶，茶罷，童海川北俠不容童林開言，自己高聲說道：「如今這件事情，錯就錯在太極公他的身上，皆因他不良言相勸，以致落在這個地步。今當海川與衆位俠客在此，聽在下把他二人的秉性說與大家聽聽。」海川他這個人，向來是個直爽的人，今天這是賞給我一個臉兒，海川可也不是怕事的人。今當衆位俠客在此，受多大的委屈，他得看在衆位的身上，可有一樣兒，我不能讓海川心裏頭糊塗，我設說也叫他心裏頭開豁開豁，自從我由打鐵善寺來到八卦山，一切的情由，我要當衆發表，然後再商議解決二小的事情。北俠就把自己來到八卦山，與李昆義氣相投，要依着自己辦法，綁二小獻出翡翠鴛鴦鐲，請罪在意大弟的面前，後太極公又畫策，意欲與童大弟等，試藝五絕，也與他那七位盟弟商議好，誰想人心難測，現在放走二小者，非是別人，乃是四莊主法禪，五莊主賀永，七莊主韓鍾等所爲，李大極並不知道此事，我敢擔保，衆人一聽，這才明白，此時可就有人要與北俠幫忙啦，有一人答言說道：「既然事情已然說明瞭，究竟二小逃往何處去了呢，快快的派人打探，咱們好設法捉拿呀。」李昆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王十古，李昆遂又抱拳向衆人說道：「千錯萬錯，都錯在我一人的身上，既蒙童俠與衆位成全在下，我焉敢不盡心協力，辦理此事，既是童俠客容我的工夫，我這就慚愧無地了，我且即刻就派人前去打探，說着話，遂向手下人說道：「你們趕緊去四外打探，探明回報，手下人答應一聲，下了大廳，其實手下人不必調查，他們全知道這箇事，就是李大極一人不知道，韓鍾合嘍囉兵在西山坡，預備小船兒的時候，手下的人全知道，皆因他們都是下人，主人如不問，他們誰也不敢多言。今聽李大極一分派大家，遂一同出了大廳，各人一遞眼色，這才出了九宮連環堡，找了個僻靜的所，在一商量，有一位年老的說道：「草率咱們就問明了大莊主吧，如其不然，咱們李大莊主也真不能答應。大家却以爲然，這才來到了八義廳。請安說道：「啟稟莊主得知，我等奉，莊主之命，打

探二小的行蹤。業已打探明白。原來是四莊主，五莊主，六莊主，在西山坡下，預備了隻小船兒，帶領着小粉蝶韓寶，鬧海蛟吳智廣，入地金鰲賀豹，鐵臂猿雷春，還有劉洞，韓鍾，乘小船兒，逃往玲瓏島去了。請莊主定奪。李昆聞聽，向手下人一擺手說道，再探，此時童林聞聽玲瓏島三個字，還向北俠說道，秋老俠客，這個玲瓏島是何所在，小弟我倒要請教。北俠又對李昆說道，李大哥，但不知玲瓏島是何人佔據爲首，那三位莊主逃到那裡，投奔何人。望兄再明言示下。李昆聞聽，面上現出了一種難色，似乎不好明言。北俠又連問了兩句，李昆實出無奈。只得長嘆了一聲，就把玲瓏島前後的情由，遂向衆人滔滔不斷的細說了一遍。衆人一聽李昆之言，都替李昆爲難。書中代言，原來玲瓏島的大寨主司徒朗，是李昆的親師兄。當初若沒有司徒朗，李昆也學不了藝。司徒朗原籍是雲南府，崑崙峯李家莊的人，不幸年幼尅去了父母，只剩自己孑然一身。長到了二十歲，自己本村的西村口兒，開了一座一條龍的小酒舖兒，後兩院兒單有南房三間，是他居住之所。酒舖的買賣很好，皆因他烹調的菜蔬得味，酒是由打燻鍋裡取了來，原取原買，故此本村的人要用酒，都是他這裡買，酒舖的宇號叫一順居。司徒朗牛不好練，在武術上好用功夫，這一天清晨，自己將一切的事情，全都安置停妥，將要在後面練習武功，就見從打外面來了一個老道，司徒朗一看這位道爺，乃是高大身材，真是仙風道骨，身穿黃布道袍，腰中繫着一條絨繩兒，脊下懸掛着一口寶俠，足下白襪雲履，藍布的底衣兒，月色的襯袍，往臉上觀看，鶴髮童顏，真是髮似三冬雪，鬚賽九秋霜，生得慈眉善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輪，手中擎着拂塵，頭上是楊木道冠，竹簪子別頂，一淮門兒，坐在旁邊小棹兒的後面，要了一壺酒，兩碟兒菜，老道自斟自飲，在前面喝酒，司徒朗在後院兒練武，這一套拳尙未打完，就聽前面的老道呼喚，司徒朗遂來到面前，先問了問仙長還要酒不要，道爺遂說道，酒倒是不要啦，就是今天貧道沒帶着錢，這一壺酒兩碟菜兒，就算是我募化了吧，司徒朗聞聽，一看這位道爺實在沒錢，只得說道，仙長，這一壺酒兩碟菜，算我候着，這位道爺聞聽，隨即走去，趕情不是一天，一連就是三

天，皆是如此，皆因司徒朗貪着練工夫，可就落得這位仙長，自己仍在後院兒裡用功，其實這仙長還沒走，喝完了酒。由屏風門兒繞進了後院兒，觀看司徒朗練拳。就見司徒朗練完了這趟拳，累的通身是汗，仙長看着，不住的點頭贊嘆，司徒朗遂向仙長說道：「道爺，你看我練的怎麼樣，仙長聞聽，心中含笑說道：「你的功夫倒是不小，可惜未得其門而入，豈不是枉出這麼一身汗嗎，司徒朗聞聽，心中有些個不服，遂說道：「你看我這麼樣，不能強筋壯骨嗎，你怎麼反說我不得其門而入呢，仙長聞聽，含笑說道：「閣下所練的武術，不過就是多消化點兒飲食，身體累了，多睡會兒覺，若要練功夫的時候，不傷了內氣還則罷，若要傷了內氣，一够了年歲，不但不能身體強壯，反倒百病纏身，終成癆病，若要是真正練武術的大家，要將武術練成，能够吸精導氣，借天地的精氣，日月的光華，可免生老病死苦。若要大丹已成，可能永為地仙，怎奈俗人，焉能參透奧妙呢，司徒朗聞聽仙長之言，說得津津有味，遂說道：「這話你既然能說，必然能練，今天我請教請教你老人家也練一趟，我也可以開開眼界，但不知你可肯賜教嗎，仙長聞聽，含笑說道：「練一趟拳腳倒是不必，要按練武術的說，不用說站趟拳踢趟腿，就是一攢拳，就知道是花拳不是花拳，莫若我獻一手你看，說着話將右手一伸，往下一哈腰，將五指戳入地內，一拳手指，由地下抓起一塊地來，遂向司徒朗說道：「你看這一招兒怎麼樣，司徒朗不看則可，一看早就嚇得目瞪口呆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地乃是三合土砸成的，硬如鐵石，幸虧這是抓地，這要是抓在入腦袋上，還有命嗎，遂向仙長說道：「老師的脾術，世間罕有，弟子乃是肉眼俗夫，實不知道你老人家，是世外的高人，這幾天我多有冒犯，望你恕過，弟子有意拜你老人家為師，不知你老人家，可肯收錄嗎，仙長含笑說道：「那有什麼關係，我就收你作個徒弟吧，可有一樣兒，我有幾句話囑咐你，我就在你這後頭院兒裡住着，日日我傳授你武術，你可不許對外人言說，你若一對外人言說，必有與貧道我招出許多的是非，是這麼着，我就收你，不這麼辦，我可不敢收你，司徒朗聞聽，趕緊爬在地下磕頭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師在上，弟子司徒朗給老師行禮，並請示老師的法號，和

你的仙山貴觀，道爺聽，遂說道。貧道乃是江西信州龍虎山，懸大觀的道士，邱祖龍門派，娘家姓莊，雙名道勤，江湖人稱太道上人，如今我告訴你，你也不准對外人言講，說着話，司徒朗將仙長請到屋中。仙長並不客氣，由此就在司徒朗酒舖的後院兒居住，到了次日傳授武術的時候，是司徒朗所練的那個武術，都不讓他練，仙長先教給他站架子，到了晚間，教給他打坐，呼吸吐納之法，架子站好，方才教給他打拳，司徒朗早晚用功，白天照舊作買賣，全村中的人，均不知道，整整的練了一年多，司徒朗的功夫可就長的多啦，這一日，司徒朗與本村的李莊王李昆，家中前去送酒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是本村中財主用酒，都是司徒朗送，都知道他的酒好，今天與李昆王李昆，在大廳前圓廳武，皆放在廚房之內，措着酒篋出來，正從大廳前圓廳過，正趕上李昆帶着四個家人，在大廳前圓廳武，皆因司徒朗自己會武術，又最愛習武術，未免要站住了看看，那個時候李昆將才練習武術，剛學會了一套大紅拳，司徒朗他所學的拳脚，乃是劍客所傳，拿李昆這個拳脚來比，司徒朗如何看得上呢，看李昆練的拳不是拳，腿不是腿，未免得一陣冷笑，可巧被李昆看見，一看是酒舖兒的掌櫃的司徒朗，李昆又不肯說他什麼，皆因都是老隣居，自己只好收住了架式，向司徒朗帶笑說道，你看好這拳脚不好看吧，司徒朗本是直性之人，又不會辯別着說，遂說道，據我看也不甚好，李昆聞聽，雖然心中不願意，臉上可還是帶着笑，並不露出怒容來，遂說道，這麼辦，司徒朗懶的，你既是看出這拳脚不好，你一定也必是會練，你露兩手兒我也看看，果然好的話，日後我還要跟學習學習呢，免得我第一個人也找不着門路，司徒朗也是一時的高興，遂把酒篋放在地下，遂說道，李莊主，我可練不好，我練練你看就是啦，說着話，袖口兒也不挽，衣裳襟兒也不掖，往前一上步，先用了個虎行三步，就彷彿脚底下打抗一樣，跟着練了一趟黑虎拳，最後的一招兒，名叫鴨子翻身，把架式收住，李昆雖然初學乍練，一看司徒朗練的這趟拳，可着這一方，也沒有這麼一趨拳脚，功夫也沒他實在，容司徒朗練完，李昆遂問道，閣下這趟拳跟那一家老師學的，司徒朗究屬是年輕，不識得慎重，遂就把在酒

舖兒之內，巧遇老師，莊道爺見機情由，對李昆說了一遍，李昆本是個聰明人，就知道司徒朗遇見高人啦。自己等練的武功俱都平常，我何不乘此，託司徒朗，把這位道長請到家中跟他習學。這個機會我可千萬不要錯過，想到這裡向司徒朗說道，既然閣下與這位仙長學藝，我打算也跟他老人家學學，把這位道爺請到我的家裡來，傳習傳習我成不成呢，司徒朗聞聽，搖頭說道：「不行，就是我在外面私自練拳，要叫我那位老師知道，連我都不教啦，別說是還請到你的家來，除非這麼着，你要心地至誠，套上了轎車，你跟着我前往我的酒舖兒，見着我的老師，跪倒身軀，苦苦的哀求，他老人家若慈悲，你們師生若有緣，或者可以到你的家中，收你作門人弟子，傳習你的武術，亦未可知，可有一樣，他老人家的脾氣特別，若要說出不教兩個字來，那我也是一點兒法子也沒有，李昆他聞聽，遂說：「自然如此，我情願聽閣下之言，還得求你從中週旋，二人將話說完，告辭家人預備車輛。一面問司徒朗拳腳的奧妙，司徒朗又說了些所學的一切，二人正在談話之際，就聽外面家人進來稟道：「車輛已備齊，李昆命家人替司徒朗揸着酒簍，他們二人，誰也不肯坐車，跟着車輛來到西村口，酒舖兒裏，此時司徒朗也就說不上不算來啦，自己明知道，必然得罪了老師，大着胆子帶着李昆，走進酒舖，來到後頭院兒，先命李昆在屋子外面等候，自己啓謙記進去，見老師先行完了禮，又具老師斟了一盞茶，莊老仙長見徒弟如此恭敬，心裡到是很歡喜，遂向司徒朗說道：「方才你給那一家送酒去啦，司徒朗一看老師面帶笑容，遂就把李宅送酒，與李昆相見，彼此練拳，李昆要請老師前後兩情由，要說一遍，莊道爺不聽則可。一聽此言，把臉兒往下一沉，將要申斥司徒朗，就在這個工夫，李昆由外面進來，其實李昆早就看見仙長啦，一見道爺，真是仙風道骨，世外的高人，這才進來，雙膝跪倒，口稱老師在上。弟子李昆與老師叩頭，遂又把自己傾心好學，無處求師，願請老師到寒舍賜教，前後的情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，原先莊道爺一聽司徒朗之言，心中大大的不快，今見李昆苦苦的哀告，又聽他說話撲實，司徒朗又在一旁百般的謙勸，道爺被纏不過，只得點頭應允，李昆並請

恩師法駕起身，外面車輛備好，莊道爺只得跟着李昆司徒朗，一同乘車來到李昆的家中，司徒朗的酒舖兒，李昆命家人照料，以至莊道勤來到李昆的家中，李昆殷勤侍奉，莊道勤愛惜李昆聰明伶俐，這才在李昆的家中傳授他們武藝，後來李昆也不教司徒朗開酒舖兒，就叫他在家一同學習，也就是半年之久，莊道勤又與司徒朗李昆收了一個師弟，也是本村李家莊的人，火神廟的小道兒，娘家姓呂單字名瑞，道勤給他起了個名字，叫呂德興。爲什麼莊道爺收他作徒弟呢，就因爲此人的秉性最善，到了夏令的時候，他走在路上，都怕把螞蟻踏死，終日戒殺食素，莊道爺這才收他作徒弟，日子一長了，三個在一處用功，莊道爺越看司徒朗的面貌越凶，皆因他這兩個耳朵，名曰箭翎耳朵，他這個耳朵，正沒有耳朵邊兒，一說話耳朵就動，又兼他長得形若猿猴，這種人只要他有了能爲，殺人不用眼。皆因是他的相貌長的凶惡，莊道爺可就沒敢把真能爲傳給他，怕的是藝專匪人，司徒朗天生的聰明，也看出老師這個意思來啦，他也會裝着，他把自己暴烈的秉性，滿都收斂起來，就是說話比平常人都和平，就這麼樣兒整整的三年多，日子一長了，莊道勤細一品司徒朗的秉性，原來他長了個惡相貌，圖心地却是最良善的，這一天師生四個人，坐在一處談論武藝，道爺向司徒朗說道，徒兒，你與我學武藝幾年啦，司徒朗趕緊說道，恩師若問，弟子蒙恩師傳藝已三年之久了，道爺聞聽，不由得長嘆了一聲說道，徒兒呀，你雖然與爲師學藝三載之久，爲師我對不過你，司徒朗聞聽，含笑說道，老師待弟子，情同父子，有什麼對不過弟子的地方呢，道爺說道，這三年之中，武術的密訣，我是一招兒也沒傳給你，所傳授的就是李昆呂德興，爲什麼我不傳授你呢，就因爲你的面貌長的太凶惡，所以我又八調查你三年，原來你是面惡心善，因此我對不過你，從今以後，你好好的用心，我將絕藝傳授與你，集你。要好好的用心，司徒朗聞聽，趕緊的跪倒，緣說道，恩師既肯賜教，弟子焉敢不用心呢，道爺聽，點頭稱善，自此爺兒四個將話說明，道爺用心傳授這三個徒弟絕藝，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就是二十年之久，這二十年他們三個人能爲，可就全煉成啦，皆因呂德興是個善人，不忍殺生害命。

，才傳了他一個最厲害的暗器，其名曰五鬼鐵葫蘆，這個葫蘆裡頭裝的五毒滾蟻鵝眉汁五毒水，若要打在人身上就得爛，除非百草霜不能醫治，爲什麼教給他這麼一個厲害的葫蘆呢？因爲他平日老實的暗器，惟有李昆，爲人精巧伶俐，還是最忠厚不過，這才將太極十三式，傳授於他。教給司徒朗這一個能爲，可又厲害啦，掌中使一對五行輪，並傳授他暗掌打穴的絕藝，何爲暗掌打穴呢，這手兒工夫，當時打上不要緊，也不顯傷重，可有一樣兒，他打完了人，他准知道被打的那個人，那一天死，皆因他把人家的穴道給打閉住啦，這一手兒工夫，乃是天下絕藝，司徒朗武藝雖然練成啦，他的脾氣可就又回來啦，自己將小包伏一搯，由李昆的家中出來，雲遊各省，闖蕩江湖綠林道，他這一轉灣兒不要緊，他把那無知練武術的，打死了足有二百多個，簡直的他就是打死人不償命，怎麼叫打死人不償命呢，皆因司徒朗勿論走到何處，如有練武術的把式場子，他就前去拜訪這個教師，如果本場子老師看得起他，款待他酒飯，恭敬於他，那就算沒什麼說的啦，只要是一個看不起他，必然是得過招元領教，司徒朗便按着穴道，打那人一掌，就是人家再款待他，他也不在人家這裡住着啦，司徒朗只要一一走，過幾天司徒朗一預算，被打的這個人幾時死，果然那個人就死啦，因爲什麼他算計的那們准呢，皆因他打的穴道都有規距，被打的到了這一天，他那穴道的氣頭兒，俗呼爲人神，走到受傷的地方，就過不去啦，焉有活命之理，因此司徒朗所到之處，只要有人跟他一交手，他使用暗掌打穴，故此司徒朗打死是有二百外人，這就叫打死人不償命，閱者問道，你這部書說的太懸啦，練武術的還有這一招功夫嗎，閱者如若不信，我說說解釋你的疑團，此事年限不遠，在前清光緒年間，有一位董老師，他老人家有一個徒弟，名叫馬維祺，外號叫煤馬，皆因他原先練功夫的時候沒有錢，他師父給他開了座煤舖，故此別人都叫他煤馬，他就練的是暗掌打穴，他的功夫練成了，圍着四路飛虎廳，轉了一個灣兒，串了串把式場子，被他打死了四十多位，就用的暗掌打穴，以後這位馬老師的結果，可不

大甚好，皆因地手底下太熱的過處，咱們也就不必說啦，說這麼兩句話，就爲的是證明暗學打穴的功夫，閒言少敘，再說司徒朗。他打死了這些些個人，他還不满意，他還要打算成名天下，稱爲第一絕藝，這麼一來，綠林中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九尾宗彜，什麼叫宗彜呢，就是崑崙山出這麼一種猴兒，名叫宗彜，主一孝字，因爲什麼鮮菓子要熟下來，小猴兒不敢吃，先獻與宗彜，宗彜吃完了，小猴兒們再吃。司徒朗一有，這箇外號，自己更是無忘憚啦，他這個名聲可就傳到莊追勤的耳朵裡頭了，這一日莊道爺與李昆呂德興說道，如今司徒朗在外面的行動，甚是可恨，所傷害的人命，足有二百多個，總算爲師不明，藝傳匪人，爲師打算告辭，尋找你那無義師兄，若要見着那司徒朗，誓必將他結果了性命，爲師誅惡人，即是善念，決不能令他殃及同類，李昆呂德興一聞此言，趕緊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恩師息怒，恨你既已教之，何必誅之，我等不肖，與司徒朗同堂學藝，乃是恩師的傳授，恩師要將司徒朗結果了性命，我等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我弟兄二人，情願在恩師你老家的面前，替我師兄司徒朗頂罪，道爺聞聽，遂說道，看在你弟兄二人面上，我饒恕他就走了，不言他師徒二人，單說司徒朗有了這們大的名聲，他還要習學特別的技藝，自己由打雲南鹿耳門，繞道走出了邊界，够奔大西洋，自己裝聲裝啞，來到了大西洋的機器廠裡去做苦工。日子一長了，在機廠內裡擦油泥，自己習學西洋八寶轉心螺絲消息埋伏，各種的走輪動紋，自動的機杆，說來也算難爲他，日夜施行苦力的工作，好在西洋人都不避諱他，知道他是個廢人，無非他是有膀子力氣能工作，因此機器廠的人，都很歡喜他，也沒把他擱在心上，衆人這一不在意，司徒朗可就得了意啦，在機器廠內學得整整的八二十年，他就把機器廠內所有的機器，全都學成。這才暗暗的回歸本國，仍由鹿耳門進雲南。這數十年來的工夫，司徒朗已然七十來歲啦，自己打算奔崑崙明縣，探望師弟李太極，以致來到了李家莊一看，李昆早就遷移啦，自己跟村中的人一打聽，這才知道李昆結拜了一盟哥把兄弟，一共哥兒八個，稱爲江湖八義，皆因躲避官家的勢力欺壓，才佔據了八卦山，雖然未搶劫，也總算是佔山爲主，落於草莽

正劍俠圖

之中，自己這才由李昆家中起身，直奔八卦山而來，來到八卦山的江沿兒雇船進山，船家均不敢渡，自己雖然會水，又不好意思的浮水進山，只得將自己來歷說明，船家這才敢渡。以至司徒朗來到八卦山的山口，可就被嘍囉兵給攔住啦，司徒朗說明自己的來歷，嘍囉兵趕緊往裡面通稟，李太極聞聽自己的大師兄到來，遂帶領着七個兄弟，擺隊相迎，弟兄二人多年未見，真是另有一番親熱，李昆又知道師兄秉性剛暴，未免就得加意的款待，設宴接風，弟兄二人高談闊論，各敘離別之情，在酒濃之際，司徒朗要看八卦山的山勢，李昆只得率領眾人陪着司徒朗，觀看八卦山的山勢，司徒朗一看，這座山生得天然險要，暗含着八卦山的形勢，司徒朗遂向李昆說道，師弟，你多花幾個錢，我把這八卦山，完全製成消息埋伏，那座山要將消息作好，就是有千軍萬馬，也難以進山，司徒朗暗含着要顯着他的能為，讓李昆看看，其實他到是一番好意，皆因李昆說話直快，可就將個司徒朗給得罪啦，李昆說的是什麼話呢，李昆說的是，小弟雖然佔山為主，並不作搶劫的行爲，不過就是躲避官家的欺壓，小弟在此開渠種地，何必用消息埋伏呢，司徒朗聞聽李昆之言，他就多了心啦，遂向李昆說道，你佔山用不着消息埋伏，一定你是一位好人了，身勸你製成消息埋伏，一定我是落草爲寇的性質了，既然這麼着，我也不便在你這兒住着啦，恐怕把你這個好人也給染壞了，我還是當時告辭，李昆也知道自己一時失言，遂趕緊攔阻，無奈怎麼攔也攔不住，李昆知道他性情偏左，也就不加深攔啦，司徒朗這才告辭，本昆給他預備一隻小船，司徒朗坐着小船，出離了西山外，並不奔江沿兒，吩咐水手搶着上水，直奔正西面來，走了約有四十餘里，就見前面有一座山，猛聽得前面鑼聲震耳，水聲響亮，前面有許多戰船，攔住了水路，司徒朗用目觀看，當中一隻虎頭大戰船，兩旁一邊兒十隻小船兒，上面密佈着嘍囉兵，各擎月鎗，揚威喊吶，再一看大船頭上，有十五名嘍囉兵，排列在兩廂，一個個精神百倍，懷抱着兵刃，當中兩把金交椅，下面坐着二位寨主，一看下首這位寨主，乃是大身材，細腰紫背，雙肩拘攏，身穿青綢子褲頭兒，白纓雲鞋，往臉上觀看，黑紫的一張臉膛，半截的眉毛，兩雙吊

角一睜，十種它的鼻子。火盆口，左脣湯露着兩個版牙，一雙大耳無輪，領下連髮落腮的半部鋼鬚，左脣以內旁，有兩個嘍囉兵，抗着他的兵刃，每人抗着一條分水蓮花奪，在上垂首這位寨主，比下輩英雄更寒主，長的潑凶，身量高大，腰圓背厚，身穿藍綢子褲褂兒，足下白襪洒鞋，打着裹腿，往頭上觀看，也沒有絹帛纏頭，黃蓬蓬的頭髮，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生得頂平頂圓，青虛虛的一張臉膛，一臉的紅糟疥痘，眉如一字，目若金鈴，大鼻子頭兒，在鼻子當中，有一個小窩窿，天生來的三個鼻子眼兒，錐子的耳朵，口若火盆，一嘴的黃牙，短茸茸的黃胡鬚，紮紮在腮邊，在旁湯兒也有兩個嘍囉兵，抬着他的十三節龍頭杖，在船頭之上站着一個嘍囉兵的頭白，手擎着朴刀，口中說道，咧，不怕王法不怕天，終日酒醉在江邊，就是天天由此過，也得留下買路錢，哪叱由此過，留下一金磚，牙崩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命難全，孤雁兒的綿羊，快留下買路的金錢，放爾過去，如若不然，把腦袋留下，司徒朗看了看使船的水手，並不着慌，又看了看對面的賊船，不由得一陣狂笑，口中說道，這可應了俗語兒啦，打扛子的遇見套白狼的啦，說着話，遂向對面兒的賊人說道，列位寨主別牛氣，既要行路之人，遇見山大王，豈能輕輕的放過呢，實不相瞞，我是販賣紅貨的客人，我的船上金銀倒沒多少，就是有點兒翡翠珠寶鑽石等物，一共有八十餘箱，要奉獻與寨主，也不算少吧，可是我到是願意留下，怎奈我有個夥計，恐怕他不願意，我只要與他商議好了，我們兩個人商量的同了意，所有的珠寶不難獻上，他要是不願意，你們勿論多麼厲害，可也拿不去了，這個嘍囉兵的頭目聞聽此言，第幾發道，那麼你跟你的夥計商議商議去吧，司徒朗聞聽，遂將自己的小包伏打開，裡面取出自己的一八對五行輪，又把包包包好，圍在腰間，把五行輪往懷中一抱，用手一指五行輪，向對面兒的頭戶說道，這就是我的夥計，叫你們寨主過來，我跟他商量，這個嘍囉兵頭目一看這個光景，遂說道，你這個老頭子真會說俏皮話，你別忙，回來叫我們寨主結果你的性命，讓你知道知道我家寨主的厲害，說着話回頭對寨主說道，啓稟寨主得知，前面的綿羊扎死，寨主一聞此言，一轉身形，由嘍囉兵的眉頭兒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消息埋伏，把個玲瓏島製造得如同鐵桶一般，司徒朗一占這座玲瓏島不要緊，八卦山可就得着消息啦，李昆倒是毫沒介意，惟有這裡面有一位有心的高人，可就這件事情給看一個很重，是那一位呢，就是那位八莊主，田方田子步，田方想的是什麼呢，他恐怕日後司徒朗與李昆反目，倘若師兄弟有一個言差語錯，那個玲瓏島就是八卦山的心腹之患，肘腋之疾，自己遂想了一個柔軟的手腕兒，自己遂背着李昆，時常備些薄禮，預備一隻小船兒，單身乘船前往玲瓏島，看望司徒朗，及至來到了玲瓏島，見了司徒朗把禮物呈上，司徒朗一看，無非是些個菜蔬果品，並非是值錢的東西，只得收下，款待田子步，田方坐，不大的工夫，便告辭起身，回奔八卦山，如是者，習以為常，只要是八卦山有什麼新鮮食品食物等，只要新收下來的東西，田方必要給司徒朗多少送些個禮物去，爲的是讓他嘗嘗鮮，日子一長了，司徒朗原本是個精明強幹之人，他一來愛惜田方聰明伶俐，再說田方這一份恭敬他，也是就難得，自己明知道田方是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可巧彼時正當夏令的時節，田方由八卦山後山的白蓮池內，採了十二對菓藕，乘着小船兒來到了玲瓏島，獻於司徒朗的面前，是又鮮又嫩，遂向田方說道，老兄弟，做哥哥的帶你並沒有什麼好處，只要有吃的，你就儘量的給我吃，你這份美意，我也不是不明白，你有什麼事情，只管跟我說明白，我就把兄弟你送來，這個藕收下，如其然，這個藕我也不能收，從今以後，我這個山上兄弟你還是少來，田方聞聽司徒朗之言，知道他走了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小弟就跟你實說了吧，皆因小弟愛惜你的西洋轉輪，消息埋伏，有不與你說說，小弟打算跟你學習，又怕你老人家不肯傳授，故此小弟百般的孝敬你老人家，等着幾時高興的時候，我再與你老人家說明，誰讓今天你問我呢，所以小弟斗胆言明，書中代言，田方嘴裡雖然這什麼，其實他心裡可不是這麼擋子事，又爲的是什麼呢，恐怕日後玲瓏島與八卦山反目的時候，自己好破玲瓏島的消息，這就叫閑時置下忙了用，小意殷勤，於中取事，司徒朗焉能想的到呢，他就認爲田方愛惜他的消息啦，遂又向田方說道，兄弟你既有這個心思，你何不早說呢，這又算什麼，你只要願意

，你天天往我這裡來，我把我所會的一切，完全傳授於你，我是決不能夠藏私，要否司徒朗所說的話，可稱爲誠於忠形於外，可算得不失英雄的本色，田方一聽司徒朗之言，遂說道：「兄長既肯傳授小弟，請上受我一拜，說着話，急忙與司徒朗行禮，司徒朗用手將田方摻起，哥兒倆二次落坐，又說了會子閒話，田方在玲瓏島用完晚飯，告辭回歸八卦山，從此天天到玲瓏島，與司徒朗學習西洋的消息，整整四五年的工夫，司徒朗傾囊倒笑，滿都傳授與田方，雖然他弟兄二人情好甚蜜，怎奈好事多魔，四莊主鐵臂羅漢法禪，五莊主陸地仙賀永賀建章，七莊主青風過柳柳葉貓韓鍾韓殿遠，這三個人一看田方與玲瓏交往來的甚密，那韓鍾看出田方的用意來啦，田方解交司徒朗，怕的是日後反目，以作最後的步驟，他這才與法禪賀永暗地裡一商議，打算也要結交玲瓏島，他們也與司徒朗備幾色禮物，前往玲瓏島結交司徒朗，那位司徒朗乃是性情直爽的人，一見他們三個人前來，到是非常的歡迎，這三人本來就不是好人，又拿出脅肩諂笑的手段，把個司徒朗哄的很喜歡，司徒朗見他們三個人如此殷勤奉敬，自己並不懷疑，惟有田方知道三位盟兄結交司徒朗，是嫉妬自己，田方想了個善退的法子，隔了一個月兩個月的去一趟，到玲瓏島無非看看司徒朗，平常沒有事的時候也不去，這就是田方躲避嫌疑，暗退的法子，時常司徒朗命人前來約請田方，田方託病爲辭，直到如今，也是這個樣子，所以此次八卦山試五絕藝，法禪賀永韓鍾，不念，兄弟的義氣，也不想韓寶吳智廣他們所作所爲的都是什麼事，他還不說他們自己一味的護短，反說李昆懼怕童林的勢力，不愛惜二小的性命，反倒想着童林，韓鍾這才出了一個主意，在西山坡備了一隻小船兒，暗盜田方的皮人，把二小的衣服給皮兒穿上，他們預備一隻小船，帶着徒弟前往玲瓏島去了，只願他們這麼一逃走不要緊，他們可就不管那位恩義的盟兄李昆，拿什麼面目去見童林了，往往小人作事，俱都是這樣的手段，這就是李昆交不擇賢的下場，到如今自己連個台階兒都沒有，幸爾交了一個秋田，事到如今家人一報三個莊主帶領二小，逃往玲瓏島去了，北俠一間玲瓏島是何所在，李昆以先不肯明言，皆因李昆有自己的難處，如今三個盟

弟與自己已變心反目，就算是三個兄弟不好，怎麼自己的親師兄也於自己不和呢。若要說明了，又恐怕衆人暗地裡議論自己，事到如今被北俠用言語所擠，自己萬般無奈，才將司徒朗估據玲瓏島前後的情由細說了一遍。李昆將話說完，北俠趕緊接着說道，李大哥，既然三位莊主帶領二小逃往玲瓏島，這個事情應當怎麼辦呢。李昆聞聽，遂向北俠說道。秋賢弟，這個事情只好我親自前往玲瓏島，面見我那大師兄，與我師兄將話說明，我那大師兄若肯綁二小，獻出翡翠鴛鴦劍，勸我那三個兄弟回歸八卦山，成全我弟兄的大義更好，如若我那師兄執意的不從，我無面目再回八卦山來見衆位來啦，只好我死在我師兄的面前，李昆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童林在一旁冷笑了幾聲，站起身形向李昆說道，李莊主休要如此。如今既然童林已知道盜寶的二小逃往玲瓏島，如今莊主已然與北俠客將話說明，我是盡知內中的情由啦，我童林乃是奉命捕盜，八卦山作爲我沒來，試藝五絕，算沒有這回事，他們如今既然藏在玲瓏島，想這捕盜之事，乃是我童林的正責任，我只得親自前往玲瓏島，前去捉拿二小，我若勝得了他等，便伸手捉拿二小，押解淮京，前去交案，我若勝不了他等，或是命喪玲瓏島，乃是我本身的責任，分所當然。真要是李莊主前往玲瓏島，倘有一差二錯，旁人若是知道了，人家不說當初你們師兄弟不和，必然說我童林無法捕盜，把李莊主擠的命喪在玲瓏島，童林豈不負不義之名，使天下英雄唾罵於我，童林將話說完，告辭就走，此時李昆一聽童林之言，早已目瞪口呆，無可回答，遂用目觀看北俠，自己又不好攔阻童林，就在這個工夫，早有二人將童林攔住，衆人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鎮東俠，侯庭侯振遠，與那位頭頂太極，腳踏八卦，乾坤妙手王十古，鎮東俠遂向童林說道，童賢弟，你若前往玲瓏島，我等弟兄又當如何呢，兄弟你也得替我們大家想想啊，你先坐下，有什麼事咱們大家先商議商議，向來兄弟這個脾氣，真叫哥哥我着急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兄是，話雖是這麼說，這個事情，既到這種地步，叫兄弟我怎麼辦呢，鎮東俠未及答言，王十古遂答言說道，童賢弟，休要性燥，還是咱們大家從長計議，童林聞聽王十古之言，只得長嘆了一聲，低頭不語，衆人你看

我，我看你，均都束手無策，眼看着這個事情要成僵局，就在這一愕神的工夫，猛聽得有一人答言道：列位俠客與各位老英雄，還有我幾位兄長，今田方有幾句話，要在眾位的面前宣佈，不知眾位俠客英雄，可肯容我言談否，眾人衆目一看，原來是八莊主小諸葛田方田子步，北俠遂答言道：老兄弟，有何金言，請講當面，田方遂向北俠說道，皆因眾位俠客，正在議論要事之時，一來我也不敢多言，再者也沒我談話的必要，只因我兄長李昆，結交我等弟兄共是七個人，人稱爲江湖八義，我兄長待我們哥兒幾個，可謂解衣推食，情同手足，就皆因一時未加檢點，也是我兄長運途不幸，本山才出了盜竊的二寇，以致釀成滅門之禍，我兄長深明大義，恐怕累及全家，這才設法將二小找回八卦山，等童俠客到此，我弟兄再綁二小，獻翡翠鴛鴦鐲，皆因韓寶吳智廣罪有應得，再懇求童俠客維持我等弟兄的生命，我們哥兒幾個，業有成說，一致同意，不想此事又生枝節，我兄長不聽良友之言，方有試藝五絕之舉，千錯萬錯，就錯在我兄長一人的身上，不想我那三個盟兄，一時偏護弟子，可謂糊塗之極，只顧他搭救了二小的性命，可就忘了弟兄們的大義，既然他們逃往玲瓏島，此事也未必確實，如果他們真在玲瓏島便能，倘若不在玲瓏島，豈不又讓我兄長，傷了他們那師兄弟的和氣嗎，田方有意在眾位俠客的面前聲明，前往玲瓏島，探聽二小與我那三個盟兄的消息，我所以不敢啓齒者，皆因有我那三個盟兄的前車之鑒，恐怕眾位俠客懷疑，常有句話說的却好，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今田方當眾言明，如若眾位俠客願意，我兄長允許我前往，田方情願遵命而行，眾位若不同意，田方寸步也不敢移動，眾位俠客聞聽田方之言，言語甚是溫和，不卑不抗，大家齊聲說道，八莊主八言之有理，那麼着你幹辛苦一趟吧，我們大家在此等候閣下的回信，此時李昆也答言說道，賢弟既願替爲兄前往，我決不多疑，此事全仗你維持去罷，田方一聽眾人都允許啦，遂當面告辭，出離八義營，吩咐家人在船塢備船，自己又換了一身衣服，由打九宮連環堡轉出來，順着山坡來到了船塢，早就有一隻小船在此等候，田方下了山坡，棄岸登舟，看了看船上共是八名水手，一個頭目，一個掌舵的

田方吩咐船，但見水手一個個解纜，撒跳，提鎖，用篙一點江沿兒，小船兒一掉頭，水手一齊搖櫓，小船兒直奔正西方。按兌爲澤兒方位，轉出八卦山，時逢恰巧，今天本是東南風，水手把船逢扯起，船行似箭，田方站立在船頭之上，不由得低頭思想。向來司徒朗的性情偏僻，何況又加上我那三位無義的盟兒，從中蠱惑呢，打量此事難以善解，司徒朗又不容人說話，這豈不難死我嗎，我田方處此地步，倘若到玲瓏島，司徒朗要不容我入詞談話，叫我又當如何呢，想到這裡，真是愁腸萬轉，就在這愁思無策的時候，猛聽得水手說道，啓稟八莊主，船已來到玲瓏島，田方不聽則可，一聽此言，暗中出了一身冷汗，明知道進了玲瓏島，就是自己的難關，越怕到，哈哈越到的快，田方舉目一看，北面兒乃是玲瓏島，形若懸蒼，山孔玲瓏，雖然是沒有山口，山打山根下一登一登的台階兒，一直兒到山頂，乃是一半人工，一半天產，在山頭上懸細廿四道滾木，田方知道山根之下，水中有埋伏，裡面有滾龍擺，絞輪刀，水磨，混江魚，象子網，若是擡上別說是舟船跟人，就是魚撞着，也得數段，田方吩咐水手，船不可前近山根，速速下錨，田方知道山孔之中有嘍囉兵，自己站在船頭之上，用手一捏下錨斤，支支打兩個呼哨，書中暗表，這個山頭一邊兒有一個山洞，也就是一間屋子大小，也是一半天產，一半人工，裡面收拾的跟屋子一樣，一個山洞裡頭有二十名嘍囉兵，兩個頭目，他們所管的就山根之下的消息，田方乃是常上這裡來，所有玲瓏島內大小的埋伏，田方全都知道，因此這才打了兩個呼哨。就見由打山頭上左邊山洞裡面，走出一個人來，田方一看，乃是管消息的頭目，田方將要說話，就聽理人說道，八莊主，我這兒給你老人家行禮了，山下的消息業已撤去，我已派人往山內給你老人家報信兒去啦，請你將小船兒靠岸吧，田方一聞此言，就知道事中有變，暗中交代，自帶佛法禪，賀永，韓鍾，帶領着韓寶，吳智廣，賀豹，雷春，劉洞，韓慶等，來到玲瓏島的山頭之下，打下兩個呼哨，守山的頭目，將消息撤去，船隻靠了岸，守山人報告司徒朗，言說八卦山的四莊主，五莊主，七莊主到此，司徒朗聞聽，甚爲喜悅，遂親自迎接，把他們讓到大廳之內，司徒朗以爲

他們是來尋望自己來的，不料他三人待差徒弟們一齊跪倒，放聲痛哭。司徒朗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趕緊命人將他們摻起，這才細問他們的來由。那莊主韓鍾，還能說他們自己的不是嗎，遂說把他大盟兄李昆與童林相和，由北俠秋田來往穿梭，李昆因懼怕童林的勢力，不顧弟子的性命，遂約定與童林、鎮東俠、王十古、及衆位俠客，試藝五絕，欲獻出翡翠鴛鴦劍，與韓寶吳智廣，我們弟兄三人，代保李徒弟們的性命起見。遂來到兄長的寶山，懇求兄長念昔日之情，袒護我師生之義，我師生若蒙兄長憐憫，則感兄長大德無極矣。司徒朗聞聽此言，心中大大的不悅，暗恨李昆太無情義，皆因當初司徒朗與李昆的意見不合，今被韓鍾等用言語一挑撥，他焉有不惱恨李昆之理呢。司徒朗遂向韓鍾說道，想當初我說我師弟李昆，是個財主派的人，與咱們弟兄的秉性不同，你們還不信，還是總護庇着他。今日李昆作出來的事情，輪到你們的頭上，也讓我們知道他的厲害，所幸者，你們投到我這兒來，總算是還多個心眼兒。你們只管萬安，在我這裡住着，你別看李昆他懼怕童林與那一千的俠客，我司徒朗可不怕他們，你們只管萬安，不論有什麼事情，都有我呢，遂向手下人說道，給三位莊主及小弟兄們，預備宿舍，又命廚下預備酒飯，款待法禪、賀永、韓鍾等。司徒朗又命嘍兵往外面傳話，告訴守山口的頭目，如有八卦山的人到此，以走私線給報信。幾莊主前來，鈴當響幾聲。嘍兵聞聽，急忙出去傳話。對守山口的頭目說明，若不然怎麼用方到此。嘍兵頭目叫田方把小船靠岸，信兒已經傳進去了呢。田方本是一位精明之人，就知道此事，必有變動，事到如今，只得命水手將船靠岸山根之下，田方棄舟登岸，順着台階兒，來到山頭之上，兩旁的嘍兵頭目，一齊與田方行禮，行禮已畢，往兩旁一站，田方繞過二十四道滾木，順着山坡往北，奔當中的大道，在大道的兩旁，都是蒼松翠柏，田方往裡走了足有三里多遠，並不見一名嘍兵，越過了北面兒的山坡，可就看見司徒朗的住宅，這座玲瓏島與別的山寨不同，別的山寨內，都有寨門，惟有司徒朗這座山寨，就彷彿是大戶人家的住宅一樣，前面的清水脊的門樓，黑油漆的大門，在門洞兒裡面，上有門燈，下有板凳，迎面兒是一

座磚砌影壁，外面四週圍，都是騰不落的磚牆。裏面是層層疊疊的瓦房，可有一樣兒，你別看他住的是瓦房，頂到晚上要把消息開開，別說是人，連個貓也進不去，皆因這座宅子，大小的所在，都有西洋轉輪的消息。不用說別的所在，就說他這個牆頭上兒，俱都是滾磚滾瓦，衝天的毒弩，比如要有一個人，夜晚之間，來探他的宅院，臨到往牆上竄的時候，必須先用胳膊肘一跨這個牆頭兒，上面的滾磚往下一滾，裡面的毒弩，可就出來啦，探山的人恐怕中着毒弩，必須往下一竄，圍着大牆底下，滿都翻板階坑，只要是掉在裡面，准是九死一生，若不走他的大牆，只要一竄到他的房上，用脚一蹀房上的瓦，瓦也是跟着就滾，只要一掉下來，底下就是陷坑的翻板，總而言之，司徒朗他自己所蓋的這座大一座宅院，滿都是空的，都按着西洋轉心螺絲，走輪轉紋，製造的臟坑，淨坑，梅花坑，立刀，窩刀，窩弓，藥箭，自行的木頭人兒，自行的走獸，連院子裡面的看家犬，都是用木頭作成的，白晝之間，把消息的千斤墜撤去，什麼也不見動作，趕到晚間把千斤墜上好，各種的消息都是活的，只要是一挨上消息，就有性命之憂，不但司徒朗這座院子是這個樣子，連人家這座玲瓏島的三百六十孔之內，孔孔之中，都有消息埋伏，田方深知此山消息的厲害，田方站在山坡之上，先往宅子裡面看了看，然後自己還才由打山坡上下來，進了大門，一看這院子裡面，也是一個嘍兵沒有，田方順着西面兒的屏風門兒進去，直奔北面兒的垂花門兒，進了垂花門，這座院子乃是東西的配房，當中乃是大廳，是明五暗十五，前出廊後出廈，雖然今日天氣冷，大廳的隔扇，可全都打開啦，田方往大廳裡一看，迎面兒是六扇圍屏，在圍屏的前面，放着一張棹案，其形彷彿是帥案，在棹案的後面，放着一把金交椅，上面鋪着一張全虎皮，就是司徒朗坐在椅子上面，斜着身軀，翹着一條腿，曲肱而枕，微露着半臉，田方看見他，就有三分的懼怕，其實司徒朗身量並不高大，也並不魁梧，站起來也就在中等的身材，身上穿米色綢子薄棉的棉袍，伸出手來，雙手形若雕爪，胳膊腕上搭拉着二寸多長的皺皮，裏面穿着是月白色紡絲的夾褲襖，足下穿着白襪大掖拔撥尖魚鱗酒鞋，往臉上看，稍微有點兒奔勒頭。

稜角骨高聳，兩道細眉，斜插入鬢，裡面壽毫多長，一雙金睛，深眼窩子，黃眼珠子，大鷹鼻子，三角兒的菱角口，兩撇掩口的胡鬚，分爲左右，頷下一部海下髯，散滿胸前，白似道雪霜，臉面的正當中，紅了一個圈兒，形若猿猴，兩隻前翎耳，只要他一說話，耳朵就動，人要長這麼一對耳朵，便是戮人不眨眼，司徒朗雖然年歲已到古稀，並未卸頂，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在脖子上搭拉看，真是另有一番的威風，田方往兩旁一看，又有自己那三個無義的盟兒，在上垂首坐定，小弟兒們，在他三人的身後站立，俱都是一語不發，再看蔣雄徐鈞二家寨主，在下垂首坐着，也是一語不發，田方一看，明知這是司徒朗給自己一個難看，田方還是真猜對瞭，方才司徒朗正與韓忠、法禪、賀永等，談論八卦山試藝五絕的情由，猛聽得前簷的走線鈴，連響了八聲，司徒朗用手向外一指，遂向韓忠說道：「韓賢弟，你聽見了沒有，你們的老兄弟來啦，必然是有人與八卦山報信，我那師弟李昆，他不敢前來見我，這才打發老兄弟田方，前來見我，一定爲的是你們爺兒幾個的事情，李昆爲什麼單打發老兄弟來呢，皆因老兄弟口齒伶俐，善於說詞，平常我又待過他很好，所以我師弟李昆，才打發他來下說詞，你看他們有個算計，沒有算計，我却有個主意，等不了多大的工夫，田方必到，他若來到大廳，我也不迎接他，也不與他說話，可是你們也不要答理他，任憑他怎麼能說，咱們不與他答話，他算是白費了唇舌，可有一件，你們若是跟他一說話，我可按着山中論規矩，違背山令，推出去可就殺，衆人都知道司徒朗秉性，是言出法隨，一皺眉就殺人，誰也不敢違背於他，此時司徒朗復又傳令，命山中的嘍兵，一概迴避，自己就在大廳之內，等候田方，工夫不大，果見田方由外面而來，司徒朗這八才曲肱而枕，觀看田方的動作，田方來到大廳之內，心裡頭早就明白瞭，平日到此，司徒朗必將我高抬高敬，遠遠接迎，一看見我，他老人家格外的歡喜，今天我田方到此，他不但不迎接與我，連話也不與我說，並且我這三個盟兒，與蔣徐二家寨主，也不與我接談，這一定是我那老哥哥司徒朗，早有山令在先，不准與我答言，恐怕我來下說詞，心說，老哥哥，你這個主意太毒兒一點，你既然不與我

接談，還要塞閉我口，那焉得能够呢，我要不叫你跟我說話，我枉稱爲小諸葛。田方想到這裡，遂把主意拿定，田方又知道司徒朗的秉性，若要跟他做事，非得有柔軟的手腕兒方可，田方又不敢失了禮節，遂走至桌案之前，向司徒朗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老哥哥仕上，小弟田方有禮，一面行着禮，一面偷看司徒朗，就見司徒朗連動也不動，田方只得奔起身形，又與自己那三位盟兄行禮，口中說道，三位兄長在上，小弟田方有禮，就見法禪韓鍾等暗遞眼色，田方心裡更明白啦，心說，這一定是司徒朗主意，不叫他們大家理我，田方復又與蔣徐二家聚主行禮，只見他二人，也是如此，田方會意，自己並不與司徒朗接談，站在桌案之前，放聲大哭，一面哭着，一面口中說道，冤哉天呼，哀哉天呼，司徒朗本是個性緊之人，他焉能看的慣這個呢，遂站起身形，用手一指田方，開言說道，田子步，你無緣無故的，爲何來到我的大廳之中慟哭，說是豈有此理，田方聞聽，遂止住了悲泣，用絹帛拭淚，遂同司徒朗說道，小弟與兄長相交，並無過失之處，不知因何惹得兄長，對面不理，小弟誠爲慚愧，想到這裡，小弟焉能不哭呢，小弟自思，並沒有得罪兄長之處，兄長待小弟如何的冷淡，田方實在不明，望兄長明白示知，司徒朗聞聽，遂點頭說道，老兄弟，你我弟兄，多年的交情，情同手足，我焉能以輕薄待你，皆因我與我師弟李昆，有些個糾紛未解，大概你也知道，兄弟你來的真是恰逢其時，我恐怕兄弟你是與我師弟李昆，來下說詞，故爾爲兄才對你不發一言，兄弟你此來，若不是爲八卦山之事到此，爲兄仍舊款待於你如同平日，你若打算給我師弟來作說客，可別說爲兄，無有情面，立刻將你趕出玲瓏島，再不然，留禪你頂上的人頭，田方聞聽，遂向司徒朗說道，兄長說的那裡話來，小弟天胆也不敢來至玲瓏島，來作說客，只因小弟，心中有許多的委屈，無處對人言講，因此來到我兄之處，在兄長的面前，申訴，申訴，求兄長迎小弟解釋，解釋，不想兄長一時誤會，險些傷了弟兄們的和氣，今兄長既問，但不知弟之悲傷，可能與兄長說否，司徒朗聞聽，以爲田方，一定另有別情，遂向田方說道，賢弟有話，請講當面，我是決不怪你，田方聞聽，遂說道，自從小弟在八卦山，與

我兄長李昆，胡廷等結義以來，江湖人稱爲雲南八義，直到如今，八義弟兄，驥成不義，真令天下之人恥笑。我兄長李昆，並非是懼怕童林，與各路的俠客，皆因八卦山一時未加檢點，山中竟出了盜竄的二小，想我兄長李昆，既有俠客之稱，焉能任二小非爲，但是事已作錯，難以挽回，我兄長李昆，遵守國法之章，這才將二小找回八卦山，一面與童林交涉此事，明着在八卦山試藝五絕，其實爲的是兩家的好看，只要八卦山將玉錫獻將出來，也不用韓寶吳智廣前去到案，童林自己捧玉錫，進京請罪，那時際就看童林他的造化大小啦，八卦山可就無干了，事情業已交涉成熟，兩下裡也一致同意啦，不料想我這三位兄長，不加思索，一味的護短，只顧偏護弟子，逃到我兄的玲瓏島，却忘了當初弟兄們的義氣，只個他們三個人一走不要緊，讓我盟兄李昆對童林怎麼的交代，遂命四人出打探，方知我這三位盟兄，帶領小兄弟們，來到兄長的山中，我盟兄李昆，有意前來面見你老人家，面談此事，怎奈他自己抱愧，不敢前來，恐怕你老人家責備於他，因此束手無策，小弟斗胆，在我兄長面前討論至此，面見兄長你老人家，兄長若肯與我們八卦山息和此事，有四樣兒好處，頭一件，我可以請我這三位盟兄回山，就算是你老人家，成全我們八個人的義氣，第二件，你與我兄長李昆，師兄弟的情義，由此更爲親密，第三件，童林可以進京請罪，第四件，國寶可以還朝，其中有此四樣兒益處，都在你老人家的身上，你若應允，此事不難解決，你若不肯應允，小弟也是徒喚奈何，今兄長既准小弟明言，小弟方敢一聲哀曲，但聽兄長的示下，司徒朗將田方的話聽完，心中暗想，田方這個東西是真可惡，他來的時候，我本意是不讓他開口，沒想到他口齒伶俐，反倒把我給繞到裏頭啦，還不算是他說的，還是我命他說的，鬧了半天，他是一句也沒剩，論起來田方所說的這些個話，倒是最有情理，本應當依着他的言語，怎奈方才我與法禪等已當面說明，絕不能讓田方來下說詞，我真要叫他把我說服了，豈不讓法禪等，看着我無能爲，莫若勿論田方說什麼，我不依從於他，也就是了，司徒朗思量這裡，衝着田方就是一陣的冷笑，遂說道，不想別人說老兄弟你能百善辯，今天我才領教，果然是話不虛

傳，你以為那用言語本遮蓋你們八卦山，不懼怕童林與各路俠客的勢力，你還要由我的身上，把此事辦完，你看你够多麼伶俐呀，老兄弟，我就對你實說了吧，任憑你有蘇秦之口，張儀之舌，說的海枯石爛，舌敝唇焦，也是無用。你要打算把此事辦完也行，可是你不行。除非你盟兄李昆親自前來見我，再不然叫童林等一千俠客，前來見我，此事或者有個辦法，別看你兄長李昆，懼怕各路俠客的威勢，我司徒朗可不怕他們，他們衆人若勝的了，我掌中一對五行輪，什麼事都好辦，若贏不了我掌中的五行輪，要想把二小與翡翠鴛鴦錫交出，勢比登天還難，你還是趕緊快講，我這山中小留。司徒朗將話說完，怒形於色，田方還要打算與司徒朗接談。就見司徒朗雙眼一瞪，用手將掉案一拍，毫髮倒豎，眼眦欲裂，環睛欲努，大聲叫道：田方，難道說你就不不要腦袋了嗎，田方見此情形，知道司徒朗翻臉無情，言出法隨，自己不敢再抗，又一看司徒朗仍然曲肱而枕，自己只得退出了大廳，轉身仰面朝天，不由得一聲長嘆，五內辛酸，淚隨聲墮，其實司徒朗在大廳裡面，早就看見田方長吁短嘆，自己以為田方無可說的，故此作態，打算再讓我批題料回來，他好再跟我談話，司徒朗想到這裡，心第說，老兄弟，你白聰明啦，這一次我決不再中你的詭計了，司徒朗這樣想，想不要緊啦。不但把田方這八一片心埋沒，而且此事以後變化，皆由此起，司徒朗若真依着田方的主意，這個事情可稱為三全美，只因自己的秉性一偏，從此才發生八卦山八義弟兄不義，師兄弟反目為仇，韓寶吳智廣，難逃法網，國寶仍舊還朝，論說司徒朗他並不是不明白的人，他為什麼極力的反對田方呢，皆因是法禪，賀永韓忠他們這三個小子的陰賤催的，司徒朗要按着田方的主意去解決此事，到後文書法禪，賀永韓忠他們三個人還怎麼遭報呢，這個地方就叫，陰錯陽差，神差鬼使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惡人必遭惡報。閒言少敘，單表田方，見司徒朗難以挽回，自己仰天長嘆，心中非常的難過，心說，只願老哥哥你一固執不要緊，玲瓏島這場戰禍難免，自己只得奔山口行走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思想盟兄弟的義氣，自此一刀割斷，師兄弟的感情，從此兩傷，那司徒朗只願仗玲瓏島的山勢危險，自己的武藝

出來，豈知彈丸之地，焉能抗國家的大兵，一人之力，焉能敵天下之俠客，早晚山傾勢敗，追悔莫及，田方想到這裡，不由得掉下幾點英雄淚來，自己正在心亂如麻的工夫，已來到玲瓏島的山頭，自己仍然順台階兒下來，此是八卦山的水手，一見八莊主出來，趕緊搭跳，田方上了小船兒，吩咐水手，速速開船回歸八卦山。水手聞聽，遂一齊撒跳，解纜，提錨，小船兒一掉頭，直奔八卦山而來，工夫不大，進了八卦山的西山口，划到了船塢，田方這才棄舟登岸，繞進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來到八義廳，此時童林正與大家談論八莊主前往玲瓏島，至今未歸，正在放心不下之時，猛一抬頭，只見八莊主田方來到八義廳，童林遂向田方說道，八莊主，此去玲瓏島，不知探聽如何，田方聞聽，只得不慌不忙，就把此去玲瓏島面見司徒朗，與自己那三個盟兄，還有盜寶的二小，自己與司徒朗所談論經過的情由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北俠遂向田方說道，八莊主，此去多有受勞，請你暫為休息，我們大家再為商議，田方只得退出，回到自己，臥室休息。此時童林站起身形，向衆人說道，既然八莊主前去玲瓏島，探聽得二小果在玲瓏島內，此事又當如何辦理呢，衆人一聽童林之言，從此面面相覷，就在這幾個工夫，就聽那長臂崑崙崑崙西方俠子成說道，論說這個事情，也不是當時就能辦完的，由打早晨起來，直到如今，天氣也不早啦，事情呢，總算是也有了頭緒啦，要說咱們自己人跟有受累挨餓，那就沒有說的啦，惟有請來的各路英雄，及各位俠客，由打清晨，直到現在，連一口水都沒喝，俗語說的好人是官向，肚子不是官的，再者海川也不是不讓人的人，這個事情，也不是非得當時就辦不成的，先讓李莊主給預備點兒酒飯，讓衆位俠客英雄先吃點兒什麼，有什麼事，咱們回頭再說，八天要是晚了，咱們明天再議，衆位請想一想，我說的這話對不對，衆人聞聽，一齊說道，老俠客言集之甚善，我們大家也餓了一天啦，咱們先吃完了飯，有什麼事，咱們是明天再為計議。要按八莊主所報告的一切，也許是司徒朗老先生一時有個想不開，解不開這個事體來，也許隔一夜，他老人家把這事滋味兒想過來啦，自然會出頭給咱們兩造排解此事的。如果等到明天，沒有信息，咱們再為商議。

王十古在一旁答言說道，這個主意很好，童大弟咱們就這麼辦吧。王十古雖然這麼說，知道方才老俠客于成，出這個主意，爲的是給兩造消消火兒，此事如果明天再議，事情就好辦的多啦，因此自己這才答話。惟有童林聞聽衆人之言，只是低頭不語，北俠見此情形，只得催着李昆，命家人預備酒飯，說語之間，手下業已將棹椅調好，擺好了盃箸，此時北俠與李昆讓衆人落坐，大家這才按次序坐好，一共坐了六棹，李昆親自執帶把盞，口中說道，只因李昆心中不明，以致叫衆位俠客英雄，跟着分神受累，李昆實在慚愧無地了，衆人聞聽便一齊說道，太極公，說的那裡話來，誰讓事情叫我們趕上了呢，說着話，大家舉起酒盃，互相勸飲，工夫不大，衆人吃完了飯，天可就不早啦，八義廳中業已掌上燈啦，北俠與李昆相商，給大家預備宿舍，爲的是讓衆人早些休息，歇歇這一天的勞乏，有什麼事，明天再爲商議，李昆趕緊吩咐家人，收拾各處的房屋，李昆又挨次請衆人安息，遂將童林及一千俠客，請至在東跨院兒，屋裡的床帳被褥，早已安置妥當，衆人來到屋中，各自閒談，惟有童林，在屋中劍背着手，往來的徘徊，自己心裡早有了成竹，因爲白晝之間，八莊主前往玲瓏島，已探明盜寶二寇的下落，衆位俠客都不肯勇敢直前，難道說我童林捕盜，非得求衆位俠客協力相幫不成嗎，再者說，我童林累次勞動天下的俠客英雄，我居心也不忍，既然是我自己的事，就得自己去辦，免得叫天下俠客，跟着我爲難，不如今晚夜間，親自打探玲瓏島，捉拿盜寶的二寇，早早完結了此事，自己拿定了主意，暗中把兵刃藏在腰間，及至用完了晚飯，來到了東跨院兒，自己一點兒聲色也不動，作爲在屋中閃走，當時童林見衆位俠客正談得興濃之際，自己押身來到院中，用目觀看，只見院中有一個家人，乃是專爲伺候衆位俠客的，童林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衝那家人點手，這個家人一看是童俠客叫喚，他焉敢違背呢，口得跟着童林轉過了八義廳，來到九宮八卦連環堡的屏風門兒外，童林止住了脚步，家人來到童林的面前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有什麼事，童林遂即說道，因爲我心中煩悶，我打算到九宮連環堡外面，船塢那裡散散悶，你把我帶出去行不行呢，家人聞聽，遂向童林說道，你老人

家裏想到渾環堡的外面去逛山，不如我寫明我家此主，陪着老人家，到各處看看，童林聞聽，攔手說道，那倒不必，人要多了一多了，我到不該消遣了。最好是把我領出去散逛散逛，你再把我的領回來，那時我也就該安息啦，家人聞聽，遂含笑說道，俠客爺，可有一節，你可得快點兒回來，別讓我受責罰。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我焉能叫你受申斥呢，說着話，家人帶着童林轉出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來到船塢西面兒，童林一回手，將一對子母雞爪鴛鴦劍取出，遂向家人嚮道，你還是願意死了好啊，你還是願着活着好呢，家人一聞此言，嚇的顏色更變，遂急忙說道，俠客爺，我沒有得罪你老人家呀，你爲什麼要我的命呢，我還是活着好啊，童林聞聽遂即說道，你若是打算活着也成，你得給找一隻，小船兒，我便饒你不死，如若不然，你可別說我馬上將你斬首，這名家人聞聽說道，這個事容易，找個小船兒又費什麼事，你隨我來，說着話，家人在前，童林在後，來到船塢之下，家人舉目觀看，要是往日，船塢之下必然灣船二三十隻，如今連一隻都沒有，家人看了看童林，心中想道，今天若沒有這隻小船兒，這位爺爺決不能饒我，我還是速速給他老人家找去，家人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你看，今天船塢沒船，我陪着你老人家到西邊兒找去，童林只得點頭應允，家人陪着童林，由船塢够奔正西，去了約有半箭之遠，就見前面江沿兒之上，灣着一隻小船兒，家人用手一指小船兒說道，俠客爺，前面有了船啦，這可沒有我的事啦，你老人家上船吧，我回去伺候衆位俠客去啦。說罷轉身要走，不提防童林雙劍一橫，擋住家人的去路喝道，你先等等，你若回去報信，言說我童林乘船而去，我實在有點兒不放心，莫若這麼辦，我把你網上點兒，我決不能傷害你的性命，你要不讓我細，八那就沒有別的說的啦，只好我還是把你宰了，家人聞聽，明知道是逃不開呀，遂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別着急，要把我細上一點兒到好，省的你老人家不放心，說着話，自己把自己的腰帶解下來，往地下一躺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細吧，童林看着他好笑，心說，這小子真會說，遂將雙劍掛在腰間，一哈腰便將這名家人四馬倒攢蹄兒細好，遂又向家人說道，今天本應當把你的嘴堵上，我

又怕你回來氣兒，我看你這個人也不錯，我也不必再堵你的嘴啦，可有一樣兒，可不許你喊嚷，你就在這兒等着救你的吧。童林將話說完，轉身向西一看，靠着西面兒堤岸之下，灣着一隻小船兒，童林將要問話，就見由船上下來一名水手，笑嘻嘻的向童林說道，你老人家用船嗎，請上來吧。咱這小船兒還真快，童林聞聽，心說，這可是活該，遂向水手說道，你們船上有幾個人，水手說道，雖然我們是兩個人，船是最快不過，你就請上來吧，童林聞聽，只得順着河堤走上跳板，來到船頭上一站，水手也不問童林上那兒去，即刻解纜，撒跳板提錨，用篙一點江岸，船隻一掉頭，直奔正西而去，童林一看，心中想道，這個水手真讓我省話。就見他二人划動船隻，由打正西方兌爲澤的方位，繞走山環，工夫不大，就繞出了西山口，往西又走了半里之遙，童林往四外一看，三面是水，一面是山，忽見前面的水手將船攔住，後面的水手將錨鎖入江中，童林見此光景，恐怕不好，趕緊由腰中取出兵器，向水手說道，船隻爲何不往前進，水手含笑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休要動怒，我們倒願意往前行，皆因是有你一位朋友，在此等候你老人家，要與你說幾句話，童林聞聽當時就是一怔，遂問道，那一位朋友在此等候，水手聞聽，也不答言，轉身形勢奔船艙門兒，高聲叫道，老爺子，你別忍着，快請出來吧。外面請你答話呢，童林只看船艙帘兒一起，出來一位白髮銀髯的老者，非是別人，正是東俠侯庭侯振遠，童林心裡可就明白啦，心說，這一定是老哥哥白晝之間，看出我的行動來啦。想我單身夜探玲瓏島，故爾在此等候，意欲解勸於我，老哥哥，休怪兄弟我對你不住，少不得要將你將你拴住，也叫你跟着我去一趟玲瓏島，童林正然思想，就聽鎮東俠說道，童賢弟，劣兄等候多時了，童林聞聽，將兵刃交與左右，往懷中一抱，將右手的大指豎起，口中說道，罷了，俗語兒說的好，交友滿天下，知心有幾人，這麼些位俠客，俱不能知道童林之心，惟有老哥哥你老人家，能知小弟之心，知道兄弟我要夜探玲瓏島，故爾老哥哥在此等候小弟，恐怕小弟單絲不線，孤樹不林，意欲幫助小弟，前往玲瓏島，捉拿盜寶的二寇，你老人家可算小弟的知己，小弟敢不佩服我兄，

鎮東俠聞聽童林之言，不由得暗自嘆了一口氣，心中想道，我與他相交以來，他也沒說過這種話，今天何如此突如其來，這分明是用言語將我栓住，讓我難以開口，書中暗表，鎮東俠怎麼會在船艙裡出來呢，這就是久聚知肺腑，皆因童林白晝之間，在八義廳中一語未發，鎮東俠可就看出童林的意思來啦。知道童林的秉性直爽，作事決心，振遠是獨出己見，明知道他要單身夜探玲瓏島，自己又不好意思的給他挑明了，想了半天，才想出這麼一個主意來。自己作爲沒看出童林的動作，頂到晚上，用完了晚飯。鎮東俠明着在衆人面前告便，暗中命手下人把他領出九宮八卦連環堡，手下人把鎮東俠領到船塢之下，鎮東俠遂說道，我有一件事情相求於你，不知你可肯與我出力否，手下人聞聽，遂說道，有什麼事情，你老人家只管說，祇要是我辦的到的就成，鎮東俠說道，皆因我盟弟童林，秉性暴躁，凡事他都是獨出己見，今天八莊主在玲瓏島探明二小的下落我怕他今夜前往玲瓏島，身入險地，故爾我把你叫出來，託你把船塢所有的船隻，全叫他們灣在東面兒去，只留下一隻小船兒，灣在船塢的西面兒，童俠客一會兒必來，我在小船兒上等他，你再受點兒累。到裡面去等候童俠客，只要他叫你把圖他引出連環堡來，你再設法把他帶到這裡來，只要他一看見這隻小船兒，你就不用管啦，那時我再與他答話。鎮東俠將話說完，由腰中掏出一塊銀子來。約有一兩多重，遂向家人說道，我這兒有點兒小意思，你買杯酒喝吧。家人一看見銀子，遂笑嘻嘻的說道，老爺子，你還賞錢作什麼，說着話，伸手把銀子接過來，帶在腰中，遂向鎮東俠說道，你老人家先在這兒站一站，我給你老辦去，鎮東俠眼看着他把所有的船隻，全都開發到東面兒去啦，只留下一隻小船兒，鎮東俠命水手將船開到西面兒，離入船塢約有半箭之地，將小船兒靠穩，鎮東俠這才打發家人够奔九宮八卦連環堡，去等候童林，家人走後，鎮東俠遂問這兩名水手的姓名，原來這兩名水手是親哥兒兩，一個叫張仁，一個叫張義，鎮東俠遂將自己等候童林事情，跟他二人說明，不叫他二人害怕，又把主意商量好了，鎮東俠又給上他們哥兒兩個幾兩銀子，工夫不大，就見童林由打東面而來，鎮東俠用手向前一指說道，來了，自己這才矮

身形，藏到船艙之內，若不惹小手見了童林，怎麼加壓和氣呢，並不來與童林談話，將他渡到西山口外大江的當中，這個船可就不走啦，童林一聞他們兩個人，鎮東俠才由船艙裡出來，如今被童林用話話，自己聽他說的却也近乎情理，真要是童林一人前往玲瓏島，若有一差二錯，侯廷總死也討不起童林，皆因人人都知道，童林由打山東巢父林把我請出來，幫助他捉拿盜寶的二寇，雖然今日童林用話將我拴住，叫我與他一同前往玲瓏島，我還是不肯去，就是侯廷哭於玲瓏島，總算是死得其所。自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賢弟，真能知曉我的心意，爲兄正要陪着你走一趟，遂回頭又向水手說道，我船往玲瓏島進發，那一個不願意，劍下作鬼，說着話，遂由脊下亮劍，又將劍匣摘下來，用絨繩罩着背後，掌中擎劍，站在船頭，水手見此景况，也不敢多問，趕緊提錨開船，够奔玲瓏島而來，童林懷抱着兵刃，站在鎮東俠的身背後，借着月色的光輝，望大江中一看，但見白浪翻滾，水輪亂轉，水勢茫茫，如同萬道銀蛇，上下翻飛，這隻小船兒還是真快，又得的走順風，小船兒冲風破浪，工夫不大，遠遠的已望見玲瓏島的山口，水手遂向侯重二俠客，說道，二位爺台，前頭離着玲瓏島的山口不遠，鎮東俠與童林往前仔細一看，就見大江的北面兒，黑暗暗，霧森森，山嵐瘴氣，好像的一座玲瓏島，童林遂向水手說道，咱們這隻小船兒在那裡靠岸，可能進島，水手聞聽，搖着腦袋說道，要找進山的道路可不容易，你站在船頭就有見啦，正面的山口，雖然有台階兒，怎奈上面有二十四道滾木，水裡頭還有埋伏，我們這個船，常上玲瓏島來，深知他這兒的埋伏厲害，此時要找咱們灣船的所在，正是冬天水淺的時候，在東山根之下，小船兒可以靠岸，借着蘆葦塘還能遮擋船隻。若是等到三月間，桃花水一下，連東面兒都不能灣船，童林聞聽水手之言，遂向鎮東俠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在東山根之下灣船就是了，鎮東俠聞聽，只得點頭應允，水手搖櫓，直奔東山根而來，離山根不遠，童林用目觀看，就見玲瓏島的山頭，懸石吊磯之上，望下倒垂着荊棗枯藤，山上的山孔之中，不住的往外冒青烟，分明是山嵐瘴氣，山根之下，一層層的敗葦折蘆，童林正自觀看，船隻已臨近以

根、相隔有兩丈多遠，小船兒就不能前行啦，恐怕船底被山石淺着，水手向童林說道，小船兒往前可去不了啦，只好就在此處灣船吧，童林聞聽，只得點頭，鎮東俠用目一看，小船兒離着山根有兩丈來遠，山根之下的小道兒，約有五丈多寬，鎮東俠遂向水手說道，你們在此等候，我們到山根之下，去探探探探，說着話，衝着童林一點手，腳底下一用力，腰眼兒一疊勁，施展蹤法，只聽嗖的一聲，鎮東俠已蹤到山根之下，童林也跟着蹤身形，竄到山根之下，弟兄二人手擎着兵刃，往北行走，尋找進山的道路，但見山根之下，一盤一盤的山孔，大小皆有，雖然知道山孔是活的，一面往前走，童林遂向鎮東俠說道，侯大哥，咱們哥兒兩個別在一處走啦，鎮東俠說道，怎麼呢，童林說道，久聞玲瓏正鳥消息甚多，你我如若遇上消息，豈不都墮落埋伏之中嗎，到那時是無可解救，不如小弟在前面，兄長你在後面，我若遇上了危險，你老人家有寶劍，可以搭救小弟，據我想你我弟兄總得相隔一箭多遠爲是。老哥哥，你老人家想想。這個主意對不對，鎮東俠聞聽童林之言，甚是有理，遂與童林說道，既言甚善，就依賢弟而行，不過你可要小心留神，童林聞聽，雖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兄長止步，待小弟先行，童林雖然是嘴裡這麼說，其實他別有用意，自己此次夜探玲瓏島，本打算是一人前來，不想鎮東俠在半途之中出頭，意欲解勸童林，童林萬般無奈，才用話將鎮東俠拴住，按他的本意，並不願意叫鎮東俠跟隨前來，蹈此龍潭虎穴，今事已至此，童林打算自己前行，將鎮東俠落在後面，自己若前面涉險，免得累及良友，這是童林的心意，鎮東俠焉能知曉呢，弟兄二人商議已妥，童林將兵刃一第分，施展夜行術的工夫，磕膝蓋撞胸脯，腳後跟打屁股蛋兒，驚伏鶴行，一直向正北走下來了，他並入不管鎮東俠怎麼樣子，自己跑了足有二里之遙，猛見西邊山孔之內，有一人手擎着利刃，隱藏在山孔之中，但見山孔之中，約有一間房子大小，童林一看這個樣子，有不利自己的模樣，自己又一轉想，不如趁此機會，當場將此人拿獲，開明進山的道路，再破消息不晚，童林佯作未能看見，故意將身形湊至山孔往前行走，將一到山孔的旁邊，就見那人猛力斜刺就是一刀，童林見刀臨近，用左手鐵意欲

將那人的軍刃牽住，右手劍再為進招，怎奈此人身法太快，遂順手撒刀，逃入山孔之中，童林那裡肯饒，手擎兵刃往山孔中就追，只見山孔之中的山石，如同往外冒火星兒一樣，借着這點兒光線，只能看見前面這個人的上半身兒，看不見腳底下，童林一看前面這個人，走的還是甚快，童林還覺留神腳底下。恐怕遇上了消息，又兼山孔之中的形勢，有寬有窄，有高有低，童林一面追着，心中暗自想道，前面這個人的身法，怎麼這麼快呢，自己總是追不上，往裡走的工夫一大了，童林的呼吸，就覺着悶氣，好容易覺着前面有了風聲，再往前一看，但見前面有一個圓山孔的照見，就見前面那個人出了山孔，向左就拐，童林緊行幾步，來到山孔切近，雙手荷着兵刃，向外一縱，來到山孔的外面，雙手將兵刃一捧，往四外觀看。就見天上的月色，照滿了山谷，又一看那個人，仍然順着山根，靠左面而行，童林甚為忿恨，捧兵刃復又追來，怎奈這個人的腳程，仍然是那麼快，又追了有一箭之地，就見那人停步不行，童林在後面高聲喊道，我看你往那裡走。說着話，右手的雞爪鉞，直奔那人的後心便扎，耳輪中就聽啞喙一聲，把個童林吓了個膽裂魂飛。自己中了他人之計，原來前面這個人，是個籐子的，穿着真人的衣服，童林一看，就明白自己中了人家引誘之計了，自己再往四外一看，四面兒都是陡壁懸崖，無路可登山，就見當中有一條水路。這片水方圓約有三里多地地方圓，正當中有一座瀑布泉，水勢甚狂，聲若牛吼，往下看只能看見半天的月色，大概懸至在北面兒，童林心說不好，既受他人引誘之法，待我尋找原路而歸，自己趕緊轉身，回頭再找進山的道路，那籐子找得着呀，只見山孔大小皆有，可就是記不清自己打那個山孔進來的蹤，自己暗自着急，頓着山根之下，往來徘徊，行至在北面兒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在山根之下，有一個石碑，上面寫着三個大字，童林臨近觀看，不看則可，童林一看，已嚇得目瞪口呆，上面寫的是什麼呢，乃是硃紅油新進寫的，鎮海川，三個大字，童林號叫海川，今被鎮壓在此，童林焉能不怕，別說是平常人，就是連自古的大將，都怕犯了地名兒，就按三國的那位鳳雛龐統士元先生說吧。在此取西川的時候，鳳雛先生誤走落鳳坡，遂為亂箭射死。

，古人全如此，何況童林呢。如今自己一看見石碑，情知身逢絕地，要想出山，勢比登天還難，今被困在此，不用說還有人暗算，就是沒人前來，勿論是多大的俠客，七日不能飲食，匹夫可以神死，俗語說得却好，大將不落敵人之手，難道說我童林，就在此束手就縛不成嗎？自己想到這裡，情知不免於禍，自己犯心一橫，拿定了主意，不如自刎一死，倒也乾淨。想至此處，面向止北口中說道，罷

130

上命童林帶罪捕盜，非是童林不盡心拿賊，今被困在鎮海川，爲爭所迫，只得自刎而亡，以此報效國家。說着話，跪倒身形，向北磕頭，行禮已畢，站起身形，又想起父母養育之恩，未能任膝前盡孝，反犯父母的遺誼，拋棄在外，想到這裡，心如刀絞，英雄眼淚奪眶而出，復又跪倒磕頭，答謝父母養育之恩，又想起恩師由我十八歲之時，在深山之中，老人家將我帶至江西臥虎山玉頂玉皇觀，傳授一十五載，今奉師命下山，興一家武術，非是弟子不遵師命，今因弟子身逢絕地，只得自刎一死。實在有負恩師的栽培，想到這裡，遂高聲說道，恩師呀，恩師，弟子辜負你老人家的教育了，說罷，自己將兵力反過，將要自刎，就聽山頭之上有人說道，童林，大胆，童林一聽說這人的聲音，好像恩師的圖聲音，遂即向山頭上問道，上面那位答話，就聽山頭之上說道，爲師在此，童林一聽，高聲喊道，恩師救命，那位閣下說，你別往下說啦，怎麼童林的師父來的怎麼巧呢，莫非說童林的恩師能掐算，正洞中落坐，一時心血來潮，屈指一算，知道他的弟子，某年，某月，某日，某時，在某處遭難，我不搭救誰搭救，那不成了鼓兒詞了嗎。惟有這套書裡頭，沒有攻乎異端的事情，仙長單有仙長兩來第歷，自從打童林下山之時，二位仙長恐怕童林有反，戶中的五戒，也就跟隨童林下了山啦，童林若是一入一門戶中的規矩，二位仙長就將童林的首級帶回江西臥虎山，懸掛在萬年古柏之上，因此二位仙長集在暗地監視童林的行動，一看童林三條大路走的正，並無有非的舉動，二位仙長這才放心，以至重陽會的事情，陡然而起，二位仙長此次因爲童林獨立門戶的起見，又因童林藝業未成，可不能讓自己的弟子，甘敗下風，遂在暗中保護，至於重陽會的事情，和平了結啦，二位仙長這才放心。遂出離鐵善

寺，師兄弟二人一商議，到何處駐足休息，尙道明說道，你我弟兄前往玲瓏島後山稜牙峯山神廟，咱們師姪呂德興的廟中休息，倒還幽雅僻靜，何道源說道，師兄之言，正合我意。兄弟二人這才繞道奔玲瓏島，以至來到玲瓏島的後山稜牙峯，二位仙長舉目一看，真是山清水秀，沿路上全是翠栢蒼松，弟兄二人來至山神廟的門首，原來這個廟並不甚大，就是一座山門，一層大殿，東西的配殿，東西跨院，四外松栢環繞，空中野鳥飛鳴，好俊的一座清雅廟宇，二位仙長來在山門近前，以手款門說道，裡面有人嗎，語言未了，就聽裡面有人答言說道，是那位，隨着聲音廟門分爲左右，二位仙長一看，原來是呂瑞呂德興，但見他仍是當年的景况，身量在中等的身材，身穿藍布舊道袍，上面補了重重，真看千針萬線，腰中繫着一條舊絨繩兒，足下一雙舊白布的襪子，青布的雲鞋，往臉上觀看，慈眉善目，大耳垂輪，頭上楊木的道冠，竹簪別頂，領下半部花白鬚鬚，手拿拂塵，又至呂德興一看，原來是二位師叔，趕緊跪倒行禮，口稱師叔在上，弟子參拜，二位仙長急忙用手相摻，遂說道，廟中可有人嗎，呂德興答言說道，並沒有別人，就是我師夫在這兒住了兩個多月啦，暗中交代，莊道勤爲何來到山神廟呢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莊道勤至三江訪友，在當德府巧遇李英孫亮，指引他二人捉拿展翅獼猴陸宜陸曉村，恰遇童林童海川，莊道勤可就沒敢上三江前去訪友，又不能再回八卦山，這才跨蹇繞道，修養稜牙峯山神廟而來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來到稜牙峯，進了山神廟，見了自己的徒弟呂德興，道明來意，這才住在廟中，至今約有兩月有餘，好在這個廟裡頭有個大施主，糧米倒也方便，這位施主是誰呢，就是前山玲瓏島大寨主司徒朗，作書的作到這兒，也得將司徒朗好的地方表一表，只因司徒朗佔山之後，一定是豐衣足食，自不必說啦，忽然想起自己的師姪呂德興，天天在大街之上化小緣，連個住處都沒有，終日露宿街頭，自己看看未免心寒，又一相李昆，家財豐富，少用一個家人，就足做師弟吃的啦，最可憐他背負掩耳盜鈴，置若罔聞，幸而心中右氣，司徒朗便命人把呂德興找到玲瓏島，遂向呂瑞說道，你二師兄家財豐富，却養着閒人，你在外而終日化緣，難道說他就不見嗎

，就是他看不見。他沒個耳聞嗎。只要他少養活一個閒人。就有你的飯吃啦。他連管你都不管。就教你在外面受窮，他自己臉上就不覺着不光彩嗎。依我說你也不必在外面去化緣去啦，咱也別叫外人說你師兄弟沒有義氣。你就在我這山上住。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有你穿的，有你的錢花，你別看你二師兄李昆不管你，我可不聽不管你，我可不能叫你濟街化小緣兒去，呂瑞呂德與聞聽，趕緊說道，師兄，你老人家可別錯怪了我那二師兄，我二師兄並不是不聽我，他老人家把我找到八卦山，足有十幾次之多，非諷我在他那兒住着不成，不叫我前去化小緣，我是實在不願意在他老人家那兒住着。師兄你老人家想情，我要是命好，我那親生的父母，焉能將我許在廟裡當老道呢，就皆因我自幼兒多病。才把我許到廟中。這就是我的命中受苦。據我自己想。我千萬別享福。只要是我一享福，稍微安逸幾天，我反倒受了罪啦。我向來有一種毛病，晚上必得上大街上睡覺。因為我看見星斗，我睡不着覺。如今你看着我好像受罪似的。其實我是百病不生，反倒享福，我天生來的就是這個命，師兄你叫我住在這兒，原本是疼我，叫我在這兒享幾天福，你那裡知道啊，我不但享不了福，我反到受了罪啦。我真要在你這兒住，我不是跟當初在我二師兄那兒住着一樣嗎。你別總說我二師兄不管我，實在是我不願意在他那兒住着，就是你這兒，我也不願意住，你還是別怪我。司徒朗聞聽呂瑞之言，搖着腦袋說道，那可由不了你，我寧可用毒藥將你藥死，我也不聽讓你在市井之上前去化小緣兒，與我們兄弟現世。呂德與聞聽此言，知道司徒朗性情偏僻，今天若不依着他主意。他必然與我反目無情。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向司徒朗說道，師兄，你老人家如果非讓我在這兒住着不可，我可有幾個條件，當要與你老人家說明。你要是願允了小弟的要求，我就在你這兒住着，兄長若不允小弟的要求，小弟絕不敢相從，司徒朗也知道呂德與的性質太固執，遂說道，勿論有什麼事，兄弟你就說吧，只要哥哥我辦得流，必盡盡力而為，呂德與聞聽此言，遂向司徒朗說道，頭一件，在這玲瓏島的後山棧牙峯之下，我擇了好地勢，你老人家給我蓋一座山神廟，還得給我收幾個徒弟，再給我三隻小船兒，

每月廟內用白米一石、香油十斤，紋銀十兩，我給你老人家寫好了佈施，你就算我廟裡一位大施主，可得月月如此施捨，如其不然後山又沒有住戶。我上那裡化緣去呢，是這麼着，我就在這兒住着，如不按着我的要求，兄弟我還是當面告辭，司徒朗一聽呂瑞應允在玲瓏島住着啦，心中非常喜悅，遂向呂瑞說道。師弟。你只管放心。這點兒小事，哥哥我都能辦的到，呂德興一聽司徒朗滿口應承，這才住在玲瓏島，司徒朗按照呂瑞所要求的一切事項，完全不短，並且又將前後山的消息埋伏。完全告訴呂瑞，時常叫呂瑞到前山大寨之內，師兄弟彼此談心。這都是司徒朗好的地方，所以司徒朗叫九尾宗舜，他就佔一個孝字。就因為他孝友，若不然爲什麼把他綉在蟒袍上呢，就因此獸性最孝友，閒言少做，由此呂德興就住在真神廟內，莊道爺他是時常上這兒來，就是這次來了足有兩個多月啦，今天師徒爺兒兩個正在屋中閒談。忽聽外面有人叫門，呂德興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二位師叔來啦，呂德興行完了禮，這才陪着二位師叔來到屋中，莊道爺舉目一看，原來是二位師弟，忽然想起八卦山之事，自己實在對不起二位師弟，真是慚愧已極，就見二位師弟來到屋中，口中說道，師兄在上，小弟尙道明，何道源，參見師兄，莊道爺一見二位師弟向自己行禮，趕緊站起身形，向旁邊一閃，用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師弟請起，說着話。弟兄兩個人彼此讓坐，呂瑞獻茶，茶罷攔盞，尙道明遂向莊道爺說道，師兄，何時到此，因爲什麼想到這兒住着呢，尙道明這麼一問不要緊，莊道爺倒覺着心中不安，只得含呼答道，我時常到這裡來居住，我愛惜這廟內清雅，清晨用功，爲的是借稜牙峰山川的秀氣，你們弟兄二人因何到此呢。尙道明未曾說話，先嘆了一口氣，遂說道。因果纏繞，鬧得我弟兄就誤修行，遂就把在江西臥虎山玉頂玉皇觀，弟兄二人誤走山谷之中，巧遇童林童海川，收做門人弟子，傳藝一十五載，遂命他下山興一家武術，直到如今，前後的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莊道爺聞聽，遂說道，師弟，事情既然到了這步田地，童林如今帶罪到八卦山那裡前去捕盜。你我弟兄且看他們如何辦理，然後再爲入手，莊道爺將話說完，又向呂德興說道，你無事可以坐着小船兒，到八卦山探聽探聽去，你的

道路又熟，他們山裡的人也不多你的心，打聽明白了，回來報告我們。快去吧。呂德興答應一聞說道：弟子謹遵師命，當時叫小道童兒預備齋飯，款待二位師叔，又叫道童兒預備一隻小船兒，自己到八卦山前去探聽一切，探聽得是，由打天門白玉虎小俠客劉俊下書，是晚三小俠客探八卦山，十老約請王十古，八卦山試藝五絕。呂瑞打聽得清清楚楚，回來報告三位老師，莊道爺恐怕試藝五絕之中，生出了變化，趕緊又命呂德興前去打探，呂德興復又乘着小船兒繞走玲瓏島，離八卦山不遠，就見由打西山口撞出一隻小船兒，呂德興仔細一看，小船兒上不算水手，共是九個人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四莊主鐵背羅漢法禪，五莊主火眼金睛莫賀永賀建章，七莊主青風過柳柳葉貓韓忠韓殿遠，還有盜寶的二寇正，小粉蝶韓寶。聞海蛟吳智廣，入地金鰲賀豹，鐵背猿雷春雷振恒，還有雷春那兩個徒弟劉洞，韓慶劍，乘小舟够奔玲瓏島去了，呂瑞看罷，就知道其中有事，容他們的船過去，自己這才親自到八卦山裡頭一訊問，果不出自己所料，遂命小船兒掉頭回奔稜牙峯，呂德興進了山神廟，將八卦山試藝五絕事中生變，三位莊主帶領盜寶的二小逃往玲瓏島之事，細細的說了一遍，莊道爺這才令呂德興下面休息，遂又向尚道明何道源說道，師弟，爲兄打算明日清晨，你我弟兄三人，去到前山玲瓏島，我們自己把司徒朝叫出來，交涉此事，尚道明何道源也未答應，及至用完了晚飯，尚道明遂與莊道勳說道，師兄，我弟兄二人打算先到玲瓏島前山，觀看觀看山裡面有何動作，莊道勳又不好多攔，知道玲瓏島前後山都有消息埋伏，遂命呂德興隨同他二位師叔去到前山探聽探聽，等到天交二鼓，尚道明何道源與莊道勳告辭，帶領着呂德興，出離了山神廟，够奔前山玲瓏島而來，下了山神廟的山坡，前面乃是一片八寶嶺，越過了矮嶺，二位仙長抬頭一看，但見那冰輪似的明月，懸掛在雲端，星斗皎輝，映着怪石嵯峨，叔叔三人順着山坡的曲折小路，邁步將要上山，猛聽得一陣聲若牛吼，震動山谷，尚道明遂向呂德興問道，德興，是何聲音，如此作響，呂德興含笑說道，師叔你老人家忘記了，這稜牙峯的面前，不是有一個瀑布嗎，這個山的名兒叫鎮海川，此時正在夜靜更深，泉水若是一狂，聲勢就像牛吼，尚

道明說道，古人有云，月下觀泉，乃是絕妙的美景，今日你找叔姪前去探山，遇此佳景，又在深冬之際，明月之下，深山翠柏之中，難得此佳景，不可不觀，德興頭前帶路，呂德興聞聽，含笑說道，師叔既有此雅興，你隨找來，說話間，呂瑞頭前帶路，順着曲折的小道，够奔東南而來，及至來到了鎮海川瀑布泉的山梁之上，借着月色的光輝，呂瑞往下一指說道，請二位師叔觀看，這就是北山中的佳景，尚道明何道源舉目一看，只見四外矮嶺環抱，方圓約有三里多地，正當中是一片泉水，瀑布泉由中間下注，聲若牛吼，水如鼎沸一般，水勢借着山谷的聲音更大，又兼着在山頭上面，借着月色的銀光，冷清清，一陣陣，寒風透骨，滿山的荆棘葛藤枯樹的枝梢，支婁婁的亂響，三道士在月下觀泉，正在心曠神怡之際，猛聞在鎮海川之內，一聲喊叫，恩師，聲音直入尚道明的耳鼓，聽着好像是童林，透着焦急，尚道明一想，山谷之中，童林既發出這種聲音，必有意外之事，所以仙長趕緊向下面說道，童林大但，童林在下面一聽，上面說這話，好像恩師尚道明，故爾急忙問道，上面是那位，仙長這才答道，爲師在此，童林這才喊道，恩師救命，若憑童林這麼大的一個俠客，要喊出救命二字來，豈不令人恥笑，這話分對誰說，若要說叫恩師救命，很不算出醜，仙長在上面一聽，下面是童林，遂往下說道，你在下面等候，爲師來設法救你，仙長一面說着話，一面問童林因何被困在此，童林大聲說道，皆因弟子前來探山，故爾被困在此，恩師先將弟子救上山頭，詳細情由，弟子再爲告稟，尚道明聞聽，這才叫呂德興速速回廟，去取絨繩兒，越多越好，呂德興答應一聲，轉身形回廟去取絨繩兒，尚道明遂在山坡上找了一塊鴨卵形式的石頭子，約有十幾斤重，放在旁邊，等候呂德興，工夫不大，就見呂德興取了一網絨繩兒來放在尚道明的面前，尚道明把絨繩打開，一根一根的接接在一處，然後把方才找的那塊石頭，用絨繩栓好，慢慢的在山頭以下放，一面往下放這根絨繩兒，一面問童林還差多少，童林一看這根絨繩兒，離着自己還差一丈多長，遂向長說道，還差一丈來往，尚道明又接上一根，石頭已竟到了童林的頭上，童林將尖刃往腰中一掛，身形向前一探，用手抓住了石子，往

下一用力，口中說道，師兄，我揪住了繩子啦，說着話，身形向前一提氣，用自己的左腿搭住自己左臂，右手順着右腿底下穿過去，揪住絨繩兒，頭朝下，脚朝天，吊在繩頭之上，作出千金墜兒的架式。童林遂高聲說道，師傅往上提繩子吧，尙道聞聽，遂用手一提繩子，覺着下面有了分量啦，知道童林必然攀住啦，這才雙手一用力，兩隻手到換着往上提，工夫不大，就見童林已然過了懸石吊崖，仙長如提童稚，把童林提上山頭，童林將繩子一撒手，腰眼兒一盪勁兒，站穩身形，在月光之下舉目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二位恩師，旁邊還站着一個道士，童林並不認識，身上穿的衣服，襤褸不堪，好像化小緣兒的老道。在一旁站着絳絨繩兒呢，童林也無暇多看，遂向恩師跪到身形，口中說道，弟子並沒孝順過你一日，今蒙師父搭救弟子，叫弟子如何答報，弟子情願在老師的面前受責正道，尙道明見童林跪在面前，並不相摻，用拂塵擊着童林的頭頂說道，我命你下山與一家武術，原爲的是你一人得道，九祖生天，你要立好了門戶，我們師兄弟臉也光榮，不料想你不以門戶爲重，自輕自賤，仰仗血氣之勇，單身前來打探玲瓏島，被困鎮海川，若非爲師趕到，焉有你的命在，你死如同草芥，似汝這樣的能爲，在武俠叢中，車載斗量，惟有你這一死，豈不就誤我與立門戶。如今就應當擊碎汝之頭顱，姑念你素日忠誠，寬恕你這一次。下次你如再輕身涉險，胆大妄爲，要被爲師知曉，絕不寬恕，童林答道，弟子從此再也不敢了，尙道明這才叫童林站起來，又與何道源行完了禮，尙道明說道，海川，爲師給你引見引見，說着話，用手一指呂德興，又向童林說道，這是你莊道伯的三弟子，是你三師兄他娘家姓呂，道號德興，江湖人稱補襖道長。遂又一指童林，向呂德興說道，這就是八你師弟童林海川。此時童林已與呂德興跪到行禮，口中說道，師兄在上，小弟童林大禮參拜，呂德興趕緊還禮說道，師弟請起，爲見不敢承受，童林這才站起身形，尙道明這才細問童林夜探玲瓏島，前後的情由。童林從頭至尾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尙道明曾因月下觀泉，無心中搭救了童林，也就不想再探玲瓏島的前山了，遂向何道源說道，你我兄弟本意欲打探玲瓏島前山的消息，現在救了童林，不如

你我弟兄暫且帶着童林呂德興回廟，與師兄商議而行，何道源點頭稱善，命呂德興將繩子收拾起來，揹在身上，由鎮海川的山頭，順着原路而歸。越過了矮嶺，仍然回歸山神廟，沿路走着，尙道明遂與童林說道，現在你師爺太虛上人莊道勤，也在山神廟裡住着呢，到那裡我給你引見引見，童林只得點頭稱是，覷着話，師徒爺兒四個，已來到山神廟，呂德興把山門推開，二位仙長帶着童林，走進了山門。呂德興進來，回手將山門關好，跟隨在後面，來到東配殿，有小道童兒將簾籠掀起，四人進了東配殿，童林舉目一看，就見迎面八仙棹兒上首，坐着一位仙長，真是仙風道骨，鶴髮童顏，童林細一看認得，乃是在湖南常德府大道之上，瑩地之內，指點李英，孫亮，白潔，他們三個人，捉拿雲南要犯陸寅的那個道長。當初我問他老人家的名姓，仙長未肯吐露真名實姓，原來是我師伯莊道勤，那時我問他的姓名，他老人家不肯說，今天我看看他老人家如何對我。童林拿定了主意，就聽尙道源說道，童林，過去見過你師伯，莊道爺，其實莊道爺早就看見童林啦，方才自己正在屋中有小道童兒伺候着吃茶，等着二位師弟探山回音，猛聽外面有腳步的聲音，將往外一看，只見簾籠一起，二位師弟帶着童林呂瑞，由外面進來，自己一看見童林，猛然想起在常德府對面談話的時候，童林問我貴山，貴觀，貴法號，我不應當與他扯謊，他是個晚輩，我告訴童林我是雲南大山三間草觀無知的野道，我雖然當時與他扯了謊語，今日復又見面，我又應當如何呢，自己正在思想之際，就見二位師弟帶領童林與他行禮，自己未免臉面一紅，趕緊伸手將童林摻起，口中說道，賢姪快快起來，爲師伯我對不過你，童林聞聽此言，趕緊答言說道，師伯說的那裡話來，弟子還得求你恕過弟子無禮。只顧他們爺兒兩個這一客氣不要緊，尙道爺與何道爺鬧了一愕，皆因二位仙長聽不明白他們爺兒兩個的話，尙道爺遂即問道，師兄，難道說你們爺兒兩個，在那裡見過嗎，莊道爺聞聽，未曾開言，先嘆了一口氣，遂就把在湖南常德府，與童林相見前後的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回頭又向童林說道，姪兒，如今什麼話也別說啦，八卦山與玲瓏島之事，爲師伯俱都知曉，等明日清晨，我叫你師兄呂德興備好了船隻，咱們

爺兒幾個允往玲瓏島。爲師伯將你那不義的師兄司徒朗，當場拿獲，把他結果了性命，先給你出出你胸中的惡氣，然後我再懲治李昆，童林聞聽，趕緊跪倒身形，口中說道，師伯爲弟子之事，要殺害我師兄的性命，弟子聽着胆寒，望求師伯格外施恩，寬恕我師兄司徒朗，弟子情願在師伯面前，替以師兄在師伯面前請罪，莊道爺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心中讚美童林，心說，看我師弟收的這個徒弟，一個比一個好，看看我這三個徒弟，大徒弟司徒朗，不通情理，二徒弟李昆，山中出了盜國寶的二寇，就是三徒弟呂德興好，爲人老誠幹練，忠厚之極，無奈他是個化小緣兒的老道，莊道爺想到這裡，自己真是慚愧無地，遂向童林說道，師姪，我看在你的面上，明天我寬恕他就是了，童林接着說道，弟子謝過師伯不罪之恩，童林爲人雖然粗魯，如今他可看出莊道爺溺愛弟子來啦，若不溺愛弟子，焉能釀成此禍呢，這就應了這句俗語兒啦，棒打出孝子，嬌養忤逆兒，別看莊道爺疼愛弟子，他越疼愛徒弟，越疼愛不出材料來，尙道明與何道源時時刻刻管束童林，童林才歸於正道，他絕不敢招惹是非，皆因童林與八卦山的事情發起，莊道爺竟自束手不管，在山神廟中躲避，做掩耳盜鈴之計，分明是疼愛弟子的鐵證，如今莊道爺說出欲將司徒朗結果了性命，童林雖然粗魯，他居然能順從莊道爺的心意，替司徒朗講情，因此莊道爺深爲愛惜童林，又知道童林方才脫險，恐怕童林勞頓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此時天已不早，況且你冒險前來探山，受險脫險，甚是可憐，你可以休息去吧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弟子事尙且未能辦完，弟子焉敢休息，莊道爺聞聽，含笑說道，還有什麼事情沒辦完呢，也不過是第明天我到前山，與司徒朗去要盜寶的二寇，與翡翠鴛鴦鐲，也就是這兩件事情啦，你還有什麼爲難的八事情呢，童林皺着雙眉說道，師伯有所不知，弟子另有別情，童林遂就把自己與鎮東俠雙探玲瓏島，集前後的情由，又說了一遍，如今自己雖然遇救，尙不知鎮東俠生死存亡，弟子實在放心不下，恐怕他身入險地，必有性命之憂，請師伯格外原諒，代弟子設法，打探鎮東俠的下落，莊道爺聞聽，遂向童林說道，姪兒，你只管放心，我派你師兄呂瑞到前山打探，倘若侯庭被獲，我命你師弟呂德興，再設

法搭救與他，也就是了，說道二次謝過莊道爺，莊道爺即刻叫呂瑞前去打探，不可疎忽。若是候庭被獲，你就設法搭救與他。呂瑞答應一聲說道，謹尊師命，遂轉身形出了東配殿，前往玲瓏島打探去了。莊道爺命小道童兒，給童林預備酒飯，工夫不大，將酒飯擺在廚下，小道童兒請童林到下面用飯，童林當時與師伯告辭，至廚房用飯，用完了酒飯，仍然來至東配殿，此時天交四鼓，不見呂德興回來。心中暗含着急，怕的是鎮東俠有失，好容易盼到天交五鼓，就見呂瑞由外面進來，與三位仙長行完了禮，口中說道，弟子奉恩師之命，去到前山打探鎮東俠的下落，弟子各處探訊明白，所有全山的消息，一概未動，鎮東俠並未進山，只有鎮海川的自行人兒走動，已將探山之人，引至鎮海川，前寨已見了白鶴鐘。鐘響之後，敵人落網之時，約在二更天以後，若要依着法禪，當時就派人前去捉拿，令師兄司徒朗給攔下啦，言說探山之人既然進了鎮海川，量他插翅也難以逃出，也不必派人前去捉拿，先把他圍在裡面，餓他七天，我再派一名嘍卒，只用一條麻繩，就可將他綁至在大廳前面，絕無差錯。如今我所慮者，今夜既有人前來探山，明天八卦山必然有人前來攻打玲瓏島。司徒朗遂命人預備船隻，明日備戰，這是弟子在前山探來的確實的消息。莊道爺聞聽，遂向呂德興一擺手，命他下面休息，遂又向童林說道，你可曾聽見，鎮東俠並未涉險，你還不放心嗎，明天我與你二位老師帶着你，至前山請國寶，捉拿盜寶的二寇，也就是了，你到下面休息去吧，童林聞聽，這才放心，只得退至下面休息，此時天光已經放亮啦，莊道爺吩咐小道童兒在江沿備船，小道童兒答應一聲，轉身備船去，去的工夫不大，進來回稟船已備妥，此時天光已經大亮，莊道爺並不慌忙，命小道童兒預備早齋，把童林與呂德興叫了來，師徒五個人用完了早齋，太陽也就是剛剛的東昇，莊道爺這才與二位師弟一同收拾齊備，背着寶劍，帶領童林與呂德興同四個小道童兒，一同起身，由打東配殿出來，出離了山神廟，够奔正面而來，順着溝塘穿過去，前面就是大江，童林遠遠一看，只見江沿兒之上，灣着一隻小船兒，有一個小道童兒在那裡看守，來到江沿兒之上，三位仙長先上了小船兒，然後童林與呂德興一

同上船。此時這五個小道童兒。一個個手忙腳亂，解纜，起錨，撒跳，用篙一點江沿兒，小船兒一掉頭，四個小道童兒搖櫓，一個小道童兒看舵，小船兒如飛似箭。向正南而來，此時童林向包裹打開，取出自己的子母雞爪鴛鴦鉞，往懷中一抱，站立在船頭，以至乘至正南的江灣子處，船隻向南一掉頭，猛聽得正南喊殺連天，鏗聲震動江面，童林舉目往前一看，在正北面玲瓏島的山頭之上，倚山背水，俱皆是玲瓏島的戰船，上插玲瓏島的旗幟，正當中一隻虎頭大戰船，兩旁約有四十隻麻洋小戰船，船中滿載嘍兵，各擎刀鎗，一個個威風凜凜，吶喊助威，正南那方也有戰船，約有一百餘隻，正當中一隻虎頭大戰船，兩旁邊兒船上完全是鐵善寺被約的天下英雄，各路的豪傑，船隻之上完全插的是八卦山的旗號，在虎頭大戰船之上，乃是各路的老俠客，懷抱着兵刃，一位位精神百倍，面帶殺氣，正當中站立的非是別人，正是貝勒爺，手中擎着一柄五花棒，什麼叫作五花棒呢，就是打磬的那個磬槌子，貝勒爺拿着這個東西，做爲指揮的令箭，對面彼此吶喊聲威，正在不可開交之際，在一看八卦山戰船之上，站着三個人，俱都手擎着寶刀，童林細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，南俠司馬空，賽判官飛行俠苗澤苗潤雨，童林看着有些個納悶，爲什麼童林納悶呢，皆因八卦山試藝五絕的時候，並沒有貝勒爺在內，貝勒爺怎麼會率領天下的俠客英雄，用八卦山的船隻來攻打玲瓏島呢，童林那裡知道貝勒爺的來意呢，只顧童林跟鎮東俠一暗探玲瓏島不要緊說險些八卦山沒亂了，皆因王十古與北俠大家在東跨院兒安歇的時候，一羣衆人之中，就短少鎮東俠與童林，王十古明知道他二人出不去九第宮連環堡，皆因他二人道路不熟，以至命人到各處一找，焉想到連一點蹤影都沒有，這一來不要緊，大家可就着了忙啦，等到一問手下人，問誰誰都不知道，大家遂來到八義廳，面見李昆李太極，解說此事，李昆聞聽，他甚萬分的着急，正在與衆位俠客設法之際，聽見有兩個家人進了八義廳，與李昆回話，李昆一看，後面跟着的那個家人乃是自己的心腹家人，名叫李順，李昆遂問道，你二人有何事報告，原來這個家人，就是陪着鎮東俠與童林出九宮八卦連環堡的那名家人，自從童林上船走後，他

就被巡山的人看見瞭，給他將綁繩兒解開，他這才前來回話，就把童林坐船够奔玲瓏島，一切的事情，細說了一遍，衆人這才知道二位俠客前去夜探玲瓏島，錯非李順報告，衆人焉能知曉，衆人將話俱都聽明白瞭，王十古遂向李昆說道，李大弟，我想童林雖然魯莽，鎮東俠乃是精細之人，豈能與童林涉險探山，這其中必有緣故，你我大家必須慎重辦理此事，北俠答言說道，若要真是鎮東俠童大弟前往玲瓏島，我想司徒朗爲人意狠心毒，玲瓏島埋伏又多，倘若他二人涉險，恐怕有性命之憂，此時咱們還不能追他，如要是一追，他們反倒僵了火啦，不如等到天光發亮，或是他們二位進不去玲瓏島，自然就回來啦，如果明日天亮他們二位不回來，那可就沒有別的說的啦，咱們大家也就顧不了李莊主啦，你我大家借本山的戰船，前往玲瓏島，去接應童海川與鎮東俠要緊，王十古答言說道，此事也只好是這麼辦。真要是他們二位有個好歹，叫我王十古怎麼見貝勒爺呢。大眾一聽此言，只得彼此點頭說道，王老俠客不可過慮，此事只好按着秋老俠客之言而行，衆人商議已定，這才與李昆商議，叫他預備八卦山的船隻，以備明日應用，李昆到了這個時候，也是無法可想，又難駁衆議，只得傳話，叫外面預備船隻，大家這一宵就不能睡啦，到了三更以後，李昆又命人預備酒飯，款待衆位俠客，大家吃着酒說話，直頂到四更天，大家才用完了酒飯，彼此散坐閑談，此是東方將要發曉，就見由打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名家人，來到大廳之內，向李昆說道，啓稟莊主大事不好，由南山口外面來了一百餘隻船隻，大小皆有，船上有無數的人，各擎着兵刃，吶喊殺聲，請莊主設法迎敵，李昆未及答言，北俠站起身形向衆人說道，列位在此等候，我到外面觀看觀看，是那路的英雄到此，王十古聞聽，遂說道，秋賢弟，慎重爲是，北俠點頭，站起身形，出了八義廳，有家人在前帶路，繞出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來到了船塢，北俠舉目觀看，就見由打正南來了有一百多大小船隻，掩江而來，正當中有一隻大船，在船頭上站立一人，非是別人，正是貝勒爺胤禎，在手中拿着一個打磐的磐槌子，貝勒爺的身背後，站的是二俠侯杰，手擎着亮銀雙槓，北俠看罷，心中說道。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，北俠當時揣

摩不出來，書中代言，自由打衆位俠客隨同王十古，由鐵善寺來到八卦山赴李昆之約，衆人走後，貝勒爺有些不放心，遂與二俠侯杰商議，恐怕李昆設下牢籠圈套，引羣雄自蹈虎穴，貝勒爺打算與衆人商議，作爲衆位俠客の後援，侯二爺一想，明知自己擔不起來，又扭不過貝勒爺的心意去，這才將紫面伽藍佛濟慈請過來，會同協商，還是貝勒爺出的主意，八卦山有隔江之險，無船不能進山，先命鐵善寺的小和尚到江沿前去僱船，大小皆要，先與船家說明，叫他們放心，若要船隻損壞，本廟完全包賠，船價還要豐隆，等到夜間如果他們衆位俠客不回來，那時候咱們大家乘船够奔八卦山，接應他們衆位，不知這回主意，可否能够實行，二俠一聽，這個主意很好，這才如法命小和尚去辦，等到天交正午，船隻業已備齊，貝勒爺這才請天下的英雄，各路的豪傑，在大雄寶殿之前談話，工夫不大，衆位英雄俱已到齊，貝勒爺親自離了大殿，站在月台之上，向衆人說道，此次本僧勞動衆位俠客，所爲者，就是今晨去八卦山的衆位俠客，我恐怕他們受了李昆的暗算，童林等人單勢孤，若等到夜半他們不歸，本僧約請羣英雄前往八卦山，與童林等作爲後援，有願意前往者，請舒左臂若不願意前去者，胤頑決不敢勞動，這句話未曾說完，就聽衆人一齊答言，我等願作衆位的俠客後援，衆人俱將左臂舒起，貝勒爺見此情形，心中非常的高興，遂請衆人暫且休息，聽候調遣，衆人一齊退下，貝勒爺這才進了大雄寶殿，等到晚間用完了晚飯，並不見衆位俠客回來，直等到天交三鼓，仍不見童林等回歸，貝勒爺心中焦燥萬分，這才與二俠商議，打算即刻動身，前往八卦山，二俠侯杰心中也是着急，恨不當時就走，今聽貝勒爺之言，遂即點頭應允，貝勒爺復又傳諭，請天下的英雄到大殿聚齊，一同起身前往八卦山，貝勒爺一聲諭下，衆人早已收拾齊備，一齊來到大殿之前，貝勒爺一見各路的英雄俱都揹定兵刃，站立在大殿之前，貝勒爺徒手空拳，並沒有兵刃，貝勒爺一看神廚上面有一個打磬的磬槌子，貝勒爺順手拿在手中，出了大雄寶殿，來到月台之上，高聲向衆人說道，此時三更已過，去八卦山的衆位俠客，並無回信，本僧放心不下，故爾復請衆位俠客英雄，懇請衆位協力相助，常言有句話，

人無頭不走。鳥無翼不飛，我情願做爲領袖，若到八卦山用武之時，衆人不要亂了次序，看我的指揮從事。我這個繫槌子，就如同指揮棍，若是往前一指，大家必須要奮勇當先，一擁齊上，不可臨陣退縮。那一位如若不遵，受大家的公罰，不知衆位的意下如何，貝勒爺這句說尙未說完。就見丹墀下的羣雄一齊答言說道，爺，請放寬心。我等都願聽爺你的調遣，貝勒爺見大家異口同音，俱都贊成，心中甚爲喜悅，這才帶領紫面枷藍佛濟慈，二俠侯杰侯敬山，與天下的英雄，又帶着本廟的二十名小和尚，銅鑼四面，一齊鳴鑼起身。此時天也就是四更來天，大家由廟裡出，奔奔江沿兒，十數里的道路，不大的工夫就到啦，貝勒爺抬頭一看，就見江沿兒之上，蜜排船隻，各船上都有燈籠，由外處一看，如同一條火龍一般。臨近一看，有鐵善寺的小和尚在此照料船隻，預先小和尚給貝勒爺預備了一隻大船，貝勒爺候二爺與濟慈順着跳板上上了大船，其餘所有的舟船，羣雄分乘，水手一齊動手，即刻開船。此時四更已過，好在是順風，船是真快，小和尚一齊鳴鑼，大小船隻，掩江而來，一直到八卦山的山口，貝勒爺將五花棒一舉，吩咐大家喊嚇聲威，穿過了蘆葦蕩，貝勒爺舉目向前一看，就見船塢之上一站立一人，向自己點手作呼喚之狀，貝勒爺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北俠秋田秋佩雨。貝勒爺可就放心啦，遂將五花棒往腰中一掖，吩咐大家且住殺聲。船隻前進，趕到貝勒爺的船隻離船塢相隔兩丈有餘，北俠縱身形跳在大船之上，搶步與貝勒爺行禮，口中說道，何勞貝勒爺親自帶領大家到此，此事已經結束，今秋田迎接來遲，望貝勒爺恕罪，貝勒爺用手相摻，遂向北俠問道，老俠客，八卦山事情如何，秋田遂就把八卦山試五絕藝，李昆本山之中發生變化，童林與鎮東俠夜間不知何往，前後的情由，細說了一遍，貝勒爺是何等的天質，一聽秋田之言，就知道李昆是個忠厚人，受了羣小的暗算，可是童林與鎮東俠要真是前往玲瓏島，這個事情可就不好辦啦，貝勒爺先與北俠商議，請天下的英雄棄舟登岸，有話進山再說，北俠只得點頭應允，此時船隻已經靠岸，北俠請天下的羣雄上岸，船塢雄

息，以至貝勒歸來到船塢，早有人報告李昆，由王十古率領李昆等，出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迎接貝勒爺進山，北俠陪着貝勒爺與衆位英雄由船塢起身，北俠在前面引路，出離船塢，貝勒爺抬頭一看，就見王十古率領羣雄，前來迎接，正當中站立一人，白髮銀鬚，慈眉善目，貝勒爺並不認識此人，貝勒爺正自觀看，就見前面王十古衆人參見貝勒爺，貝勒爺伸手相摻，最後那位年邁人向前擦衣跪倒，口稱貝勒爺在上，罪民李昆參見貝勒爺，望你寬恕罪，貝勒爺順手摻起李昆口中說道，老俠客請起，此處也不是講話的所在，有什麼話咱們進山在講，你先與我頭前帶路，李昆站起身形，口中說道，謝過貝勒爺，說着話轉身形在頭前帶路，貝勒爺與衆人在後面相隨，不大的工夫，轉進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來到了八義廳，李昆吩咐家人，將當中的棹案滿都撤去，請貝勒爺上坐，然後再調擺桌椅，天下英雄在左右相陪，李昆二次行禮，貝勒爺一面命北俠摻扶，一面向李昆說道，你們八卦山的事情，你也不必說啦，我全都知道了。秋老俠客全給我說明啦。所有的事情，全不要緊，惟有童林與鎮東俠此去玲瓏島，並未回歸，本爵實在放心不下，我聽北俠客言說閣下的師兄司徒朗，行爲險惡，二俠此去玲瓏島倘如被獲遭擒，沒有意外還則吧了，若有意外，本爵誓必與他二人報仇雪恨，可是與你們師兄弟，毫無關係，如果真要與他們報仇的時節，無非借你八卦山的舟船一用，如今外面所有我們的舟船，俱都是民船，滿都是僱的，你先派你手下人，把所有的船價開付清了，打發他們先走了，回頭我就要起身，李昆趕緊答應，派人前去開付船資，二俠侯杰在一邊看着，心中想着，這倒好，想不到這第筆船價便宜了八卦山啦，貝勒爺作事真有個乾翠勁兒，二俠侯杰正自思想，就聽貝勒爺向李昆說道，八船隻可否備齊，李昆說道，回爺的話，俱都備齊，貝勒爺復又說道，天氣已然不早，本爵就此前往玲瓏島，說着話，站起身形，衆人那敢違抗，只得跟隨貝勒爺，由八義廳起身，李太極頭前帶路，出了九宮八卦連環堡，來到了船塢，羣雄請貝勒爺上了虎頭大戰船，衆位俠客在兩旁相陪，各路的英雄分乘蘇洋戰船，貝勒爺吩咐船隻向玲瓏島進發，水手一齊動手船身搖動，直奔西山口而來，貝勒爺將李

昆崙過來，遂說道：「此夫玲瓏島，是我們與司徒朗奮鬥，與你無干，你在船艙裡面去吧，李昆只得進了船艙。貝勒爺又命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楊小香、楊小翠、洪玉耳，這五個小孩，好好看守李昆，若要

在玲瓏島動手的時候，千萬別讓李昆出離船艙。如果李昆一出船艙，我必要重辦你們這五個人，五小答應一聲，一齊進了船艙。霧施展五鬼開判官之法，絆住李昆，貝勒爺又叫並脅犀牛吳霸，霹靂狂風甘虎，叫他們兩個人把住前面的船艙口，不准讓李昆出來，又命叱海金牛于恒，守住後艙口，不准讓李昆出去。貝勒爺明着是不叫李昆出來，恐怕他倆傷了師兄弟的和氣，暗中恐怕他在船艙裡頭暗算什麼事，不能不防備，這個工夫，船已經進了西山口，正趕上順風，船行似箭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玲瓏島，此時天是大明大亮，前船不走，後船不催，前面的小船兒報告：「我船已進玲瓏島，請諭下施行的南面兒，一字排開，貝勒爺穩坐在船頭的交椅之上，仰面觀看玲瓏島的山勢。此山真可謂透體玲瓏，山頭形若懸磐，並沒有山口，山上明露二十四道滾滾木，並不見山頭之上有一名嘍兵把守。山根下水勢翻花，明知裡面必有埋伏，貝勒爺將要派人前去呼喚司徒朗答話，猛聽得正西面江之上，一片殺聲，鑼聲震耳。貝勒爺扭頭往西一看，就見正西來了一隊蕩洋戰船，約得四十餘隻，斜着行走，如飛似箭，直奔玲瓏島的山根而來，書中代言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九尾宗彝司徒朗，皆因作夜晚間，鎮海川自行人兒引淮探山之人，司徒朗明知能為小的人，絕不敢前來探山，他這才與五寨相商，知道今天必有人前來攻取玲瓏島，正在升廳辦事之際，外面的嘍兵來至大廳，單膝點地，口中報道：「稟啓寨主得知，我等奉寨主之命，前去八卦山打探，探明八卦山有戰船一百餘隻，往玲瓏島進發，請寨主下令定奪，司徒朗不聽則可，一聽此言，概不由得氣冲牛斗，口中說道：「爾等再探，嘍兵動身形下去，司徒朗遂向法禪說道：「你們哥兒幾個聽見了沒有，我說我師弟李昆與我面和心離，你們還不備，今天你們可聽見啦，他竟敢率眾乘船，鳴鑼響鼓，來到我的玲瓏島，與我鬪兵，我若不出山，也令他小看於

我。你等來人，隨我前往，我到要會會天下的俠客。說着話，遂命嘍兵下面預備，司徒朗一聲令下。當時山頭一陣鑼響，衆人跟隨司徒朗，直奔螺絲灣，來到螺絲灣的山頭之上，手下人放下了軟梯，司徒朗率頭衆人下山登舟，司徒朗俱又傳密令，將山根下水中的埋伏，完全撤去。這才吩咐開船，船隻出了螺絲灣，直奔正南，來到南面兒江岸，將要在東拐，就見前面遊探的小船兒上報道，啓稟秦主得知，八卦山的船隻已然從山前亮隊，司徒朗乃是性如烈火的脾氣，焉能聽的下去呢，只氣得鋼牙亂錯，鬚鬚官鬚，吩咐船隻上行，直奔正東而來，司徒朗在船上觀看，就見在山前一字排開，這全是八卦山的船隻，在船上站立無數的英雄，一個個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醜俊不一，各人手中擎着兵刃，一個個虎視眈眈，揚威吶喊。司徒朗細一看，惟不見李昆在內，心中火氣稍平，司徒朗正自觀看，自己的船隻，業已斜着臨近坵壠島的山根，水中的埋伏已經撤去啦，司徒朗命嘍兵將船隻依山靠水排列成隊伍。司徒朗的用意，勝則能攻，敗則能守，若要得了勝，可以乘船追趕，若是一敗了，可以棄舟登山，山上二十四道滾滾之險，可以嚴守山頭，這就是司徒朗的本意，因此依山靠水排列船隻，此時貝勒見司徒朗列隊已畢，自己的船隻，離着他的船甚遠，貝勒奪命水手向前進發，兩下的船隻相隔有兩丈多遠，貝勒說這，爾等將船攔住，待本爵與司徒朗答話，說着話，站起身形，將槳槌兒在手中一拿，來到船頭之上，兩旁有衆位俠客保護，此時田方早就告訴貝勒爺啦，對面的船上，都是什麼人，貝勒爺已然知曉，在司徒朗的船上，上首兒是八卦山的三寨，四莊主鐵臂羅漢法禪僧，五莊主火眼金睛草賀永賀建章，七莊主青風過柳柳葉貓韓鍾韓殿遠，下首兒是玲瓏島的兩個寨主，頭一個是萬古聽提獸蔣雄蔣聲甫，第二個是千載波浪泥象徐鈞徐小俠，正當中就是那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，在司徒朗的身背後，站立的是盜寶的二小，小粉蝶韓寶，關海蛟吳智廣，還有入地金鰲賀豹，鐵臂猿雷春雷振恒，還有雷春那兩個徒弟，兩頭蛇劉洞，一枝花韓慶，一個個如狼似虎，手捧着兵刃，貝勒爺俱已觀看明白，遂向司徒朗的船上高聲說道，在下姓胤名禎，今約衆位俠客到此，就爲的是與司徒老俠

客，有數言面談，爾等速速遁報，嘍兵聞聽，轉身形報告司徒朗，司徒朗這才來至船頭，向貝勒爺說道，閣下將我喚至船頭，但不知有何話講，貝勒爺向司徒朗抱拳說道，在下到此，非爲別事，只因昨夜晚間有童林與鎮東俠，他二人未與衆人商議，來到閣下的玲瓏島，前來拜訪閣下，至今未歸，大概已被獲遭擒啦，倘若他二人果然被獲，望老俠客明言，胤胤自有相當的辦法，不知老俠客可肯見告，司徒朗聞聽此言，心中想到，趕情昨夜晚間被困鎮海川的是兩個俠客，今日他們必爲此二人前來，莫若我吓嚇吓嚇他們，遂即高聲說道，姓胤的，這不是問昨夜晚間探山的那兩個人嗎，不錯昨夜晚間我山中拿住了兩個探山之人，問他二人的名姓，他二人不肯說出真名實姓，反倒破口大罵，是某一時性起，豈能容他二人當面侮辱，皆因我恕他不過，就將他二人推出去給殺啦，貝勒爺不聽則可，一聽此言，如同萬丈高山失掌，揚子江心斷纜崩舟，急的一抖手，就聽嘖咚一聲，把個磐槌子拋落在江中，遂向司徒朗咬牙切齒，心中忿恨，恨不能當時把司徒朗捉住，碎尸萬段，猶不足出胸中的惡氣，遂回頭向衆位俠客說道，那一位過去把他等結果性命，與童林鎮東俠報仇雪恨。這句話尙未說完，有一人應聲而去，高聲喊道，待我與二位俠客報仇雪恨，說着話，墊步擰腰，縱身形竄到司徒朗的船頭之上，此時司徒朗已竟退回本位，衆人一看，答話者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秋佩雨，掌中擎劍，站立在船頭，司徒朗向左右說道，那一位過去先把這個老兒結果了性命，話言未了，有一人說道，待我來結果這個老匹夫，答話者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八卦山的五莊主賀永，手擎一根分水狼牙鑽，皆因他看見北俠臨敵，不由得氣沖牛斗，遂高聲喊道，秋田，我把你這吃裡扒外的老匹夫，想我們八卦山之事，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，今天爾又敢在船頭亮劍施威，你家五莊主，生食汝肉，都不能解我心頭之恨，今天非把你這老匹夫的性命結果了不可，說着話，狼牙鑽對准北俠分心就刺，北俠見賀永手擎兵刃，向自己刺來，遂說道，你這反復無常背義忘恩的小人，世界上留爾何用，說話間，狼牙鑽已離胸前不遠，將身形向右一上步，用寶劍往狼牙鑽上一搭，順水推舟式，寶劍向裡就遞，賀永將狼牙鑽往回撤

，將身形向左一閃，用狼牙鑽使了一個單風灌耳，直奔北俠的面部便打，北俠身形往下一矮，雙手捧劍，往上一擦，這一劍若撞在賀永的手腕之上。當時就得削斷。賀永遂即換式，二人殺在一處，當時勝敗難分，再說那青風過柳，柳葉翻韓殿遠，今見自己的五哥與北俠動手，自己恨北俠臥底於八卦山，蠱惑李昆，以致鬧得兄弟們不和。皆出在北俠一人的身上，賀永與北俠動手，又不能搶上風。自己打算提刀過去，暗算秋田，自己把主意拿定。手提單刀直奔船頭而來。將來至船頭，打算要動手，就見由打對面兒的船上縱過一人，高聲喊道，小輩休行暗算，今有飛行俠苗澤在此，韓忠一看蹤過來的這個人，長得碧目虬髯，紫臉膛兒，身穿一身藍，掌中拿定一口紅毛寶刀。韓忠打算不容苗澤站穩，縱身形順手就是一刀，苗澤見刀來的勢猛，遂用寶刀往上一截，韓忠趕緊抽招換式。二人也殺在一處，雖然分不出勝敗來，工夫一大了。這邊兒的法禪，恐怕賀永韓忠受敵。自己打算要幫助韓忠等，遂手提九耳八環杖，將要向前動手，向對面船上縱過一人，口念無量佛。遂說道，四莊主休要雙戰。貧道特來取你的首級，法禪一看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南俠崑崙道長司馬空。手擎巨闊劍，作出金鷄獨立圖，恨端來送的架式，法禪也不答言，手捧禪杖，用鉢頭對准南俠的脖項便擱，南俠向右一上步，將寶劍一平。作出仙人解帶的架式，往裡就遞，法禪急忙將鉢頭往回一擱，月牙向南俠的頭頂便砸，南俠將身形一閃，用劍往外一擦，只聽倉唧唧的一聲響亮。將和尚的寶劍削為兩斷。斷的月牙子就落在船板之上，和尚大吃一驚，趕緊轉身要逃，司馬空豈肯相容，寶劍跟着往裡一遞。就聽撲哧一聲。老道的寶劍脫抹在和尙的脖子上。又聽咕咚一聲，僧頭墜落船板之上，隨着一滾，墜落在江中，南俠客八恐怕淺一身血，跟着向死尸身上一腿，也就踢在大江之內，貝勒爺在對船之上吩咐水手，用小船兒去集打撈和尚的尸體。單表戰船上的五莊主賀永，正在與北俠動手之際，北俠的寶劍使了個烏龍入洞，直奔賀永的小腹便刺，賀永將狼牙鑽在自己胸前一橫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正是南俠斬法禪的時候，法禪的腦袋往船板上一落，賀永猛聽得咕咚一聲，自己稍微往旁邊一看，略一疏神，北俠的寶劍尖兒，

可就扎在賀永的肚腹之上，賀永一寒，用狼牙鑽往下一壓。北俠的寶劍，這一寒可就壞了。寶劍過處，耳輪中就聽撲哧一聲，來了一個大開腔，腸胃五臟完全流出，賀永撒手拋狼牙鑽，死屍往後一仰，北俠跟着又一腿，把死屍踢入江中，貝勒爺在對面兒船上看的真切，心中又覺手若痛快一點兒，又命水手打撈屍體，收拾賀永的五臟，水手拿着小船兒，把賀永屍首撈在小船兒之上，復將臟腸收殮在他的腹內，打算用線繩給他縫上，一查點他的五臟，什麼也不短。就是缺少他那顆良心。細一找原來在右脅之下，怨不得他的心術不好，心不在左脅，他偏長在右邊兒，細一看，他這顆心還不是紅的，原來是個黑的，看起來沒有良心的人，大概都是如此，不提讓嘍兵打撈屍首，單說戰船上面的韓忠與苗澤，韓忠的能為，本來就不平常，焉是苗澤的對手，他一看他那兩個盟兄當場喪命，他的心裡頭，發惱，刀法一亂，苗澤雨這口紅毛寶刀，可就撞到韓忠的脖子上啦，真是好糟的脖子好快刀。無心中撞着紅毛刀，好像蘿蔔被刀削，這才是反復無常該遭報。一陣陰風赴陰曹，霎時之間，三寇俱已喪命。就在這麼個工夫，猛聽得正西有人喊道，列位休要動手，今有小弟已請來三位劍客，北俠秋田南俠司馬空與飛行俠苗潤雨，三位回頭，順着聲音一看，就見正西來了一隻小船兒，上面站着三位仙長，俱都是鶴髮童顏，背後揹劍，手擎拂塵，還有五個小道童兒駕着這隻小船兒，在小船兒的船頭上，站定一人，懷抱着一對子母雞爪鴛鴦鉞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這隻小船兒如飛似箭，直奔貝勒爺的大船而來，三位俠客見童林未曾涉險，只得躍身形竄回八卦山的戰船。那位道童林怎麼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單這麼個時候到呢，他要早來一會兒，這三寇焉能遭報呢，皆因這三個小子本就不是好人，要報未報，是時刻未到，童林若是早來一時，三俠看着那方面，也不能追去八卦山三寇的性命，皆因三俠與童林鎮東俠報仇的情念，所以才下此毒手，以至三俠縱回大船，此時貝勒爺早就看見童林啦，陪着三位仙長，小船兒已經靠在大船近前，童林首先縱上大船。將雙鉞掛在腰間，向貝勒爺行禮，口中說道，貝勒爺多多受驚，恕童林來遲之罪，貝勒爺一看見童林，真是如獲至寶，

當時面帶春風，口中說道，海川，原來你沒有死呀，童林聞聽，心說，這話有多喪氣，遂趕緊說道，童林雖然未死，也算是險裡逃生，遂就把自己與鎮東俠雙探玲瓏島，誤入鎮海川，險遭不測，巧遇二位恩師，將自己救到山神廟，與師伯相會，前後的情形由，細說了一遍，貝勒爺一聽三劍客到此，趕緊命童林快請，童林這才先把自己的二位恩師請上來，與貝勒爺相見，羣雄各自過來見禮，相見已畢，貝勒爺遂向尙道明說道，胤禎久慕二位老師的大名，恨不能即時相見，怎奈緣淺，今幸得見仙緣，以慰平生矣，尙道明向貝勒爺說道，我等乃山中的野道，何勞貝勒爺掛齒，正在說話之際，童林已將莊道勤請到大船之上，童林與貝勒爺引見已畢，莊道勤欲行大禮，貝勒爺趕緊伸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仙長，休要折煞胤禎，然後莊道勤與大家相見已畢，貝勒爺向莊道勤說道，對面大戰船之上的司徒劍子，可是傳長的高徒，貝勒爺這一問不要緊，把個莊道勤問的雙頰帶赤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此不肖的弟子，貧道情願過舟結果他的性命，獻首級於貝勒爺的面前，貝勒爺含笑說道，既有師生之情，何必如此，不過管束管束他就是了，莊道勤聞聽，將要與貝勒爺接談，猛聽得北俠向貝勒爺說道，啓稟貝勒爺得知，我之恩師與鎮東俠來也，貝勒爺聞聽，順着北俠的手一看，由東來了一隻小船兒，就見船頭上站立一人，非是別人，正是鎮東俠侯庭侯振遠，懷中抱着小聽風寶劍，站立在船頭，書中代表，自從童林與鎮東俠雙探玲瓏島，童林意願前行，命鎮東俠相隔一箭多地，爲的是弟兄們互相關照，以至鎮東俠見童林脚底下一用力，順着山根往北而去，鎮東俠恍然大悟，就知道童林有意拋棄自己，不忍護護與他同赴虎穴龍潭，自己將要追趕，猛聽得蘆葦叢中有人說道，侯振遠，千萬別追，我有要事與入你言講，鎮東俠聞言，回頭向蘆葦叢中一看，就見在蘆葦深密之處，灣着一隻小船兒，在小船之上，集有一位道長，雙手分着蘆葦，站立在船頭，借着月色的光輝，觀看這位仙長，身量不高，約有四尺來往，身穿藍布的道服，裡面是月色的襯袍，腰繫絨繩，足下白襪雲鞋，往臉上看，紅潤潤的大墮子臉面，菱角骨高聳，兩道殘眉，足夠二指多寬，壽毫多長，堪可遮目，準頭豐滿，大耳朝懷，方闊海口

領，連發絡腮的銀髯，頭頂滿都卸取，就剩了兩邊白髮角兒啦，在後腦海挽着算盤子兒大的一個小道冠兒。鎮東俠看能，遂向仙長說道，前面有人進山，待我進去追趕，有話回頭再談。那位仙長聞聽，連連的擺手說道，你不必追趕於他，童林要涉險，有我擔負完全的責任，鎮東俠聞聽，遂向仙長說道，請問仙長貴法號，仙長回答說道，貧道知機子谷道遠是也，鎮東俠聞聽，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可並未行禮，知道是北俠的師傅，可沒人給介紹過，所以不能冒然行禮，遂說道，原來是前輩的高人因何在此，谷道遠含笑向鎮東俠點頭說道，閣下請上船來，我有點兒要緊的物件要贈閣下，鎮東俠聞聽，由岸上竄到小船兒之上，仙長在頭前引路，來至船蒼之內，仙長取自來火把燈燃着，伸手拿過一個包袱來，就見仙長把包袱打開，鎮東俠用目觀看，原來包袱內包着一份墨魚寶甲，裡面還有一個黃包袱，將黃包袱打開，鎮東俠觀看，原來是童林的捕盜公文，鎮東俠趕緊問道，此物因何落在你老人家之手，谷道遠含而不慍，忙俯首前情，說了一遍，侯振遠趕緊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這恕過弟子，適方才弟

子體貌不週，老師多有招待，方才谷道遠與侯振遠說的是什麼話呢，皆因谷道遠由塞北宣化府雲遊天下，訪查明山遊覽古蹟，行在道路之上，聽說鐵善寺約請天下的英雄，設擺九月重陽大會，谷道遠不知重陽會因何設擺，因此趕到雲南，以致到了鐵善寺在各處一詢問，這才知道重陽會爲的是請兩位英雄，一位是侯庭侯振遠，一位是童林童海川，明着設會，暗爲門戶的起見，仙長把此事打聽明白，找了一個僻靜的小店兒住下，爲的是到九月初九看一看重陽會如何結果，趕到了重陽之日，谷道遠暗中混進鐵善寺，又兼着他身量矮小，在人叢中便也看不見，直道重陽會事畢，仙長看着和平解決，自己這才由鐵善寺出來，奔雲南客棧，來至在客棧門首，准知道這裡頭沒有鏢行人住着的，一看大門裡頭板凳上，坐着好些個店裡頭的夥計，正在那裡坐着說閒話，仙長進了大門，早有店裡的夥計迎上來問道，仙長你老人家住店還是打尖呢，谷道遠口念無量佛，說道我可不是住店，我到店裡頭找一個朋友，勞駕你替我回稟一聲，夥計說道你找那一位，谷道遠說道，我找的是本店東家掌櫃的姓王名鳳，夥

計聞聽說道，嘔，稍爲候一候，轉身形勢奔櫃房，夥計去了工夫不大，就見夥計同着王鳳出來，王鳳一見原來是老劍客谷道遠，趕緊過去行禮，口中說道：你老人家由何處至此，谷道遠伸手相摻，口中說，我特來望看於你，說着話王鳳往櫃房相讓，一同進了櫃房，仙長舉目觀看，順着北面山牆一舖炕，炕上放着小飯棹兒，迎面兒的西牆放着銀櫃，一邊兒一把椅子，南面兒靠着窗戶放着一張賬棹兒，裡頭放着元凳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寶紙筆墨硯，花梨的算盤，旁邊擱着一堆賬簿，大概是王鳳正在算賬之際，進得櫃房王鳳讓仙長上坐，谷道遠坐在賬棹兒的上首，王鳳在下首相陪，仙長隨手翻着賬目，看畢含笑說道，王老俠客這個錢不虧你賺的了，店內住的俠客你也照樣賺錢，你要這麼些個金錢何正用呢，王鳳聞聽遂就仰面大笑起來，說道老人家有所不知，其實我這一身要錢何用，皆因我有個兄弟名叫王飛，他跟前就是一個閨女，我一世童男你是知道的，我就疼我這個姪女，所以賺些個錢無非給他添點兒胭脂粉，錯非如是我何必在外服這個苦呢，請問老人家由何至此，知機子谷道遠聞聽，遂就把暗赴重陽會，會中的事實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，復又向王鳳說道，我今到此，非爲別事，頭一個伴，爲的是看望望你，再者還要跟你借一間房住，我臨走的時候，還得跟你借二十兩銀子的盤川錢，我是知道你的，如今你不偷啦，你手裡錢很少，故此我不跟你多借，王鳳聞聽，也就笑啦，遂說道：得啦，你老人家別往下說啦，我這點底兒，全讓你老人家給抖了包兒啦，谷道遠帶笑說道，我說的這是取笑兒的話，你別往心裡去，實不相瞞，我還沒吃飯呢，王鳳聞聽，遂說道，你老人家何不早說，來到我這店裡頭，還能餓着你老人家嗎，說着話，叫夥計與老人家預備酒飯，工夫不大，夥計擦抹八棹案，將酒飯擺齊，谷道遠一面喝着酒，一面說了會子江湖綠林中現時的情形，王鳳在旁陪着他老人家說話，以至吃完了飯，王鳳陪着老人家來到南上房，請老人家休息休息，王鳳看着他老人家打坐，這才回到櫃房兒，其實谷道遠雖然打坐，他可並未睡着，自己又想起重陽會之事，鐵善寺的僧人與童林本是勢不兩立之概，如今吳越成了一家，廟中雖然平復，恐怕鐵善寺的弟子，氣忿不平，倘若

今夜晚間鬧出點兒事來，可就發生絕大的變化，莫若今夜晚間我再到鐵善寺走走，看看他們動作如何，仙長若主意拿定，自己才打坐安歇，直頂到用晚飯的時候，王鳳與仙長同棹而食，用完了晚飯，作爲到外面散遊散遊，命夥計給他看門，自己遂直奔鐵善寺而來，以至到了鐵善寺的前山口，天也就到初鼓，老人家到鐵善寺的山門往西走，走到界牆的西牆角，將要往前走，就見由裡面竄出一條黑影，好像抗着一個包裹似的，此時正是月亮沒出的時候，因爲離着遠，看不真切，這個人身法還是很好，仙長心中想道，這個包裹必是由廟裡盜出來的，就見前面那條黑影，直奔正西而去，仙長心中一動，這才跟下這條黑影來，越過蜜蜂嶺，順着大道往下走，谷道爺暗中相隨，又走出約有二里之遙，坐北有一片大樹林子，就見前面那人進了樹林子，谷道爺也進了樹林子，借樹隱身，就見那人找了一顆大樹，先將包裹放在地下，然後坐在樹根之下，道爺可說悄悄的來到那人的大樹後面，偷睛細看此人，谷道爺看罷，心中說道，原來是你這小子，書中暗表此人非是別人，乃是八卦山的七群主，清風過柳柳葉貓韓鍾韓殿遠，韓鍾此次前來，是背着他兄長李昆前來，他本意打算要刺死童林，也因童林他們人多，不好下手，心中一想，賊不走空，莫若我拿他們一點兒什麼東西走，韓忠想到這裡，可巧水晶長老亞然請貝勒爺與衆位俠客，到東跨院兒安歇，韓忠趁着大殿之內無人的時候，他打算要拿點兒什麼走，進了大殿一看，沒有可拿的，就是西面兒棹案上放着十幾個包裹，內中有個大的，韓忠順手把這個包裹提在手中，由西面躍牆而出，够奔蜜蜂嶺，越過蜜蜂嶺，來到樹林子，自己打算把包裹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，他看見前面有一顆大樹，自己來在大樹前頭，先把包裹放在地上，然後自己席地而坐，此時月亮還沒上來呢，只得由腰間取出火摺子，迎着風一幌，把火摺子幌着，自己低頭往地下一看，包裹蹤跡不見，韓殿遠心中明白自己太疎忽了，不應當幌火摺子，皆因火光亮兒一恍自己的二目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包裹丟失，這可稱得起終日打雁，今天叫雁啄了眼啦，他又怕鐵善寺跟下人來，連找也沒找着，看了看四外無人，趕緊兩逃回八卦山去了，這個事情誰也不知道，那麼這個包裹誰

拿了去了呢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知機子谷道遠，老俠客跟着他進了樹林子，見韓忠把包裹放在樹根之前，這個時候老劍客就將身轉至在樹後面去了，韓忠蹲下身軀，回手取火摺子，在一幌火摺子約這個時候，當然是火摺子的亮光一幌他的眼睛，眼前雖然是拿了亮啦，他的眼神可一發離，老劍客借着這個工夫，由樹後面伸手可就將包裹給他拿過去了，韓忠往地下一看，包裹丟失，他往四下裏觀看，谷道遠在樹後頭跟着他身子轉樹躲藏，他焉能够看的見呢，谷道遠看着韓忠逃走，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包裹裡頭是什麼物件，抗着包裹回店。來到王鳳店的門首，店門已竟關了，仙長上前叫門，夥計聽見外面有人叫門，就知道是道爺回來了，趕緊把大門開開，把道爺請進來，仍將大門關好，跟着道爺來到上房屋中，夥計先跑去把燈燃着了。道爺進到屋中，告訴夥計先泡一壺茶給送到屋中，夥計答應一聲，轉身形出去，道爺借着這個工夫，把包裹放在外間屋南面兒八仙棹子之上，把包裹扣兒打開，不看則可，一看甚為詫異，皆因裡頭這一張魚皮，好相麒麟山洗視池那尾墨魚，在前十數年，仙長谷道遠正然在外面闖蕩綠林道時候，看見過這尾墨魚，以至到後來還打算把麒麟山的墨魚得到手內，無奈皆因自己念他千年的修行，實在是不容易，皆因仙長不忍傷害生靈，才沒想法子得這尾墨魚。今日見此墨魚皮，知曉此皮是麒麟山那尾墨魚，可是未能製成寶甲，一看裡面還有兩個魚目，被爛肉包着俱都乾了，一看還有一個小黃包伏，不知包的是什麼物件，仙長順手把小黃包伏打開，用目觀看裡面原來是一頁公文，仙長把公文展開借燈光觀看，可把仙長嚇了個膽裂魂飛，一看原來是童林奉旨捕盜原來的公文，仙長可吓了一跳，心中暗想這樣要緊的公文，也是胡亂放在別處的嗎，這是遇見了我第 八，不說真被韓忠將文書偷去，焚燒毀壞，就是你拿住了盜寶的二寇，你往何處交待，看起來童林還是心粗，自己將文書看完，仍然包好，自己圍在腰間，又看此魚皮寶甲尚未製造，真要這麼攔着把他糟蹋了，真怪可惜的。不如我把他製成一件寶器，也可傳留後世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打坐安歇，一夜晚景無事，次是清晨，自己起來，有夥計伺候梳洗已畢，自己坐在屋中吃茶，就在這個工夫，就聽

外面有人說道，老劍客早起來了吧，隨着說話的聲音進來一人，谷道遠一看，原來是王鳳，仙長道：道，你來了正好，我正要打發夥計去請你去呢，我打算在你這店內打攪打攪，與你要求點兒東西，王鳳聞聽，含笑說道，你老人家用什麼只管說，我能辦的到，我就即刻去給辦去，谷道遠說道，倒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，你把文房四寶拿過來，我開個單子，你照着單子給我預備，王鳳聞聽，點頭說道，那麼很好，遂叫夥計取過了文房四寶，老劍客先研好墨，將紙舖好，掌筆寫了一個單子，王鳳一看，倒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件，遂把單子交給夥計，遂說道，趕緊照着單子給老劍客預備，夥計答應一聲，出去的工具不大。遂進來回稟，都預備齊啦，老劍客吩咐都把他拿到屋裡來，夥計出去先把簾籠捲起，由外面兩個人抬進一方捶布石，就是捶衣服的那塊石頭，谷道遠命放在地下，夥計出去又拿進大小五個木頭棒捶，新竹子篾箸一把兒，竹片四塊，除外單有兩把菜刀，一個灰火爐，五斤木炭，大白沙鍋一個，俱都擺在面前，仙長隨着又開了一個藥方子，叫夥計去打藥，隨着把凉水帶來，就是王鳳不知道老劍客他要這些個東西做什麼用，工夫不大，就見夥計把藥買來，隨着又帶來兩甕凉水，這爺先拿他們把火爐燃着，把凉水倒在鍋內，又將藥下在鍋內，見三個開兒，然後把藥鍋端下來，就在這個工夫，道爺用菜刀，把竹片劈開，削成大小十二把竹刀，此時藥也溫啦，仙長由庫中把包伏取出來，驗句伏打開，由裡面取出這張墨魚皮，與那兩個魚目，俱都放在藥鍋之中，將魚皮泡軟，裡面的乾肉泡開，然後把魚皮取出來，用木頭棒捶一砸，趁彷彿捶衣裳一樣兒，砸平了魚皮，由裡面的魚刺俱都捶平，然後用竹篾箸把魚皮翻過來，把裡面的碎刺全都抖出來，然後用小竹片將裡面的爛肉俱都刮出來，魚皮上的爛肉也把他刮淨，仍然又用涼藥水泡上，把兩個魚目取出來，用竹刀把爛肉剝去，原來裡面是兩粒明珠，真是緊皮光亮，老劍客看着這兩粒明珠，甚為嘆息，一千多年的道行，二目才變成明珠，遂又叫夥計買了四兩生絲，一丈四尺油綢子，道爺自己又修了幾根竹針，工夫不大，夥計俱備齊，此時仙長又把魚皮由鍋裡取出來，又用竹刀將魚皮刮得乾乾淨淨，除去針線留下，其餘

別的東西穿全都不用了。又叫夥計打一盆滾水，把魚皮洗淨，在屋中栓了一根繩子，把魚皮搭在上面，高乾之後，取下來用手一揉，揉的就彷彿蜀涼綢似的，老劍客把他鋪在炕上，把油綢子拿過來，做寶甲的裡兒，度量着尺寸，因生絲捻成了線繩兒，用竹做成針寶甲，人要穿在身上，魚腦袋罩着頭，做成包耳護項的形式，腦前用絲繩兒在魚的軟皮上穿出，做成一根繩兒的軟扣兒，前面的兩個分水，作出了兩隻短袖兒，人要穿上拿帶子一勒，就如同半截袖兒的衣服一樣，後面兩個分水就好比兩個短袖兒一般，魚尾捲好帶子一緊，若要浮水的時候，穿上他把魚尾的帶子一解，人要浮在水中就彷彿一尾墨魚相似，就這兩個魚眼睛如是兩粒明珠，沒有地方交待，仙長也會出主意，用絲繩訂了兩個絛子把他絛在魚目的眼眶子軟皮上，若要夜間在水內浮水，這兩粒明珠顯現出兩道白光，可能看三尺開外，這是書中暗表，仙長把寶甲製造已成，仍然用句伏句好。房中叫店夥計收拾好了，這也是仙長一份惜物之心。怕的是物不歸成器，日後誰的魚皮寶甲還交給誰，仙長頭天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一早起來够奔鐵善寺，在暗中打聽，原來童林求北俠到八卦山前去聆和，仙長也就不往心裏去了，就在店內居住，一連住了十天，可巧又趕上下雪，仙長也不願意出去，容天晴了道也好走動，自己要打聽打聽八卦山的事情和平不平。趕到鐵善寺暗地一探聽，原來是水晶長老出的主意，衆位俠客至廣東聘請王十古。仙長聽這個信心中很不願意水晶長老，你何保全住鐵善寺，你何必又生事非，仙長一想，我到不便遠走。等王十古到了，我纔要看看他們與八卦山如何結局。自己把主意拿定，仍然回道店中居住，王鳳才猜出老劍客在店中等誰，谷道遠隔幾天必要往鐵善寺探聽探聽，這一日清晨進了鐵善寺的山口就要到山門，正趕上王十古率衆迎接胡廷胡元禱，仙長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，心想王十古何日到此，我怎麼會聽打聽出來呢，心想着察他們的事情完畢我再探聽探聽不遲，因此仙長就在三洞口的外面瞻望，工夫不覺甚大，就見王十古衆人又把胡廷送出來，胡元禱抱拳過蜜蜂嶺走下去了，仙長察衆人進廟，這才至山門下與門首僧說明到廟裡找人，他老人家這才混進鐵善寺，在大雄寶殿找

個避靜的所在。時地爲難，原來是王爺下書請到北相商。於明日率羣臣至八卦山，谷道遠探聽明白這才由廟內出來回店。至晚間與王鳳借了三十兩銀子，到了第二天一清早仙長與王鳳告辭，帶好包伏，由雲南客棧修齊江沿兒，來到江沿僱了一隻小船兒，作爲遊山玩景的道士，叫水手將船向正西開行，可巧趕上順風，這隻船由八卦山前過去，轉到八卦山的西面，找了一個避靜的所在把船灣住，水手以爲仙長是觀看山上的古蹟，人家那裡知道仙長的心思，將然把船灣好，就在這裏個工夫，猛見得由西山口擡出一隻小船兒，谷道遠在暗中觀看船上坐定八卦山的三位莊主，帶着六小向玲瓏島而去，仙長看着莫明其妙，遂叫水手把船仍然開行至八卦山，親自至八卦山一問訊，這才知道八卦山與李昆比武試藝五絕，三寨逃往玲瓏島，此時仙長看着大概難以實在和平，心中一想，莫若我將船隻開到玲瓏島的東山樹之下，等到明天我至玲瓏島解勸司徒朗，主意拿定遂命水手開船。船家問明開往何處，遂將船隻搶上水開往玲瓏島，又正趕上順風，工夫不大，已至玲瓏島的東面兒。仙長命水手將小船兒靠在山根之下。蘆葦深處，把船隻靠好。此時天氣可就不早啦，遂命船家在船上做熟了晚飯，道爺將飯用完，告訴水手船上休掌燈火，自己在船頭之上打坐養神。不知不覺的明月東升，真是月光如水，照得水天一色。一陣陣的威風，吹得人神清氣爽，雖然是深冬之際，風涼水冷，山上陡壁懸崖，怪石橫生，獨坐孤舟，觀此佳景，真有出世之想，道爺正在端坐凝神之際，猛聽得有行船蕩水的聲音，道爺隔着蘆葦，借着月色的光輝，就見正東來了一隻小船兒，船行似箭，在船頭之上站立二人，前面站立的人，乃是鎮東俠侯庭侯振遠，掌中擎劍，後面跟隨的是童林童海川，懷抱子母雞爪鴛鴦劍，相離玲瓏島東山根切近，船隻淺在石塊之上，他二人相商下船，二人所說的話，道爺俱已聽明，將要呼喚他二人，不想二人跳上岸去童林便向正北走去，鎮東俠將然要追，被老劍客將他喚回，叫在舟船之上，自己說明自己的名姓，把鎮東俠引到船艙之內，這才將包裹拿出來，命鎮東俠觀看，鎮東俠看見銀魚甲製造已殘，並有童林捕盜的公文，這才細問道緣，此物因何落在你老人家手內，谷道爺

會不憚勞。遂說把自己的事情，對鎮東俠細說了一遍，侯振遠知道仙長是北極的業師，又在暗地輔助童林，鎮東俠遂向老俠客跪倒行禮，口中說道，弟子無知，方才言語多有冒犯，望老師多要原諒，道爺伸手摻起侯庭，口中說道，不知者不怪，鎮東俠復又向谷道遠說道，適方才你老人家也看見啦，童林向正北而去，我實在放心不下，待我前去追趕他，回來再與你老人家談話，谷道遠說道，既然如此，貧道情願相隨於你，去尋找童林，說着話，谷道遠與鎮東俠出離了船艙，一同縱身形，下了小船兒，來到山根之下，二人一直往北，尋找童林，那裡還有童林一點兒蹤影，鎮東俠心中甚為焦燥，仙長見找不着童林，只得用言語相勸鎮東俠，遂說道，就是童林進山被獲遭擒，也不要緊，明日我隨你去到玲瓏島，叫司徒朗獻出童林，好好的賠禮，萬事皆休，他若是不服，我替他師父薛道勳訓教他一場，鎮東俠既找不着童林，也就無可如何了，只得隨同仙長順着原道而歸，仍然來到仙長這隻小船兒之上，縱身形跳至船頭之上，鎮東俠命水手到南邊兒，告訴八卦山那隻小船兒，叫他們先回八卦山，不必在此等候，將話說完，隨同仙長進了船艙，水手隨命八卦山的船隻回山不提，單說老俠客與鎮東俠，二位來到船艙之內，對坐各敘已往之事，直等到天光大亮，依着鎮東俠，即刻前往玲瓏島，仙長擺手說道，不忙，遂命水手預備險水，泡茶伺候，二人彼此梳洗已畢，又命船家做飯，鎮東俠心中着忙，又不敢多問，只得陪着仙長吃完了早飯，仙長這才吩咐水手，解纜開船，船隻出了蘆葦蕩，船頭向南，巖搖櫓轉過玲瓏島，船向正西將一掉頭，就聽正西上殺聲振耳，銅鑼響亮震動江心，就見正北玲瓏島山根下一帶的船隻，俱是玲瓏島的嘍兵，掌着本山的旗號，南面兒是八卦山的舟船揚旗吶喊，正在不肯開交之時，鎮東俠回手亮劍，吩咐水手船隻向前開行，遠遠望見貝勒爺與童林指向自己，集船隻呼喚，這才告訴水手咱們的船開往南邊兒虎頭大船之下，水手聞聽那敢待慢，工夫不大船隻已然靠到大船之旁，鎮東俠縱身形竄到大船之上，回手將寶劍收入劍匣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，口中說道，為我等之事又勞動貝勒爺的大駕，貝勒爺含笑說道，船上這位仙長是何人，你因何隨着仙長到此，鎮東

俠備訴昨晚夜間的情由，貝勒爺聽說谷道遠至此，先命鎮東俠與莊道勤何道源尙道明相見，然後命鎮東俠請谷道遠過舟談話，鎮東俠遵貝勒爺之命，由大船跳上小船兒，面見知機子谷道遠，將貝勒爺相請之意向谷道遠說明，谷道遠這才抱着句伏隨着鎮東俠由小船兒縱身形竄到大船之上，鎮東俠與貝勒爺介紹，仙長先把包伏交與鎮東俠，往前搶步口稱貝勒爺在上山中的野道谷道遠參見貝勒爺，說話間搶步向前要行大禮，貝勒爺趕緊伸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，仙長休要折壽胤禎，說着話將仙長摻起，谷道遠站起身形這才與三位師兄相見，彼此見禮已畢，北俠過來與恩師叩頭，此時貝勒爺早就命人把李昆由打船艙內叫出來，與四俠客相見，此時李昆在船艙內被五小絆住不能出來，又聽前面動手，方知三個盟弟喪命，李昆心中焦灼欲死，淚如雨下，正在悲慟之際，就見外面有人進來說道，貝勒爺有請，李昆隨着來人出來，先見貝勒爺行禮，然後叫他與四劍客相見，李昆與四劍客相見已畢，貝勒爺點手把李昆叫至面前，用手指着大船之下小船兒上的三個死屍，向李昆說道，適才是我等與童林鎮東俠報仇的心急，因此才損傷了三位莊主的性命，這是我們大家的公憤與你無干，今有三個人的死屍在此，你可將三個死屍載回八卦山，以全你們把兄弟的義氣，玲瓏島之事你不必參加，你帶着你盟弟的三個死屍回山去吧，我借你們八卦山的船把玲瓏島的事情辦完，必然打發船隻回山，我無非暫借一用，李昆聞聽那裡還敢違背，只得謝過貝勒爺成全之德，貝勒爺遂命他跟四劍客告辭，李昆與四位老師當面告辭，四劍客知道貝勒爺的分派也不能攔他，遂命他回山，貝勒爺惟把田方留在船上，讓他們會兒再走，田方只得應允，李昆帶着胡廷唐榮乘小船兒回歸八卦山去了，貝勒爺這才向莊道爺說道，對面船上你的令徒窩藏盜寶二寇應當如何解決，莊道爺說道，貧道謹尊貝勒爺之諭，我管束他就是了，說着話轉身形回手亮自己落葉秋風掃的寶劍，由貝勒爺大船上一縱身形，竄到司徒朗的大船船頭之上，口中說道，司徒朗我把你這該死的冤家，還不快快的獻出盜寶的二寇，汝不束手就縛等待何時，司徒朗見自己的恩師過舟，就知道事情不好，趕緊賴詞說道，弟子與李昆等兩造之事，我們俱是晚輩，與你老

大家長者無干，說着話，急忙的向恩師行禮，莊道爺一聞此言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遂說道，你這冤家做此非理之事，還敢強詞奪理，你還要腦袋嗎，司徒朗聞聽，將要強辯，就聽自己的身背後有人說道，大莊主，老道他是你的業師，你自然不好與他動手，待我弟兄二人結果他的性命，司徒朗聞聽，回頭觀看，原來是蔣雄徐鈞，各擎兵刃直奔莊道爺而來，這就是什麼人交什麼朋友，司徒朗向來不講究說理，所交的朋友，也與他一樣，不但他交的這個朋友跟他一樣，就是連他師夫莊道勤，他是護短弟子，莊道勤見蔣雄，徐鈞各擎兵刃，向自己而來，莊道勤正在盛怒之下，遂口中說道，我之弟子司徒朗，當初並非是不肖，皆因與你二人相交，才將他的性質黨染卑劣，你二人既然與他交友，就應當盡朋友之道，不思用言語規勸，你們反倒引誘他誤入歧途，可見他的秉性是你們兩個人捉成，今天你家仙長，先將你二人的性命結果，然後在教訓我的弟子司徒朗，仙長說出這種話來，仍然是袒護弟子，一概是橫理，他不說他的弟子不肖，反倒移罪於別人的身上，莊道勤話言未了，就見蔣雄一擺十二節龍頭杖，口中喊道，妖道休走，待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，說着話，將兵刃一舉，直奔莊道爺的頭頂匪來，莊道爺見龍頭杖離自己的頭頂不遠，遂將身形往左一閃，用寶劍往上一撩，就聽倉啷的一聲，龍頭杖削為兩斷，寶劍隨着往裡就遞，直奔蔣雄的咽喉便刺，蔣雄一看不好，身形往後一挺，用了一個鯉魚打挺式，撲冬一聲，翻身落在大江之中，逃命去了，莊道爺見蔣雄逃走，不料後面徐鈞的手捧一對蓮花簪，直奔莊道爺的後腰便扎，莊道爺手中提劍，隨着一轉身，又聽着啣兩聲響亮，將徐鈞的一對蓮花簪，削成四截，一反手寶劍直奔徐鈞的肚腹扎去，徐鈞見勢不佳，翻身跳至江中，浮水逃命去了，莊道爺這才向司徒朗說道，冤家，我看你還有何依靠，還不過來受死，等待何時，書中暗表，此集時盜竊的二寇，已經招擒，捉到對面大船上去了，那麼是那一位把他擒了去的呢，皆因其中有一位老俠客，本意是不願交鋒，但願拿住盜竊的二寇，是那一位呢，就是那位一百零二歲的西方俠長臂崑崙飄將更于成，他老人家站在貝勒爺的身背後，明着是觀戰，暗中為保護貝勒爺，自己為對面司徒朗的

大船上一看，心中想道，今既有四劍客到此，玲瓏島的大勢去盡，老俠客暗含着可就將韓寶與智廣給看上啦，以至莊道爺把蔣徐二人趕走。老俠客一看二小有些個不穩，打算要乘隙逃走。于老俠客往左右觀看，打算要找一個會水的俠客，助同自己捉拿二寇。一眼看見南俠崑崙道長司馬空，于爺心中想道，他的外號叫海內尋針，當然他的水性比較高，莫若約他相助於我，于爺想到這裡，自己這才繞至南俠的背後，暗中用手一扯南俠的道服，司馬空回頭一看，只見于成與自己一遞眼色，轉身向南俠就走。南俠看此情形，就知道有事，就得轉身跟隨于爺而來。來到船尾，于成站住身形，轉身向南俠含笑點頭，南俠來至近前，遂向于成說道，老俠客將我喚至此處，不知你有何事故，于成含笑說道，南俠客，你看這天氣雖然寒冷，若因我心和有事，其爲焦燥，我打算請仙長在這大江之中洗個澡，司馬空聞聽，遂帶笑說道，你老人家又拿我取笑，有什麼事情，你就照直的說罷，何必如此說說話話呢，于成聞聽，遂低聲說道，我看對面兒船上盜寶的二寇有意逃走，若真要叫他逃走了，再拿可就費了

手續啦，我觀衆位俠客之中，惟有閣下精通水性，我打算與閣下相商，你老人家由此下水，够奔司徒朗的大船西面兒，捉拿吳智廣，我下水够奔東面，去捉拿韓寶，我想此事非我一人能成，非得請仙長幫助不可，不知仙長以爲如何，南俠聞聽，遂說道，想你我幫助童林，乃是義不容辭之事，咱們還是就此前往，于成聞聽，點頭稱善，可惜二位俠客連水師衣靠都沒換，南俠由脅下摘下寶劍，解開了絨繩，將自己的長大衣服全都脫去，只留着自己貼身的襯褲襯褂，又將雲鞋脫下，用手巾將道冠勒好，將襯衣撕破，然後用絨繩將寶劍揹好，順着後船尾往下一縱，就鑽入水中，此時于爺也將大衣服寬去，脫去雲鞋，將身上的汗褂扯破，將自己的髮辮挽了個髻兒，看了看，無人知曉，遂用手一扶船尾，

就鑽入大江之中，于老俠客換過這口氣，順着江底，直奔司徒朗的大戰船東面兒而來，來到大戰船切近，于老俠客往上一提氣，身體往上一冒，由水中慢慢露出腦袋來，往司徒朗的大戰船上一看，嘿，夾得真是時候恰巧，正趕上韓寶打算要逃走，皆因韓寶是漏網之魚，再者他又精明強幹，早備又候

如今他一看玲瓏島的大勢已變，由寒不能保守，雖然果敢，豈能非存。若不速速逃走，必有破損之禍，想到這裡，遂用手一拉吳智廣的衣襟，吳智廣一看是韓寶，遂即問道，有什麼事，韓寶低聲說道：「你沒看見嗎，玲瓏島的大勢完變，你找吳見馬能在此立足，吳智廣說道，那麼依你應當怎麼辦呢，韓寶說道，依我之見，乘他等在前面動手，大家也不加防範，你我二人速速逃走，可別明着逃，對面兒船上的衆人，會水的甚多，要叫他們一看見，可就不好走啦，你由打西面兒扶着船板，慢慢的下水逃走，我由打東面下水逃走，你我二人事不宜遲，快快脫逃，你可要多加小心，吳智廣一聽韓寶之言，甚為有理，只得點頭答應，遂轉身慢慢奔大船的西面兒而去，韓寶一看，沒人留神，他到船邊兒，待船板上坐，用手一扶船邊兒，兩條腿往下一順，回頭往四外觀看，打算單溜在大江之內，順水逃走，他只顧往四外看啦，他焉能想的到順着水內鑽出一人，非是別人，正是老俠客于成，也是韓寶應當這場官司，正好于成一伸手，攥在韓寶的連腿骨，向上面一拉，韓寶就知道水中有人，左腿被人揪住，隨着用手右腿急力往下一鑽，也就是老俠客于成，要是別人，這一脚非蹬在臉上不可，于成爺手一用力，身形往後一撤，就聽嘆咤一聲，將韓寶拉到大江之中，跟着用左手就擦韓寶的軟骨，韓寶不由就得一張嘴，就聽韓寶咕嚕咕嚕大喝江水，工夫不大，被江水灌的迷昏不醒，于成復又一摸韓寶的兜囊之中，裡面果然有翡翠鴛鴦鐲的軟囊，于成伸手拿出，帶在自己的兜囊之中，這才將韓寶順着江底，拉到南面貝勒爺大船的船尾，于成在水中一提氣，水花兒往上一翻，由水中露出半截兒身子來，舉目往船上觀看，就見上面有一名水手，由副面而來，于成先將自己口中那半口水吐出去，這才叫那水手把船篙拿過來，將我拉上去，水手一看，原來是于老俠客，就知道有事，趕緊把船篙拿在手中，順到大江之內，于成將韓寶的腿往上一提，水手在上面一看，心說，這倒好，趕情還有一個頭朝下的呢，于成用船篙的鈎兒，掛在韓寶的裹腿之上，于成命水手往上拉，自己用雙手托着韓寶，用力往上一拔，就聽嘆咤一聲，將一個水淋淋的韓寶，就擲在船上，老俠客這才用手一扒船梢，翻身上

船，水手將要跟于成說道，就聽西邊兒有人說道，水手，把船篙順下來，水手一看心說，趕情西邊兒還有一個呢。此時南俠已然把吳智廣由水中拿住，用水灌暈，拉到貝勒爺大戰船的船尾，水手仍然把篙遞上去，把吳智廣拉到船上，南俠跟着上了大船，這二位俠客見面，彼此啞然一笑。于成叫仙長將身上帶水的衣服脫去，然後由小包伏裡頭，取出乾淨的衣服，二人換好，溼衣服交給水手去晾，于成又把盜寶的二寇控在船尾，頭朝下，脚朝上，叫他二人爬伏在船板之上，控他二人腹內的水，然後于成騎在他們的身上，用手推小腹兩脅，眼看着他們二人順着嘴往外冒水，于成遂讓南俠看守他們兩個，道爺點頭，就由他二人身上解下絨繩，在旁邊看守，就聽韓寶噯啞了一聲，仙長知道他緩緩醒過來啦，跟着過去用絨繩兒，把韓寶四馬倒攢蹄細好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吳智廣也緩過來了，仙長也把他四馬倒攢蹄細好，南俠客這才叫水手到前面把阮和，阮璧，徐源邵甫叫了來，水手去了工夫不大，就見四小俠由前面過來，口中說道，仙長，將我們哥兒幾個喚來，不知你老人家有什麼事。仙長用手一指盜寶的二寇，口中說道，我把他們兩個人交給你們四個人，好好的看守，這兩個賊要是逃了，你可小心你們四個人的腦袋，阮和等舉目一看，就見旁邊兒網着兩個人，細一看原來是盜寶的二寇韓寶與吳智廣，阮和遂向仙長說道，好吧，你老人家把他二人交給我們吧，仙長這才轉身奔前頭，此時老俠客于成早就來到前面，只見貝勒爺站在那裡觀看對面兒船上動手，于成來至貝勒爺的身背後，低聲說道，貝勒爺于成請你到艙內有要事稟告，貝勒爺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于老俠客，貝勒爺只得跟隨于成進了船艙，于成轉到上首，遂回手由兜囊之中，取出翡翠鴛鴦鐲，雙手對着貝勒爺一舉，口中說道，今有國寶翡翠鴛鴦鐲在此，貝勒爺請看，貝勒爺聞聽，趕緊整衣跪倒，如見君父，行三跪九叩的大禮，行禮已畢，站起身形，于成將玉鐲交給貝勒爺，貝勒爺接過來，轉至上首，于成衝着國寶行禮，行禮已畢，站起身形，向貝勒爺說道，請貝勒爺打開觀看，恐怕有磕撞損傷，于成吃罪不起，貝勒爺聞聽，只得將軟兜的扭扣解開，打開裡面的黃綾子撤去棉墊，取出玉鐲，仔細觀看，並輕損傷之處

·這就教于成年老精細之處，看着貝勒把國寶看完，以後再有什麼舛錯，與于成就沒有關係啦，貝勒爺將玉鐲看完，仍然收入軟兜之中，自己帶在腰內，遂向于成說道：國寶因何落在老俠客之手，于成遂把方才與南俠合謀捉拿盜寶二寇之事，對貝勒爺細說了一遍。貝勒爺這才知道二寇彼擒，心中不由得歡喜，遂向于成說道：還是老俠客深謀遠慮，老誠程練，不然二賊舛逃，再拿可就費了週折啦，錯非老俠客與南俠客水陸精通，武藝出衆，誰人能辦的到呢。貝勒爺將話說完，這老俠客于成，遂即說道：多蒙貝勒爺你老誇獎，用手往外一指，說貝勒爺到外面看看，貝勒爺點頭應允，遂一同出了船艙，舉目往對面兒船上觀看，此時莊道勤正與司徒朗談話，命司徒朗獻出盜寶的二寇，就此束手就縛，司徒朗回頭一看，只見後面的人等，業已星散，俱都逃走無踪，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，前面恩師迫令自己束手就縛，自己一想，如今我不逃走等待何時，自己想到這裡，挺身形往大江中一縱，就聽嘆咚一聲，竄入大江之中，逃命去了，莊道爺見司徒朗逃走，戰船上並無有別人，只剩下水手嘍兵，往兩旁亂躲，莊道爺一看，又不忍傷害他等，遂即轉身縱回貝勒爺的大船之上，回手插劍，遂向貝勒爺說道：貧道未能捕獲司徒朗，他已借水脫逃，貧道願在貝勒爺的面前受罰，貝勒爺專能迎合人意，明知道莊老道獲短，疼愛自己的弟子，他焉能加以白刃呢，貝勒爺遂向莊道勤說道：老劍客，方才胤禎也曾對你老人家言過，不可傷損他的性命，只要他知道改悔就是了，仙長你又何罪之有呢，既然司徒朗逃走，二小業已被擒，國寶已爲我所有，玲瓏島的事情，也就算完啦，惟有此山天生險惡，何況裡面還有這許多的消息埋伏呢，我將田方留下，意欲命他火焚玲瓏島，並令收沒玲瓏島的船隻，以除此山之患，如若不然，日後有賊人復據此山，又是本處一個禍害，不知衆位劍客俠客，意下如何，衆人聞聽貝勒爺之言，甚爲贊成，遂一同說道：貝勒爺言之甚善，貝勒爺聞聽，這才叫道：田子步，我命你到玲瓏島之內，前去縱火，並收沒他的船隻，我們可就不等你啦，你將事辦完，回你的八卦山，我還要請四位老劍客與天下的俠客英雄，到鐵善寺去逗留數日，田方聞聽，只得點頭，遂與貝勒爺告辭

一面吩咐手下人收沒玲瓏島的船隻，自己乘坐一隻小船，够奔玲瓏島的山根之下，帶領手下人棄舟登山，縱火去了，再說貝勒爺，遂請四劍客一同回奔鐵善寺，四劍客只得應允。貝勒爺這才吩咐水手開船够奔鐵善寺。貝勒爺一聲令下，水手一齊鳴鑼，船隻一掉頭，順流而下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風也就換過來啦，東南風改爲西北風，貝勒爺穩坐船頭，順風急流，正往前行駛，就見大江之中紅光一片，貝勒爺站起身形，回頭觀看，就見玲瓏島中一片火光，直冲霄漢，怎見得有詩爲證，星星凡火，引起天炎，今朝降在人間，當時烈焰飛滿天，大廈千間傾刻都難站，霎時間烈焰飛騰，金蛇亂竄，火光照耀紅半天，玲瓏島作了火焰山，貝勒爺看着，不禁嘆息，心說，佔山豈能長久，只顧當時搶奪民財，直到山破勢敗，雖然積蓄些個金銀物件，終久化爲灰燼。這就是強盜的收緣結果。貝勒爺想到此處，甚爲嘆息，船行甚速，工夫不大，幾十里的路程，船隻已然臨岸，將船隻靠穩，相離鐵善寺已經不遠，水手請貝勒爺與天下的劍客俠客英雄棄舟登岸，貝勒爺一看船跳搭好，這才請莊道勤，尙道明，何道源，谷道遠與天下的俠客英雄，一同下船回廟，一面吩咐八卦山的船隻回山。此時有人引路，衆人繞道回歸鐵善寺，行了有十餘里，已來到蜜蜂嶺，越過了蜜蜂嶺，來到鐵善寺，衆人一同進了山門，來至大雄寶殿，此時早有本廟的小和尚給衆位預備揮塵淨面已畢，伺候茶水，大家休息片刻，亞然又給衆人預備酒席，一來與童林賀喜，再者是本廟與天下的英雄道勞。衆人用完了酒飯，天氣就不早啦，谷道遠遂把童林叫過來，把捕盜的公文交與童林，囑咐他以後凡事慎重，童林千恩萬謝，甚爲感激，谷道遠又把墨魚寶甲取出，問童林寶甲製造未成，是誰的物件，童林把小俠客劉俊叫過來，說明得墨魚寶甲的來歷，谷道遠含笑說道，此子福相，堪稱此寶，今業已造成，你把他拿了去吧，可要寶而藏之，此寶可稱世界上不可多得之物，劉俊急跪倒行禮，遂說道，謝過祖師爺，行禮已畢，把寶甲拿去，此時天氣可就不早啦，皆因衆人已受了這幾日勞乏，也得早一點兒休息，惟有童林帶領着七個徒弟，就是司馬良，夏九齡，楊小香，楊小翠，洪玉耳，孔春芳，穿雲白玉虎劉俊，掉換着看守韓寶吳

智廣。本廟裡頭的鐵匠，打造好了上下手的刑具，與脖項上帶的大練，給韓寶吳智廣帶好，童林與他二人串供，韓寶吳智廣也真不含乎，說的也清晰，只言在雲南與童林相見，被獲遭擒，絕不牽連八卦山分毫，童林念他們兩個人真有點兒豪氣，一日三餐，宿，也絕不讓他二人受屈，這是因為什麼呢，皆因童林與李昆是叔伯的師兄弟，他二人總算是八卦山的弟子，故此甚為厚待，這是書中代言，再說貝勒爺與羣雄到了晚間，也就勞乏啦，各自安歇，頂到第二天清晨，衆人起來俱都梳洗已畢，來到大雄寶殿，天下的英雄與各路的豪傑，也有與本廟和尚告辭的，也有與貝勒爺告辭的，大家紛紛要走，貝勒爺也不多留，所有不走的就是鎮東俠侯振遠，南俠司馬空，北俠秋佩雨，飛行使苗潤雨，風流俠張子美，與鎮東俠的弟子，楊萬春洪炳南把自己兩孩兒留在廟內，跟隨童林爲的是日後與童林學藝，直等到鐵掌李源帶着自己兩個孩兒李永李寬，回歸清河油房鎮，四劍客帶領呂德興也要告辭，貝勒爺又苦苦的挽留，四劍客因而中止，所以與貝勒爺終日閒談，貝勒爺打算與四劍客談論些個武術，怎奈四劍客並不談及武術，只說些個修的好處，飛生化羽之事，道武術之奧妙，貝勒爺聽着也到是津津有味同一連住了三天，四劍客復又告辭，貝勒爺仍然挽留，尙道明遂向貝勒爺說道，我等生性與貝勒爺不同，想你乃是富貴之人，我們出家人，性情懶惰，實不敢貪戀世俗，恐誤了修道，因此與爺你告辭，遠涉名山，找一個清靜的所在，修悟參禪，我等若久處繁華之地，業障更深，若與你有緣，後會有期，望貝勒爺休要多攔，貝勒爺一看四劍客性情怪僻，遂不敢再留，只得備酒與四劍客餞行，在酒席宴前，不過是彼此高談闊論，水晶長老也把盞添歡，僧道俗談的甚爲投機，真可稱得起三教同德，用完了酒飯，大家散坐閒談，吃茶已畢，莊道勳，尙道明，何道源，谷道遠，帶領呂德興與貝勒爺和本廟方丈告辭，貝勒爺只得率衆相送，送到山門以外，四劍客攔住貝勒爺的大駕，遂說道，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，請貝勒爺與衆位留步，你我後會有期，貝勒爺看着四劍客實在不忍分離，童林見貝勒爺被四劍客擋駕，遂在旁邊說道，既是四位老師擋駕，童林情願替貝勒爺再送一程，貝勒爺聞聽，只得點

頭說道，那麼海川你替我再送兩步吧，童林說道，謹尊貝勒爺之諭，四劍客轉身告辭而去，貝勒爺目送四劍客，看着童林送四劍客已過了密蜂嶺，貝勒爺這才率衆回廟不提，單表童林，送四劍客越過了密蜂嶺，走了約有一箭地，莊道爺止步轉身向童林說道，賢姪，你有你的公事，不必往下送啦，你回廟去吧，童林聞聽，雙膝跪倒，遂說道，老師言之甚當，如今弟子還有微衷上稟，莊道爺含笑說道，今當看你的恩師，有什麼話只管講，何必拘束呢，童林說道，弟子若要言明，恐怕四位老師見責，因而不致啓齒，莊道爺說道，有話只管說，我等不怪罪你就走了，童林聞聽，叩頭說道，弟子乃一介村夫，因事所迫，逃至江西臥虎山，迷於山谷，多蒙二位恩師惜愛，收爲弟子傳藝一十五載，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弟子那時乃是乍行之馬，不知道路的寬窄實指望天地家的武術家，皆非我之敵手，弟子可能藝冠天下，不料被二寇盜去國寶，留下童林的名姓，弟子致遭縲紲，蒙聖上開恩，命弟子出都帶罪捕盜，在江西南路上行，原來成名的人物疊出，各有絕藝，童林之技藝，未見其有所長，不是恩師不傳，實在弟子懶惰不學之故耳，雖然仰仗四位老師的神威，各位俠客協助，在玲瓏島二寇就擒，弟子坐靜常思己往，弟子之技藝，乃恩師之末技，熟思已久，頗爲胆寒，想弟子身無絕藝，豈能與恩師興家武術，思想起來，弟子如履薄冰，戰戰兢兢，何況今日四位老師欲拋弟子而遠行，弟子若離恩師膝下，猶若嬰兒失乳，望四位老師垂念見憐，弟子情願永隨四位老師之膝下，不知四位老師可肯攜帶弟子遠行否，弟子長跪塵埃，願聽老師的示下，莊道爺聞聽童林之言，遂含笑說道，凝告童林，你既然武術不精，請教習學到可，若要遂我等遠涉名山，那是萬萬使不得，皆因汝奉命捕盜，雖然二寇被擒，國寶得回，你的官司尚不算完，還得聽候國家的命令，赦汝免罪歸家，那才算沒你的事了，如今二寇尚在鐵善寺，未能押解入都，國寶未能還朝，行俠作義之人，你還敢違背國法遠逃嗎，看起來這不是胡鬧起來了嗎，我且問你，汝恩師傳授你有何絕藝，當面講來，童林回答說道，我之恩師傳授弟子八卦棉絲柳葉磨身掌，一雙子母雞爪鴛鴦鉞，招數的八法神鉞，莊道爺聞聽，遂說道，

第八集

正劍俠圖

位老師觀看。童林秉正身軀，平心下氣，按拳經上所云，提頂吊檔心中懸，兩膀輕鬆力自然，取自然之力，隨着身形向下一矮，由無極而生有極，雙手向上一捧，由有極而生太極，這一招叫麒麟吐玉書。跟着手往下一落，肘往下一沉，將腰一伏，左步向前邁，變成青龍轉身的架式，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掌不離胸，肘不離胸，龍讓虎坐，兩脚方踢膝并行，身形一矮，走開了掌法，由黑熊轉身變成白猿獻菓，黑猿反臂，白蛇纏身，一招挨着一招，一式挨着一式。莊道爺在旁邊觀看童林的掌法，一招分爲八招，八八六十四招，脚底下步眼兒擇的清楚，招招有式，式式有法，莊道爺看着，不禁的贊美，果然是工夫純熟，童林練到八八六十四招，收住了架式，莊道爺吩咐童林再往下練，童林回答說道：弟子所學的就是這八八六十四招，莊道爺聞聽，遂在旁邊兒樹上折了兩根樹枝兒，都折成一尺多長，向童林說道，以此物爲雙鉞，你當面演習雙鉞之法，爲師伯要觀看，童林那敢待慢，遂將樹枝子接過來，按着兩鉞的招數，一招一式，一共是八八六十四招，將雙鉞練完，仍然收住架式，莊道爺說道：童林往下再練，童林趕緊說道：弟子雙鉞，只學到此處，莊道爺聞聽，用目看了尙道明何道源兩眼，不由得哼了一聲，心中想道，我這兩個師弟有這麼兩個好徒弟，他都不肯把招數教全，看起來二位師弟真能盛藝，遂回頭向童林說道，爲師伯接續看傳授你掌法，並將盡命連環鉞內中的要點，練給你，你可要注意，童林點頭答應，莊道爺遂將身形往下一矮，童林在旁邊觀看，自己原有的八八六十四招，莊道爺的招數則不然，由八八六十四招之內，一招又分出八招，一共是三百六十招，都是由一招之中發生，裡面的招數各別，故爾名叫盡命連環鉞，掌法也是如此，莊道爺又將掌法練完，然後叫童林先練腳法，後練鉞法，要旁人看着很難，要是會這一套拳的，看着非常清楚，又兼着童林福慧兼全，該當承受這一家武術，文學裡頭講究一德，二命，三風水，四起陰功，五讀書，文學兒也是一樣，文武兩科技藝原是一道，無非他是文武之別，雖然是兩家，那一家都不容易，童林所練的稍有不同。

到之處，莊道爺就在旁邊見指正，一連熟習了三遍，莊道爺一看童林全記住啦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汝今掌法劍法俱已學全，可稱天下無二之技藝，足以與汝恩師與一家武術矣，我今特意傳授與你，你要勞勞謹記，即刻回歸鐵善寺吧，說着四劍客帶着呂德興，修奔正西揚長便走，童林仍然不捨，仍在後面相送，又送了半里來地，在松林之下，莊道爺止步，回頭向童林說道，掌法劍法汝俱已學全，何故仍然相隨我等，童林聞聽，趕緊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四位老師由此跋涉名山，多覽古蹟，弟子實不願與四位老師相離一步，雖然師伯傳授弟子掌法與盡命連環劍的招數，弟子覺着心中仍是無主，缺少護身之符，恨不能不離老師的左右，因而戀戀不捨，望師伯諒情寬恕，莊道爺聞聽，用目看着童林說道，你可會劍術嗎，童林急忙答言說道，師伯若問，恩師傳授各種的兵刃，惟有劍術未傳，莊道爺聞聽，回頭看着尙道明何道源心中想道，二位師弟不傳授童林劍術，一定怕童林出世以後，將道路走錯，違背本門戶的規矩，好用寶劍取童林的首級，這就應了俗語那句話啦，貓教虎藝，上樹的招數未傳，以防將來，莊道爺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爲師伯待你並沒有什麼好處，你師弟司徒朗，又苦苦的與你作對，我就很對不過你了，我今意欲傳授你幾手見劍數，你可願意學嗎，童林聞聽趕緊說道，師伯既肯賜教，弟子焉敢不學，莊道爺聞聽，遂說罷，汝既願學，站起來在旁邊兒觀看，童林遂站起身形，躬身道旁，莊道爺回手亮劍，由小樹兒上用劍砍下一根樹枝兒來，以樹枝代劍，道爺復將寶劍插入鞘內，摘下來交與童林，莊道爺遂將八仙神劍走歸，先練前四手，怎見得有讚爲證，拐李仙師劍法高，洞賓架式最難學，國老打驢揚鞭走，湘子青晶玉肅，前四手練完，跟着又練後四手，八仙神功練畢，收住了架式，命童林照樣去作，把劍接過來，樹枝交與童林，要是別人可就練不上來啦，童林是天然的穎敏異常，就如同念書的過目成誦一般，童林按着師伯所練的武術，拆開了共是八八六十四招，工夫不大，俱都練完，稍有不到之處，莊道爺無非指點指點，正正架式，仍然讓他再練，一連三遍，莊道爺看着裡回的招數，一點也不錯，遂向童林說道，今汝既習學了八仙神劍，你可有寶劍

嗎，童林回答說道，弟子既無可奉的寶劍，莊道爺請聽，順手將寶劍交與童林，遂說道，你看這寶劍可否趁手，童林伸手把寶劍接過來，一看寶劍外面，此劍身長足够三尺有餘，寶劍吞口並不是蝙蝠，是兩個龍頭，一個龍頭朝上，一個龍頭朝下，劍督兩條龍尾，劍把上纏着黃帶子，當中有一個透眼兒，穿着一條絨繩挽手，雙垂二藍燈籠穗兒的排子。劍匣是白麂皮的軟鞘，兩旁是綠皮的雲頭兒，正當中是綠皮盤字，劍把竹吞口上有崩簧，童林右手握劍把，一捏崩簧，左手持劍匣，將劍往外一掣，就將聽食啣々一聲響亮，真似龍吟虎嘯，寶劍出鞘，一道白光冷森森令人目眩，童林一看這口寶劍，與別的寶劍是大不相同，此劍身長三尺三寸三分長，寬裡下足有一把掌寬，正當中有一道血槽，劍尖兒應該是饅首頂兒的形式，這口劍則不然，劍尖往裡凹着一個月牙兒，顏色湛然，寒光奪目，凜若霜雪，真是冷嗖々森嚴撲面，令人望之胆寒，還有一樣特色，這口劍形若折鐵刀，拿在手內顛顛巍巍，可以圍在腰間，就是腕力軟的，用不了這可寶劍，童林看着這口寶劍，真是與眾不同，此時就聽莊道爺說道，童林，你可認識此劍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弟子何能認識此劍，莊道爺含笑說道，汝既然不知，聽爲師伯伯慢慢的告訴你，欲知此劍出處如何寶貴，並司徒朗單身劫囚車，北京羣雄鏢會，諸種熱鬧節目，請看第九集分解。